

東園列國志

歷史
說部

東周列國志

第四冊



大連圖書供應社刊行

新式標點 東周列國志 卷四

白下 蔡 稟元放加評

南匯 朱惟公太忙標點

第八十一回 美人計吳宮寵西施 言語科子貢說列國

內有長子，有強臣；齊景乃必欲立一孺子荼，以遂其溺愛之心，不顧貽後來之患。究竟愛之，反以害之，徒以自成其愚耳。

越人之進西施，固是欲蕩夫差之志，但吾觀西施之於吳，不過妖豔善媚耳，皆是婦人之常，非有奸謀毒計，干預政事，足以敗壞吳國也。至於夫差之過，自在侈泰驕矜，遠忠用佞，窮兵黷武，不恤民力，其事本與西施無干。使夫差當日任用忠賢，恤民修政，雖百西施，何足以敗吳國耶？

人臣之事君，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阿諛取容者，固是奸佞之事，然知進而不知退，亦君子之所譏也。伍員之于夫差，屢次諍言，不爲不切，不見聽，而反加叱責，已有可退之理矣。乃必曉曉不已，以取厭於人，而開讒譖之端，宜其有屬鏹之禍也。

子貢之說列國，全在利害上立論，竟是策士之祖，不似聖賢門風。子貢遊說之言，雖不全合於道，而其所以然之故，則自爲欲救宗國之患，雖其勢不得不然，既不爲榮祿，而又不受他人饋遺，則其根本處，原無瑕

疵，畢竟是聖門體段。

話說越王句踐欲訪求境內美女，獻於吳王。文種獻計曰：「願得王之近豎百人，雜以善相人者，使挾其術，遍遊國中，得有有色者，而記其入地，於中選擇，何患無人？」句踐從其計，半年之中，開報美女，何止二千餘人？句踐更使人覆視，得尤美者二人，因圖其形以進，那二人是誰？「西施，鄭旦。」

那西施乃苧蘿山下採蠶者之女，其山有東西二村，多施姓者，女在西村，故以西施別之。鄭旦亦在西村，與施女比鄰，臨江而居，每日相與浣紗於江，紅顏花貌，交相映發，不啻如並蒂之芙蓉也。句踐命范蠡各以百金聘之，賜以柯羅之衣，乘以重帷之車，國人慕美人之名，爭欲誠認，都出郊外迎候，道路爲之壅塞。范蠡乃停西施鄭旦於別館，傳諭欲見美人者，先輸金錢一文，設櫃取錢，頃刻而滿。美人登朱樓凭欄而立，自下望之，飄飄乎天仙之步虛矣！美人留郊外三日，所得金錢無算，悉罄於府庫，以充國用。句踐親送美人別居十城，使老學師教之歌舞，學習容步，俟其藝成，然後敢進吳邦。時周敬王三十一年，句踐在位之七年也。先一年，齊景公將白薨，幼子荼嗣立，是年楚昭王軫薨，世子聃嗣立，其時楚方多故，而晉政復衰，自晏嬰之死，魯因孔子之去，國俱不振，獨吳國之強，甲於天下。夫差恃其兵力，有吞食山東之志，諸侯無不畏之。就中單說魯景公夫人燕姬，有子而夭，諸公子庶出者，凡六人，陽生最長，荼最幼。荼之母鬻似賤，而有寵，景公因母及子，愛荼特甚，號爲安孺子。景公在位五十七年，年已七十餘歲，不肯立世子，欲待安孺子長成，而後立之。何期一病不起，乃屬世臣國夏、高張，使輔荼爲君。大夫陳乞素與公子陽生相結，恐陽生見誅，勸使出避。陽生遂與其子及家臣偪十

同奔魯國。景公果使國高二氏逐蔡公子遷於萊邑。景公薨，安孺子蒞立國。夏高張左右秉政。陳乞陽爲承順，中實忌之。遂於諸大夫面前，詭言：「高國有謀欲去舊時諸中，改用安孺子之黨。」諸大夫信之，皆就陳乞求計。陳乞因與鮑牧倡首率諸大夫家衆，共攻高國，殺高張。國夏出奔莒。於是鮑牧爲右相，陳乞爲左相，立國書高無平，以繼二氏之祀。

安孺子年纔數歲，言動隨人，不能自立。陳乞有心要撥立公子陽生，陰使人召之於魯。陽生夜至齊郊，留闕止，與其子壬於郊外，自己單身入城，藏於陳乞家中。陳乞假稱祀先，請諸大夫至家共享祭餘，諸大夫皆至。牧別飲於他所，最後方到。陳乞俟衆人坐定，乃告曰：「吾新得精甲，請共觀之。」衆皆曰：「願觀。」於是力士負巨囊自內門出，至於堂前。陳乞手自啓囊，只見一個人從囊中伸頭出來，視之，乃公子陽生也。衆人大驚。陳乞扶陽生出，南向立，謂諸大夫曰：「立子以長，古今通典。安孺子年幼不堪爲君，今奉鮑相國之命，請改事長公子。」鮑牧睜目言曰：「吾本無此謀，何得相誣欺我醉耶？」陽生向鮑牧揖曰：「廢興之事，何國無之？惟義所在，大夫度義可否，何問謀之有無？」陳乞不待言終，強拉鮑牧下拜，諸大夫不得已，皆北面稽首。陳乞同諸大夫歃血定盟，車乘已具，齊奉陽生升車入朝，御殿卽位，是爲悼公。卽日遷安孺子於宮外，殺之。悼公疑鮑牧不欲立己，訪於陳乞。乞亦忌牧位在己上，遂陰譖牧與羣公子有交，不誅牧，國終不靖。於是悼公復誅鮑牧，立鮑息，以存鮑叔牙之祀。陳乞獨相齊國。國人見悼公誅殺無辜，聞有惡言。

再說：悼公有妹，嫁邾，邾子益爲夫人，益傲慢無禮，與魯不睦。公上卿季孫斯言於哀公，引兵伐邾，破其國，執

邾子益囚於負瑕，齊悼公大怒曰：「魯執邾君，是欺齊也。」遂與使節於吳，約同伐魯。夫差喜曰：「吾欲試兵山東，今有名矣。」遂許齊出師。魯哀公大懼，即釋放邾子益，使人謝齊。齊悼公使大夫孟公綽辭於吳王，言：「魯已服罪，不敢勞大王之軍旅。」夫差怒曰：「吳師行止一處，而魯與齊之師國耶？」寡人當親至齊國，請問前後二命之故。」叱孟公綽使退。魯聞吳王怒齊，遂使人送款與吳，反約吳王。吳王大喜，欣然即日起師，同魯伐齊，圍其南部。齊舉國驚惶，皆以悼公無端召寇，怨言益甚。時陳乞已卒，子陳恆乘政。乘國人不順，謂鮑息曰：「子盍行大事，外解吳怨，而內以報家門之仇。」息辭以不能。恆曰：「吾爲子行之。」乃因悼公閱師，進鳩酒，毒殺悼公，以疾計于軍。軍曰：「上國膺受天命，寡君得罪，遂遭暴疾，上天代大王行誅，幸賜矜恤，勿隕社稷，願世世服事上國。」夫差乃班師，魯師亦歸。國人皆知悼公死於非命，因畏愛陳氏，無敢言者。陳恆立悼公之子壬，是爲簡公。簡公欲分陳氏之權，乃以陳恆爲右相，闕止爲左相。昔人論齊禍皆啓于景公。曰：

從來溺愛智濫昏，繼統如何亂弟昆？莫怨強臣與強寇，分明自己鑿凶門。

時越王教習美女三年，技態盡善，飾以珠幌，坐以寶車，所過街衢，香風聞於遠近。又以美婢旋波、妙光等六人爲侍女，使相國范蠡進之吳國。夫差曰：「齊回吳，范蠡入見，再拜稽首曰：『東海賤臣句踐，感大王之恩，不能親率妻妾，伏侍左右，遍搜境內，得善歌舞者二人，使陪臣納於王宮，以供洒掃之役。』夫差望見，以爲神仙之下降也，魂魄俱醉。子胥諫曰：『臣聞夏亡以妹喜，殷亡以妲己，周亡以褒姒。夫美女者，亡國之物，王不可受。』

夫差曰：「好色人之同心，句踐得此美人不自用而進於寡人，此乃盡忠於吳之證也。相國勿疑。」遂受之。二女皆絕色，夫差並寵愛之，而妖豔善媚，更推西施爲首。於是西施獨奪歌舞之魁，居姑蘇之臺，擅專房之寵，出人儀制，擬於妃后。鄭旦居吳宮，妬西施之寵，鬱鬱不得志，經年而死。夫差哀之，葬於黃茅山，立祠祀之。此是後話。且說夫差寵幸西施，令王孫雄特建館娃宮於靈巖之山，銅溝玉檻，飾以珠玉，爲美人遊息之所。建響屨廊，何爲響屨？屨乃鞋名，鑿空廊下之地，將大甕鋪平，覆以厚板，令西施與宮人步履繞之，錚錚有聲，故名響屨。今靈巖寺則照塔前小斜廊，卽其址也。高啓館娃宮詩云：

館娃宮中館娃閣，畫棟侵雲峯頂開。猶恨當時高未極，不能望見越兵來。

王禹偁有響屨廊詩云：

廊壞空留響屨名，爲因西女遠廊行。可憐伍相終屍諫，誰記當時曳屨聲？

山上有翫花池，翫月池；又有井名吳王井，井泉清碧。西施或照泉而妝，夫差立於傍，親爲理髮。又有洞名西施洞，夫差與西施同坐於此；洞外石有小陷，今俗名西施跡。又嘗與西施鳴琴於山巔，今有琴臺；又令人種香於香山，使西施與美人泛舟採香。今靈巖山南望一水，直如矢，俗名箭溼，卽採香溼故處。又有採蓮溼，在郟城東南，吳王與西施採蓮處。又於城中開鑿大濠，自南直北，作錦帆以遊，號錦帆溼。高啓詩云：

吳王在日百花开，畫船載樂洲邊來。吳王去後百花落，歌吹無聞洲寂寥。花開花落年年春，前後看花應幾人？但見枝枝映流水，不知片片墮行塵。年年風雨荒臺畔，日暮黃鸝腸欲斷，豈惟世少看花人，從來此

地無花看。

又城南有長洲苑爲遊獵之所，又有魚城養魚，鴨城畜鴨，雞陂畜雞，酒城造酒。又嘗與西施避暑於西洞庭之南灣，灣可十餘里，三面皆山，獨南面如門闕。吳王曰：「此地可以消暑。」因名消暑灣。張羽又有蘇臺歌云：館娃宮中百花開，西施曉上姑蘇臺。霞裾袂袂當空舉，身輕似展凌風羽。遙望三江水一杯，兩點微茫洞庭樹。轉面凝眸未肯回，要見君王射麋處。城頭落日欲棲雅，下堦戲折棠梨花。隔岸行人莫倚盼，干將莫邪光粲粲。

夫差自得西施，以姑蘇臺爲家，四時隨意出遊，絃管相逐，流連忘返。惟太宰嚭王孫雒常侍左右，子胥求見，往往辭之。越王句踐聞吳王寵幸西施，日事遊樂，復與文種謀之。文種對曰：「臣聞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今歲年穀歉收，粟米將貴，君可請貸於吳，以救民飢。天若棄吳，必許我貸。」句踐卽命文種以重幣賄伯嚭，使引見吳王。吳王召見姑蘇臺之宮，文種再拜請曰：「越國洿下，水旱不調，年穀不登，人民飢困，願從大王倉之穀萬石，以救目前之餓，明年穀熟，卽當奉償。」夫差曰：「越王臣服於吳，越民之飢，卽吳民之飢也。吾何愛積穀，不以救之？」時子胥聞越使至，亦隨至蘇臺，得見吳王，及聞許其請穀，復諫曰：「不可不可！今日之勢，非吳有越，卽越有吳。吾觀越王之遣使者，非真飢困而乞糴也，將以空吳之粟也。與之不加親，不與未必仇，王不如辭之。」吳王曰：「句踐囚於吾國，却行馬前，諸侯莫不聞知。今吾復其社稷，恩若再生，貢獻不絕，豈復有背叛之虞乎？」子胥曰：「吾聞越王早朝晏罷，恤民養士，志在報吳。大王又輸粟以助之，臣恐麋鹿將遊於姑

蘇之臺矣。吳王曰：「句踐業已稱臣，烏有臣而伐君者？」子胥曰：「湯伐桀，武王伐紂，非臣伐君乎？」伯嚭從旁叱之曰：「相國出言太甚，吾王豈桀紂之比耶？」因奏曰：「臣聞葵邱之盟，過羅有禁，爲恤鄰也。况越吾貢獻之所自出乎？明歲穀熟，責其如數相償，無損於吳，而有德於越，何憚而不爲也？」夫差乃與越粟萬石，謂文種曰：「寡人逆羣臣之議，而輸粟於越，年豐必償，不可失信。」文種再拜稽首曰：「大王哀越而救其飢餓，敢不如約？」

文種領穀萬石，歸越。越王大喜，羣臣皆呼萬歲。句踐卽以粟頒賜國中之貧民，百姓無不頌德。次年越國大熟，越王問於文種曰：「寡人不償吳粟，則失信，若償之則損越而利吳矣，奈何？」文種對曰：「宜擇精粟，蒸而與之，彼愛吾粟，而用以布種，吾計乃得矣。」越王用其計，熟穀還吳，如其斗斛之數。吳王嘆曰：「越王真信人也。」又見其穀粗大異常，謂伯嚭曰：「越地肥沃，其種甚嘉，可散與吾民用之。」於是國中皆用越粟種，不復發生。吳民大飢，夫差猶認以爲地土不同，不知粟種之蒸熟也。文種之計亦毒矣。此周敬王三十六年事也。越王聞吳國飢困，便欲興兵伐吳。文種諫曰：「時未至也，其忠臣尙在。」越王又問於范蠡，蠡對曰：「時不遠矣，願王益習戰以待之。」越王曰：「攻戰之具，尙未備乎？」蠡對曰：「善戰者，必有精卒，精卒必有兼人之技。大者劍戟，小者弓弩，非得明師教習，不得盡善。臣訪得南林有處女，精於劍戟，又有楚人陳音，善於弓矢，王其聘之。」越王分遣二使，持重幣往聘處女及陳音。

單說處女不知名姓，生於深林之中，長於無人之野，不由師傅，自然工於擊刺。使者至南林，致越王之命，處

女卽隨使北行，至山陰道中，遇一白髮老翁，立於車前，問曰：「來者莫非南林處女乎？有何劍術，敢受越土之聘，願請試之。」處女曰：「妾不敢自隱，惟公指教。」老翁卽挽林內之竹，如摘腐草，欲以刺處女，竹折，未墮地。處女卽接取竹末，還刺老翁，老翁忽飛上樹，化爲白猿，長嘯一聲而去，使者異之。處女見越王，越王賜坐，問以擊刺之道。處女曰：「內實精神，外示安佚，見之如婦，奪之似虎，布形候氣，與神俱往，捷若騰兔，追形還影，縱橫往來，目不及瞬，得吾道者，一人當百，百人當萬。大王不信，願得試之。」越土命勇士百人，擡戟以刺處女，處女連接其戟而投之。越王乃服，使教習軍士，軍士受其教者三千人，歲餘，處女辭歸南林。越王再使人請之，已不在矣。或曰：「天欲興越亡吳，故遣神女下授劍術，以助越也。」

再說楚人陳音，以殺人避仇於越，蓋見其射必命中，言於越王，聘爲射師。王問音曰：「請問弓弩何所而始？」陳音對曰：「臣聞弩生於弓，弓生於彈，彈生於古之孝子。古者人民朴實，飢食鳥獸，渴食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投於中野。有孝子不忍見其父母爲禽獸所食，故作彈以守之。時爲之歌曰：『斷竹續竹，飛土逐肉。』至神農皇帝，興弦木爲弧，剡木爲矢，以立威於四方。有弧父者，坐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自爲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於逢蒙，逢蒙傳於琴氏，琴氏以爲諸侯相攻，矢不能制服，乃橫弓著臂，施機設樞，加之以力，其名曰弩。琴氏傳之楚，三侯楚由是世世以桃弓棘矢，備禦隣國。臣之前人，受其道於楚，五世於茲矣。弩之所向，鳥不及飛，獸不及走，惟王試之。」越土亦遣士二千，使音教習於北郊之外。音授以連弩之法，三矢連續而去，人不能防。三月盡其巧，陳音病死。越土厚葬之，名其山曰陳音山，此是後語。髡僊詩云：

擊劍彎弓總爲吳，臥薪嘗膽淚幾枯。蘇臺歌舞方如沸，遑問鄰邦事有無？

子胥聞越王習武之事，乃求見夫差，流涕而言曰：「大王信越之臣順，今越用范蠡，日夜訓練士卒，劍戟弓矢之藝，無不精良；一旦乘吾間而入，吾國禍不支矣！王如不信，何不使人察之？」夫差果使人探聽越國，備知處女陳音之事，回報夫差。夫差謂伯嚭曰：「越已服矣，復治兵欲何爲乎？」嚭對曰：「越蒙大王賜地，非兵莫守。夫治兵，乃守國之常事，王何疑焉？」夫差終不釋然，遂有興兵伐越之意。

話分兩頭，再說齊國陳氏，世得民心，久懷擅國之志；及陳恆嗣位，逆謀愈急，憚高國之黨尙衆，思盡去之。乃奏於簡公曰：「魯鄰國而共吳伐齊，此仇不可忘也！」簡公信其言，恆乃薦國書爲大將，高無平宗副之。大夫公孫夏、公孫揮、閔丘明等皆從，出車千乘。陳恆親送其師，屯於汶水之上，誓滅魯方還。時孔子在魯，刪述詩書，一日門人琴牢、字子張，自齊至魯，來見其帥孔子，問及齊事。知齊兵在境上，大驚曰：「魯乃父母之國，今被兵，不可不救！」因問羣弟子誰能爲某出使於齊，以止伐魯之兵者？子張、子石俱願往，孔子不許。子貢離席而問曰：「賜可以去乎？」孔子曰：「可矣。」

子貢卽日辭行至汶上，求見陳恆，恆知子貢乃孔門高弟，此來必有遊說之語，乃預作色以待之。子貢坦然而入，旁若無人，恆迎入，相見坐定，問曰：「先生此來，爲魯作說客耶？」子貢曰：「賜之來，爲齊非爲魯也。夫魯難伐之國，相國何爲伐之？」陳恆曰：「魯何難伐也？」子貢曰：「其城薄以卑，其池狹以淺，其君弱，大臣無能，士不習戰，故曰難伐。爲相國計，不如伐吳。吳城高而池廣，兵甲精利，又有良將爲守，此易攻耳。」恆勃然曰：「

子所言難易顛倒不情，恆所不解。」子貢曰：「請屏左右，爲相國解之。」恆乃屏去從人，前席請教。子貢曰：「賜聞憂在外者，攻其弱；憂在內者，攻其強。賜竊疑相國之勢，非能與諸大臣共事者也。今破弱魯以爲諸大臣之功，而相國無與焉；諸大臣之勢日盛，而相國危矣。若移師於吳，大臣外困於強敵，而相國專制齊國，豈非計之最便乎？」陳恆色頓解，欣然問曰：「先生之言，徹恆肺腑，然兵已在汶上，若移而向吳，人將疑我，奈何？」子貢曰：「但按兵勿動，賜請南見吳王，使救魯而伐齊，如是而戰吳，不患無詞。」陳恆大悅，乃謂國書曰：「吾聞吳將伐齊，吾兵姑駐此，未可輕動，打探吳人動靜，須先敗吳兵，然後伐魯。」國書領諾，陳恆遂歸齊國。

再說子貢星夜行至東吳，來見吳王夫差，說曰：「吳魯連兵伐齊，齊恨入骨髓，今其兵已在汶上，將以伐魯。其次必及吳，大王何不伐齊以救魯？夫敗萬乘之齊，而收千乘之魯，威加強晉，吳遂霸矣！」夫差曰：「前者齊許世世眼事吳國，寡人以此班師，今朝聘不至，寡人正欲往同其罪。但聞越君勤政訓武，有謀吳之心，寡人欲先伐越國，然後及齊，未晚。」子貢曰：「不可！越弱而齊強，伐越之利小，而縱齊之患大。夫畏弱越而避強齊，非勇也；逐小利而忘大患，非智也；智勇俱失，何以爭霸？大王必慮越國。臣請爲大王東見越王，使請囊韃以從下吏，何如？」夫差大悅曰：「誠如此，孤之願也！」子貢辭了吳王，東行至越，越土句踐聞子貢將至，使候人預爲除道，郊迎三十里，館之上舍，鞠躬而問曰：「敵邑僻處東海，何煩高賢遠辱？」子貢曰：「特來弔君。」句踐再拜稽首曰：「孤聞禍與福爲鄰，先生下弔孤之福矣，請問其說。」子貢曰：「臣今者見吳王，說以救魯而伐齊，吳王疑越謀之，其意欲先加誅於越，夫無報人之志，而使人疑之者，拙也；有報人之志，而使人知之者，危也！」

句踐愕然長跪曰：「先生何以救我？」子貢曰：「吳王驕而好佞，宰嚭專而善讒。君以重器悅其心，以卑辭蓋其禮，親率一軍，從於伐齊，彼戰而不勝，吳自此削矣。若戰而勝，必侈然有羈諸侯之心，將以兵臨強晉，知此則吳國有間，而越可乘矣。」

句踐再拜曰：「先生之來，實出天賜，如起死人而肉白骨，孤敢不奉教。」乃贈子貢以黃金百鎰，寶劍一口，良馬二匹。子貢固辭不受，還見吳王，報曰：「越王感大王生全之德，聞大王有疑，意其悚懼，且暮遣使來謝矣。」夫差使子貢就館，留五日。越果遣文種至吳，叩首於吳王之前，曰：「東海賤臣句踐，蒙大王不殺之恩，得奉宗祀，雖肝腦塗地，未能爲報。今聞大王興大義，誅強救弱，故使下臣種貢上前王所藏精甲二十領，屈盧之矛，步光之劍，以賀軍吏。」句踐請問師期，將四境之內，選士三千人，以從下車。句踐願披堅執銳，親受矢石，死無所懼。」夫差大悅，乃召子胥謂曰：「句踐果信義人也，欲率選士三千，以從伐齊之役，先生以爲可否？」子胥曰：「不可。夫用人之衆，又役及其君，亦太過矣。不如許其師而辭其君。」夫差從之。子貢辭吳，復北往晉國，見晉定公，說曰：「臣聞無遠慮者，必有近憂。今吳之戰齊，有日矣。戰而勝，必與晉爭伯，君宜修兵休卒以待之。」晉侯曰：「謹受教。」比及子貢反魯，齊兵已爲吳所敗矣，不知吳如何敗齊，再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二回

殺子胥夫差爭敵

納蒯瞶子路結纓

伯嚭之占夢，其爲諂佞不必言；卽公孫聖之占，亦未爲確切。聖殆亦忠直之士，借占夢以進諫耳。

夢者陰昧之事，當晝而夢，去陽入陰，已爲不祥之兆；至於坐而見鬼，則妖異更甚矣！夫差悅於諛言，不知儆省，宜其滅亡之速。

妖孽叢謠，凶兆疊見，夫差不知修政，反殺直諫之臣，心之惑溺已極，安得不亡。

子胥先朝重臣，而大功於吳國，卽以直諫忤意，非有罪惡也；而夫差竟忍於殺之，殘虐不仁，昧良滅理之甚！蓋自子胥死而吳之滅亡決矣！

伯嚭亦楚亡臣，子胥收納而引薦之，故得用於吳；卽論越事不合，非有深仇大怨，嚭乃譖而殺之，可見奸險小人，逞小忿而忘大德，不可與作緣如此。

子胥前面錯看一伯嚭，後面錯看一夫差，如此英雄，可惜眼力不濟！

子胥只因錯看伯嚭夫差，遂至殺身之禍，可見沒眼力人，其病痛不是小小。

麟爲瑞獸，曠世難逢；只因出非其時，遂死於野人之手，於此可悟君子出處之道焉。

處人家國，骨肉之間，固是難事；然不能奉身以退，則必思所以善處之方。蒯瞶雖以得罪於父以出奔，然非輒之所得拒也；况瞶所以得罪之故，又非不孝大逆之可比乎？衛輒據國拒父，自是全無人心，孔悝爲執政之臣，亦不得而辭其責也。孔悝助子拒父，於道理上已是不明；及被蒯瞶之劫，又無一善處之計，無才無勇，只一鄙夫而已。衛輒用這等人爲心腹，宜其不足以享國也。

子路親炙聖人之教，於大義處却認不清；死於孔悝之難，而不足以成名，總是好勇爲累耳。

吳越篇中，多用韻語，是國語中變體文字。

話說周敬王二十六年春，越王句踐使大夫諸稽郢帥兵三千，助吳攻齊。吳王夫差遂徵九郡之兵，大舉伐齊。預遣人建別館於句曲，遍植楸梧，號曰梧宮。使西施移居避暑，俟勝齊回日，卽於梧宮過夏方歸。吳兵將發，子胥又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病也，若齊特疥癩耳。今王興十萬之師，行糧千里，以爭疥癩之患，而忘大毒之在腹心，臣恐齊未必勝，而越禍已至矣！」夫差怒曰：「孤發兵有期，老賊故出不祥之語，阻撓大計，當得何罪？」意欲殺之。伯嚭密奏曰：「此前王之老臣，不可加誅；王不若遣之往齊約戰，假手齊人。」夫差曰：「太宰之計甚善！」乃爲書數齊伐魯慢吳之罪，命子胥往見齊君，冀其激怒而殺子胥也。子胥料吳必亡，乃私攜其子伍封同行。至臨淄，致吳王之命。齊簡公大怒，欲殺子胥。鮑息諫曰：「子胥乃吳之忠臣，屢諫不入，已成水火。今差來齊，欲齊殺之，以自免其謗。宜縱之使歸，令其忠佞自相攻擊，而夫差受其惡名矣。簡公乃厚待子胥，報以戰期，定於春末。子胥原與鮑牧相識，故鮑息諫齊侯勿殺子胥也。鮑息私叩吳事，子胥垂淚不言，但引其子伍封使拜鮑息爲兄，寄居於鮑氏。今後只稱王孫封，勿用伍姓。鮑息嘆曰：「子胥將以諫死，故預謀存祀於齊耳。」不說子胥父子分離之苦，再說吳王夫差擇日於西門出軍，過姑蘇台午膳，膳畢忽然睡去，得其異夢。既覺，心中恍惚，乃召伯嚭告曰：「寡人晝寢片時，所夢甚多。夢入章明宮，見兩釜炊而不熟。又有黑犬二隻，一嚙南一嚙北。又有銅鍬二把，插於宮牆之上。又流水湯湯，流於殿堂後房，非鼓非鐘，聲若鍛工。前園別無他植，橫生梧桐，太宰爲寡人占其吉凶。」伯嚭稽首稱賀曰：「美哉大王之夢！應在興師伐齊矣。臣聞章明者，破敵成功，

聲朗朗也。兩釜炊而不熟者，大王德盛氣有餘也。兩犬嗥南嗥北者，四夷賓服，朝諸侯也。兩鉞插宮牆者，農工盡力，田夫耕也。流水入殿堂者，鄰國貢獻，財貨充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悅樂，聲相諧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琴瑟，音調和也。大王此行，美不可言。夫差雖喜其諛，而心中終未快然。復告於王孫駱，駱對曰：「臣愚昧不能通微，城西陽山有一異士，喚做公孫聖，此人多見博聞，大王心上狐疑，何不召而決之？」夫差曰：「子即爲我召來。」駱承命馳車往迎公孫聖，聖聞其故，伏地涕泣，其妻從旁笑曰：「子性太鄙，希見人主，卒聞宜召，涕淚如雨。」聖仰天長嘆曰：「悲哉！非汝所知！吾曾自推壽數，盡於今日，今將與汝永別，是以悲耳！」

駱催促登車，遂相與馳至姑蘇之臺，夫差召而見之，告以所夢令詳。公孫聖曰：「臣知言而必死，然雖死不敢不言，怪哉！大王之夢，應在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戰不勝走章皇也；明者，去昭就冥冥也。兩釜炊而不熟者，大王敗走，不火食也。黑犬嗥南嗥北者，黑爲陰類，走陰方也。兩鉞插宮牆者，越兵入吳，掘社稷也。流水入殿堂者，波濤漂沒，後宮空也。後房聲若鍛工者，宮女爲俘，長嘆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桐作冥器，待殉葬也。願大王罷伐齊之師，更遣太宰嚭解冠肉袒，稽首謝罪於句踐，則國可安而身可保矣。」伯嚭從旁奏曰：「草野匹夫，妖言肆毀，合加誅戮！」公孫聖睜目大罵曰：「太宰居高官，食重祿，不思盡忠報主，專事諂諛，他日越兵滅吳，太宰獨能保其首領乎？」夫差大怒曰：「野人無識，一味亂言，不誅必然惑衆。」顧力士石番，可取鐵鎚擊殺此賊。聖乃仰天大呼曰：「皇天！皇天！知我之冤，忠而獲罪，身死無辜，死後不願葬埋，願撇我在陽山之下，後作影響，以報大王也。」夫差已擊殺聖，使人投其屍於陽山之下，數之曰：「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風揚汝骸，

形銷影滅，何能爲聲響報我哉？」伯懿捧觴趨進曰：「賀大王妖孽已滅，願進一觴，兵便可發矣。」史臣有詩云：

妖夢先機已兆凶，驕君尙戀伐齊功；吳廷多少文和武，誰似公孫肯盡忠？

夫差自將中軍，太宰嚭爲副，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與師十萬，同起兵三千，浩浩蕩蕩，望山東一路進發。先遣人約會魯哀公合兵攻齊，子胥於中途復命，稱病先歸，不肯從師。却說齊將國書屯兵汶上，聞吳魯連兵來伐，聚集諸將商議迎敵。忽報陳相國遣其弟陳逆來到，國書同諸將迎入中軍，叩問子行此來何意？陳逆曰：「吳兵長驅已過贏博，國家安危在於呼吸；相國恐諸君不肯用力，遣小將至此督戰。今日之事，有進無退，有死無生；軍中只許鳴鼓，不許鳴金。」諸將皆曰：「吾等誓決一死敵！」國書傳令拔寨都起，往迎吳軍。至於艾陵，吳將胥門巢上軍先到，國書問誰人敢衝頭陣，公孫揮欣然願往，率領本部車馬，疾驅而出；胥門巢急忙迎敵，兩下交鋒，約三十餘合，不分勝敗。國書一股銳氣，按納不住，自引中軍夾攻，軍中鼓聲如雷，胥門巢不能支，大敗而走。國書勝了一陣，意氣愈壯，令軍士臨陣，各帶長繩一條，曰：「吳俗斷髮，當以繩貫其首。」一軍若狂，以爲吳兵旦暮可掃也。胥門巢引敗兵來見吳王，吳王大怒，欲斬巢以殉。巢奏曰：「臣初至不知虛實，是以偶挫；若再戰不勝，甘伏軍法。」伯嚭亦力爲勸解，夫差叱退，以大將展如代領其軍。適魯將叔孫州仇引兵來會，夫差賜以劍甲各一具，使爲向导，離艾陵五里下寨。國書使人下戰書，吳王批下來日決戰。次早兩下各排陣勢，夫差命叔孫州仇打第一陣，展如打第二陣，王子姑曹打第三陣，使胥門巢率越兵三千，往來誘敵。

暮與伯嚭引大軍屯於高阜，相機救援，留越將諸稽郢於身旁觀戰。

却說齊軍列陣方完，陳逆令諸將各具含玉，曰：「死卽入殮。」公孫夏公孫揮便軍中皆歌送葬之詞，誓曰：「生還者不爲烈丈夫也。」國書曰：「諸君以必死自勵，何患不勝乎？」兩陣對圓，胥門巢先來搦戰，國書謂公孫揮曰：「此汝手中敗將，可便擒之。」公孫揮奮戟而出，胥門巢便走，叔孫州仇引兵接住公孫揮廝殺，胥門巢復身又來，國書恐其夾攻，再使公孫夏出車，胥門巢又走，公孫夏追之。吳陣上大將展如引兵便接住公孫夏廝殺，胥門巢又回車幫戰，惱得齊將高無平宗樓性起，一齊出陣，王子姑曹挺身獨戰二將，全無懼怯。兩軍各自奮力，殺傷相抵，國書見吳兵不退，親自執枹鳴鼓，悉起大軍，剛來助戰。吳王在高阜處看得親切，見齊兵十分奮勇，吳兵漸失了便宜，乃命伯嚭引兵一萬，先去接應。國書見吳兵又至，正欲分軍迎敵，忽聞金聲大震，鉦鐸皆鳴。齊人只道吳兵欲退，不防吳王夫差自引精兵三萬，分爲三股，反以鳴金爲號，從剌斜裏直衝齊陣，將齊兵隔絕三處。展如姑曹等聞吳王親自臨陣，勇氣百倍，殺得齊軍七零八落。展如就陣上擒了公孫夏，胥門巢刺殺公孫揮於車中，夫差親射宗樓中之。閭邱明謂國書曰：「齊兵將盡矣！元帥可微服遁去，再作道理。」國書嘆曰：「吾以十萬強兵，敗於吳人之手，何面目還朝？」乃解甲沖入吳軍，爲亂軍所殺。閭邱明伏於草中，亦被魯將州仇搜獲。夫差大勝齊師，諸將獻功，其斬上將國書公孫揮二人，生擒公孫夏閭邱明二人，卽斬首訖。只單走了高無平陳逆二人，其他擒斬不計其數。革車八百乘，盡爲吳所有，無得免者。夫差謂諸稽郢曰：「子觀吳兵強勇，視越何如？」郢稽首曰：「吳兵之強，天下莫當，何論弱越？」夫差大悅，重賞越兵，使諸

稽郢先回報捷。齊簡公大驚，與陳恆闕止商議，遣使大貢金幣，謝罪請和。夫差主張齊魯復修兄弟之好，各無侵害；二國俱聽命受盟。夫差乃歌凱而回。史臣有詩曰：

艾陵白骨壘如山，盡道吳王奏凱還。壯氣一如吞宇宙，謾憂誰想伏吳關？

夫差回至句曲新宮，見西施謂曰：「寡人使美人居此者，取相見之速耳。」西施拜賀且謝。時值新秋，梧陰正茂，涼風吹至。夫差與西施登臺飲酒，甚樂。至夜深，忽聞有衆小兒和歌之聲。夫差聽之，歌曰：

梧葉冷，吳王醒未醒。梧葉秋，吳王愁更愁！

夫差惡之，使人拘羣兒至宮，問此歌誰人所教。羣兒曰：「有一緋衣童子，不知何來，教我爲歌，今不知何往矣。」夫差怒曰：「寡人天之所生，神之所使，有何愁哉？」欲誅衆小兒，西施力勸乃止。伯嚭進曰：「春至而物喜，秋至而萬物悲，此天道也。大王悲喜與天同道，何所慮乎？夫差乃悅。住梧宮三日，卽起駕還吳。吳王升殿，百官迎賀。子胥亦到，獨無一言。夫差乃讓之曰：「子諫寡人，不當伐齊，今得勝而回，子獨無功，甯不自羞？」子胥攘臂大怒，釋劍而對曰：「天之將亡人國，先逢其小喜，而後授之以大憂。勝齊不過小喜也，臣恐大憂之卽至矣。」夫差愠曰：「久不見相國，耳邊頗覺清淨，今又來絮聒耶？」乃掩耳瞑目，坐於殿上。頃間，忽睜眼直視久之，大叫：「怪事！」羣臣問曰：「王何所見？」夫差曰：「吾見四人相背而倚，須臾四分而走，又見殿下兩人相對，北向人殺南向人，諸卿曾見之否？」羣臣皆曰：「不見。」子胥奏曰：「四人相背而走，四方離散之象也；北向人殺南向人，爲下賊上，臣弑君。王不知儆省，必有身弑國亡之禍。」夫差怒曰：「汝言太不祥，孤所惡聞。」

伯嚭曰：「四方離散，奔走吳庭，吳國伯王，將有代周之事，此亦下賊其上，臣犯其君也。」夫差曰：「太宰之言，足啓心胸，相國毫矣，言不足採。」

過數日，越王句踐率羣臣親至吳邦來朝，并賀戰勝。吳廷諸臣俱有饋賂。伯嚭曰：「此奔走吳廷之應也。」吳王置酒於文臺之上，越王侍坐，諸大夫皆侍立於側。夫差曰：「寡人聞之，君不忘有功之臣，父不沒有功之子。今太宰嚭爲寡人治兵有功，吾將賞爲上卿。越王孝事寡人，始終不倦，吾將再增其國，以酬助我之功。於衆大夫之意如何？」羣臣皆曰：「大王賞功酬勞，此伯王之事也。」於是子胥伏地涕泣曰：「嗚呼！哀哉！忠臣掩口，讒夫在側，邪說諛辭，以曲爲直，養亂畜奸，將滅吳國，廟社爲墟，殿生荆棘。」夫差大怒曰：「老賊多詐，爲吳妖孽，乃欲專權擅威，傾復吾國。寡人以前王之故，不忍加誅，今退自謀，無勞再見。」子胥曰：「老臣若不忠不信，不得爲前王之臣，譬如龍逢、逢桀，比干、逢紂，臣雖見誅，君亦隨滅。臣與王永辭，不復見矣。」遂趨出。吳王怒猶未息。伯嚭曰：「臣聞子胥使齊，以其子托於齊臣鮑氏，有叛吳之心，王其察之。」夫差乃使人賜子胥以屬鏤之劍。子胥接劍在手，嘆曰：「王欲吾自裁也。」乃徒跣下階，立於中庭，仰天大呼曰：「天乎！天乎！昔先王不欲立汝，賴吾力爭，汝得嗣位，吾爲汝破楚，敗越，威加諸侯。今汝不用吾言，反賜我死，我今日死，明日越兵至，掘汝社稷矣。」乃謂家人曰：「吾死後，可抉吾之目，懸於東門，以觀越兵之入吳也。」言訖，自刎其喉而絕。使者取劍還報，述其臨終之囑。夫差往視其屍，數之曰：「胥，汝一死之後，尙何知哉？」乃自斷其頭，置於盤門城樓之上。取其屍，盛以鴟夷之器，使人載去，投於江中。謂曰：「日月炙汝骨，魚鼈食汝肉，汝骨變形灰，復何所見？」屍

入江中，隨流揚波，依潮往來，蕩激崩岸。土人懼，乃私撈取埋之於吳山。後世因改稱胥山。今山有子胥廟。隴西居士有古風一篇云：

將軍自幼稱英武，磊落雄才越千古。一旦蒙讒殺父兄，湘流誓濟吞荆楚。貫弓亡命欲何之？滎陽睢水空棲遲。昭關鎖鑰愁無翼，鬢毛一夜成霜絲。浣女沉溪漁丈死，簫聲吹入吳人耳。魚腸作合定君臣，復爲強兵進孫子。五戰長驅據楚宮，生王含淚逃雲中。掘墓鞭屍吐宿恨，精誠貫日生長虹。英雄再振匡吳業，夫椒一戰棲強越。釜中魚鼈宰夫手，縱虎歸山還自嚼。姑蘇臺上西施笑，讒臣稱賀忠臣弔。可憐兩世輔吳功，到頭翻把屬鏤報。鴟夷激起錢塘潮，朝朝暮暮如呼號。吳越興衰成往事，忠魂千古恨難消。

失差既殺子胥，乃進伯嚭爲相國，欲增越之封地。句踐固辭乃止。於是句踐歸越，謀吳益急。夫差全不在念，意益驕恣，乃發卒數萬築邗城，穿溝東北，通射陽湖西北，使江淮水合北達於沂，西達於濟。太子友知吳王復欲與中國會盟，欲切諫，恐觸怒，思以諷諫，感悟其父清且懷丸持彈，從後園而來，衣履俱濕。吳王怪而問之。友對曰：「孩兒適遊後園，聞秋蟬鳴於高樹，往而觀之。望見秋蟬趨風長鳴，自謂得所，不知螳螂趨枝綠條，曳腰聳距，欲捕蟬而食之。螳螂一心只對秋蟬，不知黃雀徘徊綠陰，欲啄螳螂。黃雀一心只對螳螂，不知孩兒挾彈持弓，欲彈黃雀。孩兒一心只對黃雀，又不知傍有空坎，失足墮陷。以此衣履俱沾濕，爲父王所笑。」吳王曰：「汝但貪前利，不顧後患，天下之愚，莫甚於此！」友對曰：「天下之愚，更有甚者。魯承周公之後，有孔子之教，不犯鄰國，齊無故謀伐之，以爲遂有魯矣。不知吳悉境內之士，暴師千里而攻之。吳國大敗齊師，以爲遂有齊矣。」

不知越王將選死士，由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我吳國，滅我吳宮。天下之愚，莫甚於此！吳王怒曰：「此伍員之唾餘，久已厭聞，汝復拾之，以撓我大計耶？再多言，非吾子也。」太子友悚然辭出。

夫差乃使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守國，親帥國中精兵，繇邗溝北上，會魯哀公於橐皋，會衛出公於發陽，遂約諸侯大會於黃池，欲與晉爭盟主之位。越王句踐聞吳王已出境，乃與范蠡計，發習流二千人，俊士四萬，君子六千人，從海道通江，以襲吳。前隊無餘先及吳郊，王孫彌庸出戰，不數合，王子地引兵夾攻，時無餘馬蹶被擒。次日，句踐大軍齊到，太子友欲堅守，王孫彌庸曰：「越一人畏吳之心尚在，且遠來疲敝，其勝之必走，即不勝，守猶未晚。」太子友惑其言，乃使彌庸出師迎敵，友繼其後。句踐親立於行陣，督兵交戰，陣方合，范蠡、泄庸兩翼呼嘯而至，勢如風雨。吳兵精勇慣戰者，俱隨吳王出征，其國中皆未教之卒。那越國是數年訓練就的精兵，弓弩劍戟，十分勁利；又范蠡、泄庸俱是宿將，怎能抵當吳兵大敗。王孫彌庸爲泄庸所殺，太子友陷於越軍，衝突不出，身中數箭，恐被執辱，自刎而亡。越兵直造城下，王子地把城門牢閉，率民夫上城把守，一面使人往吳王處告急。句踐乃留水軍屯於太湖，陸營屯於胥門之間，使范蠡、焚姑蘇之臺，火彌月不息。其餘糧大舟，悉徙於湖中，吳兵不敢復出。

再說：吳王夫差與魯、衛二君同至黃池，使人請晉定公赴會，晉定公不敢不至。夫差使王孫駱與晉上卿趙鞅、載書名次之先後。趙鞅曰：「晉世主夏盟，又何讓焉？」王孫駱曰：「晉祖叔虞，乃成王之弟，吳祖太伯，乃武王之伯祖，尊卑隔絕數輩，况晉雖主盟，會宋會虢，已出楚下，今乃欲踞吳之上乎？」於是彼此爭論，連日不

決。忽王子地報至，言：「越兵入吳，殺太子，焚姑蘇臺，見今圍城，勢甚危急！」夫差大驚，伯嚭拔劍砍殺使者。夫差問曰：「爾殺使人何意？」伯嚭曰：「事之虛實，尙未可知，留使者洩漏其語，齊晉將乘危生事，大王安得晏然而歸乎？」夫差曰：「爾言是也。」然吳晉爭長未定，又有此報，孤將不會而歸乎？抑會而先晉乎？」王孫駱進曰：「二者俱不可，不會而歸，人將窺我之急，若會而先晉，我之行止，將聽命於晉，必求主會，方保無虞。」夫差曰：「欲主會計將安出？」王孫駱密奏曰：「事在危急，請王鳴鼓挑戰，以奪晉人之氣。」夫差曰：「善。」是夜出令，中夜士皆飽食，秣馬銜枚疾驅，去晉軍一里，結爲方陣。百人爲一行，一行建一大旗，百二十行爲一行，中軍皆白與白旗，白甲白羽之纓，望之如白茅吐秀。吳王親自仗鉞，秉素旌，中陣而立。左軍面左，亦百二十行，皆赤與赤旗，丹甲朱衣之纓，一望如血，太宰嚭主之。右軍面右，亦百二十行，皆黑與黑旗，玄甲烏羽之纓，一望如墨，王孫駱主之。帶甲之士共三萬六千人。黎明陣定，吳王親執袍鳴鼓，軍中萬鼓皆鳴，鐘聲鐸聲，丁甯鐃聲，一時齊扣，三軍譁吟，響震天地。晉軍大駭，不知其故，乃使大夫董褐至吳軍請命。夫差親對曰：「周王有旨，命寡人主盟中夏，以縫諸姬之闕。今晉軍逆命爭長，遷延不決，寡人恐煩使者往來，親聽命於籬籬之外。從與不從，決於此日。」董褐還報晉侯，魯衛二君皆在坐。董褐私謂趙鞅曰：「臣觀吳王口強而色慘，中心似有大憂，或者越人入其國都乎？若不許其先，必逞其毒於我，然而不可徒讓也，必使之去王號以爲名。」趙鞅言於晉侯，使董褐再入吳軍，致晉侯之命曰：「君以王命宣布於諸侯，寡君敢不敬奉。然上國以伯肇封，而號曰吳王，謂周室何？君若去王號而稱公，惟君所命。」夫差以其言爲正，乃斂兵就幕，與諸侯相見，稱吳公。先辭晉侯。

次之。魯衛以次受敵。會畢，卽班師從江淮水路而回。於途中連得告急之報，軍士知家國被襲，心膽俱碎；又且遠行疲敝，皆無鬪志。吳王猶率衆與越相持，吳軍大敗。夫差懼，謂伯嚭曰：「子言越必不叛，故聽之而歸。越王今日之事，子當爲我請成於越，不然，子胥屬鏹之劍猶在，當以屬子。」伯嚭乃造越軍，稽首於越王，求救吳罪。其犒軍之禮，悉如越之昔日。范蠡曰：「吳王尙未可滅也，姑許成以爲太宰之惠，吳日今亦不振矣。」句踐乃許吳成，班師而歸。此周敬王三十八年事也。明年魯哀公狩於鉅野，叔孫氏家臣鉏商獲一獸，麇身牛尾，其角有肉，怪而殺之，以問孔子。孔子觀之曰：「此麟也。」視其角，赤絨猶在，識其爲顏母昔日所繫，嘆曰：「吾道其終窮矣！」使弟子取而埋之。今鉅野故城東十里有土臺，廣輪四十餘步，俗呼爲獲麟堆，卽麟葬處。孔子撈琴作歌曰：

明王作兮麟鳳遊，今非其時來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於是取魯史，自魯隱公元年至哀公獲麟之歲，共二百四十二年之事，筆削而成春秋，與易詩書禮樂，號爲六經。是年齊右相陳恆知吳爲越所破，外無強敵，內無強家，單單只礙一闕止，乃使其族人陳逆陳豹等攻殺闕止。齊簡公出奔，陳恆追而殺之，盡滅闕氏之黨，立簡公弟驁，是爲平公。陳恆獨相，孔子聞齊變，齋三日沐浴而朝哀公，請兵伐齊，討陳恆弑君之罪。哀公使告三家，孔子曰：「臣知有魯君，不知有三家。」陳恆亦懼諸侯之討，乃悉歸魯衛之侵地，北結好於晉之四卿，南行聘於吳越，復修陳恆子之政，散財輸粟，以贍貧乏，國人悅服。乃漸除鮑晏高國諸家，及公族子姓，而割國之大半，爲己封邑。又選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者，納於後房，不

下百人縱其賓客出入不禁。生男子七十餘人，欲以自強其宗。齊郟邑大夫宰，莫非陳氏，此是後話。

再說：衛世子蒯瞶在戚，其子出公輒率國人拒之。大夫高柴諫不聽。蒯瞶之姊嫁於大夫孔圉，生子曰孔悝。嗣爲大夫，事出公，執衛政。孔氏小臣曰：渾良夫，身長而貌美，孔圉卒，良夫通於孔姬，孔姬使渾良夫往戚，問候其弟蒯瞶。蒯瞶握其手，言曰：「子能使我入國爲君，使子服冕乘軒，三死無與。」渾良夫歸，言於孔姬，孔姬使良夫以婦人之服，往迎蒯瞶。昏夜，良夫與蒯瞶同爲婦裝，勇士右乞孟賢爲御，乘溫車，詭稱婢妾，潛入城中，匿於孔姬之室。孔姬曰：「國家之事，皆在吾兒掌握，今飲於公宮，俟其歸，當以威劫之事，乃有濟耳。」使石乞孟賢、渾良夫皆被甲懷劍以俟，伏蒯瞶於臺上。須臾，孔悝自朝帶醉而回，孔姬召而問曰：「父母之族，孰爲至親？」悝曰：「父則伯叔，母則舅氏而已。」孔姬曰：「汝旣知舅氏爲母至親，何故不納吾弟？」孔悝曰：「廢子立孫，此先君遺命，悝不敢違也。」遂起身如廁。孔姬使石乞孟賢候於廁外，俟悝出廁，左右幫定曰：「太子相召，不由分說，擁之上臺，來見蒯瞶。孔姬已先在側，喝曰：『太子在此，孔悝如何不拜？』悝只得下拜。孔姬曰：『汝今日肯從舅氏否？』悝曰：『惟命。』孔姬乃殺殺，使蒯瞶與悝歃血定盟。孔姬留石乞孟賢守悝於臺上，而以悝命召聚家甲，使渾良夫帥之襲公宮。出公輒醉而欲寢，聞亂，使左右往召孔悝，左右曰：『爲亂者，正孔悝也。』輒大驚，卽時取寶器，駕輕車，出奔魯國。羣臣不願附蒯瞶者，皆四散逃竄。

仲子路爲孔悝家臣，時在城外，聞孔悝被劫，將入城來救。遇大夫高柴自城中出，曰：「門已閉矣，政不在子，不必與其難也。」子路曰：「由已食孔氏之祿，敢坐視乎？」遂疾趨及門，門果閉矣。守門者公孫敢謂子路曰：

「君已出奔，子何入爲？」子路曰：「吾惡天食人之祿，而避其難者，是以來也。」適有人自內而出，子路乘門開，遂入城，逕至臺下，大呼曰：「仲由在此，孔大夫可下台矣！」孔悝不敢應，子路欲取火焚臺，孔瞶懼，使石乞孟歷二人持戈下臺，來敵子路，子路仗劍來迎，怎奈乞屬雙戟並舉，攢刺子路，又砍斷其纓，子路身負重傷，將死曰：「禮君子死不免冠。」乃整結其冠纓而死。孔悝奉蒯瞶即位，是爲莊公，立子疾爲太子，以良夫爲卿。時孔子在衛，聞蒯瞶之亂，謂衆弟子曰：「柴也其歸乎？由也其死乎？」弟子問其故，孔子曰：「高柴知大義，必能自全；由好勇輕生，昧於取裁，其死必矣。」說猶未了，高柴果然奔歸，師弟相見，且悲且喜，衛之使者接踵而至，見孔子曰：「寡君新立，敬慕夫子，敢獻奇味。」孔子再拜而受，啓視則肉醢，孔子遽命覆之，謂使者曰：「得非吾弟子仲由之肉乎？」使者驚曰：「然也，夫子何以知之？」孔子曰：「非此，衛君必不以見殞也。」遂命弟子埋其醢，痛哭曰：「某嘗恐由不得其死，今果然矣！」使者辭去，未幾，孔子遂得疾不起，年七十有三歲。時周敬王四十一年，夏四月己丑也。史臣有贊云：

尼邱誕聖，闕里生德。七十升堂，四方取則。行誅兩觀，攝相夾谷。嘆鳳遽衰，泣麟何促？九流仰鏡，萬古欽躅。弟子營葬于北阜之曲，冢大一頃，烏雀不敢棲止其柩。累朝封大成至聖文宣王，今改爲大成至聖先師。天下俱立文廟，春秋二祭，子孫世襲，爲衍聖公不絕，不在話下。再說衛莊公蒯瞶疑孔悝爲出公輒之黨，醉以酒而逐之，孔悝奔宋。莊公爲府藏俱空，召洵良夫計議，用何計策，可復得寶器。洵良夫密奏曰：「亡君亦君之子也，何不召之？」不知莊公會召出公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三回 誅白勝葉公定楚 滅夫差越王稱霸

有崩贖之欲殺其母，便有輒之拒父，又有疾之劫父以拒兄，父子相傳，家法如此，較君臣之際爲更甚矣！國雖未亡，而遂以微弱，又何怪乎？

楚建之死於鄭，原是自取其禍，怪不得鄭人。鄭既事楚無缺，白勝安得而報其仇乎？子西之不與是也。白勝乃因此而遷怒，擅殺大臣，又因以廢王而思篡位，狂悖無禮之甚矣。卒之身死家滅，爲世僂笑，則狂悖適以自速其禍耳！

子西之不許白勝以復仇，原沒有不是，但不以義理明白析之，却胡盧提隨口答應，以致白勝懷憤搆難，遂以殺身可爲胡盧提人前車之戒。

凡欲看人事業之成與不成，只見人心之順與不順。如齊之陳恆連弑其君，却安然無禍，衛之蒯賸父子屢出屢入，而始終不能有國是也。只看楚國兩隊百姓，對葉公兩樣說話，便知其必能定楚而無難。觀白勝無一人之與，便知斷不能以成事也。

句踐懷深恥大怨，積二十年之憂勤，養精蓄銳，以求報吳；又有文范諸人爲之左右，其志勇而力全，固有必勝之具。然畢竟是夫差荒淫驕侈，自有滅亡之機耳。若使夫差能修明政事，任用賢良，恤兵力而愛百姓，自足以制越而有餘，何至遂爲所滅耶？

范少伯見幾遠隱，其高不必言，又精於貨殖之術，能生財而致富，真是千古奇人！

文范二人，其才不相上下，後來結果，乃竟迥然者，范之識勝故也，多識者強，自昌而昌，少識者茫，遠存近

亡，知言哉？

話說衛莊公崩，賸因府藏寶貨，俱被出公輒取去，謀於渾良夫。良夫曰：「太子疾與亡君，皆君之子，君何不

以擇嗣召之？亡君若歸，器可得也。」有小豎聞其語，私告於太子疾。疾使壯士數人載緹從己，乘間劫莊公使

歃血立誓，勿召亡君，且必殺渾良夫。莊公曰：「勿召輒易耳，業與良夫有盟在前，免其三死，奈何？」太子疾曰：

「請俟四罪，然後殺之。」莊公許諾未幾，莊公新造虎幕，召諸大夫落成，渾良夫紫衣狐裘而至，相裘不釋劍

而食，太子疾使力士牽良夫以退。良夫曰：「臣何罪？」太子疾數之曰：「臣見君有常服，侍食必釋劍，爾紫衣

一罪也，狐裘二罪也，不釋劍三罪也。」良夫呼曰：「有盟免三死！」疾曰：「亡君以子拒父，大逆不孝，汝欲召

之，非四罪乎？」良夫不能答，俯首受刑，他日莊公夢厲鬼被髮北面而諫曰：「余爲渾良夫，叫天無辜。」莊公

覺使卜大夫胥彌赦占之曰：「不害也。」既辭出，謂人曰：「冤鬼爲厲，身死國危，兆已見矣！」遂逃奔宋。崩賸

立二年，晉怒其不朝，上卿趙鞅帥師伐衛，衛人逐莊公，莊公奔戎國，戎人殺之，并殺太子疾。國人立公子般師，

齊陳恆帥師救衛，執般師立公子起，衛大夫石圃逐起，復迎出公輒爲君。輒既復國，逐石圃，諸大夫不睦於

輒，逐輒降越。國人立公子默，是爲悼公，自是衛臣服於晉國，益微弱，依趙氏。此段話攔過不題。

再說白公勝自歸楚國，每念鄭人殺父之仇，思以報之，只爲伍子胥是白公勝的恩人，子胥前已救鄭，况鄭

再說白公勝自歸楚國，每念鄭人殺父之仇，思以報之，只爲伍子胥是白公勝的恩人，子胥前已救鄭，况鄭

服事昭王不敢失禮。故勝含忍不言。及昭王已薨。令尹子西司馬子期奉越女之子章卽位。是爲惠王。白公勝自以故太子之後。冀子西召己。同秉楚政。子西竟不召。又不加祿。心懷怏怏。及聞子胥已死。曰：「報鄭此其時矣！」使人請於子西曰：「鄭人肆毒於先太子。令尹所知也。父仇不報。無以爲人。令尹倘哀先太子之無辜。發一旅以聲鄭罪。勝願爲前驅。死無所恨！」子西辭曰：「新王方立。楚國未定。子姑待我。」白公勝乃托言備吳。使心腹家臣石乞築城。練兵。盛爲戰具。復請於子西。願以私卒爲先鋒。伐鄭。子西許之。尙未出師。晉趙鞅以兵伐鄭。鄭請救於楚。子西帥師救鄭。晉兵乃退。子西與鄭定盟。班師。白公怒曰：「不伐鄭而救鄭。令尹欺我甚矣。當先殺令尹。然後伐鄭。」召其宗人白善於澧陽。善曰：「從子而亂其國。則不忠於君。背子而發其私。則不仁於族。」遂棄祿。築圃灌園。終其身。楚人因名其圃曰白善。將軍樂圃。白公聞白善不來。怒曰：「我無白善。遂不能殺令尹耶？」卽召石乞議曰：「令尹與司馬各用五百人。足以當之否？」石乞曰：「未足也。」市南有勇士熊宜僚者。若得此人。可當五百人之用。」白公乃同石乞造於市南。見熊宜僚。宜僚大驚曰：「王孫賁人。奈何屈身而至？」白公曰：「某有事欲與子謀之。」遂告以殺子西之事。宜僚搖首曰：「令尹有功於國。而無仇於僚。僚不敢奉命。」白公怒。拔劍指其喉曰：「不從。先殺汝！」宜僚面不改色。從容對曰：「殺一宜僚。如比螻蟻。何以怒爲？」白公乃投劍於地。嘆曰：「子真勇士！吾聊試之耳。」卽以車載回。禮爲上賓。飲食必共。出入必俱。宜僚感其恩。遂以身許白公。

及吳王夫差會黃池時。楚國畏吳之強。戒飭邊人。使修儆備。白公勝托言：「吳兵將謀襲楚。」乃反以兵襲

吳邊境，頗有所掠。遂張大其功，只說：「大敗吳師，得其鎧仗兵器若干，欲親至楚，獻捷以張國威。」子西不知其詐，許之。白公悉出自己甲兵，裝作鹵獲百餘乘，親率壯士千人，押解入廟獻功。惠王登殿受捷，子西子期侍立於傍。白公勝參見已畢，惠王見階下立着兩籌好漢，全身被掛，問是兩人。勝答曰：「此乃臣部下將士石乞熊宜僚，伐吳有功者。」遂以手招二人，二人舉步方欲升階，子期喝曰：「吾王御殿，邊臣只許在下叩頭，不得升階。」石乞熊宜僚那肯聽從，大踏步登階，子期使侍衛阻之，熊宜僚用手一拉侍衛，東倒西歪，二人逕入殿中。石乞拔劍來砍子西，熊宜僚拔劍來砍子期。白公大喝衆人，何不齊上壯士千人，齊執兵器蜂擁而登。白公幫住惠王不許轉動，石乞生縛子西，百官皆驚。惟子期素有勇力，遂拔殿戟與宜僚交戰。宜僚棄劍，前奪子期之戟，子期拾劍，以劈宜僚，中其左肩，宜僚亦刺中子期之腹。二人死命相持不捨，攪做一團，死於殿庭。子西謂勝曰：「汝餽口吳邦，我念骨肉之親，召汝還國，封爲公爵，何負於汝而反耶？」勝曰：「鄭殺吾父，汝與鄭講和，汝卽鄭也，吾爲父報仇，豈顧私恩哉？」子西嘆曰：「悔不聽沈諸梁之言也。」白公勝手劍斬子西之頭，陳其屍於朝。石乞曰：「不弑王，事終不濟。」勝曰：「孺子者何罪，廢之可也。」乃拘惠王於高府，欲立王子啓爲王。啓固辭，遂殺之。石乞又勸勝自立，勝曰：「縣公尙衆，當悉召之。」乃屯兵於太廟，大夫管修率家甲往攻白公，戰三日，修衆敗被殺。圍公陽乘間使人掘高府之牆爲小穴，夜潛入負惠王以出，匿於昭夫人之宮。

葉公沈諸梁聞變，悉起葉衆，星夜至楚。及郊，百姓遮道迎之，見葉公未曾甲冑，訝曰：「公胡不冑國人望公之來，如赤子之望父母，萬一盜賊之矢，傷害於公，民何望焉？」葉公乃披掛戴冑而進，將近都城，又遇一羣百

姓前來迎，見葉公戴胄，又訝曰：「公胡冒國人？皇公之來，如凶年之望糶米，若得見公之面，猶死而得生也。雖老稚，誰不爲公致死力者？奈何掩蔽其面，使人懷疑，無所用乎？」葉公乃解胄而進。葉公知民心附己，乃建大旆於車。箴尹固因白公之召，欲率僚屬入城，既見大旗上葉字，遂從葉公守城。兵民望見葉公來到，大開城門，以納其衆。葉公率國人攻白公，勝於太廟。石乞兵敗，扶勝登車，逃往龍山，欲適他國未定。葉公引兵追至，勝自縊而死。石乞埋屍於山後。葉公兵至，生擒石乞，問白公何在？對曰：「已自盡矣。」又問尸在何處？石乞堅不肯言。葉公命取鼎鑊，揚火沸湯，置於乞前，謂曰：「再不言，當烹汝。」石乞自解其衣，笑曰：「事成貴爲上卿，事不成則就烹，此乃理之當然也。吾豈肯賣尸骨以自免乎？」遂跳入鑊中，須臾糜爛，勝尸竟不知所在。石乞雖所從不正，亦好漢也。葉公迎惠王復位，時陳國乘楚飢，以兵侵楚，葉公請於惠王，帥師伐陳滅之。以子西之子甯嗣爲令尹，子期之子寬嗣爲司馬，自己告老歸葉。自此楚國危而復安，此周敬王四十二年事也。

是年越王句踐探聽得吳王自越兵退後，荒於酒色，不理朝政，况連歲凶荒，民心愁怨，乃復悉起境內士卒，大興伐吳。方出郊，於路上見一大鼃，目睜腹脹，似有怒氣，句踐肅然憑軾而起。左右問曰：「君何敬？」句踐曰：「吾見怒鼃如欲鬪之士，是以敬之。」軍中皆曰：「吾王敬及怒鼃，吾等受數年教訓，豈反不如鼃乎？」於是交相勸勉，以必死爲志。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皆泣涕訣別，相語曰：「此行不滅吳，不復相見。」句踐復詔於軍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有父母無昆弟者，歸養；有疾病不能勝兵者，以告，給醫藥糜粥。」軍中感越王愛才之德，歡聲如雷。行及江口，斬有罪者，以申兵法，軍心肅然。吳王夫差聞越

兵再至，亦悉起士卒，迎敵於江上。越兵屯於江南，吳兵屯於江北。越王將大軍分爲左右二陣，范蠡率右軍，文種率左軍，君子之卒六千人，從越土爲中陣。明日將戰於江中，乃於黃昏左側，令中軍銜枚遡江而上五里，以待吳兵。戒以夜半鳴鼓而進。復令右軍銜枚，踰江十里，只等左軍接戰。右軍上前夾攻，各用大鼓，務使鼓聲震聞遠近。吳兵至夜半，忽聞鼓聲震天，知是越兵來襲，倉皇舉火，尙未看得明白，遠遠的鼓聲又起，兩軍相應，合圍攔來。夫差大驚，急傳令分軍迎戰，不期越王濬引私卒六千，金鼓不鳴，於黑暗中，逕沖吳中軍。此時天色尙未明，但覺前後左右中央，盡是越軍，吳兵不能抵當，大敗而走。句踐率三軍緊緊追之，及於笠澤，復戰。吳師又敗。一連三戰，三北，名將王子姑曹、胥門巢等俱死。夫差連夜遁回，閉門自守。句踐從橫山進兵，卽今越來溪是也。築一城於胥門之外，謂之越城，欲以困吳。

越王圍吳多時，吳人大困，伯嚭托疾不出。夫差乃使王孫駱肉袒膝行而前，請成於越。王曰：「孤臣夫差，異日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結成以歸。今君王舉兵而誅孤臣，孤臣意者，亦望君王如會稽之赦罪。」句踐不忍其言，意欲許之。范蠡曰：「君王早朝晏罷，謀之至二十年，奈何垂成而棄之？」遂不准其行。成。吳使往返七次，種蠡堅執不肯。遂鳴鼓攻城，吳人不能復戰。種蠡謂議欲毀胥門而入，其夜望見吳南城上有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光射十里。越將士無不畏懼，暫且屯兵。至夜半，暴風從南門而起，夜雨如注，雷電轟掣，飛石揚沙，疾於弓弩。越兵遭者不死卽傷，船索俱解，不能連屬。范蠡文種情急，乃肉袒冒雨，遙望南門，稽顙謝罪。良久，風息雨止。種蠡坐而假寐，以待天明。夢見子胥乘白馬素車而至，衣冠甚偉，儼如生。

時開言曰：「吾前知越兵必至，故求置吾頭於東門以觀汝之入吳。吳王置吾頭於南門，吾忠心未絕，不忍汝從吾頭下而入，故爲風雨，以退汝軍。然越之有吳，此乃天定，吾安能止哉？汝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爲汝開道，貫城以通汝路。」二人所夢皆同，乃告於越王，使士卒開渠，自南而東，將及蛇匠二門之間，忽然太湖水發，自胥門湧湧而來，波濤衝擊，竟將羅城蕩開一大穴，有鱗鱗無數，逐濤而入。范蠡曰：「此子胥爲我開道也。」遂驅兵入城。其後因穴爲門，名曰鱗鱗門，因水多葑草，又名葑門，其水名葑溪，此乃子胥顯靈古跡也。

夫差聞越兵入城，伯嚭已降，遂同王孫駱及其三子，奔於南陽山，晝馳夜走，腹餒口飢，目視昏眩，左右探得生稻，剝之以進，吳王嚼之，伏地掬飲溝中之水，問左右曰：「所食者何物也？」左右對曰：「生稻。」夫差曰：「此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章皇也。」王孫駱曰：「飽食而去，前有深谷，可以暫避。」夫差曰：「妖夢已准，死在旦夕，暫避何爲？」乃止於陽山，謂王孫駱曰：「吾前戮公孫聖，投於此山之巔，不知尙有靈嚮否？」駱曰：「王試呼之。」夫差乃大呼曰：「公孫聖！」山中亦應曰：「公孫聖！」三呼而三應，夫差心中恐懼，乃遷於干隧。句踐率千人追至，圍之數重，夫差作書，繫於矢上，射入越軍，軍人拾取呈上，種蠡二人同啓，視其詞曰：「吾聞狡兔死而良犬烹，敵國如滅，謀臣必亡，大夫何不存吳一綫，以自爲餘地？」文種亦作書繫矢而答之曰：「吳有大過者六，戮忠臣伍子胥，大過一也。以直言殺公孫聖，大過二也。太宰讒佞而聽用之，大過三也。齊晉無罪，數伐其國，大過四也。吳越同壤而侵伐，大過五也。越親戕吳之前王，不知報仇，而縱敵貽患，大過六也。有此六大過，欲免於亡得乎？昔天以越賜吳，吳不肯受，今天以吳賜越，越其敢違天之命！」夫差得書，讀至第六款大過，

垂淚曰：「寡人不誅句踐，忘先王之仇，爲不孝之子，此天之所以乘吳也！」王孫駱曰：「臣請再見越王而哀懇之。」夫差曰：「寡人不願復國，若許爲附庸，世世事越，固所願矣！」

略至越軍，種蠡拒之不得入，句踐望見吳使者，泣涕而去，意頗憐之。使人謂吳王曰：「寡人念君昔日之情，請置君於甬東，給夫婦五百家，以終王之世。」夫差含淚而對曰：「君王幸赦吳，吳亦君之外府也。若覆社稷，廢宗廟，而以五百家爲臣，孤老矣，不能從編氓之列，孤有死耳！」越使者去，夫差猶未肯自裁。句踐謂種蠡曰：「二子何不執而誅之？」種蠡對曰：「人臣不敢加誅於君，願主公自命之。天誅之行，不可久稽。」句踐乃仗步光之劍，立於軍前，使人告吳王曰：「世無萬歲之君，總之一死，何必使吾師加刃於王耶？」夫差乃太息數聲，四顧而望，泣曰：「吾殺忠臣子胥公孫聖，今自殺晚矣！」謂左右曰：「使死者有知，無面目見子胥公孫聖於地下，必重羅三幅，以掩吾面，言罷，拔劍自刎。王孫駱解衣以覆吳王之屍，卽以組帶自縊於傍。句踐命以侯禮葬於陽山，使軍士每人負一簞須臾，遂成大家，流其三子於龍尾山，後人名其里爲吳山里。詩人張羽有詩嘆曰：

荒臺獨上故城西，螿路淒涼草木悲。廢墓已無金虎臥，壞墻時有夜烏啼。採香徑斷來麋鹿，響屨廊空變黍離。欲弔伍員何處？淡烟斜月不堪題！

楊誠齋蘇臺弔古詩云：

齊天四塔雲中出，隔水諸峯雪後新。道是遠瞻三百里，如何不見六千人？

胡曾先生咏史詩云：

吳王恃新逞雄才，貪向姑蘇醉綠醅。不覺錢塘江上月，一宵西送越兵來。

元人薩都刺詩云：

閶門楊柳自春風，水殿幽花泣露紅。飛絮年年滿城郭，行人不見館娃宮。

唐人陸龜蒙咏西施云：

半依娃宮作戰場，血腥尚辨宴時香。西施不及燒殘蠟，猶爲君王泣數行。

再說越王入姑蘇城，據吳王之宮，百官稱賀。伯嚭亦在其列，恃其舊日周旋之恩，而有德。句踐謂曰：「子男大宰也，寡人敢相屈乎？」汝君在陽山，何不從之？「伯嚭慚而退。」句踐使力士執而殺之，滅其家。曰：「吾以報子胥之忠也。」句踐撫定吳，乃以兵北渡江淮，與晉宋魯諸侯會於舒州，使人致貢於周。時周敬王已崩，太子名仁嗣位，是爲元王。元王使人問句踐，袞冕圭璧，彤弓孤矢，命爲東方之伯。句踐受命，諸侯悉遣人致賀。其時楚滅阿國，懼越兵威，亦遣使修聘。句踐割淮上之地以與楚，割泗水之東，地方百里以與魯，以吳所侵宋地歸宋。諸侯悅服，會越爲霸。越王還吳國，遣人築賀臺於會稽，以蓋昔日被棲之恥。置酒吳宮文臺之上，與羣臣爲樂，命樂工作伐吳之曲。樂師引琴而鼓之，其詞曰：

吾王神武蓄兵威，欲誅無道當何時？大夫種蠡致詞，吳殺忠臣伍子胥，不伐吳又何須？良臣莫諶迎天禧，一戰開疆千里餘。恢恢功業勒常彝，實無所吝罰不違。君臣同樂酒盈卮。

臺上羣臣大悅而笑，惟句踐面無喜色。范蠡私嘆曰：「越王不欲功歸臣下，疑忌之端已見矣！」次日入辭越王曰：「臣聞主辱臣死，向者大王辱於會稽，臣所以不死者，欲隱忍成劑之功也。今吳已滅矣，大王倘免臣會稽之誅，願乞骸骨，老於江湖。」越王惻然，泣下沾衣，言曰：「寡人賴子之力，以有今日，方思圖報，奈何棄寡人而去乎？留則與子共國，去則妻子爲戮。」蠡曰：「臣則宜死，妻子何罪？死生惟王，臣不顧矣！」是夜乘扁舟出齊女門，涉三江，入五湖，至今齊門外有地名蠡口，卽范蠡涉三江之道也。次日越王使人召范蠡，蠡已行矣。越一愀然，樹色謂文種曰：「蠡可追乎？」文種曰：「蠡有鬼神不測之機，不可追也。」種既出，有人持書一封投之，種啓視，乃范蠡親筆，其書曰：

子不記吳王之言乎？「校兔死，走狗烹，敵國破，謀臣亡。」越王爲人，長頸烏喙，忍辱妬功，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子今不去，禍必不免！

交種看罷，欲召送書之人，已不知何往矣。種怏怏不樂，然猶未深信其言，嘆曰：「少伯何慮之過乎？」過數日，句踐班師回越，攜西施以歸。越夫人潛使人引出，負以大石，沉於江中，曰：「此亡國之物，留之何爲？」後人不知其事，訛傳范蠡取入五湖，遂有載去西施豈無意，恐留傾國悞君王之句。按范蠡扁舟獨往，妻子且棄之，况吳宮寵妃，何敢私載乎？又有言范蠡恐越王復迷其色，乃以計沉之於江，此亦謬也。羅隱有詩辨西施之冤云：

家國興亡自有時，時人何苦咎西施。西施若解亡吳國，越國亡來又是誰？

再舉越王念范蠡之功，收其妻子，封以百里之地，使良工鑄象范蠡之形，置之座側，如蠡之生也。却說范蠡自五湖入海，忽一日，使人取妻子去，遂入齊，改名曰鴟夷之皮，仕齊爲上卿。不幾，棄官隱於陶山，畜五牝，生息獲利千金，自號曰陶朱公。人所傳致富奇書云是陶朱公之遺術也。其後吳人祀范蠡於吳江，晉張翰，唐陸龜蒙爲三高祠，宋人劉寅有詩云：

人謂吳癡信不虛，建崇越相果何如？千年亡國無窮恨，只合江邊祀子胥。

句踐不行滅吳之賞，無尺土寸地分授，與舊臣疎遠，相見益稀。况倪倖狂辭職，曳庸等亦多告老。文心念范蠡之言，稱疾不朝。越王左右有不悅文種者，譖於王曰：「種自以功大賞薄，心懷怨望，故下朝耳。」越王素知文種之才，以爲滅吳之後，無所用之，恐其一旦爲亂，無人可制，欲除之，又無其名。其時魯哀公與季孟仲三家有隙，欲借越兵伐魯，以除去三家，乃借朝，越爲名，來曰越國。句踐心虞文種，故不爲發兵，哀公遂死於越。再說越王忽一日往視文種之疾，種爲病狀，屢迎王入。王乃解劍而坐，謂曰：「寡人聞之，志士不憂其身之死，而憂其道之不行。子有七術，寡人行其三，而吳已破滅，尙餘四術，安所用之？」種對曰：「臣不知所用也。」越王曰：「願以四術爲我謀，吳之前人於地下可乎？」言畢，卽升輿而去，遺下佩劍於坐。種取視之，劍匣有闕鏤二字，卽夫差賜子胥自刎之劍也。種仰天嘆曰：「古人云：『大德不報。』吾不聽范少伯之言，乃爲越王所戮，豈非愚哉？」種自笑曰：「百世而下，論者必以吾配子胥，亦復何恨？」遂伏劍而死。越王知種死，乃大葬種於臥龍山，後人因名其山曰種山。葬一年，海水大發，穿山脅，冢忽崩裂，有人見子胥同文種前後逐浪而去。今

錢塘江上，海潮重疊，前爲子胥，後乃文種也。髯翁有文種贊曰：

忠哉文種，治國之傑。三術亡吳，一身殉越。不共蠡行，甯同胥滅。千載生氣，海潮疊疊。

句踐在位二十七年而薨，周元王之七年也。其後子孫世稱爲霸。話分兩頭，却說晉陔六卿，自范中行二氏滅後，止存智趙魏韓四卿。智氏荀氏因與范氏同出於荀，欲別其族，乃循智懿之舊，改稱智氏。時智瑤爲政，號爲智伯。四家聞田氏弑君專國，諸侯莫討，於是私日立議，各擇便據地，以爲封邑。晉出公之地，反少於四卿，無可奈何，就中單表趙簡子名鞅，有子數人，長子名伯魯，其最幼者名無卹，乃賤婢所生。有善相人者，姓姑布，名子卿，至於晉鞅，召諸子使相之。子卿曰：「無爲將軍者。」鞅嘆曰：「趙氏其滅矣！」子卿曰：「吾來時遇一少年在途，相從者皆君府中人，此得非君之子耶？」鞅曰：「此吾幼子無卹，所出甚賤，豈足道哉？」子卿曰：「天之所廢，雖貴必賤；天之所興，雖賤必貴。此子骨相，似異諸公子，吾未得詳視也，君可召之。」鞅使人召無卹至。子卿望見，遽起拱立曰：「此真將軍矣！」鞅笑而不答。他日悉召諸子，叩其學問。無卹有問必答，條理分明。鞅始知其賢，乃廢伯魯而立無卹爲適子。一日，智伯怒魯之不朝，欲同趙鞅伐鄭。鞅偶患疾，使無卹代將以往。智伯以酒灌無卹，無卹不能飲。智伯醉而怒，以酒罈投無卹之面，面傷出血。趙氏將士俱怒，欲攻智伯。無卹曰：「此小恥，吾姑忍之。」智伯班師回晉，反言：「無卹之過，欲鞅廢之。」鞅不從。無卹自此與智伯有隙。趙鞅病篤，謂無卹曰：「異日晉國有難，惟晉陽可恃，汝可識之。」言畢遂卒。無卹代立，是爲趙襄子。此乃周貞定王十一年之事。晉國之難，密使人乞兵於齊魯，齊魯二家反以其謀告於智伯。智伯大怒。

故人之謀害更切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生而不知死，其智瑤之謂乎？

董安于尹鐸爲治於數十年之前，而其得力，乃在數十年之後，賢者之憂深慮如此。

豫讓報仇不奇，奇在第二次；第二次報仇也還不奇，奇在毀形滅性，以求濟事。此其精誠專一，豈復尋常之報仇者，所可比哉？宜其有袍血之應也。

爲豫讓難爲襄子尤不難在縱之，而難在避之。至後次之以衣與讓，更爲好善而豁達。

話說智伯名瑤，乃智武子驪之孫，智宣子徐吾之子。徐吾欲建嗣，謀於族人曰：「吾欲立瑤，何如？」智果曰：「不如宵也。」徐吾曰：「宵才智皆遜於瑤，不如立瑤。」智果曰：「瑤有五長過人，惟一短耳。美鬚長大過人，善射御過人，多技藝過人，強毅果敢過人，智巧便給過人，然而貪殘不仁，是其一短。以五長凌人，而濟之以不仁，誰能容之？若果立瑤，智宗必滅。」徐吾不以爲然，竟立瑤爲太子。智果嘆曰：「吾不別族，懼其隨波而溺也。」乃私謁太史，求改氏譜，自稱輔氏。

及徐武卒，瑤嗣位，獨專晉政。內有智開、智國、智肅、智武、智武之親，外有絺疵、豫讓、士忠謀之士，權尊勢重，遂有代晉之志。召諸臣密議其事。十謀絺疵進曰：「四卿位均力敵，一家先奪，三家拒之，今欲謀晉室，削三家之勢。」智伯曰：「削之何道？」絺疵曰：「今越國方盛，晉失主盟，主托公言興兵，與越爭霸，假傳晉之命，令韓趙魏三家各獻地百里，率其賦以爲軍資。三家若從命割地，我坐而項三百里之封，智氏益強，而三之日削矣。有不從者，矯晉侯之命，率大軍分除滅之，此食果去皮之法也。」智伯曰：「此計甚妙，但三家先從，那家割地？」絺

疵曰：「智氏睦於韓魏，而與趙有隙，宜先韓次魏，韓魏既從，趙不能獨異也。」智伯即遣智開至韓虎府中，虎延入中堂，叩其來意。智開曰：「吾兄奉晉侯之命，治兵伐越，令三家各割采地百里，入於公家，取其賦以充公用。吾兄命某致意，願乞地界回復。」韓虎曰：「子且暫回，某來日即當報命。」智開去，韓庶子虎召集羣下謀曰：「智瑤欲挾晉侯以弱三家，故請割地爲名，吾欲興兵先除此賊，卿等以爲何如？」謀士段規曰：「智伯貪而無厭，假君命以削吾地，若用兵，是抗君也。彼將借以罪我，不如與之，彼得吾地，必又求之於趙魏，趙魏不從，必相攻擊，吾得安坐而觀其勝負。」韓虎然之。次日，令段規畫出地界百里之圖，比自進於智伯，智伯大喜，設宴於藍臺之上，以款韓虎，飲酒中間，智伯命左右取畫一軸，置於几上，同虎觀之，乃魯卞莊子刺三虎之圖，上有題贊云：

三虎啖羊，勢在必爭，其鬪可俟，其倦可乘。一舉兼收，卞莊之能！

智伯戲謂韓虎曰：「某嘗稽諸史冊，列中與足下同名者，齊有高虎，韓有罕虎，今與足下而三矣。」時段規侍側進曰：「禮不呼名，懼觸諱也，君之戲吾主，毋乃甚乎？」段規生得身材矮小，立於智伯之傍，纔及乳下，智伯以手拍其頂曰：「小兒何知，亦來饒舌？」三虎所啖之餘，得非汝耶？」言畢，拍手大笑。段規不敢對，以目視韓虎，虎佯醉，閉目應曰：「智伯之言是也。」即時辭去。智國聞之，諫曰：「主公戲其君而侮其臣，韓氏之恨必深，若不備之禍，且至矣。」智伯嘆曰：「大言曰：『我不禍人足矣，誰敢興禍於我？』」智曰：「蝮蟻蜂蠆，猶能害人，况君相乎？主公不備，異日悔之何及？」智伯曰：「吾將效卞莊子一舉刺三虎，蝮蟻蜂蠆，我何患哉？」智國嘆

息而出！史臣有詩云：

智伯分明井底蛙，眼中不復置三家。宗英空進興亡計，避害誰如輔果嘉？

次日智伯再遣智開求地於魏，桓子駒駒欲拒之，謀臣任章曰：「若求地面與之，失地者必懼，得地者必驕，則輕敵，懼則相親，以相親之衆，待輕敵之人，智氏之亡可待矣！」魏駒曰：「善。」亦以萬家之邑獻之。智伯乃遣其兄智智，求蔡、平、狐之地於趙氏。趙襄子無卹，銜其舊恨，怒曰：「土地乃先世所傳，安敢棄之？韓魏有地自予，吾不取媚人也！」智智回報，智伯大怒，盡出智氏之甲，使人邀韓魏二家，共攻趙氏，約以滅趙氏之日，三分其地。韓虎、魏駒一來懼智伯之強，二來貪趙氏之地，各引一軍從智伯征進。智伯曰：「將中軍，韓軍在右，魏軍在左，奔趙府中，欲擒趙無卹。」趙氏臣張孟談預知兵到，奔告無卹曰：「寡不敵衆，主公速宜逃難！」無卹曰：「逃在何處才好？」張孟談曰：「莫如晉陽。昔董安于曾築公宮於城內，又經尹鐸經理一番，百姓受尹鐸數十年寬恤之恩，必能効死。先君臨終有言：『異日國家有變，必往晉陽。』」主公宜速行，不可遲疑。無卹即率家臣張孟談、高赫等，望晉陽疾走。智伯勒二家之兵，以追無卹。

却說無卹有家臣原過，行陣落後，於中途一神人，半雲半霧，惟見上截金冠錦袍，面貌亦不甚分明。以青竹二節授之，囑曰：「爲我致趙無卹。」過追上無卹，告以所見，以竹管呈之。無卹親剖其竹，竹中有朱書二行：「告趙無卹，余霍山之神也，奉上帝命，三月丙戌，使汝滅智氏。」無卹分秘其事，行至晉陽，百姓感尹鐸仁德，攜老扶幼，迎接入城，駐札公宮。無卹見百姓附，又見晉陽城堞高固，倉廩充實，心中稍安，即時曉諭。

百姓登城守望。詰閱軍器，戈戟鈍敝，箭不滿千，愀然不樂。謂張孟談曰：「守城之器，莫利於矢，今箭不過數百，不勾分給，奈何？」孟談曰：「吾聞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牆垣，皆以荻蒿楛楚，聚而築之，主公何不燬其牆垣，以驗虛實？」無卹使人發其牆垣，果然都是箭幹之料。無卹曰：「箭已足矣，奈無金以鑄兵器何？」孟談曰：「聞董安于建宮之時，堂室皆練精銅爲柱，瀉而用之，鑄兵有餘也。」無卹再發其柱，純是練過的精銅，即使冶一碑柱，鑄爲劍戟刀槍，無不精利，人情益安。無卹嘆曰：「甚哉，治國之需賢臣也！」得董安于而器用備，得尹鐸而民心歸，大祚趙氏其未艾乎？

再說智趙魏三家兵到，分作三大營，連絡國居，把晉陽圍得鐵桶相似。晉陽百姓，情願出戰者甚衆，齊赴公宮請命。無卹召張孟談商之，孟談曰：「彼衆我寡，戰未必勝，不如深溝高壘，堅閉不出，以待其變。」韓魏無仇於趙，特爲智伯所壓耳。兩家割地，亦非心願，雖同兵而實不同心，不出數月，必有自相疑猜之事，安能久乎？」無卹納其言，親自撫諭百姓，示以協力固守之意，軍民互相勸勉，無婦女童稚亦皆欣然，願効死力。有敵兵近城，輒以哥弩射之，三家圍困歲餘，不能取勝。

智伯乘小車周行城外，嘆曰：「此城堅如鐵甕，安可破哉？」正懷悶間，行至一山，溪山下泉流萬道，滾滾望東而逝。招土人問之，答曰：「此山名曰龍山，山腹有巨石如甕，故名懸甕山。昔水東流，與汾水合，此山乃發源之處也。」智伯曰：「離城幾何里？」土人曰：「自此至城西門，可十里之遙。」智伯登山以望晉水，和遠城東北，相了良久，忽然省悟曰：「吾曰破城之策矣！」卽時回寨，請韓魏二家計議，欲引水灌城。韓虎曰：「晉

水東流，安能決之使西乎？」智伯曰：「吾非引晉水也，晉水發源於龍山，其流如注，若於龍山高阜處，掘成大渠，預爲蓄水之地，然後將晉水上流壩斷，使水不歸於晉川，勢必盡注新渠。方今春雨將降，山水必大發，俟水至之日，決隄灌城，城中之人皆爲魚鱉矣。」魏齊聲贊曰：「此計妙哉！」智伯曰：「今日便須派定路數，各司其事。」韓公把守東路，魏公把守南路，須早夜用心，以防奔突。某將大營移屯龍山，兼守西北二路，專督開渠築隄之事。」韓魏領命辭去。智伯傳下號令，多備鐵插，鑿渠於晉水之北，次將各處泉流下瀉之道，盡皆壩斷。後於渠之左右，築起高隄，凡山坳洩水之處，都有隄壩，那泉源泛溢，奔激無歸，只得望北而走，面注新渠。却將鐵枋間板，漸次增添，截住水口，其水便有留而無去，有增而無減了。今晉水北流一支，名智伯渠，卽當日所鑿也。一月之後，果然春雨大降，山水驟漲，渠高頓與隄平。智伯使人決開北面，水從北下溢出，竟灌入晉陽城來。有詩爲證：

向聞洪水汨山陵，復見壑泉灌晉城；能令時侯添膽大，便教神禹也心驚。

時城中雖被圍困，百姓向來富庶，不苦凍餒；况城基築得十分堅厚，雖經水浸，並無剝損。過數日，水勢愈高，漸漸灌入城中，房屋不是倒塌，便是淹沒，百姓無地可棲，無灶可爨，皆構巢而居，懸釜而炊。公宮雖有高臺，無卹不敢安居，與孟談、欒乘、竹筏、周視、城垣，但見城外水聲淙淙，一望江湖，有排山倒峽之勢，再加四五尺，便冒過城頭了。無卹心下暗暗驚恐，且喜守城軍民，晝夜巡警，不嘗疏忽，百姓皆以死自誓，更無二心。無卹嘆曰：「今日方知尹鐸之功矣！」乃私謂張孟詵曰：「民心雖未變，而水勢不退，倘山水再長，闔城皆爲魚鱉，將

若之何。霍山神其歎我乎。孟談曰：「韓魏獻地，未必甘心。今日從兵，迫於勢耳。臣請今夜潛出城外，說韓魏之君，反攻智伯，方脫此患。」無卹曰：「兵圍水困，雖插翅亦不能飛出也。」孟談曰：「臣自有計，吾主不必憂慮。主公但令諸將多造船筏，利兵器，倘徼天之幸，臣說得行，智伯之頭，指日可取矣。」無卹許之。

孟談知韓康子屯兵於東門，乃假扮智伯軍士，於昏夜越城而出，逕奔韓家大寨，只說：「智元帥有機密事，差某面稟。」韓虎正坐帳中，使人召入，其時軍中嚴緊，凡進見之人，俱搜簡乾淨，方纔放進。張孟談既與軍士一般打扮，身體又無夾帶，並不疑心。孟談既見韓虎，乞屏左右，虎命從人閃開，叩其所以。孟談曰：「某非軍士，實乃趙氏之臣，張孟談也。吾主被圍日久，亡在旦夕，恐一旦身死家滅，無由布其腹心，故特遣臣假作軍士，潛夜至此，求見將軍，有言相告。將軍容臣進言，臣敢開口；如不然，臣請死於將軍之前。」韓虎曰：「汝有話但說，有埋則從。」孟談曰：「昔日六卿和睦，同執晉政，自范氏中行氏，不得衆心，自取覆滅。今存者，惟智韓魏趙四家耳。智伯無故欲奪趙氏蔡鼻狼之地，吾主念先世之道，不忍遽割，未有得罪於智伯也。智伯自恃其強，糾合韓魏，欲攻滅趙氏，趙氏亡，則禍必次及於韓魏矣。」韓虎沉吟未答。孟談又曰：「今日韓魏所以從智伯而攻趙者，指望城下之日，三分趙氏之地耳。夫韓魏不嘗割萬家之邑，以獻智伯乎？世傳疆宇，彼尙垂涎而奪之，未聞韓魏敢出一語相抗也。况他人之地哉？趙氏滅，則智氏益強，韓魏能引今日之勞，與之爭厚薄乎？即使今日三分趙地，能保智氏異日之不復請乎？將軍貴細思之。」韓虎曰：「子之意欲如何？」孟談曰：「依臣愚見，莫若與吾主私和，反攻智伯，均之得地，而智氏之地，多倍於趙，且以除異日之患，世爲唇齒，豈不美哉？豈不美哉？」

哉？』韓虎曰：『子言亦似有理，俟吾與魏家計議，子且去，三日後來取回復。』孟談曰：『臣萬死一生，此來非同易事，軍中耳目，難保不洩，願留麾下三日，以待會命。』

韓魏使人密召段規，告以孟談所言。段規受智伯之侮，懷恨未忘，遂深贊孟談之謀。韓虎使孟談與段規相見，段規留孟談同晷而居，二人深相結納。次日，段規奉韓虎之命，親往魏桓子營中，密告以趙氏有人，到軍中講話，如此恁般，吾主不敢擅便，請將軍裁決。魏駒曰：『狂賊悖慢，吾亦恨之，但恐縛虎不成，反爲所噬耳。』段規曰：『智伯不能相容，勢所必然，與其悔於後日，不如斷於今日。趙氏將亡，韓魏存之，其德我必深，不猶愈於與兇人共事乎？』魏駒曰：『此事當熟思而行，不可造次。』段規辭去。到第二日，智伯親自行水，遂治酒於懸壘山，邀請韓魏二將軍，同視水勢。飲酒中間，智伯喜形於色，遙指著晉陽城，謂韓魏曰：『城不沒者，僅三板矣！吾今日始知水之可以亡人國也。晉國之盛，表襄山河，汾澮晉絳，皆號巨川，以吾觀之，水不足恃，適足速亡耳。』魏駒私以肘撐韓虎，韓虎蹙魏駒之足，二人相視，皆有懼色。須臾席散，辭別而去。絺疵謂智伯曰：『韓魏二家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臣未察其言，已觀其色。主公與二家約滅趙之日，三分其地，今趙城旦暮必破，二家無得地之喜，而有慮患之色，是以知必反也。』智伯曰：『吾與二氏方歡然同事，彼何慮焉？』絺疵曰：『主公言水不足恃，適速其亡。夫晉水可以灌晉陽，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主公言及晉陽之水，二君安得不慮乎？』

至第三日，韓虎韓駒亦移酒於智伯營中，答其昨日之情。智伯舉觴未飲，謂韓魏曰：『瑤素負直性，能吐不

能茹昨有人言二位將軍有中變之意，不知果否？」韓虎、魏駒齊聲答曰：「元帥信乎？」智伯曰：「吾若信之，豈肯面詢於將軍哉？」韓虎曰：「聞趙氏大出金帛，欲離回吾三人，此必讒臣受趙氏之私，使元帥疑我等，因而懈於攻圍，庶幾脫爾耳。」魏駒亦曰：「此言甚當，不然，城破在邇，誰不願剖分其土地？乃舍此目前必獲之利，而蹈不可測之禍乎？」智伯笑曰：「吾亦知二位必無此心，乃絺疵之過慮也。」韓虎曰：「元帥今日雖然不信，恐早晚復有言者，使吾兩人忠心，無以自明，甯不墮讒臣之計乎？」智伯以酒酬地曰：「今後彼此相猜，有如此酒！」虎駒拱手稱謝。是日飲酒倍歡，將晚而散。絺疵隨後入見，智伯曰：「主公奈何以臣之言，洩於二君耶？」智伯曰：「汝又何以知之？」絺疵曰：「適臣遇二君於轅門，二君端目視臣，已而疾水，彼謂臣已知其情，有懼臣之心，故追遽如此。」智伯笑曰：「吾與二子酬酒爲誓，各不相猜，子勿妄言，自傷和氣。」絺疵退而嘆曰：「智氏之命不長矣！」乃詐言暴得寒疾，求醫治療，遂逃奔秦國去訖。髡翁有詩言絺疵云：

韓魏離心已見，絺疵逐識詎能瞞？一朝托疾飄然去，明月清風到處安。

再說韓虎、魏駒從智伯營中歸去，路上二君定計，與張孟談歃血訂約，期於明日夜半，決隄洩水。你家只看水退爲信，便引城內軍士殺將出來，共擒智伯。孟談領命入城，報知無卹，無卹大喜，暗傳令結束停當，等待接應。至期，韓虎、魏駒暗地使人襲殺守隄軍士，於四面掘開水口，水從西決，反灌入智伯之寨。軍中驚亂，一片聲喊起，智伯從睡夢中驚醒起來，水已及於臥榻，衣被俱溼。還認道巡視疎虞，偶然漏，急喚左右快去救水。隄須臾，水勢益大，却得智國豫讓，率領水軍，駕筏相迎，扶入舟中，回視本營波濤滾滾，營壘俱陷，軍糧器械，

飄蕩一空。營中軍士，盡從水中浮沉掙命。智伯正在悽慘，忽聞鼓聲大震。魏、魏二家之兵，各乘小舟，趁著水勢殺來。將智家軍亂砍，口中只叫拿智瑤來獻者重賞。智伯嘆曰：「吾不信絳疵之言，果中其詐！」豫讓曰：「事已急矣！主公可從山後逃匿，奔入秦邦，請兵臣當以死拒敵。」智伯從其言，遂與智國掉小舟轉出山背，誰知絳襄子也料智伯逃奔秦國，却遣張孟談從韓、魏二家追逐智軍。自引一隊，伏於龍山之後，湊巧相遇。無親緝智伯，歎其罪斬之。智國投水溺死。豫讓鼓勵殘兵，奮勇迎戰，爭奈寡不敵衆，手下漸漸解散。及聞智伯已擒，遂變服逃往石室山中。智氏一軍盡沒。無卹查是日，正三月丙戌日也。天神所賜竹書，其言驗矣。

三家收兵在於一處，將各路壩閘，盡行拆毀，水復東行，歸於晉川。晉陽城中之水，方纔盡退。無卹安撫居民已畢，謂韓魏曰：「某賴二公之力，保全殘城，實出望外。然智伯雖死，其族尚存，斬草留根，終爲後患。」韓魏曰：「當盡滅其宗，以洩吾等之恨！」無卹卽同韓魏回至絳州，誣智氏以叛逆之罪，圍其家，無男女少長，盡行屠戮。宗族俱盡，惟智果已出姓爲輔氏，得免於難。到此方知果之先見矣。韓、魏所獻地各自收心，又將智氏食邑三分均分，無一民尺土，入於公家。此周貞定王十六年事也。無卹論晉陽之功，左右皆推張孟談爲首。無卹獨以高赫爲第一。孟談曰：「高赫在圍城之中，不聞畫一策，効一勞，而乃居首功，受上賞，臣竊不解。」無卹曰：「吾在危困中，衆俱慌錯，惟高赫舉動敬謹，不失君臣之禮。夫功在一時，名垂萬世，受上賞不亦宜乎？」孟談愧服。無卹感山神之靈，爲之立祠於霍山，使原過世于其祀。又憾智伯不日，漆其頭顱爲洩便之器。豫讓在石室山中，聞知其事，涕泣曰：「士爲知己者死，吾受智氏厚恩，今國亡族滅，辱及遺骸，吾偷生於世，何以爲人？」乃

更姓名，詐爲囚徒服役者，挾利七首，潛入趙氏內廁之中，欲候無卹如廁，乘間刺之。無卹到廁，忽然心動，使左右搜廁中，豫讓出見無卹。無卹乃問曰：「子身藏利器，欲行刺於吾耶？」豫讓正答曰：「吾智氏亡臣，欲爲智伯報仇耳！」左右曰：「此人叛逆宜誅。」無卹止之曰：「智伯身死無後，而豫讓欲爲之報仇，真義士也！殺義士者不祥，令放豫讓還家。」臨去，復召問曰：「吾今縱子，能釋前仇否？」豫讓曰：「釋臣者，主之私恩；報仇者，臣之大義。」左右曰：「此人無禮，縱之必爲後患。」無卹曰：「吾已許之，可失信乎？今後但謹避之可耳。」卽日歸治晉陽，以避豫讓之禍。

却說豫讓回至家中，終日思報君仇，未能就計，其妻勸其再仕韓魏，以求富貴。豫讓怒，拂衣而出，思欲再入晉陽，恐其識認不便，乃削髮去眉，漆其身爲癩子之狀，乞丐於市中。妻往市跟尋，聞呼乞聲，驚曰：「此吾夫之聲也！」趨視見豫讓，曰：「其聲似而其人非。」遂舍去。豫讓嫌其聲音尚在，復吞炭變爲啞喉，再乞於市。妻雖聞聲，亦不復訝。有友人素知豫讓之志，見乞者行動，心疑爲讓，潛呼其名，果是也。乃邀至家中進飲食，謂曰：「子報仇之志決矣，然未得報之術也，以子之才，若詐投趙氏，必得重用。此時乘隙行事，唾手而得，何苦毀形滅性，以求濟其事乎？」豫讓謝曰：「吾既臣趙氏，而復行刺，是二心也。今吾漆身吞炭，爲智伯報仇，正欲使人臣懷二心者，聞吾風而知愧耳。請與子訣，勿復相見。」遂奔晉陽地來，行乞如故，更無人識之。趙無卹在晉陽，觀智伯新渠已成之業，不可復廢，乃使人建橋於渠上，以便來往，名曰赤橋。赤乃火色，火能尅水，內晉水之患，故以赤橋厭之。橋旣成，無卹駕車出觀，豫讓預知無卹觀橋，復懷利刃，詐爲死人，伏於橋梁之下。無卹之車，將

近赤橋，其馬忽悲嘶却步，御者連鞭數策，亦不前進。張孟談進曰：「臣聞良驥不陷其王，今此馬不渡赤橋，必有奸人藏伏，不可不察。」

無卹停車，命左右視簡，回報橋下並無奸細，只有一死人僵臥。無卹曰：「新築橋梁，又得便有死屍，必豫讓也。」命曳出視之，形容雖變，無卹尙能識認，罵曰：「吾前已曲法赦之，今又來謀刺，天豈佑汝哉？」命牽去斬之。豫讓呼天而號，淚與血下。左右曰：「子毋死耶？」讓曰：「某非畏死，痛某死之後，別無報仇之人耳。」無卹召回問曰：「子先事范氏，范氏爲智伯所滅，子忍恥偷生，反事智伯，不爲智氏報仇，今智伯之死，子獨報之甚切，何也？」豫讓曰：「夫君臣以義合，君待臣如手足，則臣待君如腹心；君待臣如犬馬，則臣待君如路人。某向事范氏，止以衆人相待，吾亦以衆人報之；及事智伯，蒙其解衣推食，以國士相待，吾當以國士報之，豈可一例而觀耶？」無卹曰：「子心如鐵石不轉，吾不復赦子矣。」遂解佩劍，責令自裁。豫讓曰：「臣聞忠臣不憂身之死，明主不掩人之義。蒙君赦宥，於臣已足，今日臣豈望再活？但兩計不成，憤無所洩，請君脫衣與臣擊之，以寓報仇之意，臣死亦瞑目矣。」無卹憐其志，脫下錦袍，使左右遞與豫讓，擊劍在手，怒目視袍，如對無卹之狀。三躍而三砍之，曰：「吾今可以報智伯於地下矣。」遂伏劍而死。至今此橋尙有，後人改名爲豫讓。無卹見豫讓自刎，心甚悲，卽命收葬其屍。軍士提起錦袍，呈與無卹，無卹視所砍之處，皆有鮮血點污，此乃精誠之所感也。無卹心中驚駭，自是染病，不知性命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威烈王之封三晉，亦出於勢之不得不然。蓋六卿擅晉，其來已久，三卿滅而三卿存，其強更逾於舊。三豕代晉，其勢已成，因其請命而封之，使天下猶知王室之尊，卽三晉喜於得封，亦將僞爲効順，而不敢萌親周之志，則封之未爲失計也。使威烈當日不從其請，能禁一晉之自立乎？三晉若各行自立，王朝卽不能有禁制之方，而天下諸侯亦必不能行其誅討，無益於義名之數，而反啓其野心。王朝何利之有？况歷世以來，楚與吳越僭號爲王，區區已無可奈何。威烈之得王，雖微弱更甚乎卽以晉國而論，田沃武公僅以一軍受命耳。其後之強水，則雖兼并小國，吞噬百姓之所待也，甯得爲正乎？東遷以後，篡弑類仍，王朝從未能出一詞以問罪。今三家雖曰分晉，猶未及於篡弑，而欲威烈之靳而不與，以爲持名，豈非膠柱鼓瑟之論耶？

魏其禮賢下士，收攬人才，遂開戰國養士之風。但其所禮，却有許多真正高賢，俱是同道自尊之士；而魏斯之敬禮，亦以師道待之，是真能敬賢好道，非好名強飾之比。故不持爲養士之祖，亦爲戰國養士諸君中第一最賢之主也。抱道自尊，固士君子之高節，然貧賤驕人一語，却非聖賢中道。段干木之險垣而避魏斯，孟十已言其已甚；至世子擊之下車拱立，而田子方驅車不顧，便只算傲慢無禮，不可爲訓也。

君臣之義固重，父子之恩亦不小。樂羊既欲爲魏取中山，便當先召其子使還，庶爲恩義兩盡。今因急於功名，明視其子之死而不恤，又加以啜羹而盡一器，能免於殘忍刻薄之譏乎？魏文侯之不復更尸，明甚矣甚！

河伯娶婦之說，妄誕不經之甚，百姓乃至流離困苦而不敢拒，則禍福利害之說，有以動之也。邪說惑人，

其害如此！今世佛老因果之說，遍於寰區，其陷溺人心，傷殘風化，包藏奸宄，干犯政教，爲害於世道人心，誠非淺鮮！吾安得也！西門豹於九原，而商所以治之乎？

話說趙無卹，豫讓三擊其衣，連打一個寒噤，豫讓死後，無卹視衣所砍處，皆有血迹，曰：此患病，逾年不痊。無卹生有五子，因其兄伯魯爲己而廢，欲以伯魯之子周爲嗣，而周先死，立周之子浣爲世子。無卹臨終，謂世子趙浣曰：「三卿滅智氏，地土寬饒，百姓悅服，宜乘此時，約韓魏三分晉國，各立廟社，傳之子孫。若遲疑數載，晉或出英主，攬權勤政，收拾民心，則趙氏之祀不保矣。」言訖而歿。趙浣行喪已畢，即以遺言告於韓、魏。時周考王之四年，晉哀公薨，子柳立，是爲幽公。韓、魏與趙合謀，只以絳州、曲沃二邑爲幽公俸食，餘地皆三分入於三家。號曰三晉。幽公微弱，反往三家朝見，君臣之分倒置矣。

再說齊相國田盤，聞三晉盡分公家之地，亦使其兄弟示人，盡爲齊郡邑大夫，遣使致賀於三晉，與之通好。自是列國交際，漸趨和睦。四家自出名往來，齊晉之君拱手如木偶而已。時周考王封其弟揭於河南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揭少子班，別封於鞏，因鞏稱王，城之東曰王城。周公而稱河南曰西周公，此東西二周之始。考王薨，子午立，是爲威烈王。威烈王之，趙浣卒，子趙緡代立，而韓、魏、趙、魏、田四家相結益深，約定彼此互相挾援，共成大事。威烈王二十三年，有雷電擊周之九鼎，鼎俱搖動。三晉之君聞之，私議曰：「九鼎乃三代傳國之重器，今忽震動，周運其將終矣。吾等國已久，未正名號，乘此周室衰微之際，各遣使請命於周王，求爲諸侯。彼畏吾之強，不敢不許；如此則名正言順，有富貴之實，而無篡奪之名，豈不美哉！」於是各遣

心腹之使魏遣田文趙遣公仲連韓遣俠累各齎金帛及土產之物貢獻於威烈王乞其冊命威烈王問於使者曰：「晉地皆入於三家乎？」魏使田文對曰：「晉失其政，外離內叛，三家自以兵力征討叛臣，而其地非攘之於公家也。」威烈王又曰：「三晉既欲爲諸侯，何不自立，乃復告於朕乎？」趙使公仲連對曰：「以三晉累世之強，自立誠有餘，所以必欲稟命者，不敢忘天子之尊耳。至若冊封三晉之君，俾世篤忠貞，爲周藩屏，於王室何不利焉？」威烈王大悅，卽命史作策命，賜籍爲趙侯，虔爲韓侯，斯爲魏侯，各賜輔弼圭璧，令副田文等回報。於是魏韓魏一家，各以王命宣布國中。趙都中牟，韓都平陽，魏都安邑，立宗廟社稷，復遣使通告列國，列國亦多致賀。秦國自棄晉附楚之後，不通中國，中國亦以夷狄待之，故獨不遣賀。未幾，三家廢晉，靖公爲庶人，遷於純留，而復分其餘。晉自唐叔傳至靖公，凡二十九世，其祀遂絕。韓翁有詩嘆云：

六卿歸四四歸三，南面稱侯自不慚。利器莫教輕授柄，許多昏主導奸貪。

又有詩譏周王不當從三晉之命，導人叛逆，詩云：

王室單微似贅瘤，怎禁三晉不稱侯。若無冊命終成禍，只怪三侯不怪周。

却說三晉之中，惟魏文侯最賢，能屈心下士。時孔子高弟卜商，字子夏，教授於西河，文侯從之受經。魏成薦田子方之賢，文侯與之爲友，成又言：「西河人段干木，有德行，隱居不仕。」文侯卽命駕車往見，干木聞車駕至門，乃踰後垣而避之。文侯嘆曰：「高士也！」遂留西河一月，日日造門請見，將近其廬，卽憑軾起立，不敢倨坐。干木知其誠，不得已而見之。文侯以安車載歸，與田子方同爲上賓。四方賢士聞風來歸，又有李克翟璜

田文任座一班謀士濟濟在朝，當時人才之盛，無出魏右。秦人屢次欲加兵於魏，畏其多賢，爲之寢兵。文侯嘗與虞人期定午時獵於郊外，其日早朝，值天雨寒甚，賜羣臣酒，君臣各飲，方在浹洽之際，文侯問左右曰：「時及午乎？」答曰：「時午矣。」文侯遽命撤酒，促與人速速駕車適野。左右曰：「雨不可獵矣，何必虛此一出乎？」文侯曰：「吾與虞人有約，彼必相候於郊，雖不獵，敢不親往以踐約哉？」國人見文侯冒雨而出，咸以爲怪，及聞赴虞人之約，皆相顧語曰：「我君之不失信於人如此！」於是凡有政教，朝令夕行，無敢違者。

却說晉之東，有國名中山，姬姓子爵，乃白狄之別種，亦號鮮虞。自晉昭公之世，叛服不常，屢次征討。趙簡子率師圍之，始請和，奉朝貢，及三晉分國，無所專屬。中山子姬窟，好爲長夜之飲，以日爲夜，以夜爲日，疎遠大臣，狎昵羣小，黎民失業，災異屢見。文侯謀欲伐之，魏成進曰：「中山西近趙，而南遠於魏，若攻而得之，未易守也。」文侯曰：「若趙得中山，則北方之勢愈重矣。」翟璜奏曰：「臣舉一人，姓樂名羊，本國穀邱人也，此人文武全才，可充大將之任。」文侯曰：「何以見之？」翟璜對曰：「樂羊嘗行路，得遺金，取之以歸，其妻唾之曰：『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此金不知來歷，奈何取之，以污素行乎？』樂羊感妻之言，乃拋金於野，別其妻而出，遊學於魯衛。過一年來歸，其妻方織績，問夫所學成否，樂羊曰：「尙未也。」妻取刀斷其機絲，樂羊驚問其故，妻曰：「學成而後可行，猶帛成而後可服，今子學尙未成，中道而歸，何異於此機之斷乎？」樂羊感悟，復往就學，七年不反。今此人見在本國，高自期許，不屑小仕，何不用之？」文侯卽命翟璜以轎車召樂羊，左右阻之曰：「臣聞樂羊長子樂舒，見仕中山，豈可任哉？」翟璜曰：「樂羊功名之士也，子在中山，皆爲其君招

樂羊羊以中山君無道不仕。主公若寄以斧鉞之任，何患不能成功乎？文侯從之。羊隨覆瓿人。文侯曰：「寡人欲以中山之事相委，奈卿子在彼國何？」樂羊曰：「丈夫建功立業，各爲其主，豈以私行廢公事哉？臣若不要破滅中山，甘當軍令。」文侯大喜曰：「子能自信，寡人無不信子。」遂拜爲元帥，使西門豹爲先鋒，率兵五萬，往伐中山。姬窟遣大將鼓須屯兵楸山，以拒魏師。樂羊屯兵於文山，相持月餘，未分勝負。樂羊謂西門豹曰：「吾在主公面前，任軍容狀而來，今出兵月餘，未有寸功，豈不自愧？吾視楸山多楸樹，誠得一膽勇之士，潛師而往，縱火焚楸，彼兵必亂，亂而乘之，無不勝矣。」西門豹願往。其時八月中秋，中山子姬窟遣使召羊，到楸山，以勞鼓須。鼓須對月暢飲，樂而忘歸。約定三更，西門豹率兵壯衝枚突至，每人各持長炬一根，俱枯枝扎成，內灌有引火藥物，四下將楸木焚燒。鼓須見軍中火起，延及營寨，帶醉率軍士救火，只見嘖嘖噪，遍山皆著，沒一頭救處。軍中大亂，鼓須知前營有魏兵，急往山後奔走。正遇樂羊親自引兵從山後襲來。中山兵大敗，鼓須死戰得脫，奔至曰：「羊關魏兵緊追在後，鼓須棄關而走。樂羊長驅直入，所向皆破。鼓須引敗兵見姬窟，言：『樂羊勇智難敵。』須臾，樂羊引兵圍了中山。姬窟大怒，大夫公孫焦進曰：『樂羊者，樂舒之父，舒仕於本國，君令舒於城上說退父兵，此爲上策。』姬窟依計，謂樂舒曰：『爾父爲魏將攻城，如說得退兵，當封汝大邑。』樂舒曰：『臣父剛不肯仕中山，而仕於魏，今各爲其主，豈臣說之可行哉？』姬窟強之，樂舒不得已，只得登城大呼：『請其父相見。』樂羊披掛登於轎車，一見樂舒，不等開口，遽責曰：『君子不居危國，不事亂朝，汝貪於富貴，不識去就。吾奉君命弔民伐罪，可勸汝君速降，尙可相見。』樂舒曰：『降不降在君，非男所得。」

專也；但求父暫緩其攻，容我君臣從容計議。」樂羊曰：「吾且休兵一月，以全父子之情。汝君臣可早定議，勿誤大事。」樂羊果然出令，只教軟困，不去攻城。姬窟恃著樂羊愛子之心，決不急攻，且圖延緩，全無主意。過了一月，樂羊使人討取降信，姬窟又叫樂舒求寬。樂羊又寬一月。如此三次，西門豹進曰：「元帥不欲下中山乎？何以久而不攻也？」樂羊曰：「中山君不恤百姓，吾故伐之；若攻之太急，傷民益甚。吾之三從其請，不獨爲父子之情，亦所以收民心也。」

却說魏文侯左右見樂羊新進，驟得大用，俱有不平之意。及聞其三次輟攻，遂譖於文侯曰：「樂羊乘屢勝之威，勢如破竹，特因樂舒一語，三月不攻，父子情深，亦可知矣。主公若不召回，恐勞師費財，無益於事。」文侯不應，問於翟璜。璜曰：「此必有計，主公勿疑。」自此羣臣紛紛上書，有言中山將分國之半與樂羊者，有言樂羊謀於中山，共攻魏國者。文侯俱封置篋內，但時時遣使勞苦，預爲治府第於都中，以待其歸。樂羊心甚感激，見中山不降，遂率將士，力攻。中山城堅厚，且積糧甚多，鼓須與公孫焦晝夜巡邏，拆城中木石，以捍禦之。備。攻至數月，尙不能破，惱得樂羊性。與西門豹親立於城下，督令四門急攻。勢須方指揮軍士，腦門中箭而死。城中房屋牆垣，漸已拆盡。公孫焦言於姬窟曰：「事已急矣，今日止有一計，可退魏兵。」窟問何計？公孫焦曰：「樂舒一次求寬，羊俱聽之，足見其愛子之情矣。今攻擊至急，何將樂舒綁縛，置於高竿，看其不退師，當殺其子。使樂舒哀呼乞命，樂羊之攻，必然又緩。」姬窟從其言。樂舒在高竿上，大呼父親救命。幸見之大罵曰：「不肖子，汝仕於人國，上不能出奇運策，使其主有戰勝之功；下不能見危委命，使君決行成之計，尙敢如

含乳小兒以哀號乞憐乎？」言畢，架弓搭矢，欲射樂舒。舒叫苦下城，見姬窟曰：「吾父志在爲國，不念父子之情，主公謀賊守，臣請死於君前，以明不能退兵之罪。」公孫焦曰：「其父攻城，其子不能無一合當賜死。」姬窟曰：「非樂舒之也。」公孫焦曰：「樂舒死，臣便有退兵之計。」姬窟遂以劍授舒，舒自剄而亡。公孫焦曰：「人情莫親父子，今將樂舒烹羹以遺樂羊，羊見羹必然不忍，乘其哀泣之際，無心攻戰，主公引一軍殺出，大戰一場，幸而得勝，再作計較。」姬窟不得已而從之，命將樂舒之肉烹羹，并其首送於樂羊曰：「寡君以小將軍不能退師，已殺而烹之，謹獻其羹。小將軍尚有妻子，元帥若再攻城，卽當嚴行誅戮。」樂羊認得是其子首，大罵曰：「不肖子，事無道昏君，固宜取死。」卽取羹對使者食之，盡一器，謂使者曰：「蒙汝君饋羹，破城日，面謝，吾軍中亦有鼎鑊，以待汝君也。」使者還報，姬窟見樂羊全無痛子之心，攻城愈急，恐城破見辱，遂入後宮自縊。公孫焦開門投降，樂羊數其讒諂敗國之罪，斬之。撫慰居民已畢，留兵五千，使西門豹居守，盡收中山府藏寶玉，班師回魏。魏文侯聞樂羊成功，親自出城迎勞，曰：「將軍爲國喪子，實孤之過也。」樂羊頓首曰：「臣義不敢顧私情，以負主公斧鉞之寄。」樂羊朝見畢，呈上中山地圖及實貨之數，羣臣稱賀。文侯設宴於內臺之上，親捧觴以賜樂羊，羊受觴飲之，足高氣揚，大有矜功之色。宴畢，文侯命左右挈二篋，封識甚固，送樂羊歸第。左右將二篋交割，羊想道：「篋內必是珍珠金玉之類，主公恐羣臣相妬，故封識贈我。」命家人抬進中堂，啓篋視之，俱是羣臣奏本，本內盡說樂羊反叛之事。樂羊大驚曰：「原來朝中如此造謗，若非吾君相信之深，不爲所惑，怎得成功？」次日，入朝謝恩，文侯議加上賞。樂羊再拜辭曰：「中山之滅，全賴主公力持於內，

臣在外稍効犬馬，何力之有？」文侯曰：「非寡人不能任卿，非卿亦不能副寡人之任也。然將軍勞矣，盍就封安食乎？」卽以靈壽封羊，稱爲靈壽君，罷其兵權。翟璜進曰：「君未知樂羊之能，奈何不使將兵備邊，而縱其安閒乎？」文侯笑而不答。璜出朝，以問李克。克曰：「樂羊不愛其子，况他人哉？此管仲所以疑易牙也。」翟璜乃悟。

文侯思中山地遠，必得親信之人爲守，乃保無虞。乃使其世子擊爲中山君。擊受命而出，遇田子方乘轍車而來，擊慌忙下車，拱立道傍致敬。田子方驅車直過，傲然不顧。擊心懷不平，乃使人牽其車索，上前曰：「擊有問於子，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笑曰：「自古以來，只有貧賤驕人，那有富貴驕人之理。國君而驕人，則不保社稷，大夫而驕人，則不保宗廟。楚靈王以驕亡其國，智伯瑤以驕亡其家，富貴之不足恃明矣。若夫貧賤之士，食不過藜藿，衣不過布褐，無求於人，無欲於世，惟好士之主，自樂而就之，言聽計合，動爲之留，不然，則浩然長往，誰能禁之？武王誅萬乘之紂，而不能屈百陽之二十，蓋貧賤之足貴如此。」太子擊大慚，謝罪而去。文侯聞子方不屈於世子，益加敬禮。

時鄴都缺守，翟璜曰：「鄴介於上黨邯鄲之間，與韓趙爲鄰，必得強明之士以守之，非西門豹不可。」文侯卽用西門豹爲鄴都守。豹之鄴城，見閭里蕭條，人口稀少，召父老至前，問其所由。父老皆曰：「苦爲河伯娶婦。」豹曰：「怪哉！怪哉！河伯何娶婦？汝爲我詳言之。」父老曰：「漳水自漳嶺而來，由沙城而東，經於鄴，爲漳河。河伯卽清漳之神也。其神好美婦，歲納一夫人。若擇婦嫁之，常保年豐歲稔，雨水調均；不然，神怒，致水波泛溢。」

漂溺人家。豹曰：「此事誰人倡始？」父老曰：「此邑之巫覡所言也。俗畏水患，不敢不從。每年里豪及廷掾與巫覡共計，賦民錢數百萬，用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之費，其餘則共分用之。」豹問曰：「百姓任其瓜分，甯無一言乎？」父老曰：「巫覡主祝禱之事，至於二老廷掾，有科斂奔走之勞，公用公費，固所甘心。更有至苦，當春初布種，巫覡遍訪人家女子，有幾分顏色者，卽云：「此女當爲河伯夫人。」不願者，多將財帛買免，別覓他女。有貧民不能買免，只得將女與之。巫覡詣齋宮於河上，絳帷床席，鋪設一新，將此女沐浴更衣，居於齋宮之內。卜一吉日，編葦爲舟，使女登之，浮於河，流數十里乃滅。人家苦此煩費，又有愛女者，恐爲河伯所娶，攜女遠竄，所以城中益少。」豹曰：「汝邑曾受漂溺之患否？」父老曰：「賴歲歲娶婦，不曾觸河神之怒，但漂溺雖免，奈本邑土高路遠，河水難達，每逢歲旱，又有乾枯之患。」豹曰：「神既有靈，當嫁女時，吾亦欲往送，當爲汝禱之。」及期，父老果然來稟，西門豹具衣冠親往河上。凡邑中官屬，三老豪戶里長父老，莫不畢集。百姓遠近皆會，聚觀者數千人。三七里長等，引大巫來見，其貌甚倨。豹顧之，乃一老女子也。小巫女弟子二十餘人，衣冠楚楚，悉持巾櫛爐香之類，隨侍其後。豹曰：「勞苦大巫，煩呼河伯婦來，我欲視之。」老豹顧弟子使喚至，豹視女，鮮衣素襪，顏色中等。豹謂巫媪及三老衆人曰：「河伯貴神，女必有殊色，方纔相稱。此女不佳，煩大巫爲我入報河伯，但俾太守之語，更當別求好女子，後日送之。」卽使吏卒數人，共抱老巫，投之於河，左右莫不驚駭。天在豹靜，俟之，良久曰：「媪年老不幹事，去河中許久，尙不回答，弟子爲我催之。」復使吏卒抱弟子一人，投於河中。少頃，又曰：「弟子去何久也，復使弟子一人催之。」又嫌其遲，更投一人。凡投弟子三人，入水卽浮。豹

曰：「是皆女子之流，傳話不圓，煩三老入河，明白言之。」三老方欲辭，豹喝快去，即取回覆，吏卒左牽右拽，不由分說，又推河中，逐波而去。傍觀者皆爲吐舌，豹簪纓，躬向河恭敬以待。約莫又一個時辰，又曰：「三老年高亦復不濟，須得廷掾豪長者往告。」那廷掾里，嚇得面如土色，流汗浹背，一齊皆叩頭求哀，流血滿面，豈不肯起。西門豹曰：「且俟須臾。」衆人戰戰兢兢，又過一刻，西門豹曰：「河水滔滔，去而不返，河伯安在？枉殺民間女子，汝曹罪當償命！」衆人復叩頭謝曰：「從來都被巫媪所欺，非某等之罪也。」豹曰：「巫媪已死，今後再有言河伯娶婦者，即令其人爲媒，往報河伯。」於是廷掾里豪三老，乾沒財賦，悉追出散還民間。又使父老，即於百姓中，詢其年長無妻者，以女弟子嫁之，巫風遂絕。百姓逃避者，復還鄉里，有詩爲證：

河伯何曾見娶妻，愚民無識被巫欺。一從賢令除疑網，女子安眠不受虧。

豹又相度地形，視漳水可通處，民鑿渠各十二處，引漳水入渠。既殺河勢，又腹內田畝，得渠水浸灌，無旱乾之患，禾稼倍收，百姓樂業。臨漳縣有西門渠，即豹所鑿也。文侯謂翟璜曰：「寡人聽子之言，使樂羊伐中山，使西門豹治鄴，皆勝其任，寡人賴之。今西河在魏，鄙爲秦人犯魏之道，卿思何人可以爲守？」翟璜沉思半晌，答曰：「臣舉一人，姓吳名起，此人大有將才，今自魯奔魏，主公速召而用之，若遲則又他適矣。」文侯曰：「起非耕妻以求爲魯將者乎？聞此人貪財好色，性復殘忍，豈可托以重任哉？」翟璜曰：「臣所舉者，取其能爲君成一日之功，若素行不足計也。」文侯曰：「試爲寡人名之。」不知吳起如何在魏立功，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六回

吳起殺妻求將

鷓鴣忌鼓琴取相

吳起擊劍無賴，母之所應責也。後能改行從學，固善。奈何嚙臂出誓，是固有仇母之心矣。生則不歸省，死則不奔喪，此豈復有天性之恩於其意中哉？根本既薄，枝葉自殘，殺妻求將，又何足異？

人非聖賢，鮮有不以功名熱中者。然悖倫求以起功名，則中人之所不肯出也。吳起之仇母殺妻，傷倫孰甚？雖有將才，不足取也。

吳起樂羊，都是爲功名而傷倫理者。但樂舒之死，猶出於中山之君，田氏則自死於吳起之手，樂舒仕亂國而不思遠害，猶有取死之端。田氏則無絲毫之過也。較量起一，吳起之心更爲殘毒。

人儘有甚忍於母，而甚不忍於其妻者。與吳起比較起來，又還是吳起爲世法平等也。呵呵！

他累負心小人，却乎該殺，但孟政以匹夫而好君國之法，謂之勇士則可，謂之義士則不可。孟政恐貽累於姊，死時抉目毀形，却是好處。至其姊不惜一死，以顯弟之名，可謂是弟是姊。騁忌之以說取位不難，難在齊威之肯用耳。至其處置即墨，阿大夫，更是英主不可及處。

語云：吳起衛國人，少居里中，以擊劍無賴爲母所責。起曰：嚙臂出血，與母誓曰：「起今辭母，往魯國。業於孔門，高弟曾參爲卿相，擁旌乘高車，不入衛城，與母相見。」母泣而留之，起竟出北門不顧。往魯國，業於孔門，高弟曾參

晝研夜誦，不辭勞苦。有齊國大夫田居至魯，嘉其好學，與之談論，淵淵不竭，乃以女妻之。起在曾參之門，歲餘參知其家中尙有老母，一日問曰：「子遊學六載，不歸省親，人子之心安乎？」起對曰：「起曾有誓詞在前，不

爲卿相，不入衛城。」參曰：「他人可誓，母安可誓也？」由是心惡其人。未幾，衛國有信至，言「起母已死。」起

仰天三號，旋即收淚，誦讀如故。參怒曰：「早起不奔母喪，忘本之人。夫水無本則竭，木無本則折；人而無本，能令終乎？起非吾徒矣！命弟子絕之，不許相見。」起遂棄儒學兵法，三年學成，求仕於魯。魯相儀休，常與論兵，知其才能，言於穆公，任爲大夫。起祿人既豐，遂多買妾婢，以自娛樂。

時齊相國田和謀篡其國，恐魯與齊世姻，或討其罪，乃修艾陵之怨，興師伐魯，欲以威力脅而服之。魯相國公儀休進曰：「欲却齊兵，非吳起不可。」穆公曰：「雖答應終不肯用。及聞齊師已拔成邑，休復請曰：『臣言吳起可用，若何不行？』穆公曰：『吾固知起有將才，但其所娶，乃田宗之女。夫至愛莫如夫妻，能保無觀望之意乎？吾是以躊躇而不決也。』公公儀休出朝，吳起已先在相府候見，問曰：『齊寇已深，主公已得良將，否？今日不決，是某誇口自薦，若用某爲將，必使齊兵隻輪不返。』公儀休曰：『吾言之再三，主公以子婚於田宗，以此持疑未決。』吳起曰：『欲釋主公之疑，此特易耳。』乃歸家問其妻田氏曰：『人之所貴有妻者何也？』田氏曰：『有外有內，家道始立，所貴有妻以成家耳。』吳起曰：『夫位爲卿相，食祿萬鍾，功垂於竹帛，名留於千古，其成家也大矣，豈非婦之所望於夫者乎？』田氏曰：『然。』起曰：『吾有求於子，子當爲我成之。』田氏曰：『我婦人，安得助君成其功？』吳起曰：『今齊師伐魯，魯侯欲用我爲將，以我妻於田宗，疑而不用。誠得子之助，以謁見魯侯，則魯侯之疑釋，而吾之功名可就也。』田氏大驚，方欲開口答話，起拔劍一揮，田氏頭已落地。史臣有詩云：

一夜夫妻百夜恩，無辜忍使作冤魂。母喪不顧人倫約，妻子區區何足論？

於是以帛裹田氏，往見穆公，奏曰：「臣報國有志，而君以妻故見疑，臣今斬妻之頭，以明臣之爲魯，不爲齊也。」穆公慘然不樂，曰：「大夫休矣！」少頃，公儀休入見，穆公謂曰：「吳起殺妻以求將，此殘忍之極，其心不可測也。」公儀休曰：「起不愛其妻，而愛功名，君若棄之不用，必反而爲齊矣。」穆公乃從休言，卽拜吳起爲大將，使泄柳申詳副之，率兵二萬，以拒齊師。起受命之後，在軍中與士卒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見士卒褻糲負重，分而荷之。有卒病疽，有親爲調藥，以口吮其膿血。士卒感起之恩，如同父子，咸摩拳擦掌，願爲一戰。

却說田和引大將田忌、田朋，長驅而入，直犯南鄙。聞吳起爲魯將，笑曰：「此田氏之壻，好色之徒，安知軍旅事耶？」魯國合敗，故用此人也。」及兩軍對壘，不見吳起挑戰，陰使人覘其作爲，見起方與軍士中之最賤者，席地而坐，分羹同食。使者還報，田和笑曰：「將尊則士畏，士畏則戰力起，舉動如此，安能用衆？吾無慮矣。」再遣愛將張丑，假稱願與講和，特至魯軍探起戰守之意。起將精銳之士，藏於後軍，悉以老弱見客，謬爲恭敬，延入禮待。丑曰：「軍中傳聞將軍殺妻求將，果有之乎？」起覈棘而對曰：「某雖不肖，曾受學於聖門，安收爲此不情之事？吾妻自因病亡，與軍旅之命，適會其時，君之所聞，殆非其實。」丑曰：「將軍若不棄田宗之好，願與將軍結盟通和。」起曰：「某書生，豈敢與田氏戰乎？若獲結成，此乃某之至願也。」起留丑於軍中，歡飲三日，方纔遣歸，終不談及兵事。臨行時，再三致意，求其申好。丑辭曰：「起卽暗調兵將，分作三路，尾其後而行。田和得張丑回報，以起兵既弱，又無戰志，全不掛意。忽然轅門外鼓聲大振，魯軍突然殺至，田和大驚，馬不及軍，車不及

駕軍中大亂。田忌引步軍出迎，段朋急命軍士整頓車乘接應。不提所澁柳申詳二軍，分爲左右，一齊殺入，乘亂夾攻。齊軍大敗，殺得僵屍滿野，再追過平陸方回。魯穆公大悅，進起上卿。田和責張丑誤事之罪，丑曰：「某所見如此，豈知起之詐謀哉？」

田和乃嘆曰：「起之用兵，孫武穰苴之流也。若終爲魯用，齊必不安。吾欲遣一人至魯，暗與通和，各無相犯，子能去乎？」丑曰：「願捨命一行，將功折罪。」田和乃購求美女二人，加以黃金千鎰，令張丑詐爲賈客，攜至魯。私餽吳起，起貪財好色，見卽受之，謂丑曰：「致意齊相國，使齊不侵魯，魯何取加齊哉？」張丑既出魯城，故意洩其事於行人，遂沸沸揚揚，傳說吳起受賄通齊之事。穆公曰：「吾固知起心不可測也。」欲削起爵，究罪起，聞而懼，棄家逃奔魏國，主於翟璜之家。適文侯與璜謀及守西河之人，璜遂薦吳起可用。文侯召起，見之，謂起曰：「聞將軍爲魯將有功，何以見辱敝邑？」起對曰：「魯侯聽信讒言，信任不終，臣逃於此。魏君侯折節下士，豪傑歸心，願執鞭馬前，倘蒙驅使，雖肝腦塗地，亦無所恨。」文侯乃拜起爲西河守。起至西河，修城池，池練兵訓武，其愛卹士卒，一如爲魯時之節。築城以拒秦，名曰吳城。

時秦惠公薨，太子名出子嗣位，惠公乃簡公之子，簡公乃靈公之季父。方城公之薨，其子師隰年幼，羣臣乃奉簡公而立之。至是三傳，及於世子而師隰年長，謂大臣曰：「國吾父之國也，吾何罪而見廢？」大臣無辭以對，乃相與殺出子而立師隰，是爲獻公。吳起乘秦國多事之日，興兵襲秦，取河西五城，韓趙皆來稱賀。文侯以翟璜薦賢有功，欲拜爲相國，謀於李克。克曰：「不如魏成。」文侯點頭。克出朝，翟璜迎而問曰：「聞主公欲卜」

相取決於子今已定乎？何人也？」克曰：「已定。魏成。」翟璜忿然曰：「君欲伐中山，吾進樂羊，君憂鄰，吾進西門豹，君憂西河，吾吳起，吾何以不若魏成哉？」李克曰：「成所舉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非師即友，子所進者，君皆臣之。成食祿千鍾，什九在外，以待賢士，祿食皆以自贍，子安得比於魏成哉？」璜再拜曰：「鄙人失言，請待門下爲弟子。」自此魏國將相得人，邊鄙安集。三晉之中，惟魏最強。齊相國田和見魏之強，又文侯賢名重於天下，乃深結魏好，遂遷其君康公，貸於海上，以一城給其食，餘皆自取，使人於魏文侯處，求其轉請於周，欲援三晉之例，列於諸侯。周威烈王已崩，子安王名驕，立勢慙微弱。時乃安王之十三年，遂從文侯之請，賜田和爲齊侯，是爲田太公。自剛公子完奔齊，事齊桓公爲大夫，凡傳十世，至和而代齊，有圖姜氏之祀，遂絕，不在話下。

時三晉皆以擇相得人爲尙，於是相國之權最重。趙相公仲連，韓相俠累，就中單說俠累微時，與潁陽人嚴仲子名遂爲八拜之交。累貧而遂富，資其日用，復以千金助其遊費。俠累因此得達於韓，位至相國。俠累既執政，頗著威重，門絕私謁。遂至韓，謁累，冀其引進，候月餘不得見。遂自以家財賂君左右，得見列侯。列侯大喜，欲貴重之。俠累復於列侯前言嚴遂之短，阻其進用。嚴遂聞之大恨，遂去韓，遍遊列國，欲求勇士刺殺俠累，以雪其恨。行至齊國，見屠牛肆中，一人舉巨斧砍牛，斧下之處，筋骨一解，而全不費力。視其斧，可重三十餘斤。嚴遂異之，細看其人，身長八尺，環眼虬鬚，顴骨特聳，聲音不似齊人。遂邀與相見，問其姓名來歷。答曰：「姓聶名政，某魏人也，家在軹之深井里。因性粗直，得罪於鄉里，移老母及姊，避居此地，屠牛以供朝夕。」亦詢嚴遂

姓字遂告之，忽忽別去。次早，備遂具衣冠往拜，邀至酒肆，以賓王之禮，酒至三酌，遂出黃金百鎰爲贈。政怪其厚，遂曰：「聞子有老母在堂，故私進不腆，代吾子爲一日之養。」政曰：「仲子爲老母設養，必有用政之處，若不言，政決不受。」嚴遂將俠累負恩之事，備細說知，今欲殺之報仇。政曰：「昔專諸有言：『老母在，此身未敢許人。』仲子之事難卽行，不敢虛尊賜。」遂曰：「某慕君之高義，願結兄弟之好，豈敢捨君養母之孝，而求遂其私哉？」聶政動強不過，只得受之，以其半嫁其姊，餘金日具，肥甘奉母，歲餘老母病卒，嚴遂復往哭弔，代爲治喪，喪葬既畢，聶政曰：「今日之身，乃足下之身也，惟所用之，不復自惜。」仲子乃問報仇之策，欲爲具車騎壯士。政曰：「相國至貴，出入兵衛，衆盛無比，當以奇取，不可以力勝也。願得利七首懷之，伺隙圖事，今日別仲子前行，更不相見矣！仲子亦勿問吾事。」

政至衛，宿於郊外，靜息三日，早起入城，值俠累自朝中出，高車駟馬，甲士執戈，前後擁衛，其行如飛。政尾至相府，累下車復坐府決事，自大門至於堂階，皆有兵仗，政遙望堂上，累重席憑案而坐，左右持牒稟決者甚衆，俄頃事畢將退，政乘其懈，口稱：「有急事告相國。」從門外攘臂直趨，甲士攔之者，皆縱橫顛仆。政搶至公座，抽匕首以刺累，累驚走，未及離席，中心而死。堂上大亂，共呼有賊，閉門來擒聶政，政擊殺數人，度不能自脫，恐人識之，急以匕首削其面，抉出雙眼，還自刺其喉而死。早有人報知韓烈侯，列侯問賊何人，衆莫能識，乃暴其屍於市，懸千金之賞，購人告首，欲得賊人姓名來歷，爲相國報仇，如此七日，行人往來如蟻，絕無識者，此事直傳至魏，軹邑聶嫪聞之，卽痛哭曰：「必吾弟也！」便以孝帛裹屍，竟至韓，見政橫屍市上，撫而哭。

之甚哀。市吏拘而問曰：「汝於死者何人也？」婦人曰：「死者爲吾弟。聶政妾乃其姊。營也。聶政居軹之深井里。以勇聞。彼知刺相國罪重，熟累及賤妾，故抉破面以自晦其名。妾奈何惜一身之命，忍使吾弟終泯沒於世人乎？」市吏曰：「死者既是汝弟，必知作賊之故，何人主使？汝若明言，吾請於主公貸汝一死。」營曰：「妾如愛死，不至此。」吾弟不惜身軀，誅千乘之國相，代人報仇，妾不言其名，是沒吾弟之名也。妾復洩其故，是又沒吾弟之義也。」遂觸市中井亭石柱而死。市吏報韓烈侯，烈侯嘆息，令收葬之。以韓山堅爲相國，代俠累之任。烈侯傳子文侯，文侯傳哀侯，韓山堅素與哀侯不睦，乘間弑哀侯。諸大臣共誅殺山堅，而立哀侯子若山。是爲懿侯。懿侯子昭侯，用申不害爲相，不害精於刑名之學，國以大治。此是後話。

再說：周安王十五年，魏文侯斯病篤，召太子擊於中山。趙聞魏太子離了中山，乃引兵襲而取之。自此魏與趙有隙。太子擊，魏文侯已薨，乃主喪嗣位，是爲武侯。拜田文爲相國。吳起自西河入朝，自以功大，滿望拜相。及聞已相田文，忿然不悅。朝退，遇田文於門，迎而謂曰：「子知起之功乎？今日請與子論之。」田文拱手曰：「願聞。」起曰：「將三軍之衆，使士卒聞鼓而忘死，爲國立功，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曰：「治百官，親萬民，使府庫充實，子孰與起？」文曰：「不如。」起又曰：「守西河而秦兵不敢東犯，韓趙賓服，子孰與起？」文又曰：「不如。」起曰：「此三者，子皆出我之下，而位加吾上，何也？」文曰：「某叨竊上位，誠然可愧。然今日故君嗣統，主少國疑，百姓不親，大臣未附，某特以先世勤舊，承之肺腑，或者非論功之日也。」吳起俯首沉思，良久曰：「子言亦是，然此位終當屬我。」有內侍聞二人論功之語，傳報武侯。武侯疑吳起有怨望之心，遂留起不

遣，欲另擇人爲西河守。吳起懼見誅於武侯，出奔楚國。

楚悼王熊疑，素聞起之才，一見卽以相印授之。起感恩無已，慨然以富國強兵自任，乃請於悼王曰：「楚國地方數千里，帶甲百餘萬，固宜雄壓諸國，世爲盟主。所以不能加於列國者，養兵之道失也。夫養兵之道，先阜其財，後用其力。今不急之官，而滿朝署，疎遠之族，糜費公廩，而戰士僅食升斗之餘，欲使捐軀殉國，不亦難乎？大王誠聽臣計，汰冗官，斥疎族，盡儲廩祿，以待以戰之士。如是而國威不振，則臣請伏妄言之誅。」悼王從其計，羣臣多謂起言不可用，悼王不聽。於是使吳起詳定官制，凡削去冗官數百員；大臣子弟，不得夤緣竊祿。又公族五世以上者，令自食其力，比於編氓；五世以下，酌其遠近，以次裁之。所省國賦數萬，選國中精銳之士，朝夕訓練，閱其材器，以上下其廩食，有加厚至數倍者，士卒莫不競勸。楚遂以兵強，雄視天下。三晉齊秦咸畏之。終悼王之世，不敢加兵。及悼王薨，未及殯斂，楚貴戚大臣子弟失祿者，乘喪作亂，欲殺吳起。起奔入宮寢，衆持弓矢追之，起知力不能敵，抱王屍而伏。衆攢箭射起，連王屍也中了數箭，起大叫曰：「某死不足惜，諸臣銜恨於王，儻及其屍，大道不道，豈能逃楚國之法哉？」言畢而絕。衆聞吳起之言，懼而散去。太子熊臧嗣位，是爲肅王。月，追埋射屍之罪，使其弟熊良夫率兵收爲亂者，次第誅之，凡滅七十餘家。鬻翁有詩嘆云：

滿望終身作大臣，殺妻叛母絕人倫。誰知魯魏成流水，到底身軀喪楚人。

又有一詩說吳起伏王屍以求報其仇，死尙有餘智也。詩云：

爲國忘身死不辭，巧將賊矢集王屍。雖然王法應誅滅，不報公仇却報私。

話分兩頭却說田和自爲齊侯。凡二年而薨。和傅子午。午傅子因。齊當因齊之立。乃周安王之二十三年也。因齊自恃國富兵強。見吳越俱稱王。使命往來。俱用王號。不甘爲下。僭稱威王。是爲齊威王。魏侯營聞齊稱王。曰：「魏何以不如齊？」於是亦稱魏王。卽孟子所見梁惠王也。日立。再說齊威王。旣立。日東。洒色。聽音。樂。不修國政。九年之間。韓魏魯趙悉起兵來伐。邊將屢敗。忽一日。有一士人。叩關求見。自稱姓騶名忌。本國人。知琴。聞王好音。特來求見。威王召而見之。賜之坐。使左右置几。進琴於前。忌撫弦而不彈。威王問曰：「聞先生善琴。寡人願聞佳音。今撫弦而不彈。豈琴不佳乎？抑有不足於寡人耶？」騶忌舍琴正答而對曰：「臣所知者。琴理也。若夫絲桐之聲。樂工之事。臣雖知之。不足以辱王之聽也。」威王曰：「琴理如何可得聞乎？」騶忌對曰：「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使歸於正。昔伏羲作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也。廣六寸。象六合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弦。象五行也。大弦爲君。小弦爲臣。其音以緩急爲清濁。濁者寬而不弛。君道也。清者廉而不亂。臣道也。一弦爲宮。次弦爲商。次爲角。次爲徵。次爲羽。又武王各加一弦。文弦爲少宮。武弦爲少商。以合君臣之思也。君相得。政令和諧。國之道。不過如此。」威王曰：「善哉！先生旣知琴理。必審琴音。願先生試爲彈之。」騶忌對曰：「臣以琴爲事。則審於爲琴。大王以國爲事。豈不審於爲國哉！今大王撫國而不治。何異臣之撫琴而不彈乎？臣撫琴不彈。無暢大王之意。大王撫國不治。恐無以暢萬民之意也。」威王愕然曰：「先生以琴諫寡人。寡人聞命矣。」遂留之右室。明日沐浴而召之。與之談論國事。騶忌勸威王節飲遠色。核名實。別忠佞。息民教戰。經營霸王之業。威王大悅。卽拜騶忌爲相國。

時言辨士淳于髡見驕忌唾手取相，心中不服，率其徒往見驕忌，忌接之甚恭。髡有傲色，直入踞上坐，謂忌曰：「髡愚志願陳於相國之前，不誠可否？」忌曰：「願聞。」淳于髡曰：「子不離母，婦不離夫。」忌曰：「謹受教，不敢遠於君側。」髡又曰：「棘木爲輪，塗以脂油，至滑也；投於方孔，則不能運轉。」忌曰：「謹受教，不敢不順人情。」髡又曰：「弓幹雖膠，有時而解，衆流赴海，自然而合。」忌曰：「謹受教，不敢不親附萬民。」髡又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黃狗之皮。」忌曰：「謹受教，請擇賢者，毋雜不肖於其間。」髡又曰：「輻轂不較分寸，不能成車；琴瑟不較緩急，不能成律。」忌曰：「謹受教，請修法令而督奸吏。」淳于髡默然，再拜而退，既出門，其徒曰：「夫子始見相國，何其倨，今再拜而退，又何如也？」淳于髡曰：「吾示以微言，凡五，相國隨口而應，悉解吾意，此誠大才，吾所不及。」於是遊說之士，聞驕忌之名，無敢入齊者。

驕忌亦用淳于髡之言，盡心圖治，常訪問邑守中誰賢誰不肖，同朝之人，無不極口稱阿大夫之賢，而貶即墨大夫者，忌述於威王。威王於不意中，時時問及左右所對大略皆同，乃陰使人往察二邑治狀，從回報，因降旨，阿即墨二守入朝，即墨大夫先到，朝見王，並無一言發放，左右皆驚訝，不解其故。未幾，阿邑大夫亦到，威王大集羣臣，欲行賞罰，左右私心揣度，都曰：「阿大夫今番必有重賞，即墨大夫禍事到矣。」衆文武朝見事畢，威王召即墨大夫至前，謂曰：「自子之官即墨也，言日至，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開闢，人民富饒，官無留事，東方以寧，繇子專意治邑，不肯媚吾左右，故蒙毀耳子誠賢令，乃加封萬家之邑。」又召阿大夫謂曰：「自子守阿，譽言日至，吾使人視阿田野荒蕪，人民凍餒，昔日趙兵近境，子不往救，但以厚幣相餽，賄吾左右，以

求美譽。守之不肖，無過於汝。一阿大夫頓首謝罪，願改過。威王不聽，呼力士使具鼎鑊，須臾火猛湯沸，縛阿大夫投鼎中。復召左右平日常譽阿大夫毀卽墨者，凡數十人，責之曰：「汝在寡人左右，寡人以耳目寄汝，乃私受賄賂，顛倒是非，以欺寡人。有臣如此，要他何用？可俱就烹。」衆皆泣拜哀求，威王怒猶未息，擇其平日尤所親信者十餘人，次第烹之。衆皆股慄，有詩爲證：

權歸左右主人依，毀譽繇來例是非。誰似烹阿封卽墨，竟將公道誦齊威。

於是選賢才，改易郡守，使檀子守南城以拒楚，田盼守高唐以拒趙，黔入守徐州以拒燕，檀首爲司寇，田忌爲司馬，國內大治，諸侯畏服。威王以下邳封騶忌曰：「成寡人之志者，吾子也。」號曰成侯。騶忌謝恩，復奏曰：「昔齊桓管文五霸中爲最盛，所以然者，以尊周爲名也。今周室雖衰，九鼎猶在，大王何不如周，行朝覲之禮，因假王寵，以臨諸侯？桓文之業，不足道矣。」威王曰：「寡人已僭號爲王，今以王朝王可乎？」騶忌對曰：「夫稱王者，所以雄長乎諸侯，非所以壓天子也。石朝王之際，暫稱齊侯，天子必喜，大王之謙德，而寵命有加矣。」威王大悅，卽命駕往成周，朝見天子。時周烈王之六年，王室微弱，諸侯久不行朝禮，獨有齊侯來朝，上下皆鼓舞相慶，烈王大搜寶藏爲贈。威王曰：周反齊，一路頌聲載道，皆稱其賢。

且說當時天下大國凡七：齊、楚、魏、趙、韓、燕、秦。那七國地廣兵強，大略相等。餘國如越，雖則稱王，日就衰弱。至於宋、魯、衛、鄒，益不足道矣。自齊反王稱霸，楚、魏、韓、趙、燕五國，皆爲齊下，會聚之間，推爲盟主。惟秦僻在西戎，中國擯棄，不與通好。秦獻公之世，上天雨金三日，周太儋私嘆曰：「秦之地，其所分也，分五百餘歲，當復合，有

霸王之君出焉，以金德王天下。今兩金於秦，殆其瑞乎？」及獻公薨，子孝公代立，以不得列於中國爲恥，於是下令招賢，令曰：「賓客羣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授以尊官，封之大邑。」不知有甚賢臣應詔而來，且聽下同分解。

第八十七回 說秦君衛鞅變法 辭鬼谷孫賓下山

王霸雖是兩途，然其中却有相因以爲用處。衛鞅之學，不出富強，其才不過霸佐，何嘗曉得帝王之道？確是何如？只看他後來設施，何常有絲毫王道在內？其前二次之說秦孝公，想來不過是故爲高大迂疎之論。一是先自占身分，一是借作楔子，以堅人之主用其霸說耳。明是欺詐售奸，讀者切莫被他瞞過。

王降而霸，是真假分途；至於帝降而王，則不過時勢稍有變遷，所以帝王二字，從來俱是誣說著，不得十分之別。衛鞅將帝王二字，也要判然分作兩途，便知只是大言欺人，非有真實學問。

凡要看人學問根柢，只消看他自處何如。如衛鞅於出處之際，先有許多不正，豈是可知王道之人？

爲國變法，原自不妨，因革損益四字，聖賢之所不廢也。損益乃是小變，革字便是大變了。蓋時移世異，事有宜於前，而不宜於後，合於古而不合於今者，勢所不得不變也。但所變之法，必須上下俱利，方爲得中。若只是利歸於上，則必是剝民之術，爲聖賢之罪人矣。衛鞅所變之法，純是損下益上，其心地先已偏邪，雖可幸一時富強，而鑿削元氣，正復不少。

時至戰國，富強自是急務，而治國需才，亦列君之所知也。魏惠既知求之，又有公叔痤之力薦，乃當面失却衛鞅，殊爲可惜。及後招賢，則又不能信用孟子之說，而反喜一才小言大之龐涓，卽秦孝之用衛鞅，亦必幾監三番兩次，方纔入彀，又不能識賢，又要小覷人，需要以資格限量人，相遇之殷，而相過之疎，真令千古有才人哭煞，亦令人爲千古爲君者嘆煞！

話說衛人公孫鞅原是衛侯之支庶，素好刑名之學，因見衛國微弱，不足展其才能，乃入魏國，欲求事相國。田文甲文已卒，公叔痤代爲相國，鞅遂委身於痤之門。痤知鞅之才，薦爲中庶子，每有大事，必與計議，鞅謀無不中，痤深愛之，欲引居大位，未及而痤病，惠王親往問疾，見痤病勢已重，奄奄一息，乃垂淚而問曰：「公叔恙萬一不起，寡人將托國於何人？」痤對曰：「中庶子衛鞅，其年雖少，實當世之奇才也。君舉國而聽之，勝痤十倍矣。」惠王默然。痤又曰：「君如不用鞅，必殺之，勿令出境，恐見用於他國，必爲魏害。」惠王曰：「諾。」既上車，嘆曰：「甚矣公叔之病也！乃使我托國於衛鞅。」又曰：「不用則殺之，夫鞅何能爲？豈非昏憤之語哉？」惠王既去，公叔痤召衛鞅至床頭，謂曰：「吾適言於君如此，欲君用子，君不許，吾又言若不用當殺之，君曰諾。吾向者先君而後臣，故先以告君，後以告子，子必速行，毋及禍也。」鞅曰：「君既不能用相國之言而用臣，又安能用相國之言而殺臣乎？」竟不去。大夫公子卬與鞅善，復薦於惠王，惠王竟不能用。

至是聞秦孝公下令招賢，鞅遂去魏入秦，求見孝公之嬖臣景監，監與論國事，知其才能，言於孝公。公召見，問以治國之道。衛鞅歷述義農堯舜爲對，語未及，孝公已睡去矣。明日景監入見，孝公責之曰：「子之客妄

人耳！其言迂闊無用，子何爲薦之？」景監退朝，謂衛鞅曰：「吾見先生於君，款投君之好，庶幾重子，奈何以迂闊無用之談，瀆君之聽邪？」鞅曰：「吾望君行帝道，君不悟也，願更一見而說之。」景監曰：「君意不懌，非五日之後，不可言也。」過五日，景監復言於孝公曰：「臣之客語尙未盡，自請復見，願君許之。」孝公復召鞅，鞅備陳夏禹畫土定賦，及湯武順天應人之事。孝公曰：「客誠博聞強記，然古今事異，所言尙未適用於用。」乃麾之使退。景監先候於門，見衛鞅從公宮出，迎而問曰：「今日之說何如？」鞅曰：「吾說君以王道，猶未當君意也。」景監對曰：「人主得士而用，如弋人治繳，且暮望獲禽耳，豈能舍目前之效，而遠法帝王哉？先生休矣！」鞅曰：「吾向者未察君意，恐其志高而吾之言卑，故且探之，今得之矣。若使我更得見君，不憂不入。」景監曰：「先生兩進言，而兩拂吾毛，吾尙敢饒舌以干君之怒哉？」明日，景監入朝謝罪，不敢復言衛鞅。景監歸舍，鞅問曰：「子曾爲我復言於君否？」景監曰：「未曾。」鞅曰：「惜乎！君徒下求賢之令，而不能用才，鞅將去矣。」監曰：「先生何往？」鞅曰：「六王擾擾，豈無好賢之主，勝於秦君者哉？卽不然，豈無委曲進賢，勝於吾子者哉？鞅將求之。」景監曰：「先生且從容更待五日，吾當復言。」

又過五日，景監入侍孝公，孝公方飲酒，忽見飛鴻過前，盃而嘆。景監進曰：「君目視飛鴻而嘆何也？」孝公曰：「昔齊桓公有言：『吾得仲父，猶飛鴻之有羽翼也。』寡人下令求賢，且數月矣，而無一奇才至者，譬如鴻雁，徒有沖天之志，而無羽翼之資，是以嘆耳。」景監嘆曰：「臣嘗衛鞅，自言有帝王伯三術，向者述帝王之事，君以爲迂遠難用，今更有伯術欲獻，願君省須臾之暇，請畢其詞。」

孝公聞伯術二字，正中其懷。命景監卽召衛鞅，入孝公問曰：「聞子有伯道，何不早賜教於寡人乎？」鞅對曰：「臣非不納言也。但伯者之術，與帝王異。帝王之道，在順民情，伯者之道，必逆民情。」孝公勃然按劍變色曰：「夫伯者之道，安在其必逆人情哉？」鞅對曰：「夫琴瑟不調，必改弦而更張之；政不更張，不可爲治。小民狃於目前之安，不顧百世之利，可與樂成，難於慮始。如仲父相齊，作內政而寄軍令，制國爲二十五鄉，使四民各守其業，竊改齊國之舊，此豈小民之所樂從哉？及乎政成於內，敵服於外，君享其名，而民亦受其利，然後知仲父爲天下才也。」孝公曰：「子誠有仲父之術，寡人敢不委國而聽子，但不知其術安在？」衛鞅對曰：「夫國不富不可以用兵，兵不強不可以摧敵，欲富國莫如力田，欲強兵莫如勸戰，誘之以重賞，而後民知所趨，脅之以重罰，而後民知所畏。賞罰必信，政令必行，而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孝公曰：「善哉！此術寡人能行之。」鞅對曰：「夫富強之術，不得其人不行，得其人而任之不專，不行。任之專而惑於人言，二三其言，又不行。」孝公又曰：「善。」衛鞅請退。孝公曰：「寡人正欲悉子之術，奈何遽退？」鞅對曰：「願君熟思三日，以定可否。然後臣敢盡言。」鞅出朝，景監又咎之曰：「賴君再三稱善，不乘此罄吐其所懷，又欲君熟思三日，無乃爲要君耶？」鞅曰：「君意未堅，不如此恐中變耳。」至明日，孝公使人來召衛鞅，鞅謝曰：「臣與君言之矣，非三日後不敢見也。」景監又勸令勿辭，鞅曰：「吾始與君約而遂自失信，異日何以取信於君哉？」景監乃服。

第三日，孝公使人以車來迎，衛鞅復入見。孝公賜坐，請教其意甚切。鞅乃備述秦政所當更張之事，彼此問答，一連三日三夜，孝公全無倦色。拜衛鞅爲左庶長，賜第一區黃金五百鎰。諭羣臣今後國政悉聽左庶

長施行有違抗者，與逆旨。羣臣肅然，衛鞅於是定變法之令，將條款呈上，孝公商議停當，未及張掛，恐民不信，不即奉行。乃取三丈之木，立於咸陽市之南門，使吏守之，令曰：「有能徙此木於北門者，予以十金。」百姓觀者甚衆，皆懷中疑怪，莫測其意，無敢徙者。鞅曰：「民莫肯徙，豈嫌金少耶？」復改令，添至五十金，衆人愈疑。有一人獨出曰：「秦法素無重賞，今忽有此令，必有計議。縱不能得五十金，豈無薄賞？」遂荷其木，竟至北門立之。百姓從而觀者如堵。吏奔告衛鞅，鞅召其人至，獎之曰：「爾真良民也，能從吾令。」隨取五十金與之。曰：「吾終不失信於爾民矣。」市人互相傳說，皆言左庶長令出必行，預相誠諭。次日，將新令頒布，市人聚觀，無不吐舌。此周顯王十年事也，只見新令上云：

一定都：秦地最勝，無如咸陽，被山帶河，金城千里。今當遷都咸陽，永定王業。一建縣：凡境內村鎮，悉并爲縣。每縣設令丞各一人，督行新法；不遵者，輕重議罪。一闢土：凡郊外曠土，非車馬必由之途，及田間阡陌，責令附近居民開墾成田。俟成熟之後，計步爲畝，照常輸租。六尺爲一步，二百四十步爲一畝，步過六尺爲欺，沒入官。一定賦：凡賦租悉照畝起科，不用井田什一之制。凡田皆屬於百姓，不得私尺寸。一本富：男耕女織，粟帛多者，請之良民，免其一家之役，惰而貧者，沒爲官家奴僕，棄於道，以惰農論。工商則重征之，民有二男，即令分異，各出了錢，不分異者，一人出兩錢。一勸戰：官以軍功爲敘，能斬一敵首，即賞爵一級，退一步者，即斬。功多者受上爵，車服任其華美，不禁；無功者雖富，止許布褐乘積。室以軍功多寡爲親疎，戰而無功，削其屬籍。比於庶民，凡有私爭鬪者，不論曲直，並皆斬。一

禁奸：五家爲保，十家相連，互相覺察。一家有過，九家同舉；不舉者，十家連坐，俱腰斬。能首奸者，與克敵同賞。告一奸，得爵一級；私匿罪人者，與罪人同客舍宿人，務取文憑辨驗，無驗者不許容留。凡民一人有罪，歸其室家沒官。一重令：政令既出，不問貴賤，一體遵行，有不遵者，戮以狗。

新令既出，百姓議論紛紛，或言不便，或言便，缺悉令拘至府闕，責之曰：「汝曹聞令，但當奉而行之。言不便者，梗令之民也；言便者，亦媚令之民也，此皆非良民。」悉詰其姓名，徙於邊境爲戍卒。大夫甘龍杜摯私議新法，斥爲庶人。於是道路以目相視，不敢有言。衛鞅乃大發徒卒，築宮闕於咸陽城中，擇日遷都。太子駟不願遷，且言變法之非，衛鞅怒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加刑，若赦之，則又非法。」乃言於孝公，坐其罪於師傅，將太傅公子虔劓鼻，太師公孫賈黥面。百姓相謂曰：「太子違令，且不免刑，其師傅何況他人乎？」鞅知人心已定，擇日遷都。雍州大姓徙居咸陽者，凡數千家。分秦國爲三十一縣，開墾田畝，增稅至百餘萬。衛鞅常親至渭水閱囚，一日誅赦七百餘人。渭水爲之盡赤，哭聲遍野。百姓夜臥，夢中皆戰。於是道不拾遺，國無盜賊，倉廩充足，勇於公戰，而不敢私鬪。秦國富強，天下莫比。於是興師伐楚，取商於之地，武關之外，拓地六百餘里。周顯王遣使册命秦爲方伯，於是諸侯畢賀。是時三晉惟魏稱王，有吞併韓趙之意，聞衛鞅用於秦國，嘆曰：「悔不聽公叔痤之言也。」時卜子夏、山子方、魏成、李克等俱卒，乃捐厚幣，招來四方豪傑。鄒人孟軻字子輿，乃子思門下高弟子，思姓孔名伋，孔子嫡孫。孟軻得聖賢之傳於子思，有濟世安民之志，聞魏惠王好士，自鄒至魏，惠王郊迎，禮爲上賓，問以利國之道。孟軻曰：「臣遊於聖門，但知有仁義，不知有利。」惠王廷其言不

用，軻遂適齊。潛淵有詩云：

仁義非同功利謀，紛爭誰肯用儒流？與空挾圖王術，歷盡諸侯話不投。

却說周之陽城，有一處地面，名曰鬼谷，以其山深樹密，幽不可測，似非人之所居，故云鬼谷。內中有一隱者，但自號曰鬼谷子，相傳姓王名栩，晉平公時人在雲夢山，與宋人墨翟，一同採藥修道。那墨翟不畜妻子，發願雲遊天下，專一濟人利物，拔其苦厄，救其危難。惟王栩潛居鬼谷，人但稱爲鬼谷先生，其人通天徹地，有幾家學問，人不能及。那幾家學問：一曰數學，日星象緯，在其掌中，占往察來，言無不驗。二曰兵學，六韜三略，變化無窮，布陣行兵，鬼神不測。三曰遊學，廣記多聞，明理審勢，出詞吐辨，萬口莫當。四曰出世學，修真養性，服食引導，却病延年，沖舉何俟。那先生既知仙家沖舉之術，爲何屈身世間？只爲要度幾個聰明弟子，同歸仙境，所以借這個鬼谷棲身。初時偶然入市，爲人占卜，所言吉凶休咎，應驗如神。漸漸有人慕學其術，先生只看來學者資性，近著那一家學問，便以其術授之。一來成就些人才，爲七國之用；二來就訪求仙骨，共理出世之事。他住鬼谷，也不計年數，弟子就學者不知多少。先生來者不拒，去者不迫。就中單說同時幾個有名的弟子，齊人孫賓，魏人龐涓，張儀，洛陽人蘇秦，賓與涓結爲兄弟，同學兵法；秦與儀結爲兄弟，同學遊說，各爲一家之學。

單表龐涓學兵法三年有餘，自以爲能。忽一日，爲汲水，偶然行至山下，聽見路人傳說魏國厚幣招賢，訪求將相。龐涓心動，欲辭先生下山，往魏國應聘，又恐先生不放，心下躊躇，欲言不言。先生見貌察情，早知其意，笑謂龐涓曰：「汝時運已至，何不下山，求取富貴？」龐涓聞先生之言，正中其懷，跪而請曰：「弟子正有此意，未

審此行可得意否？先生曰：「汝往摘山花一枝，吾爲汝占之。」龐涓下山尋取山花，此時正是六月炎天，百花開過，沒有山花。龐涓左盤右轉，尋了多時，止覓得草花一莖，連根拔起，欲行呈與師父，忽想道：「此花質弱身微，不爲大器。」棄擲於地，又去尋覓了一回，可怪絕無他花，只得轉身將先前所取草花，藏於袖中，回復先生曰：「山中沒有花。」先生曰：「既沒有花，汝袖中何物？」涓不隱，只得取出呈上，其花離土，又先經日色，已半萎矣。先生曰：「汝知此花之名乎？乃馬兜鈴也。一開十二朵，爲汝榮盛之年數，採於鬼谷，見日而萎，鬼傍著委，汝之出身，必於魏國。」龐涓暗暗稱奇。先生又曰：「但汝不合見欺，他日必以欺人之事，遭被人欺，不可不戒。」吾有八字，汝當記取：

遇羊而榮，遇馬而瘁。

龐涓再拜曰：「吾師大教，敢不書紳。」臨行，孫賓送至下山，龐涓曰：「某與兄有八拜之交，誓同富貴，此行倘有進身之階，必當舉薦吾兄，同立功業。」孫賓曰：「吾弟此言果實否？」涓曰：「弟若謬言，當死於萬箭之下。」賓曰：「多謝厚情，何須重誓。」兩下流淚而別。孫賓還山，先生見其淚容，問曰：「汝惜龐涓之去乎？」賓曰：「同學之情，何能不惜？」先生曰：「汝謂龐涓之才，堪爲大將否？」賓曰：「承師教訓已久，何爲不可？」先生曰：「全未全未！」賓大驚，請問其故。先生不言。至次日，謂弟子曰：「我夜間惡聞鼠聲，汝等輪流直宿，爲我驅鼠。」衆弟子如命。其夜輪孫賓直宿，先生於枕下，取出文書一卷，謂賓曰：「此乃汝祖孫武子兵法十三篇，昔汝祖獻於吳王闔閭，闔閭用其策，大破楚師。後闔閭惜此書，不欲廣傳於人，乃置以鐵櫃，藏於姑蘇臺屋椽

之內，自越兵焚臺，此書不傳。吾向與汝祖有交，求得其書，親爲注解，行兵祕密，盡在其中，未嘗經授一人。今見子心術忠厚，特以付子。」賓曰：「弟子少失父母，遭國家多故，宗族離散，雖知祖父此書，實未傳領。吾師既有注，何不并傳之龐涓，而獨授於賓也？」先生曰：「得此書者，善用之爲天下利，不善用之爲天下害。涓非佳士，豈可輕付哉？」賓乃攜歸臥室，晝夜研誦。三日之後，先生遂向孫賓索其原書，賓出諸袖中，繳還先生。先生逐篇盤問，賓對答如流，一字不遺。先生喜曰：「子用心如此，汝祖爲不死矣！」

再說龐涓別了孫賓，一逕入魏國，以兵法干相國王錯，錯薦於惠王。龐涓入朝之時，正值庖人進蒸羊於惠王之前，惠王方舉箸，涓私喜曰：「吾師言涓羊而榮，斯不謬矣！」惠王見龐涓一表人物，放箸而起，迎而禮之。龐涓再拜，惠王扶住，問其所學。涓對曰：「臣學於鬼谷先生之門，用兵之道，頗得其精，因指畫數陳，傾倒胸中，惟恐不盡。」惠王問曰：「吾國東有齊，西有秦，南有楚，北有韓、趙、燕，皆勢均力敵，而趙人奪我中山，此仇未報，先生何以策之？」龐涓曰：「大王不用微臣，則已，如用微臣爲將，管教戰必勝，取必并，可以兼非天下，何憂六國哉？」惠王曰：「先生大言，得無難踐乎？」涓對曰：「臣自揣所長，實可操六國於掌中，若委任不效，甘當伏罪。」惠王大悅，拜爲元帥，兼軍師之職。涓子龐英、姪龐蔥、龐茅，俱爲列將。涓練兵訓武，先侵衛、宋諸小國，屢屢得勝。宋魯衛鄭諸君，相約聯翩來朝，適齊兵侵境，涓復禦却之，遂自以爲不世之功，不勝誇詡。

時墨翟遊遊名山，偶過鬼谷探友，一見孫賓，與之談論，深相契合。遂謂賓曰：「子學業已成，何不出就功名，而久淹山澤耶？」賓曰：「吾有同學龐涓，出仕於魏，相約得志之日，必相援引，吾是以待之。」墨翟曰：「涓見

爲魏將，吾爲子入魏，以察涓之意。」黑翟辭去，逕至魏國，聞龐涓自恃其能，大言不慚，知其無援引孫賓之意，乃自以野服求見魏惠王。惠王素聞墨翟之名，降階迎入，而以兵法。墨翟指說大略，惠王大喜，欲留任官職。墨翟辭曰：「山野之性，不習衣冠，所知有孫武子之孫，名賓者，真大將之才，臣萬分不及，見今隱於鬼谷，大王何不召之？」惠王曰：「孫賓學於鬼谷，乃與龐涓同門，卿謂二人所學孰勝？」墨翟曰：「賓與涓，雖則同學，然賓獨得乃祖祕傳，雖天下無其對手，况龐涓乎？」黑翟辭去，惠王即召龐涓問曰：「聞卿之同學有孫賓者，獨得孫武子祕傳，其才天下無比，將軍何不爲寡人召之？」龐涓對曰：「臣非不知孫賓之才，但曠是齊人，宗族皆在於齊，今若仕魏，必先齊而後魏，是以不敢進言。」惠王曰：「士爲知己者死，豈必本國之人，方可用乎？」龐涓對曰：「大王旣欲召孫賓，臣即當作書致去。」龐涓口雖不語，心下躊躇，魏國兵權，只在我一人之手，若孫賓到來，必然奪寵。旣魏王有命，不敢不依，且待來時，生計害他，阻其進用之路，却不是好？遂面修書一封，呈上惠王。惠王用駟馬高車，黃金白璧，遣人帶了龐涓之書，一逕與鬼谷來聘。孫賓拆書看之，略曰：

涓託兄之庇，一見魏王，即蒙重用。臨歧援引之言，銘心不忘，今特薦於魏王，求即驅馳赴召，共圖功業。

孫賓將書呈與鬼谷先生，先生知龐涓已得時大用，今番有書取用孫賓，竟無一字問候其師，此乃刻薄忘本之人，不足計較。但龐涓生性驕妬，孫賓若去，豈能兩立？欲待不容他去，又見魏王使命鄭重，孫賓已自行色忽忽，不好阻當，亦使賓取山花一枝，卜其休咎。此時九月天氣，賓見先生几案之上，瓶中供有黃菊一枝，遂拔以呈上，即時復歸瓶中。先生乃斷曰：「此花見被殘折，不爲完好，但性耐歲寒，經霜不落，雖有殘害，不爲大凶。

且喜供養瓶中，爲人愛重；瓶乃範金而成，鐘鼎之屬，終當威行霜雪，名勒鼎鐘矣！但此花再經提拔，恐一時未能得意，仍舊歸瓶，汝之功名，終在故土。吾爲汝增改其名，可圖進取。」遂將孫賓賓字，左邊加月爲贖。按字書，贖乃刑刑之名；今鬼谷子改孫賓爲孫賓，明明知有刑足之事，但天機不肯洩漏耳，豈非異人哉！髻翁有詩云：

山花入手知休咎，試比蒼龜倍有靈；却笑當今賣卜者，公將鬼谷畫占形。

臨行又授以錦囊一枚，分付必遇至急之地，方可開開。贖拜辭先生，隨魏使者下山，登車而去。蘇秦張儀在傍，俱有欣羨之色，相與計議來稟，亦欲辭歸，求取功名。先生曰：「天下最難得者，聰明之士；以汝二人之質，若肯灰心學道，可致神仙。何苦要碌碌塵埃，甘爲浮名虛利所驅逐也！」秦儀同聲對曰：「夫良材不終朽於巖下，良劍不終祕於匣中，日月如流，光陰不再，某等受先生之教，亦欲乘時建功，圖個名揚後世耳。」先生曰：「你兩人中肯留一人與我作伴否？」秦儀執定欲行，無肯留者，先生強之不得，嘆曰：「仙才之難如此哉！」乃爲之各占一課，斷曰：「秦先吉後凶，儀先凶後吉；秦說先行，儀當晚達。吾觀孫龐二子，勢不相容，必有吞噬之事；汝二人異日宜互相推讓，以成名譽，勿傷同學之情。」二人稽首受教。先生又將書二本，分贈二人；秦儀觀之，乃太公陰符篇也。此書弟子久已熟誦，先生今日見賜，有何用處？先生曰：「汝雖熟誦，未得其精，此去若未能得意，只就此篇探討，自有進益，我亦從此逍遙海外，不復留於此谷矣！」秦儀既別去，不數日，鬼谷子亦浮海爲蓬島之遊，或云已仙去矣。不知孫贖應聘下，後來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八十八回

孫贖佯狂脫禍

龐涓兵敗桂林

惟德愛德，惟才愛才，聲應氣求之道也。無德敬有德，無才愛有才，此上達之事。君子之盛節也。德、小才、嫉、大才、小人、忌、刻之心也。平人之忌、刻、不過、橫、加、訾、議、毀、謗、以求、損、其、名、而已。若有、缺、位、權、力、之人、則、勢、必、有、殺、傷、之、事、矣。但、明、爲、難、而、行、其、擠、排、者、其、好、易、破、而、其、禍、亦、可、圖、至、陽、爲、好、而、陰、肆、其、殘、則、其、險、毒、爲、更、甚、而、其、禍、亦、令、人、難、防。故、名、位、爵、祿、之、間、有、才、人、與、無、才、人、處、於、其、爲、好、者、亦、必、慎、以、察、之、勿、遽、信、而、墮、其、陷、穽、也。

君子常思下人，小人專好上；君子爲己，故樂與勝己者處，以求增其所不能；小人逞欲，故樂與不若己者處，以求飾其所不足。惡不及而好上人，雖平人亦難與處，况名位爵祿之際乎！孫臏之不死於龐涓之手者，幸也！

虛心而求益，則不惑者，可漸至於能；自足而凌人，則長者未必長，而短者遂終短。小人只是不明白這種道理，此所以亟求上人，而日趨於下人也。

卽以龐涓而論，既知孫臏才高，若肯歡然同事，則魏國必強。魏國強則己身亦安，而榮祿可保，卽使臏位出己上，於己亦有榮施，不猶愈於身敗名滅乎？况以同學之情，同朝共事之誼，孫臏之忠厚，逐漸請其教益，則十三篇不難盡得其傳。孫卿之外，己亦可高據一座乎？計不及此，而乃出於謀殺之途，其心雖險，而其計實甚愚也。

話說孫臏行至魏國，卽寓於龐涓府中。臏謝涓舉薦之恩，涓有德色。臏又述鬼谷先生改賓爲臏之事，涓驚

曰：「臏非佳語，何以改易？」臏曰：「先生之命，不敢違也。」次日同入朝中，謁見惠王。惠王降階迎接，其禮甚恭。臏再拜奏曰：「臣乃村野匹夫，過蒙大王聘禮，不勝慚愧。」惠王曰：「墨子盛稱先生，獨得孫武祕傳，寡人望先生之來，如渴飲。今蒙降寵，大慰平生。」遂問龐涓曰：「寡人欲封孫臏先生爲副軍師之職，與卿同掌兵權，卿意如何？」龐涓對曰：「臣與孫臏同鄉，義，臏乃臣之兄也，豈可以兄爲副，不若權拜客卿，候有功績，臣當讓爵，甘居其下。」惠王准奏，卽拜臏爲客卿，賜第一區，亞於龐涓。客卿者，半寫賓名，以臣禮加之，外示優崇，不欲分兵權於臏也。自此孫臏頻往來龐涓，想道：「孫臏既有祕授，不見吐露，必須用意探之。」遂設席請酒，酒中同談及兵機，孫子對答如流，及孫子問龐涓數，涓不知所出，乃佯問曰：「此非孫武兵法所載乎？」臏全不疑慮，對曰：「然也。」涓曰：「愚弟昔日亦蒙先生傳授，自用，遂至遺忘，今日借觀，不敢忘報。」臏曰：「此書經先生註詳明，與原本不同，先生止付看三日，卽取去，亦無錄本。」涓曰：「吾兄還記得否？」臏曰：「依稀尙存記憶。」涓心中巴不得便求傳授，只是一時難以驟逼。

過數日，惠王欲試孫臏之能，乃閱武於教場，使孫臏二人各演陣法。龐涓布的陣法，孫臏一見，卽更分說此爲某陣，用某法破之。孫臏排成一陣，龐涓茫然不識，私問於孫臏。臏曰：「此卽顛倒八門陣也。」涓曰：「有變乎？」臏曰：「攻之則變爲長蛇陣矣。」龐涓探了孫臏說話，先報惠王曰：「孫子所布，乃顛倒八門之陣，可變長蛇。」已而惠王問於孫臏，所對相同。惠王以龐涓之才，不弱於孫臏，心中愈喜。只有龐涓回府，思想孫子之才，大勝於吾，若不除之，異日必爲欺壓心生一計，相會中間，私叩孫子曰：「吾兄宗族俱在齊邦，今兄已仕

魏國何不遣人迎至此間，同享富貴？」孫臏垂淚言曰：「子雖與吾同學，未悉吾家門之事也。吾四歲喪母，九歲喪父，育於叔父孫喬身畔。叔父仕於齊，康公爲大夫。及田太公遷康公於海上，盡逐其故臣，多所誅戮。吾宗族離散，叔與從兄孫平、孫卓，挈吾避難奔周。因遇荒歲，復將吾傭於周北門之外。父子不知所往。吾後來年長，聞人言鬼谷先生道高而心慕之，是以單身往學。又復數年，家鄉杳無音信，豈有宗族可問哉？」龐涓復問曰：「然則兄長亦還憶故鄉墳墓否？」臏曰：「人非草木，能忘本原？先生於吾臨行，亦言功名終在故土。今已作魏臣，此話不須題起矣。」龐涓探了口氣，佯應曰：「兄長之言甚富，大丈夫隨地立功，何必故鄉也？」約過半年，孫臏所言都已忘懷了。一日朝罷方回，忽有漢子似山東人語音，問人曰：「此位是孫客卿否？」臏隨喚入府，叩其來歷。那人曰：「小人姓丁名乙，聞淄人氏在周客販，令兄有書托某送到鬼谷，聞貴人已得仕魏邦，迂路來此。」說罷，將書呈上。孫臏按書在手，拆而觀之，略云：

愚兄平卓，字達賢，弟臏親覽。吾自家門不幸，宗族蕩散，不覺已三年矣。向在宋國爲人耕牧，汝叔一病即世，異鄉零落，苦不可言。今幸吾土盡釋前嫌，招還故里，正欲奉迎吾弟，重立家門。聞吾弟就學鬼谷，良玉受琢，定成偉器。茲因某客之便，作書報聞，幸早爲歸計。兄弟復得相見。

孫臏得書，認以爲真，不覺大哭。丁乙曰：「承賢兄分付，勸貴人早早還鄉，骨肉相聚。」孫臏曰：「吾已仕於此，此事不可造次。」乃款待丁乙飲酒，付以回書。前面亦敘思鄉之語，後云：「弟已仕魏，未可便歸；俟稍有建立，然後徐爲首邱之計。」送丁乙黃金一錠爲路費。丁乙接了回書，當下辭去。誰知來人不是什麼丁乙，乃是

龐涓手下心腹徐甲和龐涓套出孫臏來歷姓名，遂僞作孫臏手書，教徐甲假稱齊商丁乙，投見孫子兄弟自小別，連手跡都不分明，遂認以爲真了。龐涓誑得回書，遂仿其筆跡，改後數句云：「弟今雖身仕魏國，但故土難忘，心殊懸切，不日當圖歸計，以盡手足之歡。倘或齊王不棄微長，自當盡力報効。」於是入朝私見惠王，屏去左右，將僞書呈上，言：「孫臏有背魏向齊之心，近日私通齊使，取有回書，臣遣人邀截於郊外，搜得在此。」惠王看畢曰：「孫臏心懸故土，豈以寡人未能重用，不盡其才耶？」涓對曰：「臏祖孫武子爲吳王大將，後來仍舊歸齊，父母之邦，誰能忘情？大王雖重用臏，臏心已戀齊，必不能爲魏盡力。且臏才不下於臣，若齊用爲將，必然與魏爭雄，此大王異日之患也，不如殺之。」惠王曰：「孫臏應召而來，今罪狀未明，遽然殺之，恐天下譏寡人之輕士也。」涓對曰：「大王之言甚善，臣當勸諭孫臏，肯留魏國，大王重加官爵，若其不然，大王發遣微臣處議罪，微臣自有區處。」

龐涓辭了惠王，往見孫子，問曰：「聞兄已得千金家報，有之乎？」臏是忠直之人，全不疑慮，遂應曰：「果然。」因備述書中要他還鄉之意。龐涓曰：「弟兄久別，思歸人之至情，兄長何不於魏王前暫給一二月之假，歸省墳墓，然後再來？」臏曰：「恐主公見疑，不允所請。」涓曰：「兄試請之，弟當從傍力贊。」臏曰：「全仗賢弟玉成。」是夜龐涓又入見惠王，奏曰：「臣奉大王之命，往諭孫臏，臏意必不願留，且有怨望之語，若目下有表章請假，主公便發其私通齊使之罪。」惠王點頭。次日，孫臏果進上一通表章，乞假月餘，還齊名墓。惠王見表大怒，批表尾云：「孫臏私通齊使，今又告歸，顯有背魏之心，有負寡人委任之意，可削其官爵，發軍師府問罪。」軍政

司奉旨將孫贖拿到軍師府來見龐涓。涓一見，佯驚曰：「兄長何爲至此？」軍政司宣惠王之命，龐涓領旨訖，問贖曰：「吾兄受此奇冤，愚弟當於王前力保。」言罷，命與人駕車來見惠王，奏曰：「孫贖雖有私通齊使之罪，然罪不至死；以臣愚見，不若別而黥之，使爲廢人，終身不能退歸故土，卽全其命，又無後患，豈不兩全？」惠王不敢自專，特來請旨。惠王曰：「卿處分最善。」龐涓辭回本府，謂孫贖曰：「魏王十分惱怒，欲加兄極刑，愚弟再三保奏，恭喜得全性命，但須別足黥面，此乃魏國法度，非愚弟不盡力也。」孫贖嘆曰：「吾師云：『雖有殘害，不爲大凶。』今得保首領，此乃賢弟之力，不敢忘報。」龐涓遂喚刀斧手，將孫贖綁住，剔去雙膝蓋骨，贖大叫一聲，昏絕倒地。半晌方甦，又用針刺面，成私通外國四字，以墨塗之。龐涓假意啼哭，以刀瘡藥敷贖之膝，用帛纏裹，使人擡至書館，好言撫慰，好食將息。約過月餘，孫贖瘡口已合，只是膝蓋既去，兩腿無力，不能行動，只好盤足而坐。髯翁有詩云：

易名贖字禍先知，何待龐涓用計時。
堪笑孫君太忠直，尙因全命感恩私。

孫贖已成廢人，終日受龐涓三餐供養，甚不過意。龐涓乃求贖傳示鬼谷子，注解孫武兵書，贖慨然應允。涓給以木簡，要他寫贖寫未及十分之一，有蒼頭名喚誠兒，龐涓使伏侍孫贖。誠兒見孫子無辜受枉，反有憐憫之意，忽龐涓召誠兒至前，問孫贖繕寫日得幾何。誠兒曰：「孫將軍爲兩足不便，長眠短坐，每日只寫得二三策。」龐涓怒曰：「如此遲慢，何日寫完？汝可與我上緊催促。」誠兒退問涓近侍曰：「軍師央孫君繕寫，何必如此催迫？」近侍曰：「汝有所不知，軍師與孫君外雖相卹，內實相忌，所以全其性命，單爲欲得兵書耳。繕

寫一完，便當絕其飲食，汝切不可洩漏。」誠兒聞知此信，密告孫子，孫子大驚，原來龐涓如此無義，豈可傳以兵法？又想若不繕寫，他必然發怒，吾命且夕休矣！左思右想，欲求自脫之計，忽然想及鬼谷先生臨行時，付我錦囊一個，囑云：「到至急時，方可開看。」今其時矣！遂將錦囊啓視，乃黃絹一紙，中寫著詐瘋魔三字，臏曰：「原來如此。」當日晚餐方設，臏正欲舉筋，忽然昏憤，作嘔吐之狀，良久發怒，張目大叫曰：「汝何以毒藥害我？將瓶甌悉拉於地，取寫過木簡，向火焚燒，撲身倒地，口中含糊罵詈不絕。誠兒不知是詐，慌忙奔告龐涓。涓次日親自來看，臏痰涎滿面，伏地呵呵大笑，忽然大哭。龐涓問曰：「兄長爲何而笑？爲何而哭？」臏曰：「吾笑者，笑魏王欲害我命，吾有十萬天兵相助，能奈我何？吾哭者，哭魏邦沒有孫臏，無人作大將也。」說罷，復睜目視涓，磕頭不已，口中叫鬼谷先生乞救。孫臏一命，龐涓曰：「我是龐某，休得錯認了。」臏牽住龐涓之袍，不肯放手，亂叫先生救命。龐涓命左右扯脫，私問誠兒曰：「孫子病症是幾時發的？」誠兒曰：「是夜來發的。」

涓上車而去，心中疑惑不已，恐其佯狂，欲試其真僞，命左右拖入豬圈中，糞穢狼籍，臏髮覆面，倒身而臥。再使人送酒食與之，詐云：「吾小人哀憐先生被刑，聊表敬意，元帥不知也。」孫子已知是龐涓之詐，怒目猙獰，罵曰：「汝又來毒我耶？」將酒食傾翻地下，使者乃拾狗食及泥塊以進。臏以而啖之，於是還報龐涓，涓曰：「此真中狂疾，不足爲慮矣！」自此縱放孫臏，任其出入。臏或朝出晚歸，仍臥豬圈之內，或出而不返，混宿市井之間，或談笑自若，或悲號不已。市人認得是孫客卿，憐其病廢，多以飲食遺之；臏或食或不食，狂言誕語，不絕於口，無有知其爲假瘋魔者。龐涓却分付地方，每日侵晨，具報孫臏所在，尙不能置之度外也。髯翁有詩嘆

云：

紛紛七國鬪于戈，後傑時歸網羅；堪恨奸臣懷嫉忌，致令良友詐瘋魔。

時墨翟雲遊至齊，客於田忌之家。其弟子禽滑從魏而至，墨翟問孫臧在魏得意何如？禽滑親將孫子被別之事，述於翟。翟嘆曰：「吾本欲薦臧，以害之矣！」乃將孫臧之才，及龐涓妬忌之事，轉述於田忌。田忌言於威王曰：「國有賢臣，而令見辱於異國，大不可也！」威王曰：「寡人發兵以迎孫子如何？」田忌曰：「龐涓不容臧仕於本國，肯容仕於齊國乎？欲迎孫子，須是如此恁般，密載以歸，可保萬全。」威士用其謀，即令客卿淳于髡，假以進茶爲名，至魏欲見孫子。淳于髡領旨，押了茶車，捧了國書，竟至魏國。禽滑裝做從者隨行。到魏都見了魏惠王，致齊侯之命。惠王大喜，送淳于髡於館驛。禽滑見臧發狂，不與交言，半夜私往候之。臧倚靠井欄而坐，見禽滑張口不語。滑垂涕曰：「孫子困至此乎？識禽滑否？吾師言孫卿之冤於齊王，齊王甚相傾慕。淳于公此來，非爲貢茶，實欲載孫卿入齊，爲君報別此之仇耳！」孫臧淚流如雨，良久言曰：「某已分死於溝渠，不期今日有此機會，但龐涓疑慮太甚，恐不便挈帶如何？」禽滑曰：「吾已定下計策，孫卿不須過慮，侯有行期，即當相迎。」約只在處相會，萬勿移動。

次，魏王欲待淳于髡，知其善辨之士，厚贈金帛。髡醉了魏王欲行，龐涓復置酒長亭餞行。禽滑先於是夜將溫車藏了孫臧，却將孫臧衣服，與廝養王義穿著，披頭散髮，以泥土塗面，粧作孫臧模樣。地方已經具報，龐涓此不疑。淳于髡既出長亭，龐涓歡飲而別，先使禽滑驅車速行，親目押後。過數日，王義亦脫身而來，地

方但見骯髒衣服，撒做一地，已不見孫臏矣。即時報知龐涓，疑其投井而死，使人打撈屍首不得，運連挨拶，並無影響。反恐魏王見責，戒左右只將龐涓溺死申報，亦不疑其投齊也。再說淳于髡載孫臏，離了魏境，方與沐浴，卽入臨淄。田忌親迎於十里之外，言於威王，使乘蒲車入朝。威王叩以兵法，卽欲拜官。臏辭曰：「臣未有寸功，不敢受爵。龐涓若聞臣用於齊，又起妬嫉之端，不若姑隱其事。俟有用臣之處，然後効力何如？」威王從之，乃使居田忌之家，尊爲上客。臏欲借禽滑往謝墨翟，他師弟二人，已不別而行了。臏嘆息不已，再使人訪孫臏平孫卓消息，杳然無聞，方知龐涓之詐。

齊威王暇時，常與宗族諸公子馳射賭勝爲樂。田忌馬力不及，屢次失金。一日田忌引孫臏同至射圃，歡射。臏見馬力不甚相遠，而田忌三棚皆負，乃私謂忌曰：「君明日復射，臣請令君必勝。」田忌曰：「先生果能使某必勝，某當請於王，以千金決賭。」臏曰：「君但請之。」田忌請於威王曰：「臣之馳射屢負矣，來日願傾家財，一決輸贏。每棚以千金爲采。」威王笑而從之。是日諸公子皆盛飾車馬，齊至場圃，百姓聚觀者數千人。田忌問孫子曰：「先生必勝之術安在？」千金一棚，不可戲也。」孫臏曰：「齊之良馬，衆於主廄，而君欲與次第角勝難矣，然臣能以術得之。夫三棚有上中下之別，誠以君之下駟，當彼上駟，而取君之上駟，與彼中駟角，取君之中駟，與彼下駟角，君雖一敗，必有二勝。」田忌曰：「妙哉！」乃以金鞍錦韉，飾其下之馬，僞爲上駟，先與威王賭第一棚。馬足相去甚遠，田忌復失千金。威王大笑。田忌曰：「尙有二棚，臣若全輸，笑臣未晚。」及二棚三棚，田忌之馬果皆勝，多得采物千金。田忌奏曰：「今日之勝，非臣馬之力，乃孫子所教也。」因述其故。威王

嘆曰：「卽此小事，已見孫先生之智矣！」由是盡加敬重，賞賜無算，不在話下。

再說魏王既廢孫臋，責成龐涓恢復中山之事。龐涓奏曰：「中山遠於魏而近於趙，與其遠爭不如近割。臣請爲君直擣邯鄲，以報中山之恨。」惠王許之。龐涓遂出車五百乘伐趙，圍邯鄲。邯鄲守臣牛選連戰俱敗，上表趙成侯，成侯使人以中山路齊求救。齊威王已知孫子之能，拜爲大將。臋辭曰：「臣刑餘之人，而使主兵顯齊國別人才，爲敵所笑，請以田忌爲將。」威王乃用田忌爲將，孫臋爲軍師，常居輜車之中，暗爲畫策，不顯其名。田忌欲引兵救邯鄲，臋正之曰：「趙將非龐涓之敵，比我至邯鄲其城已下矣。不如駐兵於中道，揚言欲伐襄陵，龐涓必還還而擊之，無不勝也。」田忌用其謀。時邯鄲候救不至，牛選以城降涓，涓遣人報搜於魏王。正欲進兵，忽聞涓遣田忌乘虛來襲襄陵。龐涓罵曰：「襄陵有失，安邑震動，吾當還救根本。」乃班師離桂陵二十里，便遇齊兵。原來龐涓早已打聽魏兵到來，自作準備，先使牙將袁達引三千人截路搗戰。龐涓族子龐蔥前隊先到，迎住廝殺，約戰二十餘合，袁達詐敗而走。龐蔥恐有計策，不敢追趕，却來稟知龐涓。龐涓叱曰：「諒偏將尙不能擒取，安能擒田忌乎？」卽引大軍追之。將及桂陵，只見前面齊兵排成陣，龐涓乘車觀看，正是孫臋初到魏國時攔的顛倒八門陣。龐涓心疑，想道：「那田忌如何也曉此陣法，莫非孫臋已歸齊國乎？」當下亦有隊成列，只見齊軍中閃出大將田旗號推出一輛戎車，田忌全裝披掛，手執畫戟，立於車中，田嬰挺戈立車右。田忌口呼魏將能車者，上前打話。龐涓親自出車，謂田忌曰：「齊魏一向和，魏趙有怨，何與齊事？將軍乘好尋仇，實爲失計。」田忌曰：「趙以中山之地獻於吾主，吾主命吾帥師救之，若魏亦割數郡之

地付於吾手，吾當即退。」龐涓大怒曰：「汝有何本事，敢與本帥對陣？」田忌曰：「你既有本事，能識我陣否？」龐涓曰：「此乃顛倒八門陣，吾受之鬼谷子，汝何處竊取？」田忌曰：「汝既能識，敢打此陣否？」龐涓心下躊躇，若說不打，喪了志氣；遂厲聲應曰：「既能識，如何不能打？」龐涓分付龐英、龐葱、龐茅曰：「記得孫臏曾講此陣，略知攻打之法。但此陣能變長蛇，擊首則尾應，擊尾則首應，擊中則首尾皆應，攻者輒爲所困。我今去打此陣，汝三人各領一軍，只看此陣一變，三隊齊進，使首尾不能相顧，則陣自破矣。」龐涓分付已畢，自帥先鋒五千人，上前打陣，纔入陣中，只見八方旗色紛紛轉換，認不出那一門是休生傷杜景死驚開。東沖西撞，戈甲如林，並無出路。只聞得金鼓亂鳴，四下吶喊，豎的旗上，俱有軍師孫字龐涓大駭曰：「別天果在齊國，吾墮其計矣！」正在危急，却得龐英、龐葱兩路兵殺進，單單救出龐涓，那五千先鋒，不剩一人。龐茅時已被田嬰所殺，共損軍二萬餘人。龐涓甚是傷感，原來八卦陣本按八方，連中央戊己，共是九隊車馬，其形正方。比及龐涓入來打陣，抽去首尾二軍爲二角，以遏外救，止留七隊軍馬，變爲圓陣，以此龐涓迷惑。後來唐朝衛國公李靖，因此作六花陣，卽從此圓陣布出。有詩爲證：

八陣中藏不測機，仙來鬼谷少人知。
龐涓只曉長蛇勢，那識方圓變化奇。

按今堂邑縣東南有地名古戰場，乃昔日孫龐交兵之處也。却說龐涓知孫臏在軍中，心中懼怕，與龐英、龐葱商議棄營而遁，連夜回魏國去了。田忌與孫臏探知空營，奏凱回齊。此周顯王十七年之事。魏惠王以龐涓有取邯鄲之功，雖然桂陵喪敗，將功折罪。齊威王遂寵任田忌孫臏，專以兵權委之。田忌恐其將來代己爲相，

密與門客公孫閱商量，欲要奪田忌孫臧之寵。恰好龐涓使人以千金行賂於騶忌之門，要得退去孫臧。騶忌正中其懷，乃使公孫閱假作田忌家人，持十金於五鼓叩卜者之門曰：「我奉田忌將軍之差，欲求占卦。」卜者問何用，閱曰：「我將軍田氏之宗也，兵權在握，威震鄰國，今欲謀大事，煩爲斷其吉凶。」卜者大驚曰：「此悖逆之事，吾不敢與聞。」公孫閱囑曰：「先生即不肯斷，幸勿洩。」公孫閱方纔出門，騶忌差人已至，將卜者拿住，說他替販臣田忌占卦。卜者曰：「雖有人來小店，實不曾占。」騶忌遂入朝，以田忌所占之語告於威王，即引卜者爲證。威王果疑，每日使人伺田忌之舉動。田忌聞其故，遂託病辭了兵政，以釋齊王之疑。孫臧亦謝去軍師之職。明年齊威王薨，子辟疆即位，是爲宣王。宣王素知田忌之冤，與孫臧之能，俱召復故位。再說龐涓初時聞齊國退了田忌孫臧，不用大喜曰：「吾今日乃可橫行天下也。」是時韓昭侯滅魏國而都之，趙相國公仲侈如韓稱賀，因請同起兵伐魏，以滅魏之日，同分魏地。昭侯應允，回言：「偶值荒饑，俟來年當從兵進討。」龐涓訪知此信，言於惠王曰：「聞韓謀助趙攻魏，今乘其未合，宜先伐韓，以阻其謀。」惠王許之，使太子申爲上將軍，龐涓爲大將，起傾國之兵，向韓進發。不知勝負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八十九回 馬陵道萬弩射龐涓 咸陽市五牛分商鞅

孫臧兩次救趙，今次救韓，雖是兩次出兵，却是一般用計。總欲致人而不致於人也。雖是一樣出兵，却是兩般用計。救趙之役，是迎其氣而奪之，所以挫其鋒也。救韓之舉，是驕其心而誘之，所以制其命也。

龐涓見用於魏，不特忌害孫臏，且沮抑賢才，正復不少。吾於何知之？於涓死。魏更無賢才知之。魏惠誤用龐涓，進致蔽塞賢路，害孫臏而致齊仇殺太子，葬師辱國，鄰國見凌，再而不競。蔽賢之人，其爲害於國，亦如此！

孫臏兩敗魏，殺龐涓而強齊國，其才固不必言，尤妙在功成身退一著，其高更不可及！

鍾離春之說齊宣，真是奇人奇事奇想，然鍾離春不足奇，奇在齊宣之肯聽，而且立以爲后耳。然則齊宣奇人哉！

商鞅無論變法厲民，只欺公子卬一事，已是欺詐好險之極。如此人而曰：素講於帝王之學，豈非癡人說夢？兵端開自秦，而不由魏，魏之兵力，非能強於秦也。公子卬於衛鞅，又非有深恩大德，深中於其心也。一卒未交，衛鞅何至求和如此之亟，且從來求和之舉，自當出於爲主而力弱者，若求和出於魏，則衛鞅或可信其無他，奈何反先出於秦乎？公子卬若於此時將主客強弱一算，則衛鞅之詐，本不難知。只因他先有一夙昔相與之見在胸中，便把事來看得十分輕易了，所以墮其詐術，只是公子卬癡，不是商鞅計妙。

話說龐涓同太子申起兵伐韓，行過外黃，有布衣徐生請見太子。太子問曰：「先生姓見寡人有何見識？」徐生曰：「太子此行，將以伐韓也。臣有百戰百勝之術於此，太子欲聞之否？」申曰：「此寡人所樂聞也。」徐生曰：「太子自度富有過於魏，位有過於王者乎？」申曰：「無以過矣。」徐生曰：「今太子自將而攻韓，幸而勝，富不過於魏，位不過於王也。萬一不勝，將若之何？夫無不勝之害，而有稱王之榮，此臣所謂百戰百勝者也。」

「申曰：『善哉！寡人請從先生之教，即日班師。』徐生曰：『太子雖善吾言，必不行也。夫一人烹鼎，衆人啜汁，今欲啜太子之汁者甚衆，太子即欲還，其誰聽之？』徐生辭去，太子出令欲班師，龐涓曰：『大王以三軍之寄，屬於太子，未見勝敗，而遽班師，與敗北何異？』諸將皆不欲空還，太子申不能自決，遂引兵前進，直造韓都。韓哀侯遣人告急於齊，求其出兵相救。齊宣王太集羣臣，問以救韓與不救，孰是孰非，相國驪忌曰：『韓魏相并，此鄰國之幸也，不如勿救。』田忌曰：『魏勝韓，則禍必及於齊，救之爲是。』孫臏獨嘿然無語，宣王曰：『軍師不發一言，豈救與不救，二策皆非乎？』孫臏對曰：『然也。夫魏國恃其強，前年伐趙，今年伐韓，其心亦豈須臾忘齊哉？若不救，是棄韓以肥魏，故言不救者非也。魏方伐韓，韓未敵而吾救之，是我代韓受兵，韓享其安，而我受其危，故言救者亦非也。』宣王曰：『然則如何？』孫臏對曰：『爲大王計，宜許韓必救，以安其心，韓知有齊救，必悉力以拒魏，魏亦必悉力以攻韓，吾俟魏之敵，徐引兵而往，攻敵魏以存危韓，用少而送功多，豈不勝於前二策耶？』宣王鼓掌稱善，遂許韓使言：『齊救且暮且至。』

韓昭侯喜，乃悉力拒魏，前後交鋒五六次，韓皆不勝，復遣使往齊，催護救兵。齊復用田忌爲大將，田嬰副之，田子爲軍師，率車五百乘救韓。田忌又欲望韓進，孫臏曰：『不可，不可，吾向者救趙，未嘗至趙，今救韓，奈何往韓？』田忌曰：『軍師之意，將欲如何？』孫臏曰：『夫解紛之術，在攻其所必救，今日之計，惟有直走魏都耳。』田忌從之，乃命二軍齊向魏，却進發。龐涓連日韓師，將逼新，忽接本國警報，言：『齊兵復寇魏境，望元帥作速班師。』龐涓大驚，即時傳令去韓，回魏，韓兵亦不追趕孫臏，知龐涓將至，謂田忌曰：『三晉兵素悍，』

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云：「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吾軍遠入魏地，宜詐爲弱形以誘之。」田忌曰：「誘之如何？」孫臏曰：「今日當作十萬竈，明後日以漸減去，彼見軍竈頓減，必謂吾兵怯戰，逃亡過半，將兼程逐利，其氣必驕，其力必疲，吾因以計取之。」田忌從其計。

且說龐涓兵望西南而行，心念韓兵屢敗，正好征進，卻被齊人侵擾，毀其成功，不勝之忿，及至魏境，知齊兵已去了，遺下安營之迹，地甚寬廣，使人數其竈，足有十萬，驚曰：「齊兵之衆如此，不可輕敵也！」明日又至前營，查其竈僅五萬有餘，又明日，竈僅三萬，涓以手加額曰：「此魏土之洪福矣！」太子申問曰：「軍師未見敵形，何喜形於色？」涓答曰：「某固知齊人素怯，今入魏地，纔三日，士卒逃亡，已過半了，尙取操戈相角乎？」太子申曰：「齊人多詐，軍師須十分在意。」龐涓曰：「田忌等今番自來送死，涓雖不才，願生擒忌等，以雪桂陵之恥。」當下傳令選精銳二萬人，與太子申分爲二隊，倍日并行，步軍悉留在後，使龐蔥率領徐進，孫臏時刻使人探聽龐涓消息，回報魏兵已過沙鹿山，不分早夜，兼程而進，孫臏屈指計程，日暮必至馬陵，那馬陵道在兩山中，溪谷深隘，堪以伏兵，道傍樹木叢密，臏揀絕大一株留下，餘樹盡皆砍倒，縱橫道上，以塞其行，却將那大樹向東，樹身砍白，用黑煤大書六字云：「龐涓死此樹下！」上面橫書四字云：「軍師孫臏。」令部將袁達獨孤陳，各選弓弩手五千，左右埋伏，分付但看樹下火光起時，一齊發弩，再令田嬰引兵一萬，離馬陵三里埋伏，只待魏兵已過，便從後截殺。分撥已定，自與田忌引兵遠遠屯扎，準備接應。再說龐涓一路打聽齊兵過去不遠，恨不能一步趕著，只顧催趲，來到馬陵道時，恰好日落西山，其時十月下旬，又無月色，前軍回報有斷

木塞路，難以進前。龐涓叱曰：「此齊兵畏吾躡其後，故設此計也。」正欲指麾軍士搬木開路，忽擡頭看見樹上砍白處隱隱有字跡，但昏黑難辨，命小軍取火照之。衆軍士一齊點起火來，龐涓於火光之下，看得分明，大驚曰：「吾中別夫之計矣！」急教軍士速退，說猶未絕，那袁達獨孤陳，兩支伏兵，望見火光，萬弩齊發，箭如驟雨，軍士大亂。龐涓身帶重傷，料不能脫，嘆曰：「吾恨不殺此別夫，遂或豎子之名！」卽引佩劍自刎其喉而絕。龐英亦中箭身亡，軍士射死，不計其數。史官有詩云：

昔日偽書好似鬼，今宵伏弩妙如神。相交須是懷忠信，莫學龐涓自隕身！

昔龐涓下山時，鬼谷曾言：「汝必以欺人之事，還被人欺。」龐涓用假書之事，欺孫臏而別之，今日亦受孫臏之欺，墮其滅寇之計。鬼谷又言：「遇馬而卒。」果然死於馬陵。計龐涓仕魏至身死，剛十二年，應花開十二朶之兆，果見鬼谷之占，纖微必中，神妙不測。時太子申在後隊，聞前軍有失，慌忙屯札，任不行，不提防田嬰一軍，反從後面殺到。魏兵心膽俱裂，無人敢戰，各自四散逃生。太子申勢孤力寡，被田嬰生擒，縛置車中。田忌和孫臏統大軍接應，殺得魏軍屍橫遍野，輕重軍器盡歸於齊。田嬰將太子申獻功，袁達獨孤陳，將涓父管子屍首獻功。孫臏手斬龐涓之頭，懸於車上，齊軍大勝，奏凱而還。其夜太子申懼辱，亦自刎而死。孫臏嘆息不已。大軍行至沙鹿山，正逢龐蔥步軍。孫臏使人挑龐涓之頭示之，步軍不戰而潰。龐蔥車叩頭乞命，田忌欲并誅之。孫臏曰：「爲惡者止龐涓一人，其子且無罪，况其姪乎？」乃將太子申及龐英二屍交付龐蔥，教他回報魏王，速速上表朝貢。不然，齊兵再至，宗社不保。龐蔥喏喏連聲而去。此周顯王二十八年事也。田忌等班師回國。

齊宣王大喜，設宴相勞，親爲田忌田嬰孫臏置蓋，相國驕忌自思昔日私受賂父，欲陷田忌之事，未免於心有愧，遂稱病篤，使人繳還相印。齊宣王遂拜田忌爲相國，田嬰爲將軍，孫臏軍師如故，加封大邑。孫臏固辭不受，手錄其祖孫武兵書十三篇，獻於宣王曰：「臣以廢人，過蒙擢用，今上報主恩，下酬私怨，於願足矣。臣之所學盡在此書，留臣亦無用，願得閒山一片，爲終老之計。」宣王留之不得，乃封以石闕之山，孫臏任山歲餘，一夕忽不見，或言鬼谷先生度之出世矣，此是後話。武成王廟有孫子贖云：

孫子知兵，翻爲盜憎，別走銜冤，坐籌運能，救韓攻魏，雪恥揚靈，功成辭賞，遁跡藏名，揆之祖武，何愧典型？再說齊宣王將龐涓之首，懸示國門，以張國威，使人告捷於諸侯，諸侯無不贊。韓趙二君尤感救兵之德，親來朝賀。宣王欲與韓趙合兵攻魏，魏惠王大恐，亦遣使通和，請朝於齊。齊宣王約會三晉之君，同會於博望城，韓趙魏無敢違者。三君同時朝見，天下榮之。宣王遂自恃其強，耽於酒色，築雪宮於城內，以宴樂關郊外四十里爲苑囿，以備狩獵。又聽信文用說之士，於稷門立左右講室，聚遊客數千人，內驕田駢接輿環邕等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日事議論，不修實政。嬖臣王驥等用事，田忌屢諫不聽，鬱鬱而卒。

一日宣王宴於雪宮，盛陳女樂，忽有一婦人，顰額深目，高鼻結喉，駝背肥垠，長指大足，髮若秋草，皮膚如漆，身穿破衣，自外而入，聲言願見齊王。武士止之曰：「醜婦何人，敢見大王？」醜婦曰：「吾乃齊之無鹽人也，覆姓鍾離，名春，年四十餘，擇嫁不得，聞大王所宴離宮，特來見願入後宮，以備灑掃。」左右皆掩口而笑曰：「此天下強顏之女子也。」乃奏知宣王，宣王召入羣臣侍宴者，見其醜陋，亦皆含笑。宣王問曰：「我宮中妃侍

已歸。今婦人貌醜，不容於鄉里，以布衣欲干千乘之君，得無有奇能乎？鍾離春對曰：「妾無奇能，特有隱語之術。」宣王曰：「汝試發隱術，爲孤度之。若言不中用，卽當斬首。」鍾離春乃揚目銜齒，舉手再四，拊膝而呼曰：「殆哉殆哉！」宣王不解其意，問於羣臣。羣臣莫能對。宣王曰：「春來前，爲寡人明言之。」春頓首曰：「大王赦妾之死，妾乃敢言。」宣王曰：「赦爾無罪。」春曰：「妾揚目者，代王視烽火之變，銜齒者，代王嚙拒諫之口。舉手者，代王揮讒佞之臣，拊膝者，代王拆游宴之臺。」宣王大怒曰：「寡人焉有四失？村婦妄言。」喝令斬之。春曰：「乞申明大王之四失，然後就刑。」鞅聞秦用商鞅，國以富強，不日出兵函關，與齊爭勝，必百受其惠。大王內無良將，邊備漸弛；此妾爲王揚目而視之。妾聞君有諍言，不亡其國；父有諍子，不亡其家。大王內耽女色，外荒國政，忠諫之士，拒而不納；妾所以銜齒爲王受諫也。且王聽阿諛，收容蔽賢，竊位驕衍，等迂談闕說，虛而無實；大王信用此輩，妾恐其有誤社稷，所以舉手爲王揮之。王築宮築囿，臺榭陂池，殫竭民力，虛耗國賦，所以拊膝爲王拆之。大王四失，危如累卵，而偷目前之安，不顧異日之患。妾冒死上言，倘蒙採聽，雖死何恨？」宣王嘆曰：「使無鍾離氏之言，寡人不得聞其過也。」卽日罷宴，以車載春歸宮，立爲正后。春辭曰：「大王不納妾言，安用妾身？請以理國爲急，用賢爲先。」於是宣王招賢下士，疎遠佞倖，散遺糧，下游說之徒，以田畧爲相國，以鄒人孟軻爲上賓，齊國大治。卽以無鹽之邑封春家，號春爲無鹽君，此是後話。

話分兩頭，却說秦相國衛鞅聞龐涓之死，言於孝公曰：「秦魏比鄰之國，秦之有魏，猶人之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卽秦并魏，其勢不兩存明矣。魏今大破於齊，諸侯叛之，可乘此時伐魏，魏不能支，必然東徙，然後秦據

河山之固，東鄉以制諸侯，此帝王之業也。孝公以爲然，使衛鞅爲大將，公子少官副之，帥兵五萬伐魏。師出咸陽，望東進發，警報已至西河，守臣朱倉告急文書。一日三發，惠王大集羣臣，問禦秦之計。公子少官進曰：「鞅昔日在魏時，與臣相善，臣嘗舉薦於大王，大王不聽。今日臣願領兵前往，先與講和，如若不許，然後固守城池，請救韓趙。」羣臣皆贊其策。惠王卽拜公子少官爲大將，亦率兵五萬來救西河，進屯吳城。吳城是吳起守西河所築，以拒秦者，堅固可守。公子少官正欲修書遣人往秦，秦通問衛鞅，欲其罷兵守城。將士報道：「今有秦相國差人來書，見在城外。」公子少官命緹而上去，發書看之，書曰：

鞅與公子相得甚歡，不異骨肉。今各事其主，爲兩國之將，何忍治兵，自相魚肉？鄙意欲與公子相約，各去兵車，釋甲冑，以衣冠之會，相見於玉泉山，樂飲而罷，免使兩國肝腦塗地。使千秋而下，稱吾兩人之交情，同於管鮑。公子如肯俯從，幸示其期。

公子少官讀畢大喜曰：「吾意正欲如此。」遂厚待使者，答以書曰：

相國不忘夙昔之好，舉齊桓故事，以衣裳易吳車，安秦魏之民，明管鮑之誼，此少官志也。三日之內，惟相國示期，敢不聽命。

衛鞅了回書，喜曰：「吾計以矣！」使人入城訂定期日，言：「秦兵前營已撤，打發先回，只等會過元帥，便拔寨都起。」以早藕麝香遺之曰：「此二物秦地所產，早藕益人，麝香辟邪，聊志交情，永以爲友。」公子少官謂衛鞅愛己，益信其無他，答書謝之。衛鞅假傳軍令，使前營盡撤，公子少官率領先行，却暗暗分付一路只說射獵。

充食。狐岐山白雀山等處，四散埋伏。期定是日午未初，齊到玉泉山下，只聽山上放礮，號便一齊殺入。將來人盡數拿住，不許走漏一人。至期，侵晨衛鞅先使人報入城中，言：「相國先往玉泉山伺候，隨行不滿三百。」公子印十分相信，亦以輜車載酒食，并樂工一部，乘車赴會。人數與商鞅相當，衛鞅在山下相迎。公子印見人從既少，且無軍器，坦然不疑。相見之間，各敘昔日交情，并及今日通和之意。魏國使人，無不歡喜。兩邊俱有酒席，公子印是地主，先替衛鞅把盞，三獻三酬。樂三次，衛鞅使軍吏席上報時，即時撤了魏國筵席，另用本國酒饌。兩個侍酒的，都是秦國有名的勇士，一個喚做烏獲，力舉千鈞；一個喚做任鄙，手格虎豹。衛鞅纔舉酒杯相勸，以目視左右，便去山頂上放起一盤號礮，山下亦相應，聲震陵谷。公子印大驚曰：「此礮何來？相國莫非見欺？」衛鞅笑曰：「曾欺一次，尚容告罪。」公子印心慌，便欲奔逃，却被烏獲緊緊幫住，轉動不得。任鄙指揮左右拿人，公子少官率領軍士，拘獲車仗人等，真個是滴水不漏。衛鞅分付將公子印上了囚車，先遞回秦國報捷，却將所獲隨行人等，解其束縛，賜酒壓驚，仍用原來車仗，教他只說：「主帥赴會回來。」賺開城門，另有重賞，如若不從，即時斬首。那一行從人，都是小輩，誰不怕死，盡皆依允。

却教烏獲假作公子印，坐於車中，任鄙護送使臣，單車隨後。城上認得是自家人從，即時開門。那兩員勇將一齊攔住，將城門一舉一脚，打個粉碎，闖關不得。軍士上前者，都被打倒。背後衛鞅親率大軍，飛也似趕來。城內軍民亂竄，衛鞅縱軍士亂殺一陣，遂占了城。木倉圍知主帥虜度西河，難守棄城而遁。衛鞅議驅而入，直逼安邑。惠王大懼，使大夫龍賈住秦軍行成。衛鞅曰：「魏王不能用吾，吾故出仕秦國，蒙秦王尊爲卿相，

食祿萬鍾。今以兵權交付，若不滅魏，有負重託。」龍賈曰：「吾聞良鳥戀舊林，良臣懷故主。魏王雖不能用足下，然父母之邦，足下安得無情？」衛鞅沉思半晌，謂龍賈曰：「若要我班師，除非將西河之地，割於秦方可。」龍賈只得應諾。因奏惠王，惠王從之，即令龍賈率西河地圖，獻於秦軍。買和衛鞅按圖受地，奏凱而還。公子卬遂降於秦。魏惠王以安邑地近於秦，難守，遂遷都大梁去訖。自此稱爲梁國。孝公嘉衛鞅之功，封爲列侯。以前所取魏地商於等十五邑，爲鞅食邑，號爲商君。後世稱爲商鞅，爲此也。鞅謝恩歸第，謂家臣曰：「吾以衛之支庶，挾策歸秦，爲秦更治，立致富強。」今又魏地七百里，封邑十五城，大丈夫得志，可謂壯矣。賓客齊聲稱賀。內有一士厲聲而前曰：「千人諾諾，不如一士譟譟。爾等居商君門下，豈可進諂而陷主乎？衆人視之，乃上客趙良也。鞅曰：「先生語衆人之陷，試言吾之治秦，與五穀大夫孰賢？」良曰：「五穀大夫之相穆公，三置晉君并國二十，使其主爲西戎伯主。及其自奉，暑不暇蓋，勞不坐乘，死之日，百姓悲哭，如喪考妣。今君相秦八載，法令雖行，刑戮太慘，民見成而不見德，知利而不知義。太子恨君刑其師傅，怨入骨髓，民間父兄子弟，久含怨心。一旦秦君晏駕，君之危若朝露，尚可責商於之富貴，而自誇大丈夫乎？君何不薦賢人以自代，辭去祿位，退耕於野，尙可以望自全也。」商君默然不樂。

後五月，秦孝公得疾而薨，羣臣奉太子驪卽位，是爲惠文公。商鞅自負先朝舊臣，出入傲慢。公子虔初被商鞅劓鼻，積恨未報，至是與公孫賈同奏於惠文公曰：「臣聞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重者身危。商鞅立法治秦，秦邦雖治，然婦人童稚，皆言商君之法，莫言秦國之法。今又封邑十五，位尊權重，後必謀叛。」惠文公曰：「吾

恨此賊久矣。但以先王之臣，反形未彰，故姑容且夕。乃遣使者收商鞅相印，退歸商於。鞅辭朝，具駕出城，儀仗隊伍，猶比王侯。百官餞送，朝署爲空。公子虔、公孫賈密告惠文公，言：「商君不知悔咎，僭擬王者儀制。若歸商於，必然謀叛。」甘龍杜摯，證成其事。惠文公大怒，即令公孫賈引武士三千，追趕商鞅。梟首回報。公孫賈領命出朝，當時百姓連街倒巷，皆怨商君。一聞公孫賈引兵追趕，攘臂相從者，何止數千餘人。商鞅車駕出城，已百餘里，忽聞後面喊聲大振，使人探聽，回報朝廷發兵追趕。商鞅大驚，知是新主見責，恐不免禍，急卸夜冠下車，扮作卒隸逃亡。走至函關，天色將昏，往旅店投宿。店主索照身之帖，鞅辭無有。店主曰：「商君之法，不許收留無帖之人，犯者並斬，吾不敢留。」商鞅驚曰：「吾設此法，乃自害其身也。」遂乃連夜前行，混出關門，逕奔魏國。魏惠王懼商鞅誘虜公子印，割其西河之地，於是欲囚商鞅。獻秦鞅復逃回商於，謀起兵攻秦，被公孫賈追至縛歸。惠文公屢數其罪，分付將鞅押出市曹，五牛分屍。百姓爭啖其肉，須臾而盡。於是盡滅其族，爲憐商鞅，立新法，使秦國富強。今日受車裂之禍，豈非過刻之報乎？此周顯王三十一年事也。髯翁有詩云：

商於封邑未經年，五路分屍亦可憐。慘刻從來兇報至，勳君熟讀省刑篇。

自商鞅之死，百姓歌舞於道，如釋重負。六國聞之，亦皆相慶。甘龍杜摯先被革職，今皆復官。拜公孫衍爲相國，衍勸惠文公西并巴蜀，稱王以號召天下。要列國悉如魏國割地爲賀，如有違者，即發兵伐之。惠文公遂稱王，遣使者徧告列國，都要割地爲賀。諸侯俱猶豫未決，惟楚威王熊商住用昭陽，新敗越兵，殺越王無疆，有越地，地廣兵強，與秦爲敵。秦使至楚，被楚王叱咤而去。於是洛陽蘇秦挾兼并之策，以說秦王，不知蘇秦如何。

說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回 蘇秦合從相六國 張儀被激往秦邦

學有可以得富貴之道，而爲學者，不可有求富貴之心；從學起見，則爲己，而爲君子，從富貴起見，則徇欲而爲小人，爲學同而所以爲學者異也。如蘇秦之讀書刺股，非不於學甚勤，而其所以然，只爲富貴熱中，不是爲己發憤，故其人品殊不足數。

爲學雖不可有求富貴之心，而才學有可以得富貴之具，觀人者但當視其才學以爲低昂也。乃世俗人情，不論你才學不才學，只看你富貴不富貴，真令天下有才人氣殺，亦令天下有心人嘆殺！

沒才學人，雖得富貴，祇成其爲可笑可鄙，有才學而坎坷貧困，縱不生敬，亦當生憐。世俗却只敬富貴，不憐才學，如蘇秦之一家是也。勢利起於家，不怕千古高才不遇人，同聲哭殺也！

遞世無悶，固君子之高風。白眼挪揄，實世情之惡態。若饘粥可繼，閉戶自娛，猶可。若未免求衣食於世俗之中，這無悶兩字，却也難說。

富貴才學四字，雖有相連處，亦有相拗處。我見世間多少糊糊塗塗人，一般也富而且貴，享用一生，多少懷才抱藝，淹塞憔悴，終身不振。時命之不遇，造化之弄人，真是沒法。蘇秦前雖困頓，後面也還揚眉吐氣一番，還是他命運強似人處。蘇秦是傾危奸詐之人，心術甚不端正，只看他先說秦以兼并可知。

蘇秦之以合從立說，是因秦之不用，而思抗之以洩其忿也。然爲六國計，則實是合從有益；六國若能終守其說，何至爲秦之所并耶？

蘇秦說六國之語，總是誇其強大，可以拒秦，不應受其欺，而自卑曰削，然後歸到合從，是一般機軸。

蘇、張儀二人，才學俱不相上下；若論奸猾詭詐，還是張儀占強。蘇之所以能制張儀，全虧收之於因。隙之際，助其資以謀得秦柄，足以動其感激之心耳。讀者莫因儀之入秦術中，遂分二人高下也。

凡人激不甚，則怒不極，其求洩忿必不勇，而濟之者爲德亦不深。蘇秦之激怒張儀，只是先爲之極，則後日之收煞，不患不入吾彀中耳。

話說蘇、張儀自從辭了鬼谷子下山，張儀自往魏國去了。蘇秦同至洛陽，家中老母在堂，一兄二弟，兄已先亡，惟寡嫂在，二弟乃蘇代、蘇厲也。一別數年，今日重會，舉家歡喜，自不必說。過了數日，蘇秦欲出遊列國，乃請於父母，變賣家財，爲資身之費。母嫂及妻，俱力阻之曰：「季子不治耕穫，力工商，求什一之利，乃思以口舌博富貴，棄見成之業，圖未獲之利，地日生計無聊，豈可悔乎？」蘇代、蘇厲亦曰：「兄如善於遊說之術，何不就說周王？在本鄉亦可成名，何必遠出？」蘇秦被一家阻攔，乃求見周顯王，說以自強之術，王留之館舍。左右皆素知蘇秦出於辰賈之家，疑其言空疎無用，不肯在顯王前保舉。蘇秦在館舍羈留歲餘，不能討個進身；於是發憤出家，盡破其產，得黃金百鎰，製黑貂裘爲衣，治車馬僕從，遨遊列國，訪求山川地形，人民風土，盡得天下利害之詳。如此數年，未有所遇。聞衛鞅封商君，甚得秦孝公之心，乃西至咸陽，而孝公已薨，商君亦死。乃求見

惠文王、惠文王宣秦至殿，問曰：「先生不遠千里而來敝邑，有何教誨？」蘇秦奏曰：「臣聞大王求諸侯割地，意者欲安坐而并天下乎？」惠文王曰：「然。」秦曰：「大王東有關河，西有漢中，南有巴蜀，北有胡貂，此四塞之國也。沃野千里，奮擊百萬，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臣請獻謀效力，并諸侯，吞周室，稱帝而一天下，易如反掌，豈有安坐而罷成事者乎？」惠文王初殺商鞅，心惡遊說之士，乃辭曰：「孤聞毛羽不成，不能高飛；先生所言，孤有志未逮，更俟數年，兵力稍足，然後議之。」蘇秦乃退，復將古三王五霸攻戰而得天下之術，彙成一書，凡十餘萬言，次日獻上秦王。秦王雖然留覽，絕無用蘇秦之意。再謁秦相公孫衍，衍忌其才，不爲引進。蘇秦留秦，復歲餘，黃金百鎰，俱已用盡，黑貂之裘亦敝壞，計無所出，乃貨其車馬，僕從，以爲路資，擔囊徒步而歸。父母見其狼狽，辱罵之；妻方織布，見秦來，不肯下機相見。秦餓甚，向嫂求一飯，嫂辭以無柴，不肯爲炊。有詩爲證：

富貴途人成骨肉，貧窮骨肉亦途人；試看季子貂裘敝，舉目雖親盡不親。

秦不覺墮淚，嘆曰：「一身貧賤，妻不以我爲夫，嫂不以我爲叔，母不以我爲子，皆我之罪也。」於是簡書篋中，得太公陰符一篇，忽悟曰：「鬼谷先生曾言：『若遊說失意，只須熟玩此書，自有進益。』」乃閉戶探討，務窮其趣，晝夜不息，夜倦欲睡，則引錐自刺其股，血流遍足。既於陰符有悟，然後將列國形勢，細細揣摩。如此一年，天下大勢如在掌中，乃自慰曰：「秦有學如此，以說人主，豈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位者乎？」遂謂其弟代厲曰：「吾學已成，取富貴如寄，弟可助吾行資，出說列國，倘有出身之日，必當相引。」復以陰符爲弟講解，代厲亦有省悟，乃各出黃金，以資其行。秦辭父母妻嫂，欲再往秦國，思想當今七國之中，惟秦最強，可以輔

成帝業何奈秦王不肯收用吾今再去倘復如前何面復歸故里乃思一撻秦之策必使列國同心協力以孤秦勢方可自立於是東投趙國。

時趙肅侯在位其弟公子成爲相國號奉陽君蘇秦先說奉陽君奉陽君不喜秦乃去趙北遊於燕求見燕文公左右莫爲通達居歲餘資用已罄饑餓於旅邸旅邸之人哀之貸以百錢秦賴以濟適值燕文公出遊秦伏謁道左文公問其姓名知是蘇秦喜曰「聞先生昔年以十萬言獻秦王寡人心慕之恨未得能讀先生之書今先生幸惠教寡人燕之幸也」遂回車入朝召秦入見鞠躬請教蘇秦奏曰「大王列在戰國地方二千里兵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然比於中原曾未及半乃耳不聞金戈鐵馬之聲目不睹履車斬將之危安居無事大王亦知其故乎」燕文公曰「寡人不知也」秦又曰「燕所以不被兵者以趙爲之蔽耳大王不知結好於近趙而反欲割地以媚遠秦不愚甚耶」燕文公曰「然則如何」秦對曰「依臣愚見不若與趙從親因而結連列國天下爲一相與協力禦秦此百世之安也」燕文公曰「先生合從以安燕寡人所願但恐諸侯不肯爲從耳」秦又曰「臣雖不才願面見趙侯與定從約」燕文公大喜資以金帛路費高車駟馬使壯士送秦至趙。

適奉陽君趙成已卒趙肅侯聞燕國送客來至遂降階而迎曰「上客遠辱何以教我」蘇秦奏曰「秦聞天下布衣賢士莫不高賢君之行義皆願陳忠於君前奈奉陽君妬才嫉能是以遊士裹足而不進卷舌而不言今奉陽君捐館舍臣故敢獻其愚忠臣聞保國莫如安民安民莫如擇交當今山東之國惟趙爲強趙地方

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秦之所最忌害者，莫如趙。然而不敢舉兵伐趙者，畏魏之襲其後也。故爲趙南敵水韓魏，北韓魏無名山大川之險，一日秦兵大出，蠶食二國，二國降則禍次於趙矣。臣嘗考地圖，列國之地，過秦萬里，諸侯之兵，多秦十倍。設使六國合一，并力西向，何難破秦？今爲秦謀者，以秦恐嚇諸侯，必須割地求和。夫無故而割地，是曰破也；破人而破於人，二者孰愈？依臣愚見，莫如約列國君臣，盟於洹水，交盟定誓，結爲兄弟，聯爲唇齒。秦攻一國，則五國共救之。如有敗盟背誓者，諸侯共伐之。秦雖強暴，豈敢以孤國與天下之衆爭勝負哉？趙肅侯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聞至計。今上客欲糾諸侯以拒秦，寡人敢不敬從。」乃佩以相印，賜以大第，又以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十匹，使蘇秦從約長。

蘇秦乃使人以百金往燕，償旅邸人之百錢。正欲擇日起行，歷說韓魏諸國，忽趙王侯召蘇秦入朝。急事商議。蘇秦慌忙來見肅侯，肅侯曰：「適過吏來報秦相國公衍出師攻魏，擒其大將龍賈，斬首四萬五千。魏王割河北十城以求和，衍又欲移兵攻趙，將不之何？燕秦聞言，暗暗吃驚。秦兵若到趙，趙君必然亦效魏求和，合從之計不成矣。正是人算計生，且答應過去，另作區處。乃故安閒，態拱手對曰：「臣度秦兵疲敵，未能卽至趙國，禹一來，到臣自有計退之。」肅侯曰：「先生且暫留敝邑，待秦兵果然不到，方可遠離寡人耳。」這句話正中蘇秦之意，應諾而退。蘇秦回至府第，喚門下心，喚做畢成，至於密室，分付曰：「吾有同學故人，名曰張儀，字節子，乃大梁人氏。我今予汝千金，汝可扮作商賈，變姓名爲賈舍人，前往魏邦，訪儀。倘相見時，須如此如此；若到趙之日，又須如此如此。汝可小心在意。」賈舍人領命，連夜望大梁而行。

語分兩頭，却說張儀自離鬼谷歸魏，家貧，求軍魏惠王，不後見魏兵屢敗，乃挈其妻去魏遊楚，楚相昭陽留之爲門下客。昭陽將兵伐魏，大敗魏師，取襄陵等七城。楚威王嘉其功，以和氏之璧賜之。何謂和氏之璧？當初楚厲王之末年，有楚人卞和，卞璞於荆山，獻於厲王。王使玉工相之，曰：「石也。」厲王大怒，以卞和欺君，別其左足。及楚武王卽位，和復獻其璞，玉工又以爲石，王怒，別其右足。及楚文王卽位，卞和又欲往獻，奈雙足俱別，不能行動，乃血璞於懷，痛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有曉得卞和的，問曰：「汝再獻再別，可以止矣，尙希賞乎？」又何哭爲？」和曰：「吾不爲求賞也，所恨者，本良玉而謂之石，本貞士而謂之欺，是非顛倒，不待自明，是以悲耳！」楚文王聞卞和之泣，乃取其璞，使玉人剖之，果得無瑕美玉，因卞和爲璧，名曰和氏之璧。今襄陽府南漳縣荆山之顛有池，池旁有石室，謂之抱玉巖，卽卞和所居。泣玉處也。楚王憐其誠，以大夫之祿給卞和，終其身。此璧乃無價之寶，只爲昭陽滅越敗魏，功勞最大，故以重賞賜之。昭陽隨身攜帶，未嘗少離。

一日昭陽出遊於赤山，四方賓客從行者百人。那赤山下有深潭，相傳姜太公會釣於此，潭邊鎖有高樓，衆人在樓上飲酒作樂，及至半酣，賓客慕和璧之美，請於昭陽求借觀之。昭陽命守藏於車箱中，取出寶櫃，至前親自啓鑰，解開三重錦袱，玉光燦燦，照人顏面。賓客次第傳觀，無不極口稱贊，正賞玩，回左右言：「潭中有大魚躍起。」昭陽起身凭欄而觀，衆賓客一齊出看，那大魚又躍起來，足有丈餘，率魚之跳躍，俄而雲興，東北大雨將至，昭陽分付收拾程。守藏豎欲收和璧置櫃，已不知傳遞誰手，竟不見了。亂了一回，昭陽回府，教

門下客，推查盜璧之人。門下客曰：「張儀亦貧，素無行，要盜璧，除非此人。」昭陽亦心疑之，使人執張儀，笞掠之，要他招承。張儀實不曾盜，如何肯服？笞至數百，遍體俱傷，奄奄一息。昭陽見張儀垂死，只得釋放。旁有可憐張儀的，扶儀歸家。其妻見張儀，因頓模樣，垂淚而言曰：「子今日受辱，皆由讀書遊說所致。若安居務農，甯有此禍耶？」張口向妻使視之，問曰：「吾舌尚在乎？」妻笑曰：「尚在。」儀曰：「舌在，是本錢，不愁終困也。」

於是將息半愈，復還魏國。賈舍人至魏之時，張儀已回魏半年矣。聞蘇秦說趙得意，正欲往訪，偶然出門，恰遇賈舍人休車於門外相問。問知從趙來，遂問蘇秦爲趙相國，信果真否？賈舍人曰：「先生何人，得無與吾相國有舊耶？何爲問之？」儀告以同學兄弟之情。賈舍人曰：「若是，何不往游？相國必當薦揚。吾事已畢，正欲還趙，若不棄嫌，微賜願與先生同載。」張儀欣然從之。既至趙郊，賈舍人曰：「寒家在郊外有事，只得暫別。城內各門，俱有旅店，安歇遠客。容卑人過幾日相訪。」張儀辭賈舍人下車，進城安歇。次日，修刺求謁蘇秦。秦預誠門下人不許爲通。候至第五日，方得投進名刺。秦辭以事冗，改日請會。儀復候數日，終不得見，怒欲去。地方店主人拘留之，曰：「子已投刺相府，未見發落，萬一相國來召，何以應之？雖一年半載，亦不敢放去也。」張儀悶甚，訪賈舍人何在？人亦無知之者。又過數日，復書刺往辭相府。蘇秦傳命來日相見。儀向店主人假借衣履，停當。次日侵晨往候。蘇秦預先排下威儀，圍其中門，命客從耳門而入。張儀欲登階，右止之曰：「相國公謁未畢，客宜少待。」儀乃立於廡下，睨視堂前官屬拜見者甚衆，已而稟事者又有多人。良久，日將晨，聞堂上呼曰：「客今何在？」左右曰：「相君召客。」儀整衣升階，只望蘇秦降坐相迎，誰料秦安坐不動。儀忍氣進揖，秦起

立，微舉手答之，曰：「餘子別來無恙？」儀怒氣勃勃，竟不答言。左右稟進午餐，秦復曰：「公事忽冗，煩餘子久待，恐飢餒，且草率一飯，飯後有言。」命左右設坐於堂下，秦自飯於堂上，珍羞滿案，儀前不過一肉一菜，粗糲之餐而已。張儀本待不吃，奈腹中飢甚，况店主人飯錢先已欠下許多，只望今日見了蘇秦，便不肯薦用，也有些金資費發，不想如此光景，正是：「在他矮簷下，誰敢不低頭？」出於無奈，只得含羞舉箸，遙望見蘇秦杯盤狼籍，以其餘肴分賞左右，比張儀所食還盛許多。儀心中且羞且怒，食畢，秦復傳言請客上堂。張儀舉目觀看，秦仍舊高坐不起，張儀忍氣不過，走上幾步，大罵季子，我道你不忘故舊，遠來相投，何竟辱我至此？同學之情何在？蘇秦徐徐答曰：「以餘子之才，只道先我而際遇了，不期窮困如此，吾豈不能薦於趙侯，使子富貴？但恐子志衰才退，不能有爲，貽累於薦舉之人。」張儀曰：「大丈夫自能致富貴，豈賴汝薦乎？」秦曰：「你既自取富貴，何必來謁？念同學情分，助汝黃金一笏，請自方便。」命左右以金授儀，儀一時性起，將金擲於地下，憤憤而出。蘇秦亦不挽留。

儀回至旅店，只見自己鋪蓋俱已移出在外，儀問其故，店主人曰：「今日足下得見相君，必然贈館授餐，故移出耳。」張儀搖頭，口中只說可恨可恨！一頭脫下衣服，交還店主人，店主人曰：「莫非不是同學，足下有些妄扳麼？」張儀扯住主人，將往日交情，及今日相待光景，備細述了一遍。店主人曰：「相君雖然倨傲，但位尊權重，禮之當然，送足下黃金一笏，亦是美情，足下收了此金，也可打發飯錢，剩些作歸途之費，何必辭之？」張儀曰：「我一時使性，擲之於地，如今手無一錢，如之奈何？」正說話間，只見前番那賈舍人走入店門，與張儀

相見道：「連日少候得罪！不知先生曾見過蘇相國否？」張儀將怒氣重復弔起，將手往店案上一拍，罵道：「這無情無義的賊！再莫提他！」賈舍人曰：「先生所言太重，何故如此發怒？」店主人遂將相見之事，代張儀敘述一遍。今欠賬無還，又不能作歸計，好不愁悶。賈舍人曰：「當初原是小人攬撥先生來的，今日遇而不遇，却是小人帶累了先生。小人情願代先生賠了欠賬，備下車馬，送先生回魏，先生意下何如？」張儀曰：「我亦無顏歸魏了。欲往秦邦一遊，恨無資斧。」賈舍人曰：「先生欲游秦，莫非秦邦還有同學兄弟麼？」張儀曰：「非也。當今七國中惟秦最強，秦之力可以困趙；我往秦幸得用事，可報蘇秦之仇耳。」賈舍人曰：「先生若往他國，小人不致奉承；若欲往秦，小人正欲往彼探親，依舊與小人同載，彼此得伴，豈不美哉？」張儀大喜曰：「世間有此高義，足令蘇秦愧死！」遂與賈舍人爲八拜之交。

賈舍人姓張，算店錢，見有車馬在門，二人同載，望西秦一路而行。路間爲張儀製衣裝，買僕從，凡儀所須，不惜財費。至秦國，復大金帛，賂惠文王左右，爲張儀延譽。時惠文王方悔失蘇秦，聞左右之薦，卽時召曰：「拜爲客卿，與之謀諸侯之事。」賈舍人乃辭去。張儀垂淚曰：「始吾困阨至此，賴子之力，得顯用秦國，方圖報德，何遂言去耶？」賈舍人笑曰：「臣非能知君，知君者，蘇相國也。」張儀愕然良久，問曰：「子以資斧給我，何言蘇相國耶？」賈舍人曰：「相國方倡合從之約，慮秦伐趙，敗其事，思可以得秦之柄者，非君不可。故先遣臣僞爲賈人，招君至趙，又恐君安於小就，故意怠慢激怒君。君與萌游秦之意，相君乃大出金資付臣，分付恣君所用，必得秦柄而後已。今君已用於秦，臣請歸報相君。」張儀嘆曰：「嗟乎！吾在季子術中，而吾不覺，吾

不及季子遠矣。煩君多謝季子，當季子之身，不敢言伐趙二字。此報季子玉成之德也。賈舍人回報蘇秦，秦乃奏肅侯曰：「秦兵果不出矣。」於是拜辭往韓，見韓宣惠公曰：「韓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然天下之強弓勁弩，皆從韓出。今大王事秦，必求割地爲贄，明年將復求之。夫韓地有限，而秦欲無窮，再三割則韓地盡矣。俗諺云：『甯爲雞口，勿爲牛後。』」以大王之賢，挾強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羞之。宣惠公蹴然曰：「願以國聽於先生，如趙王約。」亦贈蘇秦黃金百鎰。蘇秦乃過魏，說魏惠王曰：「魏地方千里，然而人民之衆，車馬之多，無如魏者，於以抗秦有餘也。今乃聽羣臣之言，欲割地而臣事秦，倘求無已，將若之何？大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并力制秦，可使永無秦患。臣今奉趙王之命，來此約從。」韓惠王曰：「寡人愚不肖，日取敗辱，今先生以長策下教寡人，敢不從命。」亦贈金帛一車。蘇秦復造齊國，說齊宣王曰：「臣聞臨淄之塗，車轂擊，人肩摩，富盛天下莫比，乃西面而謀事秦，甯不恥乎？且齊地去秦甚遠，秦兵必不能及齊，事秦何爲？臣願大王從趙約，六國和親，互相救援。」齊宣王曰：「謹受教。」蘇秦乃驅車向南，說楚威王曰：「楚地五千餘里，天下莫強秦之所患，莫如楚。楚強則秦弱，秦強則楚弱，今列國之君，非從則衡，夫合從則諸侯將割地以事楚，連衡則楚將割地以事秦，此二策者，相去遠矣。」楚威王曰：「先生之言，楚之福也。」秦乃北行，回報肅侯，行過洛，諸侯各發使送之，儀仗旌旄，前遮後擁，車騎輜重，連接二十里不絕。威儀比於王者，一路官員，望塵下拜。

周顯王聞蘇秦將至，預使人掃除道路，設供帳於郊外以迎之。秦之老母，扶杖旁觀，嘖嘖驚嘆。二弟及妻嫂

側目不敢仰視，俯仄郊迎。蘇秦在車中謂其嫂曰：「嫂向不爲我炊，今又何恭之過也？」嫂曰：「見季子位高而金多，不容不敬畏耳。」蘇秦喟然嘆曰：「世情看冷煖，人面逐高低，吾今日乃知富貴之不可少也。」於是以車載其親屬，同歸故里，起建大宅，聚族而居，散千金以贍宗黨。今河南府城內有蘇秦宅遺址，相傳有人掘之，得金百錠，蓋當時所埋也。秦弟代厲羨其兄之貴盛，亦習陰符學遊說之術。蘇秦任家數日，乃發車往趙，趙肅侯封爲武安君，遣使約齊楚魏韓燕五國之君，俱到洹水相會。蘇秦同趙肅侯預至洹水，築壇布位，以待諸侯。燕文公先到，次韓宣惠公到，不數日，魏惠王、齊宣王、楚威王、陸績俱到。蘇秦先與各國大夫相見，私議坐次。論來楚燕是個老國，齊韓趙魏都是更姓新國，但此時戰爭之際，以國之大小爲鈸，楚最大，齊次之，魏次之，次趙次，燕次，韓內中楚齊魏已稱王，趙燕韓尙稱侯，爵位相懸，相鈸不便。於是蘇秦建議，六國一概稱王，趙王爲約主，居主位，楚王等以次居客位，先與各國會議停當。

至期，各登盟壇，照位排列，蘇秦歷階而上，啓告六王曰：「諸君山東大國，位皆王爵，地廣兵多，足以自雄。秦乃牧馬賤夫，據咸陽之險，蠶食列國，諸君能以北面之禮事秦乎？」諸侯皆曰：「不願事秦，願奉先生明教。」蘇秦曰：「合從攬秦之策，向者已悉陳於諸君之前矣。」今日但當刑牲歃血，誓於神明，結爲兄弟，務期患難相恤。」六王皆拱手曰：「謹受教。」秦遂捧盤，請六王以次歃血，拜告天地，及六國祖宗，一國背盟，十國共擊。寫下誓書六通，六國各收一通，然後就宴。趙王曰：「蘇秦以大策奠安六國，宜封高爵，保共往來六國，堅此從約。」五王皆曰：「趙王之言是也。」於是六王合封蘇秦爲從約長，兼佩六國相印，金牌寶劍，總轄六國臣民。

人各賜黃金百鎰，長馬十乘。蘇秦謝恩，六王各散歸國。蘇秦隨趙肅侯歸趙，此乃周顯王三十六年事也。史官有詩云：

相要洄水誓明神，唇齒相依骨肉親；假使合從終不解，何難協力滅孤秦？
是年魏王、韓文王俱薨，魏襄王、燕易王嗣位。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一回 學讓國燕噲召兵 偽獻地張儀欺楚

六國爲從，則不利於秦，秦之必欲設法以敗其約，宜也。但合從以擯秦，不知六國有何不利？乃旋約而旋解；墮秦人之計，而自取滅亡，愚得可笑。

從橫二說，雖是互爲勝負，然畢竟是主從者，其理順而爲說易，主橫者理逆而爲說難。却反是標說易行，而秦卒以兼并六國。從約旋行，旋解而終爲秦所并者，六國各自爲心故也。

秦人散從，始終不過兩策，一是誘之以利，使其同類相殘，坐收漁人之利；一是脅之以威，動其恐懼之心。但六國若堅心合從，互相救援，則威不足懼，至其以利誘人，則全是欺人，不曾信過一次。只是此方被欺，彼又旋蹈其轍，始終不悟，豈非愚甚？

國家禪代，是何等大事，燕噲與子之一對庸妄下材，連自己本分事，還不能照顧，却無緣無故，忽然想學起秦舜來，豈非愚人奇想？

張儀欺楚之計，本不甚高，只因楚懷貪而愚，故墮其術中耳。

話說蘇秦既合從六國，遂將從約一通，投於秦關。關吏送與秦惠文王觀之。惠文王大驚，謂相國公孫衍曰：「若六國爲一，寡人之進取無與矣，必須畫一計散其從約，方可圖大事。」公孫衍曰：「首從約者趙也，大王與師伐趙，視其求救趙者，即移兵伐之，如是則諸侯懼而從約可散矣。」一時儀在座，意不欲伐趙，以負蘇秦之德，乃進曰：「六國新，其勢未可猝誅也。秦如伐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清河，燕悉銳師以助戰，秦師拒關不暇，何暇他移哉？夫近秦之國無如魏，燕北最遠，大王誠遣使以重賂求成於魏，以疑各國之心，而與燕太子結婚，如此則從約自解矣。」惠文王稱善，乃許魏還襄陵等七城以講和，魏亦使人報秦之聘，復以女許配秦太子。趙王聞之，召蘇秦責之曰：「子倡爲從約，六國和親，相與擯秦，今未踰年而魏燕二國皆與秦通，從約之不足恃，明矣。倘秦兵猝然加趙，尙可望二國之救乎？」蘇秦惶恐謝曰：「臣請爲大王出使燕國，必有以報魏也。」

秦乃去趙適燕，燕易王以爲相國。時易王新卽位，齊宣王乘喪伐之，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始先君以國聽子，六國和親，今先君之骨未寒，而齊兵壓境，取我十城，如涇水之誓何？」蘇秦曰：「臣請爲大王使齊，奉十城以還燕。」燕易王許之。蘇秦見齊宣王曰：「燕王者，大王之同盟，而秦王之愛婿也。大王利其十城，不惟燕怨齊，秦亦怨齊矣。得十城而結二怨，非計也。大王聽臣計，不如歸燕之十城，以結燕秦之好。齊得燕秦，於以號召天下不難矣。」宣王大悅，乃以十城還燕。王之母文夫人，素慕蘇秦之才，使左右召秦入宮，因與私通。易王

知之而不。秦懼，乃結好於燕，相國子之與聯兒女之姻。又使其弟蘇代蘇與于之結爲兄弟，欲以自固。燕夫人召蘇秦，益懼，不敢往。乃說易王曰：「燕齊之勢，終當相并，臣願爲大王行反間於齊。」易王曰：「反間如何？」秦曰：「臣僞爲得罪於燕，而奔齊國，齊王必重用臣，臣因敗齊之政，以爲燕地。」易王許之，乃收秦相國。秦遂奔齊，齊宣王重其名，以爲客卿。秦因說宣王以田獵鐘鼓之樂，宣王好貨，因使厚其賦斂，宣王好色，因使妙選宮女，欲俟齊亂，而使燕乘之。宣王全然不悟。相國田嬰、客卿孟軻極諫，皆不聽。宣王薨，子湣王地。初年，頗勤國政，娶秦女爲王后，封田嬰爲薛公，號靖郭君，蘇秦客卿用事。故。

話分兩頭，再說：儀則蘇秦去趙，知從約將解，不與魏襄陵七邑之地。魏襄王怒，使人索地於秦。秦惠王使公子華爲大將，張儀副之，帥師伐魏，攻下蒲陽。儀請於秦王，復以蒲陽還魏，使公子繇質於魏，與之結好。張儀送之。魏襄王深感秦王之意，張儀因說曰：「秦王遇魏甚厚，得城不取，又納質焉。魏不可無禮於秦，宜謀所以謝之。」襄王曰：「何以爲謝？」張儀曰：「土地之外，非秦所欲也。大王割地以謝秦，秦之愛魏必深。若秦魏合兵以諸侯，大王之取償於他國者，心十倍於今之所獻也。襄王惑其言，乃獻少梁之地以謝秦，又不敢受質。秦王大悅，因罷公孫衍，用張儀爲相。時楚威王已薨，子熊槐立，是爲懷王。張儀乃遣人致懷王，迎其妻子。且言昔日盜璧之冤。楚懷王面昭陽曰：「張儀賢士，子何不進於先君，而迫之使爲秦用也？」昭陽嘿然甚愧，歸家病死。懷王懼張儀用秦，復申蘇秦之從之約，結連諸侯。蘇秦已得罪於燕，去燕奔齊。張儀乃見秦王，辭相印，自往魏。惠文王曰：「君舍秦往魏，何意？」張儀曰：「六國溺於蘇秦之說，未能卽解，臣若得魏柄，請

令魏先事秦，以爲諸侯之倡。惠文王許之。儀遂投魏，魏襄王果用爲相國。儀因說曰：「大梁南鄰楚，北鄰趙，東鄰齊，西鄰韓，而無山川之險可恃，此四分五裂之道也，故非事秦，國不得安。」魏襄王計未定，張儀陰使人招秦伐魏，大敗魏師，取曲沃。髡翁有詩云：

仕齊却爲燕邦去，相魏翻因秦國來。雖則從橫分兩路，一般反覆小人才！

襄王怒，益不肯事秦，謀爲合從，仍推楚懷王爲從約長，於是蘇秦益重於齊。時齊相國田嬰病卒，子田文嗣爲薛公，號爲孟嘗君。田嬰有子四十餘人，田文乃賤妾之子，以五月五日生。初生時，田嬰戒其妾乘之勿育，妾不忍乘，乃自育之。既長，五歲，妾乃引見田嬰，嬰怒其違命，文頓首曰：「父所以見棄者何故？」嬰曰：「世人相傳五月五日爲凶日，生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於父母。」文對曰：「人生受命於天，豈受命於戶耶？若必受命於戶，何不增而高之。」嬰不能答，然暗稱奇。及文長十餘歲，便能接應賓客，賓客皆樂與之遊，爲之延譽。諸侯使者至齊，皆求見田文，於是田嬰以文爲賢，立爲適子，遂繼薛公之爵，號孟嘗君。孟嘗君既嗣位，大築館舍，以招天下之士；凡士來投者，不問賢愚，無不收留，天下亡人有罪者皆歸之。孟嘗君雖貴，其飲食與諸客同一日待客夜食，有人蔽其火光，客疑飯有二等，投筯辭去。田文起坐，自持飯比之，果然無二。客嘆曰：「以孟嘗君待士如此，而吾過疑之，吾真小人矣！尙何面目立於其門下？」乃引刀自剄而死。孟嘗君哭臨其喪甚哀，衆客無不感動，歸者益衆，食客嘗滿數千人。諸侯聞孟嘗君之賢，且多賓客，皆尊重齊，相戒不敢犯其境。正是：

虎豹居山禽獸遠，蛟龍在水怪魚藏。堂中有客三千輩，天下人人畏孟嘗。

再說：張儀相魏三年，而魏襄王薨，子哀王立。楚懷王遣使弔喪，因徵兵伐秦，哀王許之。韓宣惠王、趙武靈王、燕王、噲皆樂於從兵。楚使者至齊，齊湣王集羣臣問計。左右皆曰：「秦甥舅之親，未有仇隙，不可伐。」蘇秦主合從之約，堅執以爲可伐。孟嘗君獨曰：「言可伐，與不可伐，皆非也。伐則結秦之仇，不伐則觸五國之怒。以臣愚計，莫如發兵而緩其行；兵發則不與五國爲異同，行緩則可觀望爲進退。」湣王以爲然，即使孟嘗君帥兵二萬以往。孟嘗君方出齊郊，遽稱疾延醫療治，一路擔擱不行。却說韓、趙、魏、燕四王，與楚懷王相會於函谷關外，刻期進攻。懷王雖爲從約長，那四王各將其軍，不相統一。秦守將樞里疾大開關門，陳兵索戰。五國互相推諉，莫敢先發。相持數日，樞里疾出奇兵，絕楚餉道。楚兵乏食，兵士皆譁。樞里疾乘機襲之，楚兵敗走。於是四國皆還。孟嘗君未至秦境，而五國之師已撤矣。此乃孟嘗君之巧計也。孟嘗君回齊，齊湣王嘆曰：「幾誤聽蘇秦之計！」乃贈孟嘗君黃金百斤，爲食客費，益愛重之。蘇秦自愧以爲不及，楚懷王恐齊之交合，乃遣使厚結於孟嘗君，與齊申盟結好，兩國聘使往來不絕。

自齊宣王之世，蘇秦尊貴寵用，左右貴戚，多有妬者。及湣王時，秦寵未衰。今日湣王不用蘇秦之計，依了孟嘗君，果然伐秦失利。孟嘗君受多金之賞，左右遂疑湣王已不喜蘇秦矣。乃募壯士，懷利匕首，刺蘇秦於朝，匕首入秦腹。秦以手按腹而走，訴於湣王。湣王命擒賊，賊已逃去，不可得。蘇秦曰：「臣死之後，願大王斬臣之頭，號令於市曰：『蘇秦爲燕行反間於齊，今幸誅死，有人知其陰事來告者，賞以千金。』如是則賊可得也。」言訖，拔去匕首，血流滿地如死。湣王依其言，號令蘇秦之頭於齊市中。須臾，有人過其頭下，見賞格，自誇於人曰：

「殺秦者我也。」市吏因執以見潘王。王令司寇以嚴刑鞠之，監得主使之入，誅滅凡數家。史官論蘇秦謀身死，猶能用計自報其仇，可謂智矣。而身不免見刺，豈非反覆不忠之報乎？蘇秦死後，其賓客往往洩蘇秦之謀，言「秦爲燕而仕齊」。潘王始悟秦之詐，自是與燕隙，欲使孟嘗君將兵伐燕。蘇代說燕王，納質子以和齊。燕王從之，使蘇厲引質子來見潘王。潘王恨蘇秦不已，欲囚蘇厲。蘇厲呼曰：「燕王欲以國依秦，臣之兄弟，陳大王之威，以爲秦，不如事齊。故使臣納質請平，大王奈何疑死者之心，而加生者之罪乎？」潘王悅，乃厚待蘇厲。厲遂委質爲齊大夫。蘇代留仕齊國，史官有蘇秦贊曰：

季子卽人師事卽谷，揣摩既就，陰符伏讀。從雖橫，誦印者六，晚節不終，燕齊反復。

再說：張儀見六國伐秦無成，心中暗喜，及聞蘇秦已死，乃大喜曰：「今日乃吾吐舌之時矣！」遂乘間說魏哀王曰：「以秦之強，禦五國而有餘，此其不可抗明矣。本倡合從之議者蘇秦，而秦且不保其身，况能保人國乎？夫親兄弟共父母，或因錢財爭鬪不休，况異國哉？大王猶執蘇秦之議，不肯事秦，倘卽國有先事秦者，召兵攻魏，魏其危矣。」哀王曰：「寡人願從和國事秦，恐秦不見納，奈何？」儀曰：「臣請爲大王謝罪於秦，以結兩國之好。」王乃飾車從，遣張儀入秦求和，於是秦魏和好，張儀遂留秦，仍爲秦相。

再說：燕相國子之身長八尺，腰大十圍，肌肥肉重，而闊口方，手綽飛禽，走及奔馬，自燕易王時已執國柄。及燕王噲嗣位，荒於酒色，但貪逸樂，不肯臨朝聽政。子之遂有篡燕之意。蘇代蘇厲與子之相厚，每對諸使者，揚其賢名。王噲使蘇代如齊，候質子，事畢歸燕。燕王噲問曰：「聞齊有孟嘗君，天下之大賢也，亦王有此

賢臣，遂可以霸天下乎？」代對曰：「不能。」噲問曰：「何故不能？」代對曰：「知孟嘗君之賢，而比之不專，安能成霸？」噲曰：「寡人獨不得孟嘗君爲臣耳，何難專任哉？」蘇代曰：「今相國子之明習政事，是卽燕之孟嘗君也。」噲乃使子之專決國事，忽一日，噲問於大夫鹿毛壽曰：「古之人君多矣，何以獨尊堯舜？」鹿毛壽亦是子之之黨，遂對曰：「堯舜所以稱聖者，以堯能讓天下於舜，舜能讓天下於禹也。」噲曰：「然則禹何爲獨傳於子？」鹿毛壽曰：「禹不能讓天下於益，但使代理政事，而未嘗廢其太子，故禹崩之後，太子啓竟奪益之天下。至今論者謂禹德衰，不及舜，以此之故。」燕王曰：「寡人欲以國讓於子之，事可行否？」鹿毛壽曰：「王而行之，與舜舜何以異哉？」噲遂大集羣臣，廢太子平，而禪國於子之。子之之佞，爲謙遜再三，然後受之。乃郊天祭地，服竟冕，執圭，南面稱王，略無慚色。噲反北面列於臣位，出就別宮居住。蘇代、鹿毛壽俱拜上卿，將軍市被心中忿甚，乃帥本部軍士往攻子之，百姓亦多從之。兩下連戰十餘日，殺傷數萬人，市被終不勝，爲子之所殺。鹿毛壽言於子之曰：「市被所以作亂者，以故太子平在也。」子之因欲收太子平，太傅郭隗與平微服共逃於無終山，避難。平之庶弟公子職，出奔韓國，國人無不怨憤。

齊湣王聞燕亂，乃使匡章爲大將，率兵十萬，從渤海進兵。燕人恨子之入骨，皆箠食壺漿，以迎齊師，無有持寸兵拒戰者。匡章出兵，凡五十日，兵不留行，直達燕。百姓開門納之。子之之黨，見齊兵衆盛，長驅而入，亦皆簞筐奔竄。子之自恃其勇，與鹿毛壽率兵拒戰於大衢，兵士漸散，鹿毛壽戰死。子之身負重傷，猶格殺百餘人，力竭被擒。燕王噲曰：「縊於別宮。」蘇代奔周。匡章因毀燕之宗廟，盛收燕府庫中寶，將子之置囚車中，先解去。

臨淄獻功。燕地三千餘里，大半俱屬於齊。匡章留屯燕地，以徇屬邑。此周赧王元年事也。齊王親數子之罪，凌遲處死，以其肉爲醢，遍賜羣臣。子之爲王纔一歲有餘，癡心貪位，自取喪滅，豈不愚哉？燕人雖恨子之，見齊王意在滅燕，衆心不服，乃共求故太子平，得之於無終山，奉以爲君，是爲昭王。郭隗爲相國。時趙武靈王深忿齊之并燕，使大將樂池迎公子職於韓，欲奉立爲燕王。聞太子平已立，乃止。郭隗傳檄燕都，告以恢復之義。各邑已降齊者，一時皆叛齊爲燕。匡章不能禁止，遂班師回齊。昭王乃歸燕都，修理宗廟，志復齊仇，乃卑身厚幣，欲以招求賢士。謂相國郭隗曰：「先王之恥，孤早夜在心，若得賢士，可與共圖齊事者，孤願以身事之。惟先王爲孤擇其人。」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千里之馬，途遇死馬，旁人皆環而嘆息，涓人問其故，答曰：「此馬生時，日行千里，今死，是以惜之。」涓人乃以五百金買其骨，囊負而歸。君大怒曰：「此死骨何用，而廢棄多金耶？」涓人答曰：「所以費五百金者，爲千里馬之骨故也。此奇事，人將競傳，必曰死馬且得重價，况活馬乎？馬今至矣！」一不期年，得千里之馬三匹。今王欲致天下賢士，請以隗爲馬骨，况賢於隗者，誰不求價而至哉？」於中昭王特爲郭隗築宮，執弟子之禮，北面聽教，親供飲食，極其恭敬。復於易水之傍，築起高臺，積黃金於臺上，以奉四方賢士，名爲招賢臺，亦曰黃金臺。於是燕王好士，傳布遠近，劇辛自趙往，蘇代自周往，鄒衍自齊往，屈景自衛往。昭王悉拜爲客卿，與謀國事。元劉因有黃金蘇詩云：

燕山不改色，易水無剩聲。誰知數尺臺，中有萬古情。區區後世人，猶愛黃金名。黃金亦何物，能爲賢重輕？周道日東漸，二老皆西行。養民以致賢，王業自此成。

話分兩頭再說。楚潛王既勝燕，殺燕王噲，與子之威振天下。秦惠文王患之，而楚懷王爲從約長，與齊深相結納，置符爲信。秦王欲離齊楚之黨，召張儀問計。儀奏曰：「臣憑三寸不爛之舌，南遊於楚，伺便進言，必使楚王絕齊而親於秦。」惠文王曰：「寡人聽子。」張儀乃辭相，以遊楚。知懷王有嬖臣，姓靳，名尚，在王左右，言無不從，乃先以重賄納交於尚，然後往見懷王。懷王重張儀之名，迎之於郊，賜坐而問曰：「先生辱臨敝邑，有何見教？」張儀曰：「臣之此來，欲合秦楚之交耳。」楚懷王曰：「寡人豈不願納交於秦哉？但秦侵伐不已，是以不敢求親也。」張儀對曰：「今天下之國雖七，然大者無過楚，齊與秦三國耳。秦東合於齊，則齊重，南合於楚，則楚重。然寡君之意，竊在楚而不在齊何也？以齊爲婚姻之國，而負秦獨深也。寡君欲事下王，雖儀亦願爲大王門闌之廚，而大王與齊通好，犯寡君之所忌。大王誠能閉關而絕齊，寡君願以商君所取楚商於之地六百里，還歸於楚，使秦女爲大王箕帚妾。秦楚世爲婚姻兄弟，以禦諸侯之患，惟大王納之。」懷王大悅曰：「秦肯還楚故地，寡人又何愛於齊？」羣臣皆以楚復得地，合詞稱賀。獨一人挺然出奏曰：「不可以！臣觀之，此事宜弔不宜賀。」楚懷王視之，乃客卿陳軫也。懷王曰：「寡人不費一兵，坐而得地六百里，羣臣賀，子獨弔何故？」陳軫曰：「王以張儀爲可信乎？」懷王笑曰：「何爲不信？」軫曰：「秦所以重楚者，以有齊也。今若絕齊，則楚孤矣。秦何重於孤國，而割六百里之地以奉之耶？此張儀之詭計也。倘絕齊而張儀負王，不與王地，齊又怨王而反附於秦，齊秦合而攻楚，楚亡可待矣！臣所謂宜弔者爲此也。王不如先遣一使隨張儀往秦受地，地入楚而後絕齊，未晚。」大夫屈原進曰：「陳軫之是也。張儀反覆小人，決不可信！」嬖臣靳尚曰：「不絕齊，秦肯

與我地乎？」懷王點頭曰：「張儀不負寡人明矣。陳子閉口勿言，請看寡人受地。」

遂以相印授張儀，賜黃金百鎰，良馬十駟，命北關守將勿通齊使。一面使逢侯丑隨張儀入秦受地。丑儀一路與逢侯丑飲酒談心，歡若骨肉。將近咸陽，張儀詐作酒醉，失足墜於車下，左右慌忙扶起儀曰：「吾足蹶損傷，急欲就醫。」先乘臥車入城，表奏秦王，留逢侯丑於館驛，儀閉門養病，不入朝。逢侯丑來見秦王，不得往候張儀，只推未愈。如此三月，丑乃上一秦王，述儀計地之言，惠文王復書曰：「儀如約，寡人必當踐之。但臣楚與齊尚未決絕，寡人恐受欺於楚，非得張儀病起，不可信也。」逢侯丑再往張儀之門，儀終不出，乃遣人以秦王之言，還報懷王。懷王曰：「秦猶謂楚之絕齊未其耶？」乃遣勇士宋遺，假道於宋，借宋符直造齊界，辱罵潛王。潛王大怒，遣使西入秦，願與秦共攻楚國。張儀聞齊使者至，其計已行，乃稱病愈入朝，遇逢侯丑於朝門，故意訝曰：「將軍胡不受地，乃尚淹吾國耶？」丑曰：「秦王專候我國而決，今幸相國玉體無恙，請入言於王，以定地界，回覆寡君。」張儀曰：「此事何須關白秦王耶？」儀所言者，乃儀之偉邑六里，自獻之於楚土耳。丑曰：「臣受命於寡君，言於之地六百里，未聞只六里也。」張儀曰：「楚王殆誤聽乎？秦地皆百戰所得，豈肯以尺土讓人，况六百里哉？」

逢侯丑還報懷王，懷王大怒曰：「張儀果是反覆小人，吾得之，必生食其肉。」遂傳旨令兵攻秦，客卿陳軫進曰：「臣今日可以開口乎？」懷王曰：「寡人不聽先生之言，狡賊所欺，生今日有何妙計？」陳軫曰：「大王已失齊助，今復攻秦，未上利也，不如割兩以賂秦，與之台兵而攻齊，雖失地於秦，可取償於齊。」懷

王曰：「本欺楚者，秦也。齊何罪焉？合兵而攻齊，人將笑我。」即日拜屈匄爲大將，逢侯丑副之，興兵十萬，取路天材山西北而進，遂襲藍田。秦王命魏章爲大將，甘茂爲副，起兵十萬拒之。一面使人徵兵於齊，齊將匡章亦率師助戰。屈匄勇，怎當二國來攻，連戰俱北。秦齊之兵追至丹陽，屈匄棄殘兵復戰，被甘茂斬之。前後獲首級八萬有餘，名將逢侯丑等死者七十餘人，盡取漢中之地六百里。楚國震動，韓魏圍楚，亦謀襲楚。楚懷王大懼，乃使屈平如齊謝罪，使陳軫如秦軍，獻二城以求和。魏章遣人請命於秦王，惠文十曰：「寡人欲得黔中之地，請以商於之地易之，如允便可罷兵。」魏章奉秦王之命，使人言於懷王。懷王曰：「寡人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如上國肯以張儀昇楚，寡人情願獻黔中之地爲謝。」不知秦王肯放張儀入楚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二回 賽舉鼎秦武王絕脛 莽赴會楚懷王陷秦

張儀爲秦臣，其說自必出於連橫，但其所以說六國者，純是一派虛聲恐喝，蓋原無真實道理可講也。然秦在此時，地大而兵強，已有兼併之勢，六國本來都有畏懼之心，故張儀之說得入耳。張儀方纔欺楚，又明知楚懷王在盛怒，聞其來求，即便挺身而往，却能終得脫身。纔見秦武不喜，便設謀往魏，又能使齊不伐魏，其膽氣見識知術，却亦有過人處。只是心術不端，事事出於欺詐，便先把品地來弄壞了，雖有功於秦，而君子所不齒，惜哉！

甘茂之取宜陽，全是息壤一盟之力。凡人臣欲有事於外，而內有讒忌之人者，皆當以此爲法。

人君自有君職，君體不應與臣下爭能。雖才能功業之事，猶不可。况下至勇力之大小乎？秦武輕其萬乘之尊，而欲以力誇其臣下，遂死非其命，豈不可嘆！古語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妙哉言乎？

凡人做一切事，算進步便須算退步。楚懷之往秦，既已慮其見欺，却不算一退步，只是昌冒失失而去，正如孤注一擲，以僥倖其瓦全，可笑之甚！

秦人果欲與楚通好，何必定要面會？即會亦當於公界地方，何爲直至武關之外？明明是有欺詐之心。又有屈原昭雖明白道破，楚懷却不醒悟，反聽子蘭靳尚，一個稚子，一個奸臣之言，輕身赴會，只算自尋晦氣，於人乎何尤？

關內還算是公地，關內則秦家矣。相約爲會，而秦王不在關外，事便可疑。楚懷當日具司馬從行，此時見機而返，還有商量。乃竟進武關，明是烏之入籠，獸之入檻，乃直至閉關圍館，方纔知是落套，豈非呆鳥？

話說楚懷王恨張儀欺詐，自願獻黔中之地，只要換張儀一人。左右忌嫉張儀者，皆曰：『以一人而易數百里之地，利莫大焉！』秦惠文王曰：『張儀吾股肱之臣，寡人甯不得，何忍棄之？』張儀自請曰：『微臣願往。』

惠文王曰：『楚王含盛怒以待先生，往必見殺，故寡人不忍遣也。』張儀奏曰：『殺臣一人，而爲秦得黔中之地，臣死有餘榮矣！况未必死乎？』惠文王曰：『先生何計自脫？試爲寡人言之。』張儀曰：『楚夫人鄭袖，美而有智，得王之寵，臣昔在楚時，聞楚王新幸一美人，鄭袖謂美人曰：『大王惡人以鼻氣觸之，子見王必掩其鼻。』

美人信其言，楚王問於鄭袖曰：「美人見寡人輒掩鼻，何也？」鄭袖曰：「嫌大王體臭，故惡聞之。」楚王大怒，命剗美人之鼻，袖遂專寵。又有嬖臣靳尚，媚事鄭袖，以外用事，而臣與靳尚相善，臣自料能借其庇，可以不死。大王但詔魏章等留兵漢中，遙爲進取之勢，楚必然不敢殺臣矣。」秦王乃遣儀行。儀既至楚國，懷王卽命使者執而囚之，將擇日告於太廟，然後行誅。

張儀別遣人打靳尚關節，靳尚入言於鄭袖曰：「夫人之寵不終矣，奈何？」鄭袖曰：「何故？」靳尚曰：「秦不知楚王之怒張儀，故遣使楚，今聞楚王欲殺儀，秦將還楚侵地，使親女下嫁於楚，以美人善歌者爲媵，以贖張儀之罪。秦女至，楚王必尊而禮之，夫人雖欲擅寵得乎？」鄭袖大驚曰：「子有何計，可止其事？」靳尚曰：「夫人若爲不知者，而以利害言於大王，使出張儀還秦，事宜可已。」鄭袖乃中夜涕泣，言於懷王曰：「大王欲以地易張儀，地未入於秦，而張儀先至，是秦之有禮於大王也。秦兵一舉而席捲漢中，有吞楚之勢，若殺張儀以怒之，必將益兵攻楚，我夫婦不能相保。妾中心如刺，飲食不甘者累日矣。且人臣各爲其主，張儀天下智士，其相秦國久，與秦偏厚，何怪其然？大王若厚待儀，儀之事楚亦猶秦也。」懷王曰：「卿勿憂，容寡人從長計議。」靳尚復乘間言曰：「殺一張儀，何損於秦？而又失黔中數百里之地，不如留儀以爲和秦之地。」懷王意亦惜黔中之地，不肯與秦，於是出張儀以厚禮之。張儀遂說懷王以事秦之利，懷王卽遣張儀歸秦，通兩國之好。屈平出使齊國而歸，聞張儀已出，乃諫曰：「前大王見欺於張儀，儀至，臣以爲大王必烹食其肉，今赦之不誅，又欲聽其邪說，率先事秦，夫匹夫猶不忘仇讎，况君乎？未得秦歡，而先觸天下之公憤，臣竊以爲非計也。」懷王

悔使人駕輜車追之。張儀已星馳出郊二日矣。張儀既還秦，魏章亦班師而歸。史臣有詩云：

張儀覆爲嬴秦，朝作俘囚，暮上賓。城笑懷王如木偶，不從忠計聽讒人。

張儀 秦王曰：「儀萬死一生，得復見大王之面，楚王誠畏秦甚，然不可使臣失言於楚。大王誠割漢中之王，以爲楚德，與爲婚姻，臣請借楚爲端，說六國連袂以事秦。」秦主許之，遂割漢中五縣，遣人往楚修好。因求懷王之女爲太子蕩妃，復以秦女許妻懷王之少子蘭。懷王大喜，以爲張儀果不欺楚也。秦主念張儀之勞，封以五邑，號武信君。因具黃金白璧，車駟馬，使以連衡之術，往說六國。張儀果見齊湣王曰：「大王自料土地孰與秦廣？兵孰強？從人爲齊計者，皆謂齊去秦，可以無患。此但狃目前，不顧後患。今秦楚嫁女娶婦，結昆弟之好，三晉莫不悚懼，爭獻地以事秦。大王獨與秦爲仇，秦驅韓魏攻齊之兩境，悉起兵渡黃河，以乘臨淄卽墨。敵大王雖欲事秦，尙可得乎？今日之計，事秦者安，背秦者危。」齊湣王曰：「寡人願以國聽於先生。」乃厚贈張儀。儀復西說趙王曰：「敵邑秦王，有敵甲洿兵，願與君會於邯鄲之下，使微臣先聞於左右。大王所恃者，蘇秦之約耳。秦言燕逃齊，又以反誅，一身不保，而人猶信之，誤矣。今秦楚結婚，齊以色鹽之地，韓魏稱東藩之國，是一國爲一也。大王欲以孤趙抗五國之鋒，萬無一幸。故臣爲大王計，莫如事秦。」趙王許諾。儀復北往燕國，說燕昭王曰：「大王所親者，莫如趙。昔趙襄嘗以其姊爲代王夫人，襄子嘗并代國，約與代王爲好會，令工人製爲長柄金斗，方宴，廚人進羹，反斗柄以擊代王，破胸而死，遂襲代國。其姊聞之，泣而呼天，因摩笄以自刺。後人因號其山曰摩笄之山。夫親姊猶欺之以取利，况他人哉？今趙王已割地謝過於秦，將

入朝秦王於滹池。一旦驅趙而攻燕，則易水長城非大王之有也。燕昭王恐懼，願獻恆山之東五城以秦。張儀連衡之說既行，將誦報秦，本至咸陽。秦惠文王已病薨，太子蒞卽位，是爲武王。齊湣王初聽張儀之說，以爲三晉皆已獻地事秦，故不敢自異。及聞儀說齊之後，方往說趙，以儀爲欺，大怒。又聞秦惠文王之薨，乃使孟嘗君致書列國，約其背秦，復爲合從。疑楚已結婚於秦，恐其不從，先欲伐之。楚懷王遣其太子橫爲質於齊，齊兵乃止。湣王自爲從約長，連結諸侯，約能。張儀者，賞以十城。

秦王生性相直，自爲太子時，素張儀之多詐，羣臣先忌儀，詭者至是皆譏譖之。儀懼禍，乃入見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於左右。」武王曰：「君計安出？」張儀曰：「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與師伐之。儀辭大王，東往大梁，齊之伐梁，必矣。梁齊兵連而不解，大王乃乘間伐梁，通三川以窺周室，此王業也。」武王以爲然，乃具革車三十，送張儀入大梁。魏哀王用爲相國，以代孫衍之位。衍乃去魏入秦。齊湣王知儀相魏，果然大怒，與師伐魏。魏哀王大懼，謀於張儀，儀乃使其舍人馮喜，僞爲楚客，見湣王曰：「聞大王甚憎張儀，信乎？」湣王曰：「然。」馮喜曰：「大王加憎儀，願無伐魏也。」臣從咸陽來，聞儀去秦時，與秦王有約，言「齊王惡儀，儀所在，必與師伐之。故秦王具車，乘送儀於魏，欲以齊魏之鬪，齊魏連而不解，秦乃得乘間鬪事於北方。」王今伐魏，中儀計。王不如無伐，使秦不信張儀，儀雖在魏，亦無能爲矣。」湣王遂罷兵不伐魏。魏哀王益厚張儀，踰年，張儀病卒。魏是時齊無鹽，后死。

却說秦武王長大多力，與勇士角力爲戲，烏獲、卬、自先世已爲秦將，武王復寵任之，益其祿秩。齊人

孟賁字說，以力聞。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狼，發怒吐氣，聲响動天。嘗於野外見兩牛相鬪，孟賁從中以手分之。一牛伏地，一牛猶觸不止。賁怒，左手按牛頭，以右手拔其角，角出牛死。人畏其勇，莫敢與抗。聞秦王招致天下勇力之士，乃西渡河。岸上人待渡者甚衆，當日以次上船。賁最後至，強欲登船先渡。船人怒其不遜，以楫擊其頭曰：「汝用強如此，豈孟賁耶？」賁瞋目而視，髮植目裂，舉聲一喝，波浪頓作。舟中之人，惶懼顛倒，盡揚播入於河。賁振撓頓足，一去數丈，須臾過岸，竟入咸陽。來見武王，武王誠知其勇，亦拜大官，與烏獲任鄙並見寵任。時周赧王六年，秦武王之二年也。秦以六國皆有相國之名，不屑與同，乃特置丞相。左右各一人，甘茂爲左丞相，樛里疾爲右丞相。魏章忿其不得相位，奔梁國去了。武王思張儀之言，樛里疾曰：「寡人生於西戎，未覩中原之盛，若得通三川，一遊鞏洛之間，雖死無恨。二卿誰能爲寡人伐韓乎？」樛里疾曰：「王之伐韓，欲攻宜陽以通三川之道也。宜陽險而勞，師費財，梁趙之救將至，臣竊以爲不可。」武王復問於甘茂，茂曰：「臣請爲王使梁，約其伐韓。」武王大喜，使茂往說梁王，梁王許秦助兵。

甘茂初與樛里疾相左，恐從中阻撓其事，先遣副使向壽回報。王言：「魏已聽命矣，然雖如此，勸王勿伐韓爲便。秦秦武王疑其言，乃親往迎甘茂，至息壤與甘茂相遇。武王曰：『相國許爲寡人約魏攻韓，今魏人聽命，相國又曰：『伐韓爲便。』何也？』甘茂曰：『夫越千里之險，以攻勁韓之大邑，此不可以歲月計也。昔會參居費圍，人有與會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奔告其母曰：『會參殺人。』其母方織，應曰：『吾子不殺人。』識如故。未幾，又一人奔告曰：『會參殺人。』其母停梭而思曰：『吾子必無此事。』復織如故。少頃，又一人奔告曰：

「殺人者果曾參也。」其母投杼下機，隄牆走匿。夫以曾參之賢，其母信之，然而三人言殺人，而慈母亦疑。今臣之賢不及曾參，王之信臣，未必如曾參之母，而謗臣殺人者，恐不止二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武王曰：「寡人不聽人言也。」請與子盟。於是君臣歃血爲誓，藏誓書於息壤，發兵五萬，使甘茂爲大將，向壽副之。兵至宜陽，圍其城五月，宜陽守臣固守不能拔。右相樗里疾言於武王曰：「秦師老矣，不撤回，恐有變。」武王召甘茂班師，甘茂乃爲書一函，以謝武王。武王啓函視之，書中唯息壤二字。武王悟曰：「甘茂嘗言之，是寡人之過也。」更益兵五萬，使烏獲往助甘茂，韓王亦使大將公叔嬰率師救宜陽，大戰於城下。烏獲持鐵戟一雙，重一百八十斤，獨入韓軍，軍士皆披靡，莫敢禦者。甘茂與向壽各率一軍，乘勢並進，韓兵大敗，斬首七萬有餘。烏獲一躍登城，手攀城堞，堞毀，獲墮於石上，折肋而死。秦兵乘之，遂拔宜陽。韓王恐懼，乃使相國公仲侈持寶器入秦，乞和。武王大喜，許之。詔甘茂班師，留向壽安戢宜陽地方，使右丞相樗里疾先往三川開路，隨後引任鄙、孟賁一班勇士起程，直入雒陽。

周赧王遣使郊迎，親具賓主之禮。秦武王謝勿敢見，知九鼎在大廟之傍室，遂往觀之。見九位寶鼎，一字排列，果然整齊。那九鼎是禹王收取九州的金，各鑄成一鼎，載其本州山川人物，及貢賦田土之數。足耳俱有龍文，又謂之九龍神鼎。夏傳於商，爲鎮國之重器。及周武王克商，起之於維維，遷時用卒徒牽挽，舟車負載，分明是九座小鐵山相似，正不知重多少斤兩。周武王覽了一回，贊嘆不已。鼎腹有荆梁雍豫徐揚青兗冀等九字分別。武王指雍字一鼎，嘆曰：「此雍州乃秦鼎也。」寡人常攜歸咸陽耳。因問守鼎吏曰：「此鼎曾有人能

舉之否？」吏叩首曰：「自有鼎以來，未曾移動；聞人傳說，鼎有千鈞之重，誰人能舉？」武王遂問任鄙。王賁曰：「二卿多力，能舉此鼎否？」任鄙知武王恃力好勝，辭曰：「臣力止可勝百鈞，此鼎十倍之重，臣不能勝。」孟賁攘臂而前曰：「臣請試之，若不能舉，休得見罪。」即命左右取青絲爲巨索，寬寬的繫於鼎耳之上，孟賁將腰帶束緊，揜起雙袖，用兩枝鐵臂，穿入絲絡，狠狠的喝一聲起，那鼎離地約有半尺，仍還於地；用力過猛，眼珠迸出，目眦流血。武王笑曰：「卿大費力，既然卿能舉起此鼎，寡人難道不如？」任鄙諫曰：「大王萬乘之軀，不可輕試。」王不聽，即時卸下錦袍玉帶，束紮腰身，用大帶扎紮其袖。任鄙拖袖回諫，武王曰：「汝自不能，乃妬寡人耶？」鄙遂不敢言。

武王大踏步向前，亦將雙臂套入絲絡，想道：「孟賁止能舉起，我偏要行動數步，方可誇勝。」乃儘生平神力，迸一口氣，喝起那鼎，亦離地半尺，方欲轉步，不覺力盡失手，鼎墜於地，正壓在武王右足上，訖札一聲，將經骨壓個半斷。武王大叫：「痛哉！登時悶絕。左右慌忙扶歸公館，血流牀席，痛極難忍，捱至夜半而薨。武王自言：「得遊鞏，雖死無恨。」一日果然死於雒陽，前言豈非誠乎？周赧王聞變大驚，急美棺，親往視殮，哭弔盡禮。樽里狄奉，其理以歸。武王無子，迎其異母弟稷嗣位，是爲昭襄王。樽生疾，討鼎之罪，磔孟賁族滅其家，以任鄙能諫，用爲漢中太守。疾復宣言於朝曰：「通三川者，甘茂之謀也。」甘茂懼爲疾所害，遂奔魏國，後死於魏。再說秦昭襄王，楚遣子質於齊，疑其背秦，而回齊，乃使樽生疾爲大將，興兵伐楚。楚使大將景央迎戰，兵敗被殺。楚懷王恐懼，昭襄王乃遣伊遺懷王書，略云：

始寡人與王約爲兄弟，結爲婚姻，相親久矣。王棄寡人而納質於齊，寡人誠不勝其憤。是以侵王之邊境，然非寡人之情也。今天下大國，惟楚與秦，吾兩君不睦，何以分於諸侯？寡人願與王會於武關，面相訂約，結盟而散，還王之侵地，復遂前好，惟王許之。王如不從，是則絕寡人也，寡人不能以兵退矣。

懷王覽書，卽召羣臣計議曰：「寡人欲勿往，恐激秦之怒，欲往，恐被秦之欺，二者孰善？」屈原進曰：「秦虎狼之國也，楚之見欺於秦，非一二次矣。王往必不歸。」相國詔曰：「靈均乃忠言也，王其勿行。速發兵自守，以防秦兵之至。」靳尚曰：「不然，楚惟不能敵秦，故兵敗將死，輿地日削，一歎然結好而復拒之，倘秦王震怒，益兵伐楚，奈何？」懷王之少子蘭，娶秦女爲婦，以爲婚姻可恃，力勸王行，曰：「楚之女，互相嫁娶，親莫過於此。彼以兵來，尙欲請和，况歎然求爲好會乎？上官大夫所言最當，王不可不聽。」懷王因楚兵新敗，心本畏秦，又被靳尚子蘭二人攬掇，不過遂許秦王赴會。

擇日起程，只有靳尚相隨。秦昭王使其弟涇陽君、樞王、車羽旄、侍衛畢具，詐爲秦王，居武關，使將軍白起引兵一萬，伏於關內，以劫楚王。使將軍蒙驁引兵一萬，伏於關外，以備非常。一面遣使者爲好語，前迎楚王，往來不絕。楚懷王信之不疑，遂至武關之下，只見關門大開，秦使者復出迎，曰：「寡君候大王於關內三日矣，不敢辱車徒於草野，請至敝館，成賓主之禮。」懷王已至秦，勢不容辭，遂隨使者入關。懷王剛剛進了關門，一聲礮響，關門已緊閉矣。懷王心疑，問使者曰：「閉關何太急也？」使者曰：「此秦法也，戰爭之時，不得不然。懷王問爾王何在？」對曰：「先在公館伺候車馬。」卽叱御者速馳約行二里許，望見秦王侍衛，擺列公館之前，使

者分付停車。館中一人出迎，懷王視之，雖然錦袍玉帶，舉動却不像秦士。懷王心下躊躇，未肯下車。那人鞠躬致詞曰：「大王勿疑，臣實非秦王，乃王弟涇陽君也。請大王至館，有話講。」懷王只得就館。涇陽君與懷王相見，方欲就坐，只聽得外面一片聲起，秦兵萬餘圍住公館。懷王曰：「寡人赴秦王之約，奈何以兵見困耶？」涇陽君曰：「無傷也，寡君適有微恙，不能出門，又恐失信於君王，故使微臣特奉迎君王，屈至咸陽，與寡君一會。以些少軍卒爲君侍衛，萬勿推辭。」那時不由楚王做主，擁之登車，留蒙驁一軍於關上，涇陽君陪乘，白起領兵四下擁衛，西望咸陽而去。靳尚逃歸楚國，懷王嘆曰：「悔不聽昭雎屈平之言，乃爲靳尚所誤。」流淚不已。

懷王既至咸陽，昭襄王大集羣臣，及諸侯使者於章臺之上。秦土面南上坐，使懷王北面參謁，如藩臣禮。懷王大怒，抗聲大言曰：「寡人信婚姻之好，輕身赴會，今君王假稱有疾，誘寡人至於咸陽，復不以禮相接，此何意也？」昭襄土曰：「向者蒙君許我黔中之地，已而不果，今日相屈，欲逐前約耳。倘君王朝許割地，暮即送王歸楚矣。」懷王曰：「王縱欲恃地，亦當善言，何必詭計如此？」昭襄土曰：「不如此，君必不從。」懷王曰：「寡人願割黔中矣，請與君王爲盟，以一將軍隨寡人至楚受地，何如？」昭襄土曰：「盟不可信也，必須先遣使回楚，將地界交割分明，方與王踐行耳。」秦之羣臣皆勸懷王，懷王益怒曰：「汝詐誘我至此，復強要我以割地，寡人死即死耳，不受汝脅也。」昭襄土乃留懷王於咸陽城中，不放回國。

再說靳尚逃回，報與昭雎，如此恁般。秦王欲得王黔中之地，拘留在彼，昭雎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而太子

又質於齊。齊人與秦合謀，復留太子，則楚國無君矣。『靳尚曰：『公子蘭見在，何不立之？』昭睢曰：『太子立已久，今王猶在秦，遽棄其命，舍適立庶，異日王幸歸國，何以自解？吾今詐計於齊，以請太子，齊必信從。』靳尚曰：『吾不能爲君禦難，此行當效微勞耳！』昭睢卽遣靳尚使齊，詐稱楚王已薨，迎太子奔喪嗣位。齊潘王謂其相國子嘗，君田文曰：『楚國無君，吾欲留太子以求淮北之地，何如？』孟嘗君曰：『不可，楚王固非一子，吾留太子，而彼以地來贖，可也。倘彼別立一人爲王，我無尺寸之利，而徒抱不義之名，將安用之？』潘王以爲然，乃以禮歸太子橫，楚橫卽楚王位，是爲頃襄王，子蘭靳尚用事如故。遣使告秦曰：『賴社稷神靈，國已有王矣！』秦王空留懷王，不可得地，乃大慚怒，使白起爲將，蒙鶩副之，帥師十萬攻楚，取十五城而歸。楚懷王留秦歲餘，秦守者久而懈怠，懷王變服，逃出咸陽，欲東歸楚國。秦王發兵追之，懷王不敢東行，遂轉北路，問道走趙。不知趙國肯納懷王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三回

趙主父餓死沙邱宮

孟嘗君偷過函谷關

趙武靈胡服習射，詐入秦庭，其志略膽氣，亦可謂是雄主，但學識不足耳。

人君廢長立幼，原是不合道理事；况已立之太子，又無罪過，乃因溺愛一念，遂廢之而更立少者，天理人情上，都說不去，所以卒貽後日之悔。

楚國雖屢敗於秦，此時兵力也還不弱；現放著一個有才有學，懷忠報國之屈原，不能用，却偏喜靳尚子

蘭二人，此所以終於不振也。

平原之美人，臨衢笑客，固然不是；然與蕭夫人之笑客不同。彼乃大國使臣，朝聘大事，齊人故意戲弄，實爲侮慢無禮；此則不過偶然一笑耳。璧者之請，諸客之引去，平原之斬美人，都未免太過；特因此時正以客爲重輕之時，故雖於情理不得其平，大家都不覺耳。然較之重色而輕賢者，其高下何啻倍蓰？

孟嘗之輕身入秦，畢竟是孟浪事；即使無虞，其爲犯難履險，亦已甚矣！縱恃有賓客之力，足以自脫，然何如不去之爲愈也？况雞鳴狗盜，尤非計之所及乎？

雞鳴狗盜，固不足言得士；但孟嘗此時，除却雞鳴狗盜，却也無著力處。則其得脫秦難，不可謂非養士之力也。

養客與擇交不同，蓋取其可以爲我用，則雞鳴狗盜，正自不妨。若高談闊論，侈言道德文章，而無補於實用，固不如雞鳴狗盜之有益耳！

話說趙武靈王身長八尺八寸，龍顏鳥喙，廣鬢虬髯，面黑有光，胸開三尺，氣雄萬夫，志吞四海。卽位五年，娶韓女爲夫人，生子曰章，立爲太子。至十六年，因夢美人鼓琴，心慕其貌，次日問羣臣言之。大夫胡廣言：「其女孟姚，善於琴。」武靈王召見於大陵之臺，容貌宛如燕中所見，因使鼓琴，大悅之，納於宮中。之吳如，生子曰何。及韓后薨，竟立吳娃爲后，廢太子章而立爲太子。武靈王自念趙國北邊於燕，東邊於胡，西邊於林胡，樓煩，與趙爲隣，而秦止一河之隔，居四戰之地，恐日就微弱，乃身自胡服，革帶皮靴，使民皆效胡俗，窄袖左衽。

以便騎射。國中無貴賤，莫不胡服者。廢車乘馬，日逐射獵，兵以益強。武靈王親自帥師略地，至於常山，四極雲中，北盡雁門，拓地數百里，遂有吞秦之志。欲取路中，自九原而南，襲咸陽，以諸將不可專任，不若使其子治國事，而出其身，經略四方。乃使羣臣大朝於東宮，傳位於太子何，是為惠王。武靈王曰：「號曰主父，主父者，猶後世稱太上皇也。」使肥義為相國，李兌為太傅，公子成為司馬，封長十章以安陽之地，號安陽君，使出，不禮為之相。此周赧王十七年事也。主父欲圖秦之山川形勢，及觀秦土之為人，乃詐稱趙國使者趙招，賈國書來告立君於秦國，攜工數人，一路圖其地形，竟入咸陽，來謁秦土。昭襄王問曰：「汝王年齒幾何？」對曰：「尚壯。」又問曰：「既然尚壯，何以傳位於子？」對曰：「寡君以嗣位之人，多不諳事，欲及其身，使嫻習之。寡君雖為主父，然國事未嘗不主裁也。」昭襄王曰：「汝國亦畏秦乎？」對曰：「寡君不畏秦，不胡服習騎射矣。今馳馬控弦之士，十倍昔年，以待待秦，或者可終徵盟好。」昭襄王見其應對擊擊，相敬重。使者辭出就館，昭襄王睡至中夜，忽思趙使者形貌魁梧壯偉，不似人臣之相，事有可疑，輾轉不寐。天明，傳旨宣趙招相見。其從人答曰：「使人患病，不能入朝，請緩之。」過三日，使者尚不。昭襄王怒，遣吏迫之。吏直入舍中，不見使者，止獲從人，自稱真趙招。乃解到昭襄王面前。王問汝既是真趙招，使者的係何人？對曰：「賈吾王主父也。主父欲觀大王威容，故詐稱使者而來。今已出咸陽三日矣。」命臣招待於此。昭襄王大驚，頓足曰：「主父大欺吾也！」即使涇陽君同白起領精兵三千，星夜追之。至函谷關，守關將士言：「趙國使者於三日前已出關矣。」涇陽君等回復秦王，秦王心跳不甯者數日，乃以禮遣趙招還國。髡翁有詩云：

分明猛虎踞咸陽，誰敢潛窺函谷關？不道龍顏趙主父，竟從堂上認秦王。

次年主父復出巡雲中，日代而西，收兵於樓煩，築城於靈壽，以鎮中山，名趙王城。吳娃亦於肥鄉築城，號夫入城。是時趙之強，同於三晉。其年楚懷王自秦來，惠王與羣臣計議，恐觸秦怒，且主父遠在代地，不敢自專，遂閉關不納。懷王計窮，欲南奔大梁，秦兵追及之，復與涇陽君俱至咸陽。懷王憤甚，嘔血斗餘，遂發病，未幾而薨。秦乃歸其喪於楚，楚人憐懷王爲秦所欺，客死於外，百姓往迎喪者，無不痛哭，如悲親戚。諸侯咸惡秦之無道，復爲合從以擯秦。楚大夫屈原痛懷王之死，繇子蘭靳尚誤之，今日二人仍舊用事，君臣貪於苟且，絕無報秦之志。乃屢屢進諫，勸頃襄王進賢遠佞，選將練兵，以圖雪懷王之恥。子蘭悟其意，使靳尚言於頃襄王曰：「原自以同姓，不得重用，心懷怨望，且每向人言：『大王忘秦仇爲不孝，子蘭等不主張伐秦爲不忠。』頃襄王大怒，削屈原之職，放歸田里。原有姊名須，已遠嫁，聞原被放，乃歸家訪原於夔之故宅。見原被髮垢面，形容枯槁，行吟於江畔，乃喻之曰：『楚王不聽子言，子之心已盡矣，憂思何如？幸有田畝，何不力耕自食，以終餘年乎？』原不違姊意，乃秉耒而耕。里人哀原之忠者，皆爲助力。月餘，姊去，原嘆曰：『楚事至此，吾不忍見宗室之滅亡。』忽一日晨起，抱石自投汨羅江而死。其日乃五月五日。里人聞原自溺，爭掉小舟，出江拯救，已無及矣。乃爲角黍投於江中，以祭之，繫以綵線，恐爲蛟龍所攫食也。又龍舟競渡之戲，亦因拯救屈原而起。至今自楚至吳，相沿成俗。屈氏所耕之田，獲米如白玉，因號曰玉米田。里人私爲原立嗣，名其鄉曰姊歸鄉。今荊州府有歸州，亦因姊歸得名也。至宋元豐中，封原爲清烈公，兼爲其姊立廟，號姊歸廟。後復加封原爲忠烈王，髯翁有過忠烈

王廟詩云：

峨峨廟貌立江傍，香火爭趨忠烈王。佞骨不知何處朽，龍舟歲歲弔滄浪。

再說：趙主父出巡雲中，回至邯鄲，論功行賞，賜通國百姓酒餼五日。是日羣臣畢集稱賀，主父使惠王聽朝。自己設便坐於傍，觀其行禮。見何年幼，服堯冕南面爲王；長子章魁然丈夫，反北面拜舞於下，兄屈於弟，意甚憐之。朝既散，主父見公子勝在側，私謂曰：「汝見安陽君乎？雖隨班拜舞，似有不甘之色。吾分趙地爲二，使章爲代王，與趙相並，汝以爲何如？」趙勝對曰：「王昔日已誤矣！今君臣之分已定，復生事端，恐有爭變。」主父曰：「事權在我，又何慮哉？」主父回宮，夫人吳娃見其色變，問曰：「今日朝中有何事？」主父曰：「吾見故太子章，以兄朝弟，於理不合，欲立爲代王，勝又言其不便，吾是以躊躇而未決也。」吳娃曰：「昔穆侯生二子，長子仇，弟曰成師，穆侯薨，子仇嗣位，都於翼，封其弟成師於曲沃，其後曲沃益強，遂盡滅仇之子孫，并吞翼國。此主父所知也。成師爲弟，尙能戕兄，况以兄而臨弟，以長而臨少乎？吾母子且爲魚肉矣！」主父惑其言，遂止。有侍，昔曾服事故太子章於東宮者，聞知主父商議之事，乃私告於章，章與田不禮計之。不禮曰：「主父分王二子，出自公心，特爲婦人之言所阻耳。王年幼不諳事，誠乘間以計圖之，主父亦無如何也。」章曰：「此事惟君留意，富貴共之。」太傅李堯與肥義相善，密告曰：「安陽君強壯而驕，其黨甚衆，且有怨望之心，田不禮剛狠自用，知進而不知退，二人爲黨，行險僥倖，其事不遠。子任重而勢尊，禍必先及，何不稱病，得政於公子，成可以自免。」肥義曰：「主父以王屬義，尊爲相國，謂義可托安危也。今未見禍形，而先自避，不爲苟息所笑。」

乎？」李堯嘆曰：「子今爲忠臣，不得復爲智士矣！」因泣下久之，別去。肥義思李堯之言，夜不能寐，食不下咽，展轉躊躇，未得良策。乃謂近侍高信曰：「今後設有召吾王者，必先告我。」高信曰：「諾。」

忽一日，主父與王同遊於沙邱，安陽君、章亦從往。那沙邱有臺，乃齊紂王所築，有離宮二所，主父與王各居一宮，相去五六里。安陽君之館適當其中。田不禮謂安陽君曰：「王出遊在外，其兵衆不甚集，若假以主父之命，召王，王必至。吾伏兵於途中，要而之，奉主父以撫其衆，誰敢違者？」章曰：「此計甚妙！」即遣心腹內侍，僞爲主父使者，夜召惠王曰：「主父卒然病發，欲見王面，幸速往！」高信即走告相國肥義，義曰：「王素無病，事可疑也。」乃入謂王曰：「義常以身先之，侯無他故，王乃可行。」又謂告信曰：「緊閉宮門，慎勿輕啓。」肥義與數騎隨使者先行，至中途，伏兵誤以爲王，羣起盡殺之。田不禮舉火，視乃肥也。田不禮大驚曰：「事已變矣！及其機未露，宜悉衆乘夜襲王，幸或可勝。」於是奉安陽君以攻王，高信因肥義分付，已預作準備。田不禮攻娃宮不能入，至天明，高信使從軍乘屋發矢，賊多傷死者，矢盡，乃飛瓦下之。田不禮取巨石擊於木，以撞宮門，譁聲如雷。惠王正在危急，只聽得宮外喊聲大舉，兩隊軍馬殺來，賊兵大敗，紛紛而散。原來是公子應、李兌、國中商議，恐安陽君乘機爲亂，各率一枝軍前來接應，正遇著賊圍王宮，解救了此難。安陽君兵敗，謂田不禮曰：「今當如何？」不禮曰：「急走主父處，涕泣哀求，主父必然相庇，吾當力拒追兵。」章從其言，乃單騎奔主父宮中。主父果然開門，匿之，殊無難色。

田不禮驅殘兵再與成兌交戰，衆寡不敵，不禮被兌斬之。兌度安陽君無處托身，必然往投主父，乃引兵前

圍主父之宮，打開宮。李兌仗劍當門開路，公子成在後，入見主父，叩頭曰：「安陽君反叛，法所不宥，願主父出之。」主父曰：「彼未嘗至吾宮中，卿可他覓也。」兌成再四告稟，主父並不開口。李兌曰：「事已至此，當搜簡一番，即不得賊，謝罪未晚。」公子成曰：「君言是也。」乃呼集親兵數百人，遍搜宮中於複壁中得安陽君，牽之以出。李兌遽拔劍擊斷其頭。公子成曰：「何急也？」兌曰：「若遇主父，萬一見奪，抗之則非臣禮，從之則爲失賊，不如殺之。」公子成乃服。兌掘安陽君之首，自宮門出，聞主父泣聲，復謂公子成曰：「主父開宮納章，心已憐之矣！吾等以章故，圍主父之宮，搜章而殺之，無乃傷主父之心事乎？之後，主父以圍宮加罪，吾輩族滅矣！王年幼不足與計，吾等當自決者。」乃分付軍士不許解圍，使人詐誦惠王之令曰：「在宮人等，先出者免罪；後出者即係賊黨，夷其族。」從官及內侍等聞王令，爭先出宮，單單剩得主父一人。主父呼人無一應者，欲出則門已下鑰矣。一連圍了數日，主父在宮中餓甚，無從取食，庭中樹有雀巢，乃探其卵啖之，月餘餓死。髯仙有詩嘆曰：

胡服行邊靖虜塵，雄心可欲并西秦。吳娃一脈能貽禍，夢裏琴聲解誤人。

主父既死，外人未知。李兌等尚不敢直入，待三月有餘，方纔啓鑰入視。主父屍身已枯癯矣。公子成奉惠王往沙邱宮，視斂發喪，葬於代地。今靈邱縣以葬武靈王得名也。惠王回國，以公子成爲相國，李兌爲司寇。未幾，公子成卒，惠王以公子勝字阻主父分王之謀，乃用爲相國，封以平原，號爲平原君。平原君亦好士，有孟嘗君之風，既貴，益招致賓客，坐食者常數千人。平原君之府第有畫楹，置美人於上，其樓俯臨民家。民家之主人有

躡疾，曉起踰闌而出，汲美人於樓上，望見大笑，少頃，躡者造平原君之門，請見，公子勝揖而進之。躡者曰：「聞君之喜士，士所以不遠千里，集於君之門者，以君貴士而賤色也。臣不幸有黽癘之病，不良於行，君之後宮，乃臨而笑臣，臣不甘受婦人之辱，願得笑臣者之頭。」勝笑應曰：「諾。」躡者去，平原君笑曰：「愚哉此豎也！一笑之故，遂欲殺吾美人乎？」平原君門下有個常規，主客者，每月一進客籍，稽客之多少，科算錢穀，入之數，前此客有增無減，至是日漸引去，歲餘減半。公子勝怪之，乃鳴鐘大會諸客，問曰：「所以待諸君者，未嘗失禮，乃紛紛引去，何也？」客中一人對曰：「君不殺笑躡之美人，衆皆拂然，以君愛色而賤士，所以去耳。臣等不日亦將辭矣。」平原君大驚，引罪曰：「此勝之過也。」卽解佩劍，令左右斬樓上美人之頭，自洗跛者之門，長跽請罪。躡者乃喜，於是門下皆稱頌平原君之賢，賓客復聚如初。時人爲三字語云：

食我飽，衣我溫，息其館，遊其門，齊孟嘗，趙平原，佳公子，賢主人。

時秦昭襄王聞平原君斬美人謝躡之事，一日與壽述之，嗟嘆其賢。回壽曰：「尙不及齊孟嘗君之甚也。」秦王曰：「孟嘗君如何？」向壽曰：「孟嘗君自其父田嬰存日，卽使主家政，接待賓客，賓客歸之如雲，諸侯咸敬慕之，請於田嬰以爲世子。及嗣爲薛公，賓客益盛，衣食與己無二，俱給繁費，爲之破產。士從齊來者，人人以爲孟嘗君親己，無有間言。今平原容美人笑躡而不誅，直待賓客離心，乃斬頭以謝，不亦晚乎？」秦王曰：「寡人安得一見孟嘗君，與之同事哉？」向壽曰：「王如欲見孟嘗君，何不召之？」秦王曰：「彼齊相國也，召之安肯來乎？」向壽曰：「王誠以親子弟爲質於齊，以請孟嘗君，齊信秦，不敢不遣。王得孟嘗君，卽以爲相，齊亦必

相王之親子弟，秦齊互相其交，必合，然後共謀諸侯，不難矣。秦王曰：「善。」乃以涇陽君媿爲質於齊，願易孟嘗君來秦，使寡人一見其面，以慰飢渴之想。賓客聞秦召，皆知孟嘗君必行。

時蘇代適爲燕使於齊，謂孟嘗君曰：「今代從外來，見士偶人與木偶人相與語，木偶人謂士偶人曰：『天方雨，子必敗矣。奈何！』士偶人笑曰：『我生於土，敗則仍還於土耳。子遭雨漂流，吾不知其所底也。』秦虎狼之國，楚懷王猶不返，况君乎？若留君不遣，臣不知君之所終也。」孟嘗君乃辭秦，不欲行。匡章言於湣王曰：「秦之致質而求見孟嘗君，欲親也。」孟嘗君不往，失秦權矣。雖然，留秦之質，猶爲不信秦也。王不如以禮歸涇陽君於秦，而使孟嘗君聘秦，以答秦之禮。如是則秦王必聽信孟嘗君，而厚於齊。」湣王以爲然，謂涇陽君曰：「寡人行將遣相國文，行聘於上國，以候秦王之顏色，豈敢煩貴人爲質？」卽備車乘送涇陽君還秦，而使孟嘗君行聘於秦。孟嘗君同賓客千餘人，車騎百餘乘，西入咸陽，謁秦王。秦王降階迎之，握手爲歡，道平生相慕之實。孟嘗君有白狐裘，毛深二寸，其白如雪，價值千金，天下無雙，以此爲私禮，獻於秦王。秦王服此裘入宮，誇於所幸燕姬。燕姬曰：「此裘亦常有，何以足貴？」秦王曰：「狐非數千歲，色不白，今之白裘，所取狐腋下一片，補綴而成，此乃純白之皮，所以貴重，真無價之珍也。齊乃山東大國，故有此珍服耳。」時天氣尙煖，秦王解裘付主藏吏，分付珍藏，以俟進御。

擇日將立孟嘗君爲丞相，樞疾忌孟嘗君見用，恐奪其相權，乃使其客公孫奭說秦王曰：「田文齊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夫以孟嘗君之賢，其籌事無不中，又加以賓客之衆，而借秦權以陰爲齊謀，秦其危矣！」

「秦王以其言問於樽生，疾對曰：『爽言是也。』」秦王曰：『然則遣之乎？』疾對曰：『孟嘗君居秦月餘，其賓客千人，盡已得秦鉅細之事，若遣之歸齊，終爲秦害，不如殺之。』秦王惑其言，命出孟嘗君於館舍。涇陽君在齊時，孟嘗君待之甚厚，日具飲食，行復餽以寶器數事，涇陽君甚德之，致是聞秦王之謀，私見孟嘗君，言其事。孟嘗君懼而問計涇陽君曰：『王計向大決也，宮中有燕姬者，最得王心，所言必從，君攜有重寶，吾爲君進於燕姬，求其一言，放君還國，則禍可免矣。』孟嘗君以白璧二雙，托涇陽君獻於燕姬，求其解。燕姬曰：『妾甚愛白狐裘，聞山東大國有之，若得此裘，妾不惜一言，不願得璧也。』涇陽君回報孟嘗君，孟嘗君曰：『只有一裘，已獻秦王，何可復得？』遍問賓客，有能復得白狐裘者否？衆皆束手莫對。最下坐有一客，自言：『臣能得之。』孟嘗君曰：『子有何計得裘？』客曰：『臣能爲狗盜。』孟嘗君笑而遣之。

客是夜裝束如狗，從竄中潛入秦宮庫藏，爲狗吠，主藏吏以爲守狗不疑，客伺吏睡熟，取身邊所藏鑰匙，返開藏櫃，果得白狐裘，遂盜之以出，獻於孟嘗君。孟嘗君使涇陽君報獻燕姬，燕姬大悅，值一夜飲方懽，遂進言曰：『妾聞齊孟嘗君，天下之大賢也，孟嘗君力爲齊相，不欲來秦，秦請而致之，用則已矣，乃欲加誅，夫請人國之相，而無故誅之，又有戮賢之名，妾恐天下賢士將裹足而避秦也。』秦王曰：『善。』明日御殿，即命具車馬，給驛券於孟嘗君，還齊。孟嘗君曰：『五僮倖燕姬之一言，得脫虎口，萬一秦土中悔，吾命休矣。』客有善爲僞券者，爲孟嘗君易券中名姓，星馳而去。一函谷關，夜方半，關門下鑰已久，孟嘗君應追者或至，急欲出關，關開閉，俱有常期，人定即閉，難始開，孟嘗君與賓客咸擁聚關內，心甚惶迫，忽聞雞鳴聲自客隊中出。

孟嘗君怪而視之，乃下客一人，能效雞聲者。於是羣雞啼鳴，關吏以爲天且曉，即起驗，穿開闔，孟嘗君之衆復星馳而去。謂二客曰：「吾之得脫虎口，乃狗盜雞鳴之力也。」衆賓客自愧無功，從此不敢怠慢，下坐之客，髡翁有贊曰：

明珠彈雀，不如泥丸；白璧療飢，不如壺餐。狗吠裘得，雞鳴關啓，雖爲聖賢，不如彼鄙。細流納海，累塵成岡，用人惟器，勿陋孟嘗。

樽坐疾開，孟嘗君得放歸國，即趨入朝，見昭襄王曰：「王卽不殺田文，亦宜留以爲質，奈何遣之？」秦王大悟，卽使人馳急傳追孟嘗君，至函谷關，索出客籍閱之，齊使田文姓名，使者曰：「得無從間道，尙未至乎？」候半日，杳無影響，乃言孟嘗君狀貌，及賓客車馬之數。關吏曰：「若然，則今早出關者是矣。」使者曰：「還可追否？」關吏曰：「其馳如飛，今已去百里之遠，不可追也。」使者乃還報。秦王嘆曰：「孟嘗君有鬼神不測之機，果天下賢士也！」後秦王索白狐裘於主藏吏，不得，及見燕姬，服之，因叩其故，知其爲孟嘗君之客所盜，復嘆曰：「孟嘗君門下，如通都之市，無物不有，吾秦國未有其比。」竟以裘賜燕姬，不罪主藏吏，不知孟嘗君歸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四回

馮驩彈鋏客孟嘗

齊王糾兵伐桀宋

馮驩才諳甚高，非尋常游士之比；其口舌之才，未嘗不妙，而其言皆正人光明，無絲毫傾危詐欺。至於心

地忠厚，更是品高處，以如此人而貧困無聊，使非有孟嘗君之好客，未必不終身貧賤，可嘆！

宋康行事，驕傲愚駭，率淺躁都有，而又加以以虐濟之以剛愎，此即大國，亦必有滅亡之禍，况小國乎？至其所恃者在兵力，而又無撫恤之德，與用衆之方，如此而侈言霸王，豈非囋語？

蘇代本於蘇秦之教，亦游士之雄也。與張儀流品雖同，而品行過之，其爲齊計畫處更正。

養客五君中，惟信陵眼力見識都勝，如待侯生一節，是四君之所必不能者也。侯嬴朱亥，只看其不屈於信陵，一知其身分之異，看信陵偏要致敬於侯生朱亥，便知其識見之高。非信陵不足以知二人，非二人亦不能致信陵之敬，所謂相需而後顯，相難而後成也。

話說孟嘗君自秦逃歸，道經於趙，平原君趙勝出迎於三十里外，極其恭敬。趙人素聞人傳說孟嘗之名，未見其貌，至是爭出觀之。孟嘗君身材短小，不踰中人，觀者或笑曰：「始吾慕孟嘗君以爲天人，必魁然有異，今觀之，但渺小丈夫耳！」和而笑者復數人。是夜凡笑孟嘗君者皆失頭。平原君心知孟嘗門客所爲，不敢問也。再說齊湣王既遣孟嘗君往秦，如失左右手，恐其遂爲秦用，深以爲憂。乃聞其逃歸大喜，仍用爲相國。賓客歸者益衆，乃置三客舍，二等上，等曰代舍，中等曰幸舍，下等曰傳舍。代舍者言其人可以自代也，上客居之，食肉乘輿，幸舍者言其人可任用也，中客居之，但食肉不乘輿。傳舍者脫粟之飯，免其飢餓，出入聽其自便，下客居之。前番雞鳴狗盜，及僞券有功之人，皆列於代舍。所收薛邑俸入，不足以給賓客，乃出錢行債於薛，歲收利息，以助日用。

一日有一漢子，狀貌脩偉，衣敝褐，躡草屨，自言姓馮，名驢。齊人求見孟嘗君，孟嘗君揖之與坐，問曰：「先生下辱，有以教又乎？」驢曰：「無也，竊聞君好士，不擇貴賤，故不揣以貧身自歸耳。」孟嘗君命置一舍，十餘日，孟嘗君問於傅舍長曰：「新來客何所事？」傅舍長答曰：「馮先生貧甚，身無別物，止存一劍，又劍囊以荆緇繫之於腰間，食畢，輒彈其劍而歌。」曰：「長缺歸來兮，食無魚。」孟嘗君笑曰：「是嫌吾食儉也。」乃遷之於幸舍，食魚肉，乃使幸舍長候其舉動。五日後，來告我，居五日，幸舍長報曰：「馮先生彈劍而歌如故，其辭不同矣。」曰：「長缺歸來兮，出無車。」孟嘗君驚曰：「彼欲爲我上客乎？其人必有異也。」又遷之代舍，使代舍長伺其歌不驢。車一出夜歸，又歌曰：「長缺歸來兮，無以爲家。」代舍長詣孟嘗君言之。孟嘗君蹙額曰：「客何所鑿之甚乎？」更使伺之，驢不復歌矣。居一年有餘，主家者來告孟嘗君，錢穀只勾一月之需。孟嘗君查貸券，民間所負甚多，乃問左右曰：「客中誰能爲我收債於薛者？」代舍長進曰：「馮先生不聞他長，然其人似忠實可任，向者自請爲上客，君其試之。」孟嘗君請馮驢，與言收債之事，馮驢一諾無辭。遂乘車至薛，坐於公府。薛民萬戶多有貸者，聞薛公使上客來徵息，時輸納於衆，計之得息錢十萬，馮驢貯錢多市牛酒，預出示，凡負孟嘗君息錢者，勿論能償不能償，來日悉會府中驗券，百姓聞有牛酒之犒，皆如期而來。馮驢一一勞以酒食，勸使醉飽，因而勞勸，審其中貧富之狀，盡得其實。食畢，乃出券與合之，度其力饒，雖一時不能，後可相償者，與爲要約，載於券上。其貧不能償者，皆羅拜哀乞寬期。馮驢命左右取火，將貧券一笥，悉投火中燒之，謂衆人曰：「孟嘗君所以貸錢於爾民者，恐爾民無錢以爲生計，非爲利也；然君之食客數千，俸食不足，故不得

已而徵息，以奉賓客。有力者更爲期約，無力者焚券蠲免。之施德於爾薛人，可謂厚矣。百姓皆叩頭，歡呼曰：「孟嘗君，吾父母也。」早有人將焚券事報知孟嘗君。孟嘗君大怒，使人併召馮驩，馮驩手來見。孟嘗君假意問曰：「客勞苦，收債畢乎？」馮驩曰：「不但爲君收債，且爲君收德。」孟嘗君曰：「君君何變讓之？」曰：「文食客三千人，俸食不足，故貸錢於薛，冀收餘息，以助公費。聞客得息錢，多具牛酒與衆樂飲，復焚券之半，納曰收德，不知所收何德也。」馮驩對曰：「君請息怒，容備陳之。負債者多，不具牛酒爲歡，衆疑不肯齊赴，無以驗其力之饒乏。力饒者與爲期，其乏者雖嚴責之，亦不能償。久而息多，則逃亡耳。區之薛，君之世封，其民乃君所與其安危者也。今焚無用之券，以明君之輕財而少民仁義之名，流於無窮。此臣所謂爲君收德者矣。」孟嘗君迫於客費，心中殊不以爲然。然已焚券，無可奈何，勉爲放顏揖而謝之。史臣有詩云：

逢迎言利號佳，焚券先虞觸主噴。空手但收仁義返，方知彈鋏有高人。

却說秦昭襄王悔失孟嘗君，又見其作用可駭，想道：「此人用於國，終爲秦害。」乃廣布謠言，流於齊國，言：「孟嘗君名高天下，天下知有孟嘗君，不知有齊王，不日孟嘗君且代齊矣。」又使人說頃襄王曰：「向者六國秦齊，獨後因楚土自爲從約長，孟嘗君不服，故不肯同。及懷王在秦，寡君欲歸之，孟嘗君使人勸寡君勿歸懷王，以太子見質於齊，欲秦殺懷王，彼乃留太子以要地於齊。故太子幾不得歸，而懷王竟死於秦。寡君之得罪於楚，皆孟嘗君之故也。寡君以楚之故，欲得孟嘗君而殺之，曾逃歸不獲，今復齊相專權，且篡篡齊。秦楚自此多事矣。寡君願悔前之禍，與楚結好，以女爲楚子婦，共傾孟嘗君之禍，幸大王裁。」楚王

咸其言，竟通和於秦，迎秦王之女爲夫人，亦使人布流言於齊。齊湣王疑之，遂收孟嘗君相印，黜歸於薛。賓客聞孟嘗君罷相，紛紛散去，唯馮驩在側，爲孟嘗君御車，未至薛，薛百姓扶老攜幼相迎，爭獻酒食，問起居。孟嘗君謂馮驩曰：「此先生所謂爲文收德者也。」馮驩曰：「臣意不止於此，倘借臣以一乘之車，必令君益重於國，而俸邑益廣。」孟嘗君曰：「惟先生命。」

過澠日，孟嘗君具車馬及金幣，請馮驩曰：「聽先生所往。」馮驩駕車，西入咸陽，求見昭襄王，說曰：「士之游秦者，皆欲強秦而弱齊，其游齊者，皆欲強齊而弱秦。秦與齊勢不兩雄，其二者乃得天下。」秦王曰：「先生何策，可使秦雄而不爲雌乎？」馮驩曰：「大王知齊之廢孟嘗君否？」秦王曰：「寡人曾聞之而未信也。」馮驩曰：「齊之所以重於天下者，以有孟嘗君之賢也；今齊王惑於讒毀，一旦收其相印，以功爲罪，孟嘗君怨齊必深，乘其懷怨之時，而秦收之以爲用，則齊國之陰事，必將盡輸於秦，用以謀齊，齊可得也，豈特爲雄而已哉？大王急遣使，載重幣，迎孟嘗君於薛，時不可失，萬一齊王悔悟而復用之，則兩國之雌雄未可定矣。」時樗里疾方卒，秦王急欲賢相，聞驩言大喜，乃飾良車十乘，黃金百鎰，而使者以丞相之儀從，迎孟嘗君。馮驩曰：「臣請爲大王先報孟嘗君使之束裝，毋淹來使。」馮驩疾驅至齊，未暇見孟嘗君，先見齊王，說曰：「齊秦之互爲雌雄，王所知；得人者爲雄，失人者爲雌，今臣聞道路之言，秦王幸孟嘗君之廢，遣良車十乘，黃金百鎰，迎孟嘗君爲相，倘孟嘗君西入相秦，反其爲齊謀者，以爲秦謀，則雄在秦而雌在齊，危矣。」湣王色動，問曰：「然則如何？」馮驩曰：「秦使旦暮且至，大王乘其未至薛，先復孟嘗君相位，更廣其邑封，孟嘗君必喜。」

而受之。秦使者雖強，豈能不告於王，而擅迎人之相國哉？」潘十曰：「善。」然雖答應，意未深信，使人至境上，探其虛實，只見車騎紛紛而至，詢之果秦使也。使者連夜奔告潘王，潘王即命馮驩持節迎孟嘗君，復其相位，益封孟嘗君千戶。秦使者至薛，聞孟嘗君已復相齊，乃轉轅而西。

孟嘗君既復相位，前賓客去者復歸。孟嘗君謂馮驩曰：「文好客，無敢失禮。一日罷相，客皆棄文而去。今賴先生之力，得復其位，諸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馮驩答曰：「夫榮辱盛衰，物之常理。君不見大都之市，平旦則側肩爭門而入，日暮爲墟，爲所求不在焉。富貴多士，貧賤寡交，事之常也。君又何怪乎？孟嘗君再拜曰：「敬聞命矣。」乃待客如初。是時魏昭王與韓宣王奉周王之命，合從伐秦。秦使白起將兵迎之，大戰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韓將公孫喜，取武遂地三百里，遂伐魏，取河東地四百里。昭襄王大喜，以七國百稱土不足爲異，欲別立帝號，以示貴重，而嫌於獨尊。乃使人言於齊潘王曰：「今天下相王，莫知所歸。寡人意欲稱西帝，以主西方，尊齊爲東帝，以主東方，平分天下。大王以爲何如？」潘王意未決，問於孟嘗君。孟嘗君曰：「秦以強橫見惡於諸侯，王勿效之。」正踰一月，秦復遣使至齊，約其伐趙。適蘇代自燕復至，潘王先以並帝之事，而教於代。代對曰：「秦不致帝於他國，而獨致於齊，所以尊齊也。却之則拂秦之意，直受之，則取惡於諸侯。願王受之而勿稱，使秦稱之，而西方之諸侯奉之，王乃稱帝，以主東方，未晚也。使秦稱之，而諸侯惡之，王因以爲秦非。」潘王曰：「敬受教。」又問秦約伐趙，其事何如？蘇代曰：「兵出無名，事故不成。趙無罪而伐之，得地則爲秦利，齊無與焉。今宋方無道，天下號爲桀，宋王與其伐趙，不如伐宋，得其地可守，得其民可臣，而又有誅暴名。」

此湯武舉也。潘王大悅，乃受帝號而不稱，厚待秦使，而辭其伐趙之請。秦昭襄王稱帝，纔二月，聞齊仍稱王，亦去帝號，不敢稱。

話分兩頭，却說宋康王乃宋辟公辟兵之子，剔成之弟，其母夢徐偃王來托生，因名曰偃。生有異相，身長九尺四寸，面闊一尺三寸，目如巨星，而有神光，力能屈伸鐵鈎。於周顯王四十一年，逐其兄剔成而自立。立十一年，國人探雀巢，得蛻卵，中有小鷓，以爲異事，獻於君偃。偃召太史占之，太史布卦奏曰：『小而生大，此反弱爲強，崛起霸王之象。』偃喜曰：『宋弱甚矣！寡人不與之，更望何人？』乃多僉壯丁，親自訓練，得勁兵十餘萬，東伐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二百餘里，西又敗魏軍，取二城，滅滕，有其地。因遣使通好於秦，秦土遣使報之，自是宋號強國，與齊楚三晉相並。偃遂稱爲宋王，曰：『天下英雄，無與爲比，欲速就霸王之業。』每臨朝，輒令羣臣齊呼萬歲。堂上一呼，堂下應之，門外侍衛亦俱應之，聲聞數里。又以革囊盛牛血，懸於高竿，挽弓射之，弓強矢勁，射透革囊，血回從亂灑，使人噴言於市曰：『我王射天得勝，欲以恐嚇遠人。』又爲長夜之飲，以酒強灌羣臣，而陰使左右以熱水代酒自飲。羣臣量素洪者，皆溲倒大醉，不能成禮，惟康王惺然。左右獻諛者，皆曰：『君王酒量如海，飲千石不醉也。』又多取婦人爲淫樂，一夜御數十女，使人傳言：『宋王神兼數百人，從不倦息。』以此自炫。一日游封父之墟，遇見採桑婦甚美，築青陵之臺以望之，訪其家，乃舍人韓馮之妻息氏也。王使人喻馮，以意使獻其妻。馮與妻言之，問其願否。息氏作詩以對曰：

南山有鳥，北山有羅，鳥自高飛，羅當奈何？

宋王慕息氏不已，使人卽其家奪之。韓馮見息氏升車而去，心中不忍，遂自殺。宋王召息氏共登青陵臺，謂之曰：「我宋王也，能富貴人，亦能生殺人。况汝夫已死，汝何所歸？不從寡人，當立爲王后。」息氏作詩對曰：

鳥有雌雄，不逐鳳凰，妾是庶人，不樂宋王。

宋王曰：「卿今已至此，雖欲不從寡人，不可得也。」氏曰：「容妾沐浴更衣，拜辭故夫之魂，然後侍大王巾櫛耳。」宋王許之。息氏沐浴更衣，訖望空再拜，遂從臺上自投於地。宋王急使人速攬其衣，不能及，視之氣已絕矣。簡其身畔，於裙帶得書一幅，書云：「死後乞賜遺骨，與韓馮合葬於一塚，黃泉感德。」宋王大怒，故爲二塚隔絕埋之，使其東西相望，而不相親。埋後三日，宋王還國，忽一夜有交梓木生於二塚之傍，旬日間木長三丈許，其枝自相附結成連理，有鴛鴦一對，飛集於枝上，交頸悲鳴，呈人哀之曰：「此韓馮夫婦之魂所化也。」遂名其樹曰：「相思樹。」髻仙有詩嘆云：

相思樹上兩鴛鴦，千古情魂事可傷。莫道威強能奪志，婦人執性抗君王。

羣臣見宋王暴虐，多有諫者。宋王不勝其瀆，乃置弓矢於座側，凡進諫者，引弓射之。嘗一日間射殺景成，戴烏，公子勃等三人，自是舉朝莫敢開口。諸侯號曰桀宋。時齊潘王用蘇代之說，遣使於楚魏，約其攻宋，三分其地。兵旣發，秦昭王聞之，怒曰：「宋新秦懼，而齊伐之，寡人必救宋，無再計。」齊潘王恐秦兵救宋，求於蘇代，代曰：「臣請西止秦兵，以遂王伐宋之功。」乃西見秦王曰：「齊今伐宋矣，臣敢爲大王賀。」秦王曰：「齊伐宋，先生何以賀寡人乎？」蘇代曰：「齊王之強暴，無異於宋。今約楚魏而攻宋，其勢必欺楚魏，楚魏受其欺，必

向西而事秦。是秦損一宋以餌齊，而坐收楚魏之二國也。王何不利焉？敢不賀乎？」秦王曰：「寡人欲救宋，何如？」代答曰：「桀宋犯天下之公怒，天下皆幸其亡，而秦獨救之，衆怒且移於秦矣！」秦王乃罷兵不救宋。

齊師先至宋郊，楚魏之兵亦陸續來會。齊將韓聶、唐昧、魏將芒卯，三人做一處商議。唐昧曰：「宋王志大氣驕，宜示弱以誘之。」芒卯曰：「宋王淫虐，人心離怨，我三國皆有喪師失地之恥，宜檄文布其罪惡，以招故地之民，必有反戈而向宋者。」韓聶曰：「二君之言皆是也。」乃爲檄數桀宋十大罪：一逐兄篡位，得國不正；二滅滕兼地，恃強凌弱；三好攻惡戰，侵犯大國；四革囊射天，得罪上帝；五長夜酣飲，不恤國政；六奪人妻妾，淫蕩無恥；七射殺諫臣，忠良結舌；八僭擬王號，妄自尊大；九獨媚強秦，結怨鄰國；十慢神虐民，全無君德。檄文到處，人心聳懼。三國所失之地，其民不樂附宋，皆逐其官吏，登城自守，以待來兵。於其所向皆捷，直逼睢陽。宋王偃大閱車徒，親領中軍，離城十里結營，以防攻突。韓聶遣部下將閻丘儉以五千人挑戰。宋兵不出，閻丘儉使軍士聲洪者數人，登驪車朗誦桀宋十罪。宋王偃大怒，將軍盧曼出，略戰數日。閻丘儉敗走，盧曼追之，儉棄其車器械，狼狽而奔。宋王偃登壘望見齊師已敗，喜曰：「敗齊一軍，則楚魏俱喪氣矣！」乃悉師出戰，直逼齊營。韓聶又讓一陸，退二十里下寨，却教唐昧、芒卯二軍，左取路抄出，宋王大營之後。次日，宋王偃只道齊兵已不能戰，拔寨都進，直攻齊營。閻丘儉打著韓聶旗號，列陣以待。自辰至午，合戰三十餘次，宋王果然英勇，手斬齊將二十餘員，兵士死者白餘人。宋將盧曼死於陣。閻丘儉復大敗而奔，委棄車仗器械無數。宋兵爭先掠取，忽有探子報道：「敵兵襲攻睢陽城。」急探是楚魏二國軍馬。宋王大怒，忙教

整隊回軍行不上五里，刺斜里一軍突出，大叫：「齊國上將韓聶在此，無道昏君，還不速降！」宋王左右將戴直，屈志高，雙車齊出，韓聶大展神威，先將屈志高斬於車下。戴直不敢交鋒，保護宋王，且且走，回至睢陽城下。守將公孫拔認得自家軍馬，開門放入。三國合兵攻打，晝夜不息，忽見塵頭起處，又有大軍到來，乃是齊湣王。王恐韓聶不能成功，親帥大將王蠋、太史敫等，引大軍三萬前來，軍勢益壯。宋軍知齊王親自領兵，人人喪膽，個個灰心。又兼宋王不恤士卒，晝夜驅率男女守瞭，絕無恩賞，怨聲藉藉。戴直言於王假曰：「敵勢猖狂，人心已變，大王不如棄城，灌避河南，更圖恢復。」宋王此時一片圖王定霸之心，化爲秋水，嘆息了一回，遂與戴直半夜棄城而遁。公孫拔遂豎起降旗，迎湣王入城。湣王撫安百姓，一面令諸軍追逐宋王，宋王走至濰邑，爲追兵所及，先搶戴直而斬之。宋王自投於神農澗中，不死，被軍士牽出斬首，傳送睢陽。齊楚魏遂共滅宋國，三分其地。楚魏之兵既散，湣王曰：「伐宋之役，齊力爲多，楚魏安得受地？」遂引兵銜枚尾唐昧之後，襲敗楚師於重丘。乘勝逐去，盡收淮北之地。又西侵三晉，屢敗其軍。楚魏恨湣王負約，果皆遣使附秦，秦反以爲蘇代之功矣。

湣王既兼有宋地，氣益驕恣，使嬖臣夷維往合衛魯。三國之君要他稱臣入朝。三國懼其侵伐，不敢不從。湣王曰：「寡人殘燕滅宋，闢地千里，敗梁割楚，威加諸侯。魯衛蓋已稱臣，泗水無不恐懼，且晚徒一旅兼并二周，遷九鼎於臨淄，正號天子，以令天下，誰敢違者？」孟嘗君田文諫曰：「宋王偃惟驕，故齊得而夷之，願大王以宋爲戒。夫周雖微弱，然號爲共主，七國攻戰，不敢及周，畏其名也。大王前去帝號不稱，天下以此多齊之讓，今忽萌代周之志，恐非齊福。」湣王曰：「湯放桀，武王伐紂，紂紂非其主乎？寡人何不如湯武？惜子非伊尹太

公耳。於是復收孟嘗君相印。孟嘗君懼誅，乃與其賓客走大梁，依公子無忌以居。那公子無忌，乃魏昭王之少子，爲人謙恭，士人接人惟恐不及。嘗朝膳，有一鳩爲鶴所逐，急投案下。無忌蔽之，視鶴去，乃縱鳩。誰知鶴隱於屋脊，見鳩飛出，逐而食之。無忌自咎曰：「此鳩避患而投我，乃竟爲鶴所殺，是我負此鳩也。」竟日不進膳。令左右捕鶴，共得百餘頭，各置一籠以獻。無忌曰：「殺鳩者止一鶴，吾何可累及他禽！乃按劍於籠上，祝曰：『不食鳩者，向我悲鳴，我則放汝。』羣鳩皆悲鳴，獨至一籠，其鶴低頭不敢仰視，乃取而放之，遂同籠放其餘。鶴聞者嘆曰：『趙公子不忍負一鳩，忍負人乎？由是士無賢愚，歸之如市，食客亦三千餘人，與孟嘗君平原君相亞。

魏有隱士，姓侯，名嬴，年七十餘，家貧，爲大梁東門監者。無忌聞其素行修潔，且好奇計，里中尊敬之，號爲侯生。於是假車任拜，以黃金二十鎰爲贄，侯生謝曰：「嬴安貧自守，不妄受人一錢，今且老矣，甯爲公子而改節乎？」無忌不能強，欲尊神之，以示賓客，乃置酒大會。是日魏宗室將相，諸貴客畢集堂中，坐定，獨虛左第一席。無忌命駕親往，夷門迎侯生赴會。侯生登車，無忌揖之上坐，生略不謙遜。無忌執轡在傍，意甚恭敬。侯生又謂無忌曰：「臣有客朱亥，在市屠中，欲往看之，公子能枉駕同一往否？」無忌曰：「願與先生偕往。」卽命引車枉道入市。及屠門，侯生曰：「公子暫止車中，老漢將下看吾客。」侯生下車，入亥家，與亥對坐肉案前，絮語移時。侯生時時睨視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略無倦怠。時從騎數十餘，見侯生絮語不休，厭之，多有竊罵者。侯生亦聞之，獨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與朱亥別，復登車上坐如故。無忌以午牌出門，比回府，已申末矣。諸貴客見公子

親往迎客，虛左以待。正不知甚處有名的遊士？何方大國的使臣？俱辦下一片敬心伺候。及久不見到，各各心煩意懶。忽聞報說：公子迎客已至，衆貴客敬心復萌，俱起坐出迎，睜眼相看。及客到，乃一白鬚老者，衣冠敝陋，無不駭然。無忌引侯生徧告賓客，諸貴客聞是東門監者，意殊不以為然。無忌揖侯生就首席，侯生亦不謙讓，酒至半酣，無忌手捧金卮爲壽於侯生之前。侯生接卮在手，謂無忌曰：「臣乃夷門抱關吏也。公子枉駕下辱，久立市中，毫無怠色；又尊臣於諸客之上，於臣似爲過分。然所以爲此，欲成公子下士之名耳！」

諸貴客皆竊笑，席散，侯生遂爲公子上客。侯生因薦朱亥之賢，無忌數往候見，未亥絕不答拜。無忌亦不以爲怪，其折卽下士如此。今日孟嘗君至魏，獨依無忌，正合著古語：「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八個字，自然情投意合。孟君原與趙平原君公子勝交厚，因使無忌結交於趙勝。無忌將親姊嫁於平原君爲夫人，於是魏趙通好，而孟嘗君居間爲帝。齊湣王自孟嘗君去後，益自驕橫，送欲謀代周爲天子。時齊境多怪異，大雨血，方數百里，沾人衣，腥臭難當。又地坼數丈，泉水湧出。又有人當關而哭，但聞其聲，不見其形。由是百姓惶惶，朝不保夕。大夫狐咺陳舉先後進諫，且請召還孟嘗君。湣王怒而殺之，陳屍於通衢，以杜諫者。於是子蠲太史敫，皆附病棄職，歸鄉里。不知湣王如何結果？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五回 說四國樂毅滅齊 驅火牛田單破燕

戰國之勢，已不比春秋，只好逆取順守。樂毅乘齊王之暴虐，長驅入齊，業已下七十餘城，已不可謂王道。

此時卽極其兵力，并莒卽墨而攻下之；然後徐圖安集之方，亦不爲晚。乃利欲緩攻服其心，而待其自降，未免迂矣；况卽不欲過迫，亦何至三年之久乎？孫子不云乎？「兵者危道，可暫用而不可久也。」而齊固大國也，七十餘城之易下，乘銳也。齊潛尚在，而據莒卽墨，終是禍貽。今頓師千里之外，至於三年之久，而下二城，能保無內外之變乎？故樂毅不盡其力之所能爲，不可謂非計之拙也。但齊潛雖暴，而先澤未斬，田氏尙未應絕，則樂毅之緩攻，騎劫之謀代，未必非天意也。

田單以垂亡之齊，拒極盛之燕，首尾六年，堅守不下，是何等力量！及後設謀反間，詭用神師，怒我而慢人，於以行其奇計，卒得恢復故地，是何等才情！至於旣已成功，却不肯自立，而仍奉法章，足見心術端正。

話說燕昭王自卽位之後，日夜以報齊雪恥爲事，弔死問孤，與士卒同甘苦，尊禮賢士，四方豪傑歸者如市。有趙人樂毅，乃樂羊之孫，自幼好講兵法。當初樂羊封於靈壽，子孫遂家焉。趙主父沙邱之亂，樂毅挈家去靈壽，奔大梁，事魏昭王，不甚信用。聞燕王築黃金臺，招致天下賢士，欲往投之，乃謀出使於燕，見燕昭王說以兵計。燕王知其賢，待以客禮，樂毅謙讓不敢當。燕王曰：「先生生於趙，仕於魏，在燕固當爲客。」樂毅曰：「臣之仕魏，以避亂也；大王若不棄微末，請委質爲燕臣。」燕王大喜，卽拜毅爲亞卿，位在劇辛諸人之上。樂毅恣召其宗族居燕，爲燕人。其時齊國強盛，侵伐諸侯，昭王深自韜晦，養兵恤民，待時而動。及湣王逐孟嘗君，恣行狂暴，百姓弗堪，而燕國休養多年，國富民稠，士卒樂戰。於是昭王進樂毅而問曰：「寡人銜先人之恨，二十八年於茲矣，常恐一旦溘先朝露，不及剗刃於齊王之腹，以報國恥，終夜痛心。今齊王驕暴自恃，中外離心，此天亡

之時；寡人欲起傾國之兵，與齊爭一旦之命，先生何以教之？」樂毅對曰：「齊國地大人衆，士卒習戰，未可獨攻也；王必欲伐之，必與天下共圖之。今燕之比鄰莫密於趙，王宜首與趙合，則韓必從而孟嘗君在魏，方恨齊，宜無不聽。如是而齊可攻也。」燕王曰：「善。」

乃具符節，使樂毅往說趙國；平原君趙勝爲言於平原文王，王許之。適秦國使者在趙，樂毅并說秦使者以伐齊之利。使者還報秦王，秦王忌齊之盛，懼諸侯背秦而事齊，於是復遣使者報趙，願共伐齊之役。劇辛說魏王，見信陵君信陵君果主發兵，復爲約韓與其事，俱與訂期。於是燕王悉起國中精銳，使樂毅將之；秦將白起趙將廉頗，韓將暴鳶，魏將晉鄙，各率一軍，如期而至。於是燕王命樂毅并護五國之兵，號爲樂上將軍，浩浩蕩蕩，殺奔齊國。齊潘王自將中軍，與大將韓聶迎戰於濟水之西，樂毅先士卒，四國兵將，無不買勇爭奮，殺得齊兵屍橫原野，流血成渠，韓聶被樂毅之弟樂乘所殺，諸軍乘勝逐北。潘王大敗，奔回臨淄，連夜使人求救於楚，許盡割淮北之地爲賂；一面檢點軍民，登城設守。秦魏韓趙乘勝，自分路收取邊城，獨樂毅自引燕軍，長驅深入。所過宣諭威，齊城皆望風而潰，勢如破竹，大軍直逼臨淄。

潘王大懼，遂與文武數十人，潛開北門而遁。行至衛國，衛君郊迎稱臣，既入城，讓正殿以居之，供具甚敬。潘王驕傲，待衛君不以禮，衛諸臣意不能平，夜往掠其輜重。潘王怒，欲俟衛君來見，責以捕衛君，是日竟不朝見，亦不復給廩餼。潘王甚愧，候至日昃，甚恐衛君圖己，與夷維數人，連夜逃去。從臣失主，一時皆四散奔走。潘王不一日，逃至魯關，關吏報知魯君，魯君遣使者出迎，夷維謂曰：「魯何以待吾君？」對曰：「將以十太宰。」

待子之君。夷維曰：「吾君天子也，天子巡狩，諸侯辟宮，朝夕親視膳於堂下，天子食已，乃退而聽朝，豈止十
率之奉國已？」使其回復魯君，魯君大怒，關不納，復至鄒，值鄒君方死，滑王欲入弔，夷維謂鄒人曰：「天子
下弔，主人必背，殯棺立西階，北面而哭，天子乃於阼階上，南面而弔之。」鄒人曰：「吾國小，不敢煩天子下
弔。」亦拒之不受。滑王計窮，夷維曰：「聞莒州尙完，何不往？」乃奔莒州，僉兵城守，以拒燕軍。樂毅遂破臨淄，
盡收取齊之財物祭器，并查舊日燕城重器，前被齊掠者，大車裝載，俱歸燕國。燕王昭大悅，親至濟上，大犒三
軍，封樂毅於昌國，號昌國君。燕昭王返國，獨留樂毅於齊，以收齊之餘城。

齊之宗人有田單者，有智術，知兵，滑王不能用，現爲臨淄市椽。燕王入臨淄，城中之人紛紛逃竄，田單與同
宗逃難於安平，盡截去其車軸之頭，略與穀半，而以鐵葉裹軸，務令堅固，人皆笑之。未幾，燕兵來攻安平，城破，
安平人復爭竄，乘車皆擁擠，多因軸頭往觸，不能疾驅，或軸折車覆，皆爲燕兵所獲。惟田氏一宗，以鐵籠堅固，
且不礙，竟得脫奔即墨。去訖，樂毅分兵略地，至於畫邑，聞故太傅王蠋家在畫邑，傳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不
許入犯，使人以金幣聘蠋，欲廬於燕王，蠋辭老病，不肯往。使者曰：「上將軍有令，太傅來即用爲將，封以萬家
之邑，不行，且引兵屠邑。」蠋仰天嘆曰：「忠臣不事二君，列女不事二夫。齊王疏斥忠諫，故吾退而耕於野，今
國破君亡，吾不能存，而反劫吾以兵，吾與其不義而存，不若全義而亡。」遂自懸其頭於樹上，舉身一奮，頸絕
而死。樂毅聞之嘆息，命厚葬之，表其墓曰：「齊忠臣王蠋之墓。」樂毅出兵六個月，所攻下齊地共七十餘城，
皆編爲燕之郡縣，惟莒州與即墨堅守不下。毅乃休兵享士，除其暴令，寬其賦役，又爲齊桓公管夷吾立祠設

祭訪求逸民，齊民大悅。樂毅之意，以爲齊止二城在掌握之中，終不能成事。且欲以恩結之，使其自降，故不極其兵力。此救王三十一年事也。

却說樂毅、頃襄王見齊使者來請救兵，許盡割淮北之地，乃命大將淖齒率兵二十萬，以救齊爲名，往齊受地。謂淖齒曰：「齊王急而求我，卿至彼，可相機而行，惟有利於楚，可以便宜從事。」淖齒謝恩而率兵謁齊湣王于莒州。湣王得淖齒，立以爲相國，大權皆歸於齒。齒見燕兵勢盛，恐救齊無功，獲罪二國，乃密遣使私通樂毅，欲弑齊王，與燕共分齊國。使燕立己爲王。樂毅回報曰：「將軍誅無道，以自立功名，桓文之業，不足道也。所請惟命。」淖齒大悅，乃大陳兵於鼓里，請湣王閱兵。湣王既至，遂執而數其罪曰：「齊有亡徵三，兩血者，天以告也。地坼者，地以告也。右人當關而哭，人以告也。王不知省戒，戮忠勝賢，希望非分，今全齊盡失，而偷生於一城，尙欲何爲？」湣王俯首不能答。夷維擁王而哭。淖齒先殺夷維，乃生擢王筋，懸於屋梁之上。三日而後氣絕。湣王之得禍，亦慘矣哉！淖齒回莒州，欲覓王世子殺之，不獲。齒乃爲表奏燕王，自陳其功，使人送於樂毅，求其轉達。是時莒州與臨淄陰自相通，往來無禁。

却說齊大夫王孫賈年十二歲，喪父，止有老母。湣王憐而官之。湣王出奔，賈亦從行，在衛相失，不知湣王下處。遂潛自歸家，其母見之，問曰：「齊王何在？」賈對曰：「兒王於衛，王中夜逃出，已不知所之矣。」老母怒曰：「汝朝去而晚回，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君之望臣，何異母之望子？汝爲齊王之臣，王昏夜走出，汝不知其處，何可歸乎？」賈大愧，復辭老母，蹤跡齊王，聞其在莒州，趨而求王。比至莒州，知齊王

已爲淖齒所殺。賈仍袒其左肩，呼於市中曰：「淖齒相齊而弑其君，爲臣不忠，有願與吾誅討其罪者，依吾左袒。」市人相顧曰：「此人年幼，尙有忠義之心，吾等好義者，皆當從之。」一時左袒者四百餘人。時楚兵雖衆，皆分屯於城外。淖齒居齊王之宮，方酣飲，使婦人奏樂爲歡，兵士數百人，列於宮外。王孫賈率領四百人，奪兵士器仗，破入宮中，擒淖齒，剝爲肉醬，閉城堅守。楚兵無主，一半逃散，一半投于燕國。

再說齊世子法章，聞齊王遇變，急更衣爲窮漢，自稱臨淄人，王立逃難無歸，投太史敫家爲傭工，與之灌園，力作辛苦，無人知其爲貴介者。太史敫有女年及笄，偶遊園中，見法章之貌，大驚曰：「此非常人，可以屈辱於此。」使侍女叩其來歷，法章懼禍，堅不肯吐。太史女曰：「白龍魚服，畏而自隱，異日富貴不可言也。」時時使侍女給其衣食，久益親近。法章因私露其蹤於太史女，女遂與訂夫婦之約，因而私通，舉家俱不知也。時卽墨守臣病死，軍中無主，欲擇知兵者，推戴爲將，而難其人；有人知田單鐵籠得全之事，言其才可將，乃共擁立爲將軍。田單身操版鍤，與士卒同操作，宗族妻妾，皆編於行伍之間，城中人畏國愛之。再說齊諸臣四散奔逃，聞老蠋死節之事，嘆曰：「彼已告者，尙懷忠義之心，吾輩見立齊朝，坐視君亡國破，不圖恢復，豈得爲人？」乃共走莒州，投王孫賈，相與訪求世子。歲餘，法章知其誠，乃出自言曰：「我，世子法章也。」太史敫報知王孫賈，乃具法駕迎之，卽位，是爲襄王。告於卽墨，相約爲犄角，以拒燕兵，鞏圍之。三年不克，乃解圍退九里，建立軍壘。令曰：「城中民有出樵採者，聽之，不許擒拿；有其困乏飢餓者，食之；寒者衣之。」欲使感恩悅附，不在話下。且說燕大夫騎劫，頗有勇力，亦喜談兵，與太子樂資相善，覬得兵權，謂太子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惟

莒與卽墨耳。樂毅能於六月間，下齊七十餘城，何能於二邑？所以不肯卽拔者，以齊人未附，欲徐以恩威結齊。不久當日立爲齊王矣。」太子樂資述其言於昭王，昭王怒曰：「吾先王之仇，非昌國君不能報，卽使真欲王齊，於功豈不當耶？」乃答樂資二十，遣使持節至臨淄，卽拜樂毅爲齊王。毅感激，以死自誓，不受命。昭王曰：「吾固知毅之本心，決不負寡人也。」昭王好神仙之術，使方士鍊金石爲神丹，服之久而內熱發病，遂薨。太子樂資嗣位，是爲惠王。田單每使細作入燕窺覘事情，聞騎劫謀代樂毅，及燕太子被笞之事，嘆曰：「齊之恢復，其在燕後王乎？」及燕王立，田單使人宣言於燕國曰：「樂毅久欲王齊，以受燕先王厚恩，不忍背，故緩攻二城，以待其事。今新王卽位，且與卽墨運和，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來，則卽墨殘矣！」燕惠王久疑樂毅，及聞流言，與騎劫之言相合，因信爲然，乃使騎劫往代樂毅，而召毅歸國。毅恐見誅，曰：「我前人也。」遂一其家，四奔趙。趙國王封樂毅於觀津，號望諸君。

劫毅既代將，盡改樂毅之令，燕軍俱憤怒不服。騎劫到壘三日，卽率師往攻卽墨，圍其城數匝，城中設守愈堅。田單晨起謂城中人曰：「吾夜來夢見上帝告我云：『齊當復興，燕富卽敗，不日當有神人爲我軍師，戰無不克。』」有一小卒悟其意，趨近單前，低語曰：「臣可以爲師否？」言畢，卽疾走。田單急起持之，謂人曰：「吾夢中所見神人，卽是此也。」乃爲小卒易衣冠，置之幕中上坐，北面而師事之。小卒曰：「臣實無能。」田單曰：「子勿言。」因號爲神師。每出一約束，必稟命於神師而行。謂城中人曰：「神師有令：『凡食者必先祭其先祖於庭，當得祖宗陰力相助。』」城中人從其教。飛鳥見庭中祭品，悉翔舞下食；如此早暮二次，燕軍望見，以

爲怪異。國有神君下教，因相與傳說，謂齊得天助不可敵，敵之違天，皆無戰心。單復使人揚，毅之短曰：「昌國君太慈，得齊人不殺，故城中不怕；若劓其鼻而置之前行，卽墨人苦死矣！」騎劫信之，將降卒盡劓其鼻，城中人見降者割鼻，大懼，相戒堅守，惟恐爲燕人所得。田單又揚言：「城中人家墳墓皆在城外，倘被燕人發掘奈何？」騎劫又使兵卒盡掘城外墳墓，燒死人，暴骸骨，卽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飲食燕人之肉，相率來軍門，請出一戰，以報祖宗之仇。田單知士卒可用，乃精選強壯者五千人，藏匿於民間，其餘老弱同婦女輪流守城，遣使送款於燕軍，言：「城中食盡，將以某日出降。」騎劫謂諸將曰：「我比樂毅何如？」諸將皆曰：「勝毅多倍。」軍中悉踴躍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間金得千鎰，使富家私遺燕將，囑以城下之日，求保全家小。燕將大喜，受其金，各付小旗，使插於門上，以爲記認，全不準備，呆呆的只等田單出降。單乃使人收取城中牛，共千餘頭，製爲絳繪之衣，畫以五色龍文，披於牛體，將利刃束於牛角，又將麻糞灌上膏油，束於牛尾，地後如巨帚，於約降前一日，安排停當，衆人皆不解其意。田單椎牛具酒，候至日落黃昏，召五千壯卒飽飲，以五色塗面，各執利器，跟隨牛後，使百姓鑿城爲穴，凡數十處，驅牛從穴中出，用火燒其尾帚，火漸漸迫牛尾，牛怒，直奔燕營，五千壯卒銜枚隨。燕軍信爲來日受降，入城，方夜皆安寢，忽聞馳驟之聲，從夢中驚起，那帚炬千餘，光明照耀，如同白日，望之皆龍文五采，突奔前來，角刃所觸，無不死傷，軍中擾亂，那一夥壯卒，不言不語，大刀闊斧，逢人便砍，雖只五千個人，慌亂之中，恰像幾萬一般。況且向來聽說神師下教，今日神頭鬼臉，不知何物？田單又親率城中人鼓噪而來，老弱婦女，皆皆擊銅器爲聲，震天動地，一發膽都嚇破了！脚嚇軟了！那個還敢相持？真個

人人逃竄，個個奔忙，自相蹂踏，死者不計其數。騎劫乘車落荒而走，正遇田單一戟刺死，燕軍大敗。此周赧王三十六年事也。史官有詩云：

火牛奇計古今無，畢竟機乘騎劫愚。假使金臺不易，燕齊勝負又如何？

田單整頓隊伍，乘勢追逐，戰無不克，所過城邑，聞齊兵得勝，燕將已死，盡皆叛燕而歸齊。單兵勢日盛，掠地直逼河上，抵齊北界，燕所下七十餘城，復於齊衆軍，所以田單功大，欲奉爲王。田單曰：「太子法章自在莒州，吾疎族，安敢自立？」於是迎法章於莒，王孫賈爲法章御車，於臨淄收葬潛王，擇日告廟臨朝。襄王謂田單曰：「齊危而復安，亡而後存，皆叔父之功也。叔父知名始於安平，今封叔父爲安平君，食邑萬戶。」王孫賈拜爵亞卿，迎太史女爲后，是爲君王后。那時太史敫方知其女，先以身許法章，怒曰：「汝不取媒而自嫁，非吾種也。」終身誓不復相見。齊襄王使人益其官祿，皆不受。惟君王后歲時遣人候省，未嘗賦禮，此是後話。

時孟嘗君在魏，讓相印於公子無忌，魏封無忌爲信陵君。孟嘗君退居於薛，比於諸侯，與平原君、陵君相

善。齊襄王畏之，遣使迎爲相國。孟嘗君不就，於是興之連和通好。孟嘗君往來於魏之，其後孟嘗君死，

無子，諸公子爭立，齊魏共滅薛，分其地。田說燕惠王曰：「騎劫兵敗，方知樂毅之賢，悔之無及，使人遣毅書謝過，

欲招毅還國，毅答書不肯歸。燕王恐趙用樂毅以圖燕，乃復以毅子樂間襲封昌國君，毅從弟樂乘爲將軍，並

貴重之。毅遂合燕趙之好，往來其間。二國皆以毅爲客卿，毅終於趙時，廉頗爲趙大將，有勇善用兵，諸侯皆憚

之。秦兵屢侵趙境，賴廉頗力拒，不能深入。秦乃與趙通好，不知後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六回 藺相如兩屈秦王 馬服君單解韓圍

遇危疑之事，居利害之間，處處固須有膽，但膽是假造不來的，是任血氣不得的，總要從才識上生出，方是真膽，而又不至於憤事。藺相如以一書生，初則輕身持璧，而入萬乘虎狼之秦，竟能全璧以歸。後輔趙王赴會，則未嘗有絲毫損挫，其屢次折屈秦王，是膽大，而其所以能令能折，則由於處處細密周到，全是才識勝人也。

趙國兵力不爲甚弱，秦人直欲欺而凌之，得一相如秦王，不能屈，反納質而修好，則國家須於才識之臣，豈不重哉！藺相如之屈秦王，處處用剛，剛却剛得妙，及其讓廉頗，是用柔，柔又柔得妙，其根本處，全是以理勝，而其措置之間，用得恰好，仍是才識勝處。

澠池之會，之不至屈辱於秦，是相如之力，趙王之所以得安然而歸者，却全虧李牧五千銳卒，平原之大軍隨後也。孔子云：「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云：「不備無患。」真是千古不易之言。

藺相如之讓廉頗，從趙國起見，不論廉頗之是非，是理與誠勝，若只以量推之，猶爲淺之乎視相也。然卽以量論，亦豈恆情所及！

藺相如固高廉頗，也是豪傑，其初之不服，是偶有所蔽耳。只看他一經虞卿提破，便感激愧悔，幾於無地自容，想其胸中是何等乾淨，是何等服善，以視小人文過遂非，驕矜不化者，何啻天淵。

廉頗之不服相如，自不免於粗暴鄙狹之謂；然一能悔過，便令身分頓長十分，使天下後世論古之士，不特服蔣，亦并服廉。前此之過，只如浮雲過日，不足損其光明；可見世之護過而非者，真是至愚極陋！

用兵之道，首在善謀；但已謀或有未到，而能用人之謀，此所以有勝而無敗也。將才如趙奢，非無謀也；而許歷兩說，切中要害，爲勝秦之大關鍵。趙奢能用之，遂至成功；究竟功何主將？則用他人之謀者，正所以自成也。今人專矜己長，惟恐他人之勝己，愎戾自用，卒致身敗名滅，何其愚也！只看趙奢之不許趙括爲將，便知奢之所以成功，只看趙括不服趙奢，便知必有僨事之患也。

却說趙惠文王寵用一個內侍姓繆名賢，官拜宦者令，頗干預政事。忽一日，有外客以白璧來求售，繆賢愛其玉色光潤無比，以五百金得之，以示玉工。玉工大驚曰：「此真和氏之璧也！楚相昭陽因宴會偶失此璧，疑張儀偷盜，捶之幾死，張儀以此入秦，復昭陽懸千金之賞，購求此璧，盜者不敢出獻，竟不可得。今日無意中落於君子，此乃無價之寶，須什襲珍藏，不可輕示於人也。」繆賢曰：「雖然，良玉何以遂爲無價？」玉工曰：「此玉置暗處，自然有光，能却塵埃，辟邪魅，名曰『夜光之璧』。若置之座間，冬月則煖，可以代爐；夏月則涼，百步之內，蠅蚋不入。」有此數般奇異，他玉不及所以爲至寶。」繆賢試之果然，乃製爲寶櫃，藏於內筒。早有人報知趙王言：「繆中侍得和氏璧。」趙王問繆賢收之，賢愛璧不卽獻。趙王怒，因出獵之便，突入賢，搜其室，得寶櫃收之，以去。繆賢恐趙王治罪誅之，欲出走，其舍人蔣相如牽衣問曰：「君今何往？」賢曰：「吾將奔燕。」相如曰：「君何以受知於燕王，而輕身往投也？」繆賢曰：「吾昔年嘗從大王，與燕王相會於境上，燕王私握

吾手曰：「願與君結交。」以此相知，故欲往。」相如諫曰：「君誤矣！夫趙強而燕弱，而君得寵於趙王，故燕王欲與君結交，非厚君也。因君以厚於趙王也。今君得罪於王，亡命走燕，燕畏趙王之討，必將縛君以媚於趙王，君其危矣！」繆賢曰：「然則何如？」相如曰：「君無他大罪，惟不早獻璧耳。若肉袒負斧鑕叩首請罪，王必赦君。」繆賢從其計。趙王果赦賢，不誅賢，重相如之智，以爲上客。再說玉工偶至秦國，秦昭襄王使之治玉。玉工因言及和氏之璧，今歸於趙。秦王問此璧有甚好處？玉工如前誇獎。秦王想慕之甚，思欲一見其璧。時昭襄王之母舅魏冉爲丞相，進曰：「王欲見和璧，何不以西陽十五城易之？」秦王訝曰：「十五城，寡人所惜也。奈何易一璧哉？」魏冉曰：「趙之畏秦久矣，大王若以城易璧，趙不敢不以璧來，來則留之，用易城者名也，得璧者實也，王何患失城乎？」秦王大喜，卽爲書致趙王，命客卿胡傷爲使，書略曰：

寡人慕和氏璧有日矣，未得一見，聞君相得之，寡人不敢輕請，願以西陽十五城奉酬，惟君王許之！

趙王得書，召大臣廉頗等商議，欲予秦，恐其見欺，璧去城不可得；欲勿予，又恐觸秦之怒。諸大臣或言不宜與，或言宜與，紛紛不決。李克曰：「遣一智勇之士，懷璧以往，得城則授璧於秦，不得城仍以璧歸趙，方爲兩全。」趙王目視廉頗，頗俛首不語。宦者令繆賢進曰：「臣有舍人姓藺名相如，此人勇士，且有智謀，若求使秦，無過此人。」趙王卽命王賢召藺相如至，相如拜謁。畢，趙王問曰：「秦王請以十五城易寡人之璧，先生以爲可許否？」相如曰：「秦強趙弱，不可不許。」趙王曰：「倘璧去城不可得，如何？」相如對曰：「秦以十五城易璧，價厚矣；如是趙不許璧，其曲在趙。趙不待入城而卽獻璧，禮恭矣；如是而秦不予城，其曲在秦。」趙王曰：「寡

人欲求一人使秦，保護此璧。先生能爲寡人一行乎？」相如曰：「大王必無其人，臣願奉璧以往。若城入於趙，臣當以璧留秦；不然，臣請完璧歸趙。」趙王大喜，卽拜相如爲大夫，以璧授之。相如奉璧西入咸陽，秦昭襄王聞璧至，大喜，坐章臺之上，大集羣臣，宣相如入見。相如留下寶櫃，只用錦袱包裹，兩手奉櫃，再拜秦王。秦王於是展開錦袱觀看，但見純白無瑕，寶光閃爍，雕鏤之處，天成無跡，真希世之珍。秦王飽看了一回，嘖嘖嘆息。因付左右羣臣遞相傳示，羣臣看畢，羅拜稱萬歲。秦王命內侍重將錦袱包裹，傳與後宮美人玩之。良久送出，仍歸秦王案上。

藺相如從傍伺候良久，並不見說起價城之話。相如心生一計，乃前奏曰：「此璧有微瑕，臣請爲大王指之。」秦王命左右以璧傳與相如，相如得璧在手，連退數步，靠在殿柱之上，睜開雙目，怒氣勃不可遏。秦王曰：「和氏之璧，天下之至寶也！大王欲得璧，發書至趙，寡君悉召羣臣計議，羣臣皆曰：『秦自負其強，以空言求璧，恐璧往，城不可得，不如勿許。』臣以爲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萬乘之君乎？奈何以小肖之心待人，而得罪於大王？於是寡君乃齋戒五日，然後使臣奉璧拜送於廷，敬之至也！今大王見臣，禮甚倨，坐而受璧，左右傳觀，復使後宮美人玩弄，褻瀆殊甚，以此知大王無價城之意矣。臣所以復取璧也。大王必欲迫臣，臣頭今一壁俱碎於柱，甯死不使秦得璧。」於是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惜璧，恐其碎，乃謝曰：「大夫無然，他人豈敢失信於趙？」卽召百官取地圖來，秦王指示，從某處至某處，共十五城予趙。相如心中暗想：「此乃秦十欲誑取，非真情。」乃謂秦王曰：「寡君不敢愛希世之寶，以得罪於大王，故遣臣時齋戒五日，遍召羣臣拜而遣之。今

大王亦宜齋戒五日。陳設車輅文物，具左右威儀。臣乃取上璧。」秦王曰：「諾。」乃命齋戒五日，送相如於公館安歇。相如抱璧至館，又想道：「我曾拜趙土面前誇口，秦若不償城，願完璧歸趙。今秦王雖然齋戒，倘得璧之後，仍不償城，何面目回見趙王？乃命從者穿粗褐衣，裝作貧人模樣，將布袋纏璧於腰，從徑路竊走。附奏於趙王曰：「臣恐欺趙，無意償城；謹遣從者歸璧大王，臣待罪於秦，死不辱命！」趙王曰：「相如如果不負所言矣！」

再說：秦王假說齋戒，實未必然。過五日，升殿陳設禮物，令諸侯使者皆會，共觀受璧。欲以誇示列國，使贊禮引趙國使臣上殿。藺相如從容徐步而入，謁見已畢。秦王見相如手中無璧，問曰：「寡人已齋戒五日，敬受和璧，今使者不持璧來，何故？」相如奏曰：「秦自穆公以來，共二十餘君，皆以詐術用事，遠則杞、欺鄭，孟明欺晉，近則商鞅欺魏，張儀欺楚，往事歷歷，從無信義。臣今者惟恐見欺於王，以負寡君，已令從者懷璧從閒道還趙矣，臣當死罪！」秦王怒曰：「使者謂寡人不敬，故寡人齋戒受璧，使者以璧誑趙，是明欺寡人也！」叱左右前縛相如，相如面不改色，奏曰：「大王請息怒，臣有一言：「今日之勢，秦強趙弱，但有秦負趙之事，決無趙負秦之理。」大王欲得璧，先割十五城予趙，遣一介之使，同臣往趙取璧，趙豈敢得城而留璧，負不信之名，以得罪於大王哉？臣自知欺大王之罪，罪當萬死，臣已寄奏寡君，不望生，請就鼎鑊之烹。今諸侯皆知秦以欲璧之故，而誅趙使，世直有所在矣！」秦王與羣臣面面相覷，不能吐一語，諸侯使者傍觀，皆爲相如危懼。左右欲牽相如去，秦王喝住，謂羣臣曰：「卽殺相如，璧未可得，徒負不義之名，絕秦趙好。」乃厚待相如，禮而歸之。髯翁讀史至此，論秦人攻城取邑，列國無可奈何，一璧何足爲重，相如之意，只恐被秦王欺，趙得璧，使小覷

了趙國將來難以立；倘地貢不可復拒。故於此顯個力，使秦主知趙國之有人也。

蘭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賢，拜上大夫。其後秦竟不予趙城。趙不與秦璧，秦王心中終不釋然於趙，復遣使約趙王於西河於滹池之地，共爲好會。趙王曰：「秦以曾欺楚，懷王錮之咸陽，至今楚人傷心未已。今又來約寡人爲會，得無以懷王相待乎？」廉頗與蘭相如計議曰：「王若不行，示秦以弱。」乃共奏曰：「臣相如願保駕前往，臣頗願輔太子居守。」趙王喜曰：「相如且能完璧，况寡人乎？」平原君趙勝奏曰：「昔宋襄公以乘車赴會，爲楚所劫，習君與齊會於夾谷，具左右司馬以從。今保駕雖有相如，再選精銳卒五千，扈從以防不虞，再用大軍，離三十里屯扎，方保萬全。」趙王曰：「五千銳卒，何人爲將？」趙勝對曰：「臣所知田部吏李牧者，其將才也。」趙王曰：「何以見之？」趙勝對曰：「李牧爲田部吏，取租稅，臣家過期不納，牧以法治之，殺臣司事者九人。臣怒責之，牧謂臣曰：『國之所恃者，法也。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而諸侯加兵，趙且不保其國。君安得保其家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法立而國強，長保富貴，豈不善耶？』此其識慮非常，臣是以知其可將也。」趙王卽用李牧爲中軍大夫，使其率精兵五千，扈從同行。平原君以大軍繼之，廉頗直送至境上，謂趙王曰：「王入虎狼之秦，其事誠不測。今與王約，度往來道路，與夫會遇之禮畢爲期，不過三十日耳。若過期不歸，臣請如楚國故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人之望。」趙王許諾，遂至滹池。秦王亦到，各歸館驛。至期，兩王以禮相見，置酒歡飲，飲至半酣，秦王曰：「寡人竊聞趙王善於音樂，寡人有寶瑟在此，請趙王奏之。」趙王面赤，然不敢辭。秦侍者將寶瑟進於趙王之前，趙王爲奏湘靈一曲。秦王稱善不已，鼓畢，秦王曰：「

寡人嘗聞趙之始祖烈侯好音，君王真得家傳矣！乃顧左右召御史使載其事。秦御史秉筆取簡書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於澠池，令趙王鼓瑟。」藺相如前進曰：「趙王聞秦王善於秦聲，臣謹奉盆缶，請秦王擊之，以相娛樂。」秦王怒，色變不應。相如即取盛酒瓦器，跪請於秦王之前。秦王不肯擊。相如曰：「大王恃秦之強乎？今五步之內，相如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曰：「相如無禮！」欲前執之。相如張目叱之，鬚髮皆張，左右大駭，不覺倒退數步。秦王意不悅，然心憚相如，勉強擊缶一聲。相如方起，召趙御史亦書於簡曰：「某年月日，趙王與秦王會於澠池，令秦王擊缶。」秦諸臣意不平，當筵而立，請於趙王曰：「今日趙王惠顧，請王割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請於秦王曰：「禮尚往來，趙既進十五城於秦，秦不可不報。願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曰：「吾兩君爲好，諸君不必多言。」乃命左右更進酒獻酬，假意盡歡而罷。秦客卿胡傷等密勸拘留趙王及藺相如。秦王曰：「諜者言趙設備甚密，萬一其事不濟，爲天下笑。」乃益敬重趙王，約爲兄弟，永不侵伐。使太子安國君之子，名異人者，爲質於趙。羣臣皆曰：「約好足矣，何必送質？」秦王笑曰：「趙方強，未可圖也，不送質，則趙不相信。趙信我，其好益堅，我乃得專事於韓矣。」羣臣乃服。

趙王辭秦王而歸，恰三十日。趙王曰：「寡人得藺相如，身安於泰山，國重於九鼎，相如功最大，羣臣莫及。」乃拜爲上相，班在廉頗之右。廉頗怒曰：「吾有攻城野戰之大功，相如徒以口舌微勞，位居吾上，且彼乃宦者舍人，出身微賤，吾豈甘爲之下乎？今見相如，必擊殺之。」相如聞廉頗之言，每遇公朝，托病不往，不肯與廉頗會。舍人俱以相如爲怯，竊議之。偶一日，藺相如出外，廉頗亦出，相如望見廉頗前導，忙使御者引車避匿。傍巷

中去。俟廉頗車過，方出舍人等忿忿，相約同見相如，諫曰：「臣等拋井里，棄親戚，來君之門下者，以君爲一時之丈夫，故相與悅而從之。今君與廉將軍同列，班况在右，廉君口出惡言，君不能報，避之於朝，又避之於車，何畏之甚也？臣等竊爲君羞之，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吾所以避廉將軍者，有故，諸君自不察耳！」舍人等曰：「臣等淺近無知，乞君明言其故。」相如曰：「諸君視廉將軍執若秦王，諸舍人皆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天下莫敢抗，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驚，獨畏一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鬪，不俱生，秦人聞之，必乘間而侵，吾所以強顏引避者，國計爲重，而私讎爲輕也。』舍人等乃嘆服。未幾，藺氏之舍人與廉氏之客，一日在酒肆中，不期而遇，兩下爭坐。藺氏舍人曰：『吾主君以國家之故，讓廉將軍，吾等亦宜體主君之意，讓廉氏客。』於是廉氏益驕。

河東人虞卿游趙，藺以舍人述相如之語，乃說趙王曰：「王今日之重臣，非藺相如廉頗乎？」王曰：「然。」虞卿曰：「臣聞前代之臣，師師濟濟，同寅協恭，以治其國；今大王所恃重臣二人，而使自相水火，非社稷之福也。夫藺氏愈益讓，而廉氏不能諒其情；廉氏愈益驕，而藺氏不敢折其氣。在朝則有事不共議，爲將則有急不相恤，臣竊爲大王憂之！」臣請合廉藺之交，以爲大王輔。」趙王曰：「善。」虞卿往見廉頗，先頌其功，廉頗大喜。虞卿曰：「論功則無如將軍矣，論量則遠推藺君。」廉頗勃然曰：「彼懦夫以口舌取功名，何量之有哉？」虞卿曰：「藺君非懦士也，其所見者大。」因述相如對舍人之言，且曰：「將軍不欲托身於趙，則已；若欲托身於趙，而兩大臣一讓一爭，恐盛名之歸，不在將軍矣。」廉頗大慚曰：「微先生之言，吾不聞過，吾不及藺君遠矣。」

因使虞卿道意於相如，頗內袒負荆，自造於藺氏之門，謝曰：「鄙人志量淺狹，不知相國能寬容至此，死不足贖罪矣！」因長跪庭中。相如趨出，起引曰：「吾二人比肩事主，爲社稷臣，將軍能見諒，已幸甚，何煩謝爲？」廉頗曰：「鄙性麤猛，蒙君見容，慚愧無地！」因相持泣下。相如亦泣。廉頗曰：「從今願結爲生死之交，雖刎頸不變。」頗先下拜，相如答拜。因置酒筵款待，極歡而罷。後世稱刎頸之交，正謂此也。無名子有詩云：

引車趨避量誠洪，肉袒將軍志亦雄。今日紛紛競門戶，誰將國計置胸中。

趙士賜虞卿黃金百鎰，拜爲上卿。是時秦大將軍白起擊破楚軍，收郢都，置南郡。楚頃襄王敗走，東保於陳。大將魏冉復攻取黔中，置黔中郡。楚益削衰，乃使太傅黃歇待太子熊完，入質於秦以求和。白起等復攻魏，至於大梁。遣大將暴鳶迎戰，敗績，斬首四萬，魏獻三城以和。秦封白起爲武安君。未幾，客卿胡傷復攻魏，敗魏將芒卯，取南陽，置南陽郡。秦士以賜魏冉，號爲穰侯。復遣胡傷帥師二十萬伐韓，圍闕與。韓釐王遣師求救於趙。趙惠文王聚集羣臣商議，韓可與救。藺相如廉頗樂乘皆言：「闕與道險日狹，救之不便。」平原君趙勝曰：「韓魏唇齒相蔽，不救則還戈卽向趙矣。」趙奢嘿然無言。趙王獨問之，奢對曰：「道險且狹，譬如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趙王乃選軍五萬，使奢帥之救韓。出邯鄲東門三十里，傳令立壁壘，下寨安插已定，又出令曰：「有言及軍事者斬。」閉營臥軍中，寂然。秦軍鼓噪勒兵，聲如雷霆，闕與城中屋瓦皆爲振動。軍吏一人來報秦兵如此恁般，趙奢以爲犯令，立斬之以徇。留二十八日不行，日使人增壘濬溝，爲自固計。秦將胡傷聞有趙兵來救，不見其來，再使諜人探聽，報云：「趙果有救兵，乃大將趙奢也，出邯鄲城三十里，卽立壘下寨。」

不進。」胡傷未信，便使親近左右，直入趙軍，謂趙奢曰：「秦攻闕與，且暮且下矣，將軍能戰即速來。」趙奢曰：「寡君以鄰邦告急，遣某爲備，某何敢與秦戰乎？」因具酒食厚款之，使周視壁壘。秦使還報胡傷，胡大喜曰：「趙兵去國纔三十里，而堅壁不進，乃增壘自固，已無戰情，闕與必爲吾有矣。」遂不爲禦趙之備，一意攻韓。

趙奢既遣秦使，約三日度其可至秦軍，遂出令選騎兵善射慣戰者萬人爲前鋒，大軍在後，銜枚卷甲，晝夜兼行。一日一夜，及韓境，五闕與城十五里，復立軍壘。胡傷大怒，留兵一半圍城，悉起老營之衆，前來迎敵。趙營軍士許歷書一簡，上寫請諫二字，跪於營前。趙奢異之，命刊去前令，召入曰：「汝欲何言？」許歷曰：「秦人不同意趙師卒至，此其來氣盛，元帥必厚集其陣，以防沖突，不然必敗。」趙奢曰：「諾。」卽令列陣以待。許歷又曰：「兵法得地利者勝，闕與形勢，惟北山最高，而秦將不知據守，留此以待元帥也，宜速據之。」趙奢又曰：「諾。」卽命許歷引軍萬人，屯據北山嶺上。凡秦兵行動，一望而知。胡傷兵到，便來爭山，山勢崎嶇，秦兵膽大的，有幾個上前，都被趙軍飛石擊傷。胡傷咆哮大怒，揮軍將四下尋覓，忽聞鼓聲大振，趙奢引軍殺到，胡傷命分兵拒敵。趙奢將射手萬人，分爲二隊，左右各五千人，向秦軍亂射。許歷驅萬人從山頂上，趁勢殺下，喊聲如雷，前後夾攻，殺得秦軍如天崩地裂，沒處躲閃，大敗而奔。胡傷馬蹶墜下，幾爲趙兵所獲，却遇兵尉斯離引軍剛到，抵死救出。趙奢追至五十里，秦軍屯札不住，只得望西逃奔。遂解闕與之圍。韓釐王親自勞軍，致書稱謝。趙王封奢爲馬服君，位與藺相如廉頗相並。趙奢薦許歷之才，以爲國尉。

趙奢子趙括自少喜談兵法，家傳六韜三略之書，一覽而盡，嘗與父奢論兵，指天畫地，目中無人。雖奢亦不能難也。其母喜曰：「有子如此，可謂將門出將矣！」奢蹴然不悅曰：「括不可爲將，趙不用括，乃社稷之福耳！」母曰：「括盡讀父書，其談兵自以爲天下莫及，君曰：『不可爲將。』何故？」奢曰：「括自謂天下莫及，此其所以不可爲將也！夫兵者死地，戰戰兢兢，博諮於衆，猶懼有遺慮，而括易言之，若得兵權，必果於自用，忠謀善策，無繇而入，其敗必矣！」母以奢之語告括，括曰：「父年老而怯，宜有是言也。」後二歲趙奢病篤，謂括曰：「兵凶戰危，古人所戒，汝父爲將數年，今日方免敗衄之辱，死亦瞑目，汝非將才，切不可安居其位，自壞家門！」又囑括母曰：「異日若趙王召括爲將，汝必述吾遺言辭之，喪師辱國，非職事也。」言訖而終。趙王念奢之功，以括嗣馬服君之職，未知後事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七回

死范雎計逃秦國

假張祿廷辱魏使

范雎是辯士之雄，論其才智，却也只算中平；其奪穰侯相印，是乘秦王已有疑忌之心，伺隙而入耳。及後爲相，亦無甚大建立處，只有遠交近攻一語，却是至當不易之計。

范雎之說秦王，比一切說士更難，蓋母子天性，且臨朝之女主也。穰侯以母舅之親，秉權已久，今以一異國游士，忽欲取而奪之也，并廢置其母，其勢本處於甚逆，難於見聽，而易於取禍。故雎之進說，亦必探試斟酌，曠日持久，立言之法，亦必宛轉曲折以入之。處於說之所最難，而卒能助人主之聽，而必行吾說，實有一

段良匠苦心，吾故曰：「辯士之雄也。」范雎雖是辯士，其人品心術，却都不壞。只看他前面不肯仕齊，不受命與牛，後面不須買都，還在正大一邊，非傾危欺詐者可比。

語云：「不知其人，觀其友。」范雎初交一個鄭安平，到患難時，能冒禍而相恤救；又屈身爲驛卒，宛轉以達之於王稽，以求引拔。此其在朋友中，是何等忠厚。范雎平日之交如此，則其自己人品，亦自可知。

魏冉惡納諸侯賓客，只怕被他奪權失寵耳。偏有一范雎來秦，偏在他疑惑搜索中脫漏過去，終被奪權，免相可見人生名位得失之間，首當論理，次亦有數，不是一味嫉妒稱許，便可有得無失者也。

須買素仰范雎是游士，今張祿丞相是魏人，則范雎在秦，安知沒有路數於其敵服來見之時，固已心疑之矣。故酒食之待，綈袍之贈，都在有意無意之間。看他前面同一句說范叔豈欲遊說於秦乎？後面又問說：豈有相識能爲我先容者哉？便知不是全信范雎之落魄矣。但斷不疑至張祿即是此人耳。至於范雎之不殺，須買又自有范雎見解。蓋前日之事，魏齊之罪是七八分，須買之罪原只得二三分。今日來通好，是國家之事，若了須買，便是因私而廢公，惟恐難構起來，若未必得勝，更有許多不便。故借綈袍一事，做個人情，使魏人知懼，但殺得魏齊，便爲公私兩便。其於須買之罪，只消痛加恥辱一番，便足以洩當日之忿矣。此是范雎使乖處，非真實感激他一綈袍之惠也。

若范雎一聞須買到秦，即便發怒，拿將來懲治一番，非不可謂報仇，但有何趣味？今有微服一段事情，便

令讀者眼中平添無數文章，心頭平添無數快活，千載而下，猶令神采奕奕若生。范此其真妙人妙事！
話說大梁人范雎字叔，有談天說地之能，安邦定國之志，欲求事王，因家貧不能自通，乃先投於中大夫須賈門下，用爲舍人。當初齊湣王無道，桀毅糾合四國，一同伐齊，魏亦遣兵助燕。及田單破燕復齊，齊襄王法章卽位，魏王恐其報復，同相國魏齊計議，使須賈至齊修好。須賈見范雎從行，齊襄王同於須賈曰：「昔我先王與魏同兵伐宋，聲氣相投，及燕人殘滅齊國，魏實與焉。寡人念先王之仇，切齒痛心，今又以虛言來誘寡人，魏反覆無常，使寡人何以爲信？」須賈不能對，范雎從旁代答曰：「大王之言差矣！先寡君之從於伐宋，以奉命也。本約三小宋國，上國背約，盡收其地，反加侵虐，是齊之失信於敝邑也。諸侯畏齊之驕暴無厭，於是曠就燕人，濟西之戰，五國同仇，豈獨敝邑不爲己甚，不敢從燕於臨淄，是敝邑之有禮於齊也。今大王英武蓋世，報仇雪恥，先啓前日之緒，寡君以爲桓威之烈，必當再振，可以上蓋湣王之愆，垂休無窮，故遣下臣賈來修舊好。大王但知責人，不知自反，恐湣王之覆轍，又見於今矣！」齊襄王愕然起謝曰：「是寡人之過也！」卽問須賈此位何人，須賈曰：「臣之舍人范雎也。」齊王顧盼良久，乃送須賈於公館，厚其廩餼，使人陰說范雎曰：「寡君慕先生大才，欲留先生於齊，當以客卿相處，萬望勿棄！」范雎辭曰：「臣與使者同出，而不與同入，不信無義，何以爲人？」齊王益愛重之，復使人賜范雎黃金十斤及牛酒，雎回辭不受。使者再四致齊王之命，堅不肯去，雎不得已，乃受牛酒而還其金，使者嘆息而去。

早有人報知須賈，須賈召范雎問曰：「齊使者爲何而來？」范雎曰：「齊王以黃金十斤及牛酒賜臣，臣不

敢受；再四相強，臣止留其牛酒。」須賈曰：「所以賜子者何故？」范睢曰：「臣不知，或者以臣在大夫之左右，故敬大夫以及臣耳。」須賈曰：「賜不及使者而獨及子，必子與齊有私也。」范睢曰：「齊王先曾遣使欲留臣爲客卿，臣峻拒之，臣以信義自矢，豈敢有私哉？」須賈疑心益甚，使事既畢，須賈同范睢還魏，賈遂言於魏王曰：「齊王欲留舍人范睢爲客卿，又賜以黃金牛酒，疑以國中陰事告齊，故有此賜也。」魏齊大怒，乃會賓客，使人擒范睢，卽席訊之。睢坐伏於階下，魏齊厲聲問曰：「汝以陰事告齊乎？」范睢曰：「怎敢？」魏齊曰：「汝若無私於齊，齊王安用留汝？」睢曰：「留果有之，睢不從也。」魏齊曰：「然則黃金牛酒之賜，汝何受之？」睢曰：「使者十分相強，睢恐拂齊王之意，勉受牛酒，其黃金十斤，實不曾收。」魏齊咆哮大罵曰：「賣國賊，還要多言！卽牛酒之賜亦豈無因？」呼獄卒縛之，決脊一百，使招承通齊之語。范睢曰：「臣實無私，有何招？」魏齊益怒曰：「爲我笞殺此奴，勿留禍種！」獄卒鞭笞亂下，將牙齒打折，睢血流被面，痛極難忍，號呼稱冤。賓客見相國盛怒之下，莫敢止勸。魏齊教左右一面用巨觥行酒，一面教獄卒加力，自辰至未，打得范睢遍體皆傷，血肉委地，咕喇一聲，脅骨亦斷，睢大叫失聲，悶絕而死。

可憐信義忠良士，翻作溝渠枉死人！傳語上官須仔細，莫將屈棒打平民。

潛淵居士又有詩云：

張儀何曾盜楚璧，范叔何曾賣齊國？疑心盛氣總難平，多少英雄受冤屈。

左右報曰：「范睢氣絕矣！」魏齊親自下視，見范睢斷脅折齒，身無完膚，直挺挺在血泊中不動。齊指罵曰：

「賣國賊死得好教後人看樣！」命獄卒以葦薄卷其屍，置之坑廁間，使賓客便溺其上，勿容他爲乾淨之鬼。看看天晚，范雎命不該絕，死而復蘇。從葦薄中張目偷看，只有一卒在傍看守。范雎微嘆一聲，守卒聞之，慌忙來看。范雎謂曰：「吾傷重至此，雖暫醒，決無生理。汝能使我死於家中，以便殯殮，家有黃金數兩，盡以相謝。」守卒貪其利，謂曰：「汝仍作死狀，吾當入稟。」魏齊與賓客皆大醉，守卒稟曰：「廁間死人腥臭甚，合當發出。賓客皆曰：『范雎雖然有罪，相國處之亦已足矣。』魏齊曰：『可出之於郊外，使野禽飽其肉也。』言罷，賓客皆散。魏齊亦回內宅。守卒捱至黃昏人靜，乃私負范雎至其家。雎妻小相見，痛苦自不必說。范雎命取黃金相謝，又卸葦薄，付與守卒，使棄野外，以掩人之目。守卒去後，妻小將血肉收拾乾淨，縛裹傷處，以酒食進之。范雎徐謂其妻曰：「魏齊恨我甚，雖知吾死，尙有疑心。我之出廁，乘其醉耳。明日復求吾屍不得，必及吾家，吾不得生矣。吾有八拜兄弟，安平，在西門之陋巷，汝可乘夜送我至彼，不可洩漏。俟月餘，吾創愈，當逃命於四方也。我去後，家中可發哀，如吾死一般，以絕其疑。」妻依其言，使僕人往報知鄭安平。鄭安平卽時至雎家看視，與其家人同攜負以去。次日，魏齊果然疑心范雎，恐其得甦，使人視其屍所在。守卒回報棄野外無人之處，今惟葦薄在，想爲犬豕銜去矣。魏齊復使人囑其家，舉哀帶孝，方始坦然。

再說：范雎在鄭安平家，藥將息，漸漸平復。安平乃與雎共匿於具茨山。范雎更姓名曰張祿，山中人無知爲范雎者。過半歲，秦謁者王稽奉昭襄王之命，出使魏國，居於公館。鄭安平詐爲驛卒，侍王稽，應對敏捷。王稽憂之，因私問曰：「汝知國有賢人，未出仕者乎？」安平曰：「賢人未容易言也。尙有一范雎者，其人智謀之

士相國箠至死。言未畢，王稽嘆曰：「惜哉！此人不到我秦國，不展其大才。」安曰：「今臣里中有張

祿先生，其才智不亞於范雎，欲見其人否？」王稽曰：「既有此人，何不請來相會？」安平曰：「其人有仇家

在國中，不敢晝行，若無此仇，久已仕魏，不待今日矣。」王稽曰：「夜至不妨，吾當候之。」鄭安平乃使張祿亦

扮做驛卒模樣，以深夜至公館來謁。王稽略叩，以天下大勢，范雎指陳了了，如在目前。王稽喜曰：「吾知先生

非常人，能與我西游於秦否？」范雎曰：「臣祿有仇於魏，不能安居，若能挈行，實乃至願。」王稽屈指曰：「度

吾使事畢，更須五日，先生至期，以待我於三亭岡無人之處，當相載也。」過五日，王稽辭別魏王，羣臣餞送於

郊外，事畢俱別。王稽車至三亭岡上，忽見林中二人趨出，乃張祿、鄭安平也。王稽大喜，如獲奇珍，與張祿同

車共載，一路飲食安息，必相與共談論投機，甚相親愛。不一日，已入秦界，至湖關，望見對面塵頭處，一羣車

騎自西而來。范雎問曰：「來者誰人？」王稽認得前驅，曰：「此丞相穰侯東行郡邑耳。」原來穰侯名魏冉，乃

是宣太后之弟，宣太后皇弟，楚女，乃昭襄王之母。昭襄王即位時，年幼未冠，宣太后臨朝決政，用其弟魏冉爲

丞相，封穰侯。次弟芊戎亦封華陽君，並專國事。後昭襄王年長，心畏太后，乃封其弟公子慳，涇陽君，公子市

爲高陵君，欲以分芊戎之權。國中謂之四貴，然總不及丞相之尊也。丞相每歲時代其王周行郡國，巡察官吏，

省視城池，較閱車馬，撫循百姓，此是舊規。今日穰侯東巡，前導威儀，王稽如何不認？范雎曰：「吾聞穰侯專

秦權，妬賢嫉能，惡納諸侯賓客，恐其見辱，我且匿車箱中以避之。」

須臾，穰侯至，王稽下車迎謁，穰侯亦下車相見，勞之曰：「謁君國事勞苦，遂共立於車前，各敝寒溫。穰侯

「關東近有何事？」王稽乃鞠躬對曰：「無有。」穰侯目視車中曰：「謁君得無與諸侯賓客俱來乎？此輩仗口舌遊說人國，取富貴，全無實用！」王稽又對曰：「不敢。」穰侯既別去，范雎從車箱中出，便欲下車趨走。王稽曰：「丞相已去，先生可同載矣。」范雎曰：「臣潛窺穰侯之貌，眼多白而視邪，其人性疑而見遲，向者目視車中，固已疑之。一時未卽搜索，不久必悔，悔必復，不若避之爲安耳。」遂呼鄭安平同走。王稽車仗在後，約行十里之程，背後馬聲響，果有二十騎從東如飛而來，趕著王稽車仗。王稽嘆曰：「吾等奉丞相之命，恐大夫帶有遊客，故遣復行查看，大夫勿怪。」因逼索車中，并無外國之人，方纔轉身。王稽嘆曰：「張先生真智士，吾不及也！」乃命催車前進，再行五六里，遇著了張祿、鄭安平二人，邀使登車，一同竟入咸陽。髯翁有詩咏范雎去魏之事云：

料事前知妙若神，一時智術少儔倫；
信陵空養三千客，却放高賢遁入秦。

王稽朝見秦昭襄王，復命已畢，因進曰：「魏有張祿先生，智謀出衆，天下奇才也！與臣言秦國之勢，危於累卵，彼有能安之，然非面對不可，臣故載與俱來。」秦王曰：「諸侯客好爲大言，往往如此，姑使就客舍。」乃館於下舍，需召問，踰年不召。忽一日，范雎出行市上，見穰侯方徵兵出征，范雎私問曰：「丞相徵兵出征，將伐何國？」有一老嫗曰：「欲伐齊，綱壽也。」范雎曰：「齊兵曾犯境乎？」老嫗曰：「未曾。」范雎曰：「秦與齊東西懸，中間隔有韓、魏，且齊之犯秦，秦奈何涉遠而伐之？」老嫗引范雎僻處，言曰：「伐齊非秦王之意，因陶山在丞相封邑中，而綱壽近於陶，故丞相欲使綱壽爲將，伐而取，以自解其封耳。」范雎曰：「舍，遂上

書於秦王略曰：

羈旅臣張祿，死罪死罪！奏聞秦王殿下。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賞，有能者官，勞大者祿厚，高者爵尊。故無能者不敢濫職，而有能者亦不得遺棄。今臣待命於下舍，一年於茲矣。如以臣爲有用，願借寸陰之暇，悉臣之說。如以臣爲無用，留臣何爲？夫言之在臣，聽之在君。臣言而不當，請伏斧鑕之誅，未嘗毋以輕臣故，并輕舉臣之人也。

秦王已忘張祿，及見其書，即使人以傳車召至離宮相見。秦王猶未至，范雎先到。望見秦土車騎方來，佯爲不知，故意趨入永巷。宦者前行逐之，曰：「王來。」范雎謬言曰：「秦獨有太后穰侯耳，安得有王？」前行不顧，正爭嚷間，秦王隨後至，問宦者何爲與客爭論？宦者述范雎之語，秦王亦不怒，遂迎之於內宮，待以上客之禮。范雎遜讓，秦王屏去左右，長跪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於寡人？」范雎曰：「唯唯。」少頃，秦王又跪請如前。范雎又曰：「唯唯。」如此三次，秦王曰：「先生卒不幸教寡人，豈以寡人爲不足語耶？」范雎對曰：「非敢然也。昔者呂尚釣於渭濱，及遇文王，一言而拜爲尚父，卒用其謀，滅商而有天下。箕子比干，身爲貴戚，盡言極諫，商紂不聽，或奴或誅，商遂以亡。此無他，信與不信之異也。呂尚雖疏而見信於文王，故王業歸於周，而尚亦享有侯封，傳之世世。箕子比干雖親而不見信於紂，故身不免死辱，而無救於國。今臣羈旅之臣，居至微之地，而所欲言者，皆興亡大計，或關係人骨肉之間。不深言則無救於秦，欲深言則箕子比干之禍隨於後。所以王三問而不敢答者，未卜王心之信不信何如耳。」秦王復跪請曰：「先生是何言也？寡人慕先生大才，故屏去左右，

專意聽教事凡可言者，上及太后，下及大臣，願先生盡言無隱。」

秦王這句話，因是進永巷時，聞宦者述范雎之言，秦止有太后穰侯，不聞有王之語，心下疑惑，實落的無請教一番。這邊范雎猶恐初見之時，萬一語不投機，便給了後來進言之路；況且左右竊聽者多，恐其傳說，禍且不測。故且將外邊事情，略說一番，以爲引火之煤。乃對曰：「大王以盡言命臣，臣之願也。」遂下拜。秦王亦容拜，然後就坐，開言曰：「秦地之險，天下莫及其甲兵之強，天下亦莫敵。然兼并之謀不就，伯王之業不成，豈非秦之大計，計有所失乎？」秦王側席問曰：「請言失計何在？」范雎曰：「臣聞穰侯將越韓魏而攻齊，其計左矣。齊去秦甚遠，有韓魏以間之；王少出師，則不足以害齊；若多出師，則先爲秦害。昔魏越趙而伐中山，卽克其地，旋爲趙有，何者？以中山近趙而遠魏也。今伐齊而不克，爲秦大辱；卽伐齊而克，徒以資韓魏，於秦何利焉？爲大王計，莫如遠交而近攻，遠交以離人之歡，近攻以廣我之地。自近而遠，如蠶食葉，天下不難盡矣。」秦王曰：「遠交近攻之道何如？」范雎曰：「遠交莫如齊楚，近攻莫如韓魏，卽得韓魏，齊楚能獨存乎？」秦王鼓掌稱善，卽拜范雎爲客卿，號爲張卿，用其計東伐韓魏，止白起伐齊之師不行。

魏冉與白起一相一將，用事日久，見張祿驟然得寵，俱有不悅之意。惟秦王深信之，寵遇日隆，每每中夜獨召計事，無說不行。范雎知秦王之心已固，請間盡屏左右，進說曰：「臣蒙大王過聽，引與共事，臣雖粉骨碎身，無以爲酬。雖然，臣有安秦之計，尙未敢盡效於王也。」秦王跪問曰：「寡人以國授於先生，先生有安秦之計，不以此時辱教，尙何待乎？」范雎曰：「臣前居山東時，聞齊但有孟嘗君，不聞有齊王；聞秦但有太后穰侯，華

陽君高陵君涇陽君，不聞有秦士。夫制國之謂王，生殺予奪，他人不敢擅專。今太后恃國母之尊，擅行不顧者四十餘年。穰侯獨相秦國，華陽輔之，涇陽高陵各立門戶，生殺自由，私家之富，十倍於公。大王拱手而享其名，不亦危乎？昔崔杼擅齊，卒弑莊公；李兌擅趙，終戕主父。今穰侯內仗太后之勢，外竊大王之威，用兵則諸侯震恐，解甲則列國感恩。廣置耳目，布王左右，臣見王之獨立於朝，非一日矣。恐千秋萬歲而後，有秦國者，非王之子孫也。」秦王聞之，不覺毛骨悚然，再拜謝曰：「先生所教，乃肺腑至言，寡人深恨聞之不早。」遂於次日收穰侯魏冉相印，卽使就國。穰侯取牛車於有司，徙其家財，千有餘乘，奇珍異寶，不計其數。皆秦內庫所未有者。明日，秦王仍逐華陽高陵涇陽三君於關外，安置太后於深宮，不許與聞政事。遂以范雎爲丞相，封以應城，號爲應侯。秦人皆謂張祿爲丞相，無人知爲范雎，惟鄭安平知之。雎戒以勿得洩漏，安平亦不敢言。時秦昭襄王之四十一年，乃周赧王之四十九年也。

是時魏昭王已薨，子安釐王卽位，聞知秦王新用張祿丞相之謀，欲伐魏國，急集羣臣計議。信陵君無忌曰：「秦兵不加魏者數年矣，今無故興師，明欺我不能相持也，宜嚴兵固圍以待之。」相國魏齊曰：「不然，秦強魏弱，戰必無幸，聞丞相張祿乃魏人也，豈無香火之情哉？倘遣使賈厚幣先通張相，後謁秦王，許以納質請和，可保萬全。」安釐王初卽位，未經戰伐，乃用魏齊之策，使中大夫須賈出使於秦。須賈奉命，竟至咸陽，下於館驛。范雎知之，喜曰：「須賈至此，乃吾報仇之日矣。」遂撤去鮮衣，粧作寒酸落魄之狀，潛出府門，來到館驛，徐步而入，謁見須賈。須賈一見大驚曰：「范叔固無恙乎？吾以汝被魏相打死，何以得命在此？」范雎曰：「彼時

將吾屍首擲於郊外，次日方甦，適遇賈客過此，聞呻吟聲，憐而救之，苟延一命，不敢回家，因同關來至秦國，不期復見大夫之面於此。」須賈曰：「范叔豈欲遊說於秦乎？」雎曰：「昔日得罪魏國，亡命來此，得生爲幸，何敢開口言事？」須賈曰：「范叔在秦，何以爲生？」雎曰：「爲傭鋤口耳。」須賈不覺動了哀憐之意，留之同坐，索酒食賜之。時值冬天，范雎衣敝，有戰慄之狀，須賈嘆曰：「范叔一寒如此哉！」命取一綈袍與穿。范雎曰：「大夫之衣，某何敢當？」須賈曰：「故人何必過謙？」范雎穿袍再四稱謝，因問大夫來此何事，須賈曰：「今秦相張君方用事，吾欲通之，恨無其人，孺子在秦，豈有相識能爲我先容於張君者哉？」范雎曰：「某之主人翁與丞相善，臣嘗隨主人翁至於相府，丞相好談論，反覆之間，主人不給，某每助之一言，丞相以某有口辨，時賜酒食，得親近君，若欲謁張君，某當同往。」須賈曰：「既如此，煩爲訂期。」范雎曰：「丞相事忙，今日適暇，何不卽去？」須賈曰：「吾乘大車，駕駟馬而來，今馬損足，車軸折，未能卽行。」范雎曰：「吾主人翁有之，可假也。」范雎府取大車駟馬至館驛前，報須賈曰：「車馬已備，某請爲君御。」須賈欣然登車，范雎執轡，街市之人望見丞相御車而來，咸拱立兩傍，亦或走避。須賈以爲敬己，殊不知其爲范雎也。既至府前，范雎曰：「大夫少待於此，某當先入。」爲大夫通之。若丞相見許，便可入謁。」范雎逕進門去了。

須賈下車，立於門外，候至良久，只聞府中鳴鼓之聲，門上喧傳丞相升堂，屬吏舍人奔走不絕，并不見范雎消息。須賈因問守門者曰：「向有吾故人范叔入通相君，久而不出，不能爲我召之乎？」守門者曰：「君所言范叔何時進府？」須賈曰：「適同爲我御車者是也。」門下人曰：「御車者乃丞相張君，彼已到驛中訪友，故

微服而出，何得言范叔乎？」須賈聞言，如夢中忽聞霹靂，心坎中突擊亂跳，曰：「吾爲范雎所欺，死期至矣！」常言道：「醜媳婦少不得見公婆。」只得脫袍解帶，免冠徒跣，跪於門外，托門下人入報，但言：「魏國罪人須賈在外領死。」良久，門內傳丞相召入，須賈愈加惶悚，俛首膝行，從耳門而進。直至階下，連連叩首，口稱死罪。范雎威風凜凜，坐於堂上，問曰：「汝知罪麼？」須賈俯伏應曰：「知罪。」范雎曰：「汝罪有幾？」須賈曰：「擻賈之髮，以數賈之罪，尙猶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吾先人邱墓在魏，吾所以不願仕齊，汝乃以吾有私於齊，妄言於魏齊之前，致觸其怒，汝罪一也。當魏齊被怒，加以笞辱，至於折齒斷脅，汝略不諫止，汝罪二也。及我昏憤，已棄廁中，汝復率賓客而溺我，昔仲尼不爲已甚，汝何太忍乎？汝罪三也。今日至此，本該斷頭瀝血，以酬前恨，汝所以得不死者，以繡袍戀戀，尙有故人之情，故苟全汝命，汝且致感。」須賈叩頭稱謝不已。范雎麾之使去，須賈匍匐而出。於是秦人始知張祿丞相，乃魏人范雎，假往來秦。

次日范雎入見秦王，言：「魏國恐懼，遣使乞和，不須用兵，此皆大王威德所致。」秦王大喜。范雎又奏曰：「臣有欺君之罪，求大王憐恕，方纔敢言。」秦土曰：「卿有何欺寡人不罪。」范雎奏曰：「臣實非張祿，乃魏人范雎也。自少孤貧，事魏中大夫須賈爲舍人，從賈使齊，齊王私餽臣金，臣堅却不受。須賈說於相國魏齊，將臣捶擊至死，幸而復甦，改名蚤祿，逃奔入秦，蒙大王拔之上位。今須賈奉使而來，臣眞姓名已露，便當仍舊，伏望君主憐恕。」秦王曰：「寡人不知卿之受冤如此，今須賈既到，便可斬首，以快卿之憤。」范雎奏曰：「須賈爲公事而來，自古兩國交兵，不斬來使，况求和平，臣豈敢以私怨而傷公議，且忍心殺臣者，魏齊不全，關須賈之

事。」秦王曰：「卿先公後私，可謂大忠也。魏齊之仇，寡人當爲卿報之，來使從卿發落。」范雎謝恩而退。秦王准了魏國之和，須賈入辭范雎曰：「故人至此，不可無一飯之敬。」使舍人留須賈於門中，分付大排筵席，須賈暗暗謝天道：「慚愧慚愧，難得丞相寬洪大量，如此相待，忒過禮了。」范雎退堂，須賈獨坐門房中，有軍牢守著，不敢轉動。自辰至午，漸漸腹中空虛，須賈想道：「我前日在館驛中，見成飲食相待，今番答席，故人之情，何必過禮？」少頃，堂上陳設已完，只見府中發出一單，遍邀各國使臣，及本府有名賓客，須賈心中想道：「此是請來陪我的了，但不知何國何人？」少停坐，次要斟酌，不好一概僭妄。」

須賈方在躊躇間，只見各國使臣，及賓客紛紛而到，逕上堂階，適席者傳板報道：「客齊。」范雎出堂相見，敘禮已畢，送盞定位，兩廡下鼓樂交作，竟不呼召須賈，須賈那時又飢又渴，又苦又愁，又羞又惱，胸中煩懣，不可形容。三盃之後，范雎開言：「還有一個故人在此，適纔到忘了。」衆客齊起身道：「丞相既有貴相知，某等禮合同候。」范雎曰：「雖則故人，不敢與諸公同席。」乃命設一小坐於堂下，喚魏客到，使兩隸徒夾之以坐，席上不設酒食，但置炒熟料豆，兩隸徒手捧而喂之，如喂馬一般。衆客甚不過意，問曰：「丞相何恨之深也？」范雎將舊事訴說一遍。衆客曰：「如此亦難怪丞相發怒。」須賈雖然受辱，不敢違抗，只得將料豆充飢，食畢還要叩謝。范雎瞋目數之曰：「秦王雖然許和，但魏齊之仇，不可不報。留汝蟻命，歸告魏王，速斬魏齊頭送來，將我家眷送入秦邦，兩國通好，不然，我親自引兵來屠大梁，那時悔之晚矣。」嚇得須賈魂不附體，喏喏連聲而出。不知魏國可會斬魏齊頭來獻，且看下回分廣。

第九十八回 質平原秦王索魏齊 敗長平白起坑趙卒

魏齊相魏，未見有甚長處，以粗暴之故，濫責范雎至死，遂搆殺身之怨。後又不即自引決，一累平原君，再累虞卿。况信陵君於五君中爲最賢，魏齊與之同國，而素日不知納交，其爲人可知。但虞卿人物甚賢，乃肯捐棄相印，從之而逃，諒非無故。然則魏齊爲人，殆無才智而有誼氣者也。

秦昭襄之力，范雎報仇，是石臣相得之隆情。平原君之甯被秦兵，而不肯出魏齊，與虞卿棄相同走，是朋友相恤之盛節。信陵君與魏齊素無交情，其不即納，是爲社稷計，都不妨各成其是。但虞卿不惜捐棄富貴而殉朋友，於交道中，自是篤厚難得。但以施之於魏齊，覺得不值耳！

馮亭 品才識俱優，其計畫都正大而穩當，却被趙括累了，殊爲可惜！

趙括之不可爲將，其父言之，其母又言之，其言亦皆剴切詳明。孝成乃惑於反間之言，貪進取之利，棄老成更事之廉頗，而竟用趙括，豈非自取其敗？

趙括妄誕庸材，死不足惜，只是斷送却四十萬人性命，遂幾至於亡國，則用人者，可不懼哉！

話：須費得命，連夜奔回大梁，來見魏王，述范雎分付之言，那送家。是小事，要斬相國之頭，干礙體面，難

於啓齒。魏王躊躇未決，魏王聞知此信，棄了相印，連夜逃往趙國，依平原君趙勝去了。魏王乃大飾軍馬，將黃金百鎰，采帛千端，送范雎家眷至咸陽，又告明魏齊聞風奔遁，今在平原君府中，不干魏國之事。范雎乃奏聞

秦王秦王曰：「趙與秦一向結奸，滹沱會上結爲兄弟，又將王孫異人爲質於趙，欲以固其好也。前秦兵伐韓，圍闕與，趙遣李牧救韓，大敗秦兵，寡人向未問罪，今又擅納丞相之仇人，丞相之仇，卽寡人之仇，寡人決意伐趙。一則報闕與之恨，二者索取魏齊。」乃親帥師二十萬，命王翦爲大將，伐趙，拔二城。

是時趙惠文王方薨，太子丹立，是爲孝成王。孝成王年少，惠文太后用事，聞秦兵深入，甚懼。時藺相如病篤告老，虞卿代爲相國，使大將廉頗帥師禦敵，相持不決。虞卿言於惠文太后曰：「事急矣！臣請奉安君爲質於齊以求救。」太后許之。原來惠文王之太后，乃齊湣王之女，其年齊襄王新薨，太子建卽位，年亦少，君王后太史氏用事。兩太后姑嫂之親，親情和睦。君王后又是惠文太后最愛之少子，往質於齊，君王后如何不動心？於是卽命田單爲大將，發兵十萬，前來伐趙。秦將王翦言於秦王曰：「趙之良將，又有平原君之賢，未易攻也；况齊之將至，不如全師而歸。」秦王曰：「不從魏齊，寡人何面見應侯乎？」乃遣使謂平原君曰：「秦之伐趙，爲取魏齊耳！若能獻出魏齊，卽當退兵。」平原君對曰：「魏齊不在臣家，大夫無聽人言也。」使者三往，平原君終不肯認秦主心中悶悶不悅，欲待進兵，又恐齊趙合兵，勝負難料，欲待班師，魏齊如何可得？再四躊躇，生出一個計策來，乃爲書謝趙王，略曰：

寡人與君兄弟也，寡人誤聞道路之言，魏齊在平原君所，是以與兵索之；不然，豈敢輕涉趙境所取三城，謹還歸於趙，寡人願復前好，往來無間。

趙王亦遣使答書，謝其退兵還城之意，田單聞秦師已退，亦歸齊去訖。秦王回至函谷關，復遣人以一緘致

平原君趙勝，勝拆書看之，略曰：

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爲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爲十日之飲。

平原君將書來見趙王，趙王集羣臣計議。相國虞卿進曰：「秦虎狼之國也。昔孟嘗君入秦，幾乎不返；况彼方疑魏齊在趙，平原君不可往。」廉頗曰：「昔藺相如懷和氏璧，單身入秦，尙能完歸趙國，秦不欺趙。若不往，反起其疑。」趙王曰：「寡人亦以爲秦王美意，不可違也。」遂命趙勝同秦使西入咸陽。秦王一見，歡若平生，日日設宴相待，盤桓數日。秦王內極歡之際，舉卮向趙勝曰：「寡人有請於君，君若見諾，乞飲此酌。」勝曰：「大王命勝，何敢不從？」因引卮盡之。秦王曰：「昔周文王得呂尙，以爲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爲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太公仲父也。范君之仇魏齊，托在君家，君可使人歸取其頭，以畢范君之恨，卽寡人受君之賜。」趙勝曰：「臣聞之，貴而爲友者，爲賤時也；富而爲友者，爲貧時也。夫魏齊臣之友也，卽使真在臣所，臣亦不忍出之，况不在乎？」秦王變色曰：「君必不出魏齊，寡人不放君出關。」趙勝曰：「關之出與不出，事在大王，且王以飲相召，而以威劫之，天下知曲直之所在矣。」秦王知平原君不肯負魏齊，遂與之俱至咸陽，留於館舍，使人遣趙王書，略曰：

王之弟平原君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魏齊頭且至，平原君夕返。不然，寡人且舉兵臨趙，親討魏齊，又不出平原君於關，惟王諒之！

趙王得書大怒，謂羣臣曰：「寡人豈爲他國亡臣，易吾國之饒公子？」乃發兵圍平原君家，索取魏齊。平原

君賓客多與魏齊有交，乘夜縱之逃出，往投相國虞卿。虞卿曰：「趙王畏秦甚於豺虎，此不可以言語爭也，不如仍走大梁。」信陵君招賢納士，天下亡命者皆歸之；又且平原君之厚交，必然相庇。雖然，君罪人不可獨行，吾當與君同往。」即解相印爲書以謝趙王，與魏齊至郊外，慰之曰：「信陵君慷慨丈夫，我往投之，必立刻相迎，不令君久待也。」虞卿徒步至信陵君之門，以刺通，主客者入報；信陵君方解髮就沐，見刺大驚曰：「此趙之相國，安得無故至此？」使主客者辭以主人方沐，暫請入坐，因叩其來魏之意。虞卿情急，只得將魏齊得罪於秦始末，及自家捐棄相印相隨投奔之意，大略告訴一番。主客者復入言之，信陵君心中畏秦，不欲納魏齊。又念虞卿千里相投一段意思，不好直拒，事在兩難，猶豫不決。虞卿聞信陵君有難色，不即出見，大怒而去。信陵君問於主客曰：「虞卿之爲人何如？」時候生在旁大笑曰：「何公子之暗於事也？虞卿以三寸舌取趙王相印，封萬戶侯，及魏齊窮困而投虞卿，虞卿不愛爵祿之重，解綬相隨，天下如此人有幾？公子猶未定其賢否耶？」信陵君大慙，急挽髮加冠，使與人駕車疾驅郊外追之。

再說：魏齊懸懸而望，待之良久，不見消息，想曰：「虞卿言信陵君慷慨丈夫，一聞必立刻相迎，今久而不至，事不成矣！」少頃，只見虞卿含淚而至曰：「信陵君非丈夫也，乃畏秦而却我，吾當與君間道入楚。」齊曰：「吾以一時不察，得罪於范叔，一累平原君，再累吾子，又欲子間關跋涉，乞殘喘於不可知之楚，我安用生爲？」即引佩劍自刎，虞卿急前奪之，喉已斷矣。虞卿正在悲傷，信陵君車騎隨到，虞卿望見，遂趨避他，不與相見。信陵君見魏齊尸首，撫而哭之曰：「無忌之過也！」時趙王不得魏齊，又走了相國虞卿，知兩人相隨而去，非韓

卽魏遣飛騎四出追捕使者。至魏郊，方知魏齊自刎。卽奏知魏王，欲請其頭，以贖平原君歸國。信陵君方命殮殮魏齊尸首，意猶不忍。使者曰：「平原君與君一體也，平原之愛魏齊，與君又一心也。魏齊若在，臣何敢言。今惜已死，無知之骨，而使平原君長爲秦虜，君其安乎？」信陵君不得已，乃取其首，用匣盛之，交封趙使，而葬其屍於郊外。翁有詩咏魏齊云：

無端辱士聽須賈，只合捐生謝范雎。殘喘累人還自累，咸陽函首恨教遲。

虞卿既棄相印，感慨世情，遂不復遊宦。隱於白雲山中，著書自娛。譏刺時事，名曰「虞氏春秋」。韓翁亦有詩云：

不是窮愁肯著書，千秋高尚記虞兮。可憐有用文章手，相印輕拋徇魏齊。

趙王將魏齊之首，星夜送至咸陽。秦士以賜范雎。范雎命漆其頭爲溺器，曰：「汝使賓客醉而溺我，今令汝九泉之下，常合我溺也。」秦王以禮送平原君還趙，用爲相國，以代虞卿之位。范雎又言於秦王曰：「臣布衣下賤，幸受知於大王，傾位卿相，又爲臣報切齒之仇，此莫大之恩也。但臣非鄭安平，不能延命於魏，非王稽不能獲進於秦，願大王貶臣爵秩，加此二臣，以畢臣報德之心。臣死無恨。」秦王曰：「丞相不言，寡人幾忘之。」卽用王稽爲河東守，鄭安平爲偏將軍。於是專用范雎之謀，先攻韓魏，遣使約好於齊楚。范雎謂秦王曰：「吾聞齊之君王后賢而有智，當往試之。」乃命使者以玉連環獻於君王后曰：「齊國有人能解此環者，寡人願拜下風。」君王后命取金鎚在手，卽時擊斷其環，謂使者曰：「傳語秦王，老婦已解此環訖矣。」史者遂報范

昭曰：「君王后果女中之傑，不可犯也。於是與齊結盟，各無侵害，齊國賴以安息。」

單說：楚太子熊完爲質於秦，秦留之十六年，不遣。適秦使者約好於楚，楚使者朱英與俱至咸陽報聘。朱英因述楚王病勢已成，恐遂不起。太傅黃歇言於熊完曰：「王病篤而太子留於秦，萬一不諱，太子不在榻前，諸公子必有代立者，楚國非太子有矣。臣請爲太子謁應侯而請之。」太子曰：「善。」黃歇遂造相府說范雎曰：「相君知王之病乎？」范雎曰：「使者曾言之。」黃歇曰：「楚太子久於秦，其與秦將相無不交親者，倘楚王薨而太子得立，其事秦必謹。相君誠以此時歸之於楚，太子之感相君無窮也。若留之不遣，楚更立他公子，則太子在秦，不過咸陽一布衣耳。况楚人懲於太子之不返，異日必不復委質事秦。夫留一布而絕萬乘之好，臣竊以爲非計也。」范雎首肯曰：「君言是也。」卽以黃歇之言告於秦士。秦士曰：「可令太傅黃歇先歸問疾病，如果篤，然後來迎太子。」黃歇聞太子不得同歸，私與太子計議曰：「秦王留太子不遣，欲如懷王故事，乘急以求割地也。楚幸而來迎，則中秦之計，不迎則太子終爲秦虜矣。」太子跪請曰：「太傅計將若何？」黃歇曰：「以臣愚見，不如微服而逃，今楚使者報聘將歸，此機不可失也。」請獨留，以死當之。太子喜曰：「事若成，楚國當與太傅共之。」黃歇私見朱英，與之通謀。朱英許之。太子能完，乃微服爲御者，與楚使者朱英執轡，竟出函谷關，無人知覺。

黃歇守旅舍，秦王遣歸問病。黃歇曰：「太子適患病，無人守視，俟病稍愈，臣卽當辭朝矣。」過半月，度太子已出關久，乃求見秦王，叩首謝罪曰：「臣歇恐楚王一旦不諱，太子不得立，無以事君，已擅遣之，今出關矣。」歇

有欺君之罪，請伏斧鑕。」秦王大怒曰：「楚人乃多詐如此！叱左右囚黃歇，將殺之。丞相范雎諫曰：『殺黃歇不能復還太子，而徒絕楚歡，不如嘉其忠而歸之。』楚王死，太子必嗣位。太子嗣位，歇必爲相。楚君臣俱感秦德，其事秦必矣。」秦王以爲然，乃厚賜黃歇，遣之歸楚。史臣有詩云：

更衣執轡去如飛，險作咸陽一布衣。不是春申有先見，懷王餘涕又重揮。

歇歸三月，而楚頃襄王薨，太子熊完立，是爲考烈王。進太傅黃歇爲相國，以淮北地十二縣封春申君。黃歇曰：「淮北地邊齊，請置爲郡，以便城守。」臣願遠封江東。」考烈王乃改封黃歇於故吳之地。歇修闔閭故城，以爲都邑。濬河於城內，四縱五橫，以通太湖之水，改破楚門爲昌門。時孟嘗君雖死，而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以養士相尚。黃歇慕之，亦招致賓客，食客常數千人。平原君趙勝常遣使至春申君家，春申君館之於上舍。趙使者欲誇示楚人，用玳瑁爲簪，以珠玉飾刀劍之室。及見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以明珠爲履。趙使大慙。春申君用賓客之謀，北兼鄒魯之地，用賢士荀卿爲蘭陵令，修舉政法，練習兵士，楚國復強。

話分兩頭，再說秦昭襄王已結齊楚，乃使大將王藍帥師伐韓，從渭水運糧，東入河洛，以給軍餉。拔野王城，

上黨往來路絕。上黨守臣馮亭與其吏民議曰：「秦據野王，則上黨非韓有矣。與其降秦，不如降趙。秦怒趙得地，必移兵伐趙。趙受兵，必親韓。韓趙同患，可以禦秦。」乃遣使持書，并上黨地圖，獻於趙孝成王。時孝成王之四年，周赧王之五十三年也。趙王夜臥得一夢，夢衣偏裃之衣，有龍自天而下。王乘之，龍即飛去，未至於天而墜。見兩傍有金山玉山二座，光輝奪目。王覺，召大夫趙禹，以夢告之。趙禹對曰：「偏衣者，合也。龍上天，升騰

之矣。墜地者得地也。金玉成山者，貨財充溢也。大王目下必有廣地增財之慶，此夢大吉。趙王喜，復召筮史，敢占之。敢對曰：「偏衣者，殘也。乘龍上天，不至而墜者，事多中變，有名無實也。金玉成山，可觀而不可用也。此夢不吉，王其慎之。」趙王心惑趙禹之言，不以筮史爲然。迨後三日，上黨太守馮亭使者至趙，趙王發書觀之，略曰：

秦攻韓急，上黨將入於秦矣。其吏民不願附秦，而願附趙，不敢違吏民之欲，謹將所轄十七城，再拜獻之於大王，惟大王辱收之。

趙王大喜曰：「禹所言廣地增財之慶，今日驗矣。」平原君趙豹諫曰：「臣聞無故之利，謂之禍殃，王勿受也。」趙王曰：「人畏秦而懷趙，是以來歸，何謂無故？」趙豹曰：「秦蠶食韓地，拔野王，絕上黨之道，不令相通，自以爲掌握中物，坐而得之。一旦爲趙所有，秦豈能甘心哉？秦刀其耕，而趙收其穫，此臣所謂無故之利也。且馮亭所以不入地於秦，而入之於趙者，將嫁禍於趙，以舒韓之困也。王何不察耶？」趙王不以爲然，再召平原君趙勝，決之。勝對曰：「發百萬之衆，而致入國，雖年歷歲，未得一城，今不費寸兵斗糧，得十七城，此莫大之利，不可失也。」趙王曰：「君此言正合寡人之意。」乃使平原君率兵五萬，往上黨受地，封馮亭以三萬戶，號華陵君，仍爲守。其縣令十七人，各封以三千戶，皆世襲稱侯。馮亭閉門而泣，不與平原君相見。平原君固請之，亭曰：「吾有三不義，不可以見使者：爲主守地不能，一不義也；不由主命，擅以地入趙，二不義也；賣主地以得富貴，三不義也。」平原君嘆曰：「此忠臣也。」候其門三日不去。馮亭感其意，乃出見，猶垂涕不止，願交割地。

面別派良守。平原君再三撫慰曰：「君之心事，勝已知之，君不爲守，無以慰吏民之望。」馮亭乃領守如故，竟不受封。平原君將別，馮亭謂曰：「上黨所以歸趙者，力不能獨抗秦也，望公子奏聞趙王，大發士卒，急遣名將爲禦秦計。」

平原君報趙王，趙王置酒賀得地。徐議發兵未決。秦大將王齕，進兵圍上黨。馮亭堅守兩月，趙援兵猶未至。乃率其吏民奔趙。時趙王拜廉頗爲上將，率兵二十萬來援上黨，行至長平關，遇馮亭，方知上黨已失。秦兵日近，乃就金門。下列營築壘，東西各數十，如列星之狀。又分兵一萬，使馮亭守光狼城。又分兵二萬，使都尉蓋負蓋同分領之，守東西二鄣城。又使裨將趙茄、探秦兵，却說趙茄領軍五千，哨探出長平關外，約二十里，正遇秦將司馬梗，亦行探來到。趙茄欺司馬梗兵少，直前搏戰，正在交鋒，秦第二營張唐兵又到。趙茄心慌手慢，被司馬梗一刀斬之，亂殺趙兵。廉頗聞前哨有失，傳諭各壘用心把守，勿與秦戰。且使軍士掘地深數丈，以注水，軍中都不解其意。十齕大軍已到，距金門山十里下寨，先分軍攻二鄣城，蓋負蓋同出戰敗沒。王齕乘勝攻光狼城，司馬梗奮勇先登，大軍繼之。馮亭復敗走，金門山大營，廉頗納之。秦兵又來攻壘，廉頗傳令出戰者，雖勝亦斬！

王齕攻之不入，乃移營逼之。去趙營僅五里，挑戰幾次，趙兵終不出。王齕曰：「廉頗老將，其行軍持重，未可動也。」偏將干陵獻計曰：「金門山下有流澗，名曰楊谷，秦趙之軍，共取汲於此澗。趙壘在澗水之南，而秦壘據其西，水勢自西而流於東南。若絕斷此澗，使水不東流，趙人無汲，不過數日，軍必亂，亂而擊之，無不勝矣。」

王齕以爲善，使軍士將水澗築斷，至今楊谷名爲絕水，爲此也。誰知廉頗預掘深坎，注水有餘，日用不乏。秦趙相持四個月，王齕不得一戰，無可奈何，遣人入告秦王。秦王召應侯、范雎計議。范雎曰：「廉頗更事，久知秦軍強，不輕戰，彼以秦兵道遠，不能持久，欲以老我而乘其隙。若此人不去，趙終未可入也。」秦王曰：「卿有何計可以去廉頗乎？」范雎屏左右言曰：「要去廉頗，須用反間之計，如此恁般，非費千金不可。」秦王大喜，即以千金付范雎，乃使其心腹門客從間道入邯鄲，用千金賄賂趙王左右，布散流言曰：「趙將惟馮服君最良，聞其子趙括勇過其父，若使爲將，誠不可當。廉頗老而怯，屢戰俱敗，失亡趙卒三四萬，今爲秦兵所逼，不日將出降矣。」趙王先聞趙括等被殺，連失三城，使人往長平催頗出戰。廉頗主堅壁之謀，不肯出戰。趙王已疑其怯，及聞左右反間之言，信以爲實，遂召趙括問曰：「卿能爲我擊秦軍乎？」括對曰：「秦若使武安君爲將，臣尙費籌畫，如干齕不足道矣。」趙王曰：「何以言之？」趙括曰：「武安君數將秦軍，先敗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再攻魏，以大小六十一城。又南攻楚，拔鄢郢，定巫黔，又復攻魏，走芒卯，斬首十三萬。又攻韓，拔五城，斬首五萬，又斬趙將賈偃，沉其卒二萬人於河。戰必勝，攻必取，其威名素著，軍士望風而慄。臣若與對壘，勝負居半，故尙費籌畫。如王齕新爲秦將，乘廉頗之怯，故敢於深入。若遇臣如秋葉之遇風，不足當迅掃也。」趙王大悅，卽拜趙括爲上將，賜黃金彩帛，使持節往代廉頗，復益勒軍二十萬。括聞軍畢，車載金帛，歸見其母，母曰：「汝父臨終遺命，戒汝勿爲趙將，汝今日何不辭之？」括曰：「非不欲辭，奈朝中無如括者。」母乃上書諫曰：「括徒讀父書，不知通變，非將才，願王勿遣。」趙王召其母至，親叩其說，母對曰：「括又奢，爲將所得賞賜，盡以與軍吏。」

受命之日，卽宿於軍中，不問及家事，與士卒同甘苦。每事必博諮於衆，不敢自尊。今括一旦爲將，東鄉而朝，軍吏無取仰視，所賜金帛，悉歸私家，爲將豈宜如此？括父臨終嘗戒妾曰：「括若爲將，必敗趙兵。」妾謹識其言。願王別選良將，切不可用括。」趙王曰：「寡人意決，汝勿復言。」母曰：「王卽不聽妾言，倘兵敗，妾之家請無連坐。」趙王許之。趙括遂引大軍出邯鄲，望長平進發。

再說：范雎所遣門客，猶在邯鄲，備細打聽，盡知趙括向趙王所說之語，趙王已拜爲大將，擇日起程，遂連夜奔回咸陽報信。秦王與范雎計議曰：「非武安君不能了此事也。」乃更遣白起爲上將，王齧副之，傳軍中秘密其事，有人洩漏武安君爲將者，斬。再說：趙括生長平關，廉頗驗過符節，卽將軍籍交付與括，獨引親軍百餘人回邯鄲去訖。趙括與廉頗約束，盡行更改，軍壘合并成大營，時馮亭在軍中固諫不聽。括又以自己所帶將士，易去舊弊，嚴諭秦兵若來，各要奮勇爭先，如遇得勝，便行追逐，務使秦軍一騎不返。白起旣入秦軍，聞趙括更易廉頗之令，先使卒三千人出營挑戰，趙括輒出萬人來迎，秦軍大敗奔回。白起登壁上望趙軍，謂王齧曰：「吾知所以勝之矣。」趙括勝了一陣，不禁手舞足蹈，使人至秦營下戰書。白起使王齧批來日決戰。因退軍十里，復營於王齧營屯之處。趙括喜曰：「秦兵畏我矣。」乃椎牛饗士，傳命來日大戰，定要生擒王齧，與諸侯做個笑話。白起安營已定，大集諸將聽令，使將軍士賁、王陵率萬人列陣，與趙括更送父戰，只要輸不要贏，引得趙兵來攻秦壁，便算一功。再喚大將司馬錯、司馬梗二人，各引兵一萬五千，從間道繞出趙軍之後，絕其糧道。又遣大將胡傷引兵二萬，屯於左近，只等趙人開壁出逐秦軍，卽便殺出，要將趙軍截爲二段。又遣大將蒙

驚王翦各率輕騎五千，伺候接應。白起與王齕堅守老營。正是：「安排地網天羅計，待捉龍爭虎鬪人。」

再說：趙括分付軍中，四鼓造飯，五鼓結束，平明列陣前進，行不五里，遇見秦兵兩陣對圓。趙括使先鋒傅豹出馬，秦將王賁接戰，約三十餘合，王賁敗走。傅豹追之，趙括復遣王容率軍幫助，又遇秦將王陵略戰數合，王陵又敗走。趙括見趙兵連勝，自率大軍來追。馮亭又諫曰：「秦人多詐，其敗不可信也。元帥勿追。」趙括不聽，追奔十餘里，及於秦壁。王賁王陵繞營而走，秦壁不開。趙括傳令一齊攻打，連打數日，秦軍堅守不可入。趙括使人催取後軍，移營齊進。只見趙將蘇射飛騎而來，報曰：「後營被秦將胡傷引兵沖出，遇任，不得前來。」趙括大怒曰：「胡傷如此無禮，吾當親往。」使人探聽秦軍行動，回報道：「西路軍馬不絕，東路無人。」趙括麾軍從東路而轉，行不上二三里，大將蒙驁一軍從刺斜裏殺出，大叫趙括你中了我武安君之計，還不投降。趙括大怒，挺戟欲戰。蒙驁偏將王容出曰：「不勞元帥，容某建功。」王容便接住蒙驁交鋒。王翦一軍又至，趙兵折傷頗衆。趙括料難取勝，鳴金收軍，就便擇水草處安營。馮亭又諫曰：「軍氣用銳，今我兵雖失利，苟能力戰，尚可脫歸本營，并力拒敵。若在此安營，腹背受困，將來不可復出。」趙括又不聽，使軍士築成長壘，堅壁自守。一面飛奏趙王求援，一面催取後險糧餉。誰知運糧之路，又被司馬梗引兵塞斷。白起大軍遮其前，胡傷蒙驁等大軍截其後，秦軍每日傳武安君將令，招趙括投降。趙括此時方知白起真在軍中，嚇得心膽俱裂。

再說：秦王得武安君捷報，知趙括兵困長平，親命駕來至河內，盡發民家壯丁，凡年十五以上，皆令從軍，分路掠取趙人糧草，遏絕救兵。趙括被秦軍圍困，凡四十六日，軍中無糧，士卒自相殺食。趙括不能禁止，乃將軍

將分爲四隊，傅豹一隊向東，蘇射一隊向西，馮亭一隊向南，王容一隊向北，分付四隊，一齊鳴鼓奪路殺出，如一路打通，趙括便招引三路齊走。誰知武安君白起，又預選射手，環趙壘埋伏，凡遇趙壘中出來者，不拘兵將，便射。四隊軍馬，沖突三四次，俱被射回。又過一月，趙括不勝其憤，精選上等銳卒五千人，俱穿重鎧，乘坐駿馬，趙訖握戟當先，傅豹、王容緊幫在後，冒圍突出。王翦、蒙驁二將齊上，趙括力戰數合，不能透圍，復身欲歸，長平馬蹶墜地，中箭而亡。趙軍大亂，傅豹、王容俱死。蘇射引馮亭共走，馮亭曰：「吾三諫不從，今至於此，天也！又何逃乎？」乃自刎而亡。蘇射奔脫，往胡地去訖。趙營豎起招降旗，趙軍皆棄兵解甲，投拜呼萬歲。白起使人揭趙括之首，往趙營招撫，營中軍士尙餘二十萬，聞主帥被殺，無人敢出拒戰，亦皆願降。甲冑器械，堆積如山，營中輜重，悉爲秦有。

白起與王龔計議曰：「前秦已拔野王，上黨在掌握中，其吏民不樂爲秦，而願歸趙。今趙卒先後降者，總合來，將近四十萬之衆，倘一旦有變，何以防之？」乃將降卒分爲十營，使十將以統之，配以秦軍二十萬，各賜以牛酒，聲言：「明日武安君將汰選趙軍，凡上等精銳能戰者，給以器械，帶回秦國，隨征聽用；其老弱不堪，或力怯者，俱發回趙。」趙軍大喜，是夜武安君密傳一令於十將，起更時分，但是秦兵都要用白布一片裹首，凡首無白布者，即係趙人，當盡殺之。秦兵奉令，一齊發作，降卒不曾準備，又無器械，束手受戮。其逃出營門者，又有蒙驁、王翦等引軍巡邏，獲住便砂，四十萬軍，一夜俱盡。血流淙淙，有聲，楊谷之水皆變爲丹。至今號爲丹水。武安君收趙卒頭顱，聚於秦壘之間，謂之頭顱山，因以爲臺，其臺鬼鬼傑起，亦號白起臺。臺下卽楊谷也。後來大

唐玄宗皇帝巡幸至此，淒然長嘆，命三藏高僧，設水陸七晝夜，超度坑卒亡魂，因名其谷曰省冤谷，此是後話。史臣有詩云：

高臺八尺盡頭顱，何止區區萬骨枯？矢石無情終鬪勝，可憐降卒有何辜？

通長平之戰，前後斬首虜共四十五萬人，連王齧先前投下降卒，並皆誅戮。止存年少者二百四十人未殺，放歸邯鄲，使宣揚秦國之威。不知趙國存亡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九十九回

武安君含冤死杜郵

呂不韋巧計歸異人

爲將行兵殺人，勢所不免；然必須常存一片慈憫惻怛之心，以帝德好生爲念，則其子孫未有不歸遠而昌熾者。至於殘毒好殺之人，雖建大功，居高位，其後未有不遭慘禍者。蓋天道人事報應之理，固不爽也。白起數將秦兵，每戰必斬首級數萬，其孽已深；至於長平之役，一夜而殺四十萬無罪之人，殘忍惡毒，無以復加，卽無范雎之隙，亦豈能保善終乎？

大功垂成而爲人所沮，其實難以甘心；然沮我者方秉政而得君，則勢不得不韜光斂晦，以求爲自全之術。若稍出怨言，必然召禍；曰起未能識得此意，所以終致杜郵之誅。

平原平日食客三千餘人，到有事時，要選二十個，也選不出來；毛遂亦不過是說士有口舌之才耳，非能文武全備也。而竟得其力，以成從約；彼十九人者，固毫無所濟也。則雖曰文武全備，殆不過是儒生之文，蹶

劣之武，猶出於毛遂之下者也。則雖有三千餘人，只謂之并無一士可也。

呂不韋是個賈人，忽然想到立君一節，真是奇人奇事奇想！至其爲異人許多計畫，及向各處言語，全是說士局面，節節在行。賈人中乃有此人，豈非大奇之事？

話說趙孝成王初時，接得趙括捷報，心中大喜。已後聞趙軍困於長平，正欲商量遣兵救援，忽報趙括已死，趙軍四十餘萬，盡降於秦，被武安君一夜坑殺，止放二百四十人還趙。趙王大驚，羣臣無不悚懼。國中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孫，妻哭其夫，沿街滿市，號痛之聲不絕。惟趙括之母不哭，曰：「自趙爲將時，老妾已不看作生人矣！」趙王以趙母有前言，不加誅，反賜粟帛以慰之，又使人謝廉頗。趙國正在驚惶之際，邊吏又報道：「秦兵攻下卅七城，皆已降秦；今武安君親率大軍前進，聲言欲圍邯鄲。」趙王問羣臣誰能止秦兵者，羣臣莫應。平原君歸家，遍問賓客，賓客亦無應者。適蘇代客於平原君之所，自言：「代若至咸陽，必能止秦兵不攻趙。」平原君曰：「於趙土，趙王大出金幣，資之入秦。」

蘇代往見侯睢，睢揖之上坐，問曰：「先生何爲而來？」蘇代曰：「爲君而來。」范睢曰：「何以教我？」

蘇代曰：「武王君已殺馬服子乎？」睢應曰：「然。」代曰：「今日圍邯鄲乎？」睢又應曰：「然。」代曰：「武安君用兵如神，身爲秦將，攻奪七十餘城，斬首近百萬，伊尹呂望之功，不加於此。今又舉兵而圍邯鄲，趙必亡矣。趙亡則秦成帝業，秦成帝業，則武安君爲佐命之元臣，如伊尹之於商，呂望之於周，君雖素貴，不能不居其下矣。」范睢愕然前席曰：「然則如何？」蘇代曰：「君不如許韓魏割地以和於秦，夫割地以爲君功，而又解

武安君之兵柄君之位，則安於泰山矣。范雎大喜，明日即言於秦王曰：「秦兵在外日久，已勞苦，宜休息，不如使人諭韓趙，使割地以求和。」秦王曰：「惟相國自裁。」於是范雎復大出金帛，以贈蘇代之行，使之往說韓趙。韓趙二王懼秦，皆聽代計，韓許割垣雍一城，趙許割六城，各遣使求和於秦。秦王初嫌韓止一城太少，使者曰：「卜黨十七縣，皆韓物也。」秦王乃笑而受之，召武安君班師。

白起連戰皆勝，正欲進圍邯鄲，忽聞班師之詔，知出於應侯之謀，乃大恨。自此白起與范雎有隙。白起宣言於衆曰：「自長平之敗，邯鄲城中，一夜十驚，若乘勝往攻，不過一月可拔矣。惜乎應侯不知時勢，主張班師，失此機會！」秦王聞之，大悔曰：「白起既知邯鄲可拔，何不早奏？」乃復使起爲將，欲使伐趙。白起適有病不能行，乃改命大將王陵率軍十萬伐趙，圍邯鄲城。趙王使廉頗禦之，頗設守甚嚴，復以家財募死士，時時夜縋城往襲秦營，王陵兵屢敗。時武安君病已愈，秦王欲使代王陵。武安君奏曰：「邯鄲實未易攻也，前者大敗之後，百姓震恐不甯，因而乘之，彼守則不固，攻則無力，可尅期而下。今二歲餘矣，其痛已定，又廉頗老將，非趙括比。諸侯見秦之方和於趙，而復攻之，皆以秦爲不可信，必將合從而來救，臣未見秦之勝也。」秦王強之行，白起固辭。秦王復使應侯往諭，武安君怒，應侯前阻其功，遂稱疾。秦王問應侯曰：「武安君真病乎？」應侯曰：「病之真否未可知，然不肯爲將，其志已堅。」秦王怒曰：「起以秦別無他將，必須彼耶？昔長平之勝，初用兵者王齧也，齧何遽不如起？」乃益兵十萬，命王齧往代王陵，王陵歸國，免其官。

王齧圍邯鄲五月不能拔，武安君聞之，謂其客曰：「吾固言邯鄲未易攻，王不聽吾言，今竟如何？」客有與

應侯客善者，洩其語。應侯言於秦王，必欲使武安君爲將。武安君遂僞稱病篤。秦王大怒，削武安君爵位，貶爲士伍，遷於陰密，立刻出咸陽城中，不許暫停。武安君嘆曰：「范蠡有言：『狡兔死，走狗烹。』吾爲秦攻下諸侯七十餘城，故當烹矣！」於是出咸陽西門，至於杜郵，暫歇，以待行李。應侯復言於秦王曰：「白起之行，其心快，快不服，大有怨言，其托病非眞，恐適他國爲秦害。」秦王乃遣使賜以利劍，令自裁。使者至杜郵，致秦王之命。武安君持劍在手，嘆曰：「我何罪於天而至此？」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役，趙卒四十餘萬來降，我挾詐一夜盡坑之，彼誠何罪？我死固其宜矣！」乃自刎而死。時秦昭襄王之四十年十一月，周赧王之五十八年也。秦人以白起死非其罪，無不憐之，往往爲之立祠。後至大唐末年，有天雷震死牛一隻，牛腹有白起二字。論者謂白起殺人太多，故數百年後，尙受畜生雷震之報。殺業之重如此，爲將者可不戒哉！

秦王旣殺白起，復發精兵五萬，令鄭安平將之，往助王齧，必攻下邯鄲方已。趙王聞秦兵來攻，大懼，遣使分路求救於諸侯。平原君趙勝曰：「魏吾姻家，且素善，其救必至；楚大而遠，非以合從說之，不可；吾當親往。」於是約其門下食客，欲得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同往；三千餘人內，文者不武，武者不文，選來選去，止得一十九人，不足二十之數。平原君嘆曰：「勝養士數十年於茲矣，得士之難如此哉！」有下坐客一人出言曰：「如臣者，不識可以備數乎？」平原君問其姓名，對曰：「臣姓毛，名遂。」梁人，客君門下三年矣。」平原君笑曰：「夫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於囊中，其穎立露；今先生處勝門下三年，勝未有所聞，是先生於文武一無所長也。」毛遂曰：「臣今日方請處囊中耳，使早處囊中，將突然盡脫而出，豈特露穎而已哉！」平原君異其言，乃使湊

二十人之數，卽日離了趙王，望陳都進發。既至，先通春申君黃歇，歇素與平原君有交，乃爲之轉通於楚。考烈王平原君黎川入朝，相見禮畢，楚王與平原君坐於殿上，毛遂與十九人俱敝立於階下。平原君從容言及合從却秦之事，楚王曰：「合從之約，始事者趙，後聽張儀遊說，其約不堅。先懷王爲從約長，伐秦不克，齊湣王復爲從約長，諸侯背之。至今列國以從爲諱，此事如團沙，木易言也。」平原君曰：「自蘇秦倡合從之議，六國約爲兄弟，盟於洹水，秦兵不敢出函谷關者十五年。其後齊魏受犀首之欺，欲共伐趙，懷王受張儀之欺，欲共伐齊。所以從約漸解，此三爾。堅守洹水之誓，不受秦欺，秦其奈之何哉？齊湣王名爲合從，實欲兼并，是以諸侯背之。豈從之不善哉？」楚王曰：「今日之勢，秦強而列國俱弱，但可各圖自保，安能相爲？」平原君曰：「秦雖強，分制六國則不足；六國雖弱，合制秦則有餘。若各圖自保，不思相救，一強一弱，勝負已分，恐秦師之且進也。」楚王又曰：「秦兵一出而拔上黨十七城，坑趙卒四十餘萬，今韓趙二國之力不能敵一武安君，今又進逼邯鄲，楚國僻遠，能及於事乎？」平原君曰：「寡君命將非人，致有長平之失，今王陵王齧二十餘萬之衆，頓於邯鄲之下，先後年餘，力不損趙之分毫。若救兵一集，可以大挫其鋒，此數年之安也。」楚王曰：「秦新通好於楚，君欲寡人合從救趙，秦必遷怒於楚，是代趙而受怨也。」平原君曰：「秦之通好於楚者，欲專事於三晉，三晉旣亡，楚其能獨立哉？」楚王終有畏秦之心，遲疑不決。毛遂在階下，顧視日晷，已當午矣，乃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可決，今自日出入朝，日中而議猶未定，何也？」楚王怒問曰：「彼何人？」平原君曰：「此臣之客毛遂。」楚王曰：「寡人與汝君議事，客何得多言？」叱之使去。毛遂走上幾步，按劍而言曰：

「今從乃天下大事，天下人皆得議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色稍舒，問曰：「客有何言？」毛遂曰：「楚地五千餘里，自文武稱王，至今雄視天下，處爲盟主，一旦秦人崛起，數敗楚兵，懷王囚死，白起小豎，一戰再勝，鄢郢盡沒，被逼遷都，此百世之怨，三尺童子，猶以爲羞，大王獨不念乎？今日合從之議，爲楚非爲趙也。」楚王曰：「唯唯。」遂曰：「大王之意已決乎？」楚王曰：「寡人意已決矣。」毛遂呼左右，取敵血盤至，跪進於楚王之前曰：「大王爲從約長，當先歃，次則吾君，次則臣毛遂。」於是從約遂定。毛遂歃血畢，左手持盤，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等宜共歃於堂下，公等所謂因人成事者也。」楚王既許合從，即命春申君將八萬人救趙。平原君歸國，曰：「毛先生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勝閔人多矣，乃今於毛先生而失之，勝自今不復相天下士矣。」自是以遂爲上客。是：

檣檣空大隨人轉，秤錘雖小壓千斤，利錐不與囊中處，文武紛紛十九人。

時魏安釐王遣大將晉鄙帥兵十萬救趙，秦王聞諸侯救至，親至邯鄲督戰，使人謂魏王曰：「秦攻邯鄲，且暮且下，諸侯有敢救者，必移兵擊之。」魏王大懼，遣使者追及晉鄙軍，戒以勿進。晉鄙乃屯於鄴下，春申君亦卽屯兵於武關，觀望不進。此段事權且放過，話分兩頭，却說秦王孫異人，自秦趙會澠池之後，爲質於趙，那異人乃安國君之次子，多國君名林，字子侯，昭襄王之太子也。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皆諸姬所出，非適子，所寵楚妃，號爲華陽夫人，未有子。異人之母曰夏姬，無寵，又早死，故異人質趙，久不通信。當王翦伐趙，趙王遷怒於質子，欲殺異人。平原君諫曰：「異人無寵，殺之何益？徒令秦人藉口，絕他日通和之路。」趙王怒猶未息，乃

安置異人於叢臺，命大夫公孫乾爲館伴，使出入堅守，又削其廩祿。異人出無兼車，用無餘財，終日鬱鬱而已。時有陽翟人姓呂，名不韋，父子爲賈，平日往來各國，販賤賣貴，家累千金。其時適在邯鄲，偶於途中望見異人，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朱，雖在落窶之中，不失貴介之氣。不韋暗暗稱奇，指問旁人曰：「此何人也？」答曰：「此乃秦王太子安國君之子，質於趙國，因秦兵屢次犯境，我王幾欲殺之。今雖免死，拘留叢臺，資用不給，無異窮人。」不韋私嘆曰：「此奇貨可居也。」乃歸問其父曰：「耕田之利幾倍？」父曰：「十倍。」又問販賣珠玉之利幾倍？父曰：「百倍。」又問若扶立一人爲王，掌握山河，其利幾倍？父笑曰：「如得王扶而立之，其利千萬倍，不可計矣！」不韋乃以百金結交公孫乾，往來漸熟，因得見異人，佯爲不知，問其來歷。公孫乾以實告。一日公孫乾置酒請呂不韋，不韋曰：「坐間別無他客，既是秦國王孫在此，何不請來同坐？」公孫乾從其命，卽請異人與不韋相見，同席飲酒。至半酣，公孫乾起身如廁，不韋低聲問異人曰：「秦王今老矣，太子所愛者華陽夫人，而夫人無子，殿下兄弟二十餘人，未有專寵，殿下何不以此時求歸秦國，事華陽夫人，求爲之子？他日有立儲之望。」異人含淚對曰：「某豈望及此？但言及故國，心如刀刺，恨未有脫身之計耳！」不韋曰：「某家雖貧，請以千金爲殿下西遊，往說太子及夫人，救殿下還朝，如何？」異人曰：「若如君言，倘得富貴，與君共之。」言甫畢，公孫乾到，問曰：「呂君何言？」不韋曰：「某問王孫以秦中之玉價，王孫辭我以不知也。」公孫乾更不疑惑，命酒更酌，盡歡而散。

自此不韋與異人時常相會，遂以五百金密付異人，使之買囑左右，結交賓客。公孫乾上下俱受異人金帛，

串做一家，不復疑忌。不韋復以五百金市買奇珍玩好，別了公孫乾，竟至咸陽，探得華陽夫人有姊，亦嫁於秦，先買囑其家左右，通話於夫人之姊，言：「王孫異人在趙，思念太子夫人，有孝順之禮，托某轉送這些微儀，亦是王孫奉候姨娘者也。」遂將金珠一函獻上。姊大喜，自出堂於廉內見客，謂不韋曰：「此雖王孫美意，有勞尊客遠涉，今王孫在趙，未審還想故土否？」不韋答曰：「某與王孫公館對居，有事輒與某說，某盡知其心事。日夜思念太子夫人，言：『自幼失母，夫人便是他嫡母。』欲得回國奉養，以盡孝道。」姊曰：「王孫向來安否？」不韋曰：「因秦兵屢次伐趙，趙王每每欲將王孫來斬，喜得臣民盡皆保奏，幸存一命，所以思歸念切。」姊曰：「臣民何故保他？」不韋曰：「王孫賢孝無比，每遇秦王太子及夫人壽誕，及元旦朔望之辰，必清齋沐浴，焚香西望拜祝，趙人無不知之。又且好學重賢，交結諸侯賓客，徧於天下，天下皆稱其賢孝，以此臣民盡行保奏。」不韋言畢，又將金玉寶玩，約直五百金，獻上曰：「王孫不得歸侍太子夫人，有薄禮權表孝順，相求王親轉達。」

姊命門下客款待不韋酒食，遂日入告於華陽夫人。夫人見珍玩，以爲王孫真念我，心中甚喜。夫人姊回復呂不韋，不韋因問姊曰：「夫人有子幾人？」姊曰：「無有。」不韋曰：「吾聞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及此時宜擇諸子中賢孝者爲子。百歲之後，所立子爲王，終不失勢，不然他日一旦色衰愛弛，悔無及矣！今異人賢孝，又自附於夫人，自知中男不得立，夫人誠拔以爲適子，夫人不世世有寵於秦乎？」姊復述其言於華陽夫人，夫人曰：「客言是也。」一夜與安國君飲正歡，忽然涕泣，太子怪而問之，夫人曰：「

妾幸得充後宮，不幸無子。君諸子中惟異人最賢，諸侯賓客來往，俱稱譽之，不容口。若得此子爲嗣，妾身有托。太子許之，夫人曰：「君今日許妾，明日聽他姬之言，又忘之矣。」太子曰：「夫人倘不相信，願刻符爲誓。」乃取玉符，刻適嗣異人四字，而中剖之，各留其半，以此爲信。夫人曰：「異人在趙，何以歸之？」太子曰：「當乘間請於王也。」

時秦昭襄王怒趙，太子言於王，王不聽。不韋知王后之弟根泉君方貴幸，復賄其門下，求見楊泉君，說曰：「君之罪至死，君知之乎？」楊泉君大驚曰：「吾何罪？」不韋曰：「君之門下，無不居高位，享厚祿，駿馬盈於外廄，美女充於後庭，而太子門下，無富貴得勢者。王之春秋高矣，一旦山陵崩，太子嗣位，其門下怨君必甚，君之危亡可待也。」楊泉君曰：「爲今之計當如何？」不韋曰：「鄙人之計，可以使君壽百歲，安於泰山，君欲聞否？」楊泉君跪請其說，不韋曰：「王年高矣，而子孫又無適子。今王孫異人賢孝，聞於諸侯，而棄在於趙，日夜引領思君，願請王后言於秦王，而歸異人，使太子立爲適子，是異人無國而有國，太子之夫人無子而有子。太子與王孫之德，王后者，世世無窮，君之爵位可長保也。」楊泉君下拜曰：「謹謝教。」卽日以不韋之言告於王后，王后因爲秦王言之。秦王曰：「俟趙人請和，吾當迎此子歸國耳。」

太子召呂不韋問曰：「吾欲迎異人歸秦爲嗣，父王未准，先生有何妙策？」不韋叩首曰：「太子果立王孫爲嗣，小人不惜千金家業，賂趙富權，必能救回。」太子與夫人俱大喜，將黃金三百鎰付呂不韋，轉付王孫異人爲結客之費。王后亦出黃金一百鎰，亦付不韋。夫人又爲異人製衣服一箱，亦贈不韋。黃金共百鎰，預拜不

韋爲異人太傅。使傳語異人，只在早晚，可望相見，不必憂慮。不韋辭歸，回至邯鄲，先見父親，說了一遍。父親大喜。次日，即備禮謁見公孫乾，然後見王孫異人。將王后及太子夫人一段說話，細細詳述。又將黃金五百鎰，及衣服獻上。異人大喜，謂不韋曰：「衣服我留下，黃金煩先生收去，倘有用處，但憑先生使費。只要救得我歸國，感恩不淺！」再說：不韋回取下邯鄲美女，爲號趙姬，善於歌舞，知其懷娠兩月，心生一計，想道：「王孫異人回國，必有繼立之分，若以此姬獻之，倘然生得一男，是我嫡血。此男承嗣爲王，嬴氏之天下，便與呂氏接代；也不枉了我破家，做下這汪生意。」遂請異人和公孫乾來家飲酒，席上珍羞百味，笙歌兩行，自不必說。酒至半酣，不韋開言：「卑人新納一小姬，頗能歌舞，欲令奉勸一盃，勿嫌唐突。」即命二青衣丫鬟，喚趙姬出來。不韋曰：「汝可拜見二位貴人。」趙姬輕移蓮步，在甃甃上，叩了兩個頭。異人與公孫乾，慌忙作揖還禮。不韋令趙姬手捧金卮，回前爲壽。盃到異人，異人擡頭看時，果然標緻，怎見得：

雲鬢輕挑，蟬翠蛾眉淡掃，春山朱唇點一點，櫻桃皓齒排兩行，白玉微開笑靨，似褒姒欲媚幽王，綏動金蓮，擬西施堪迷吳王。萬種嬌容看不盡，一團妖冶畫難工！

趙姬敬酒已畢，舒開長袖，即在甃甃上舞一個大垂手，小垂手，體若游龍，袖如素蜺，宛轉似羽毛之從風，輕盈與塵霧相亂。喜得公孫乾和異人目亂心迷，神搖魂蕩，口中贊嘆不已。趙姬舞畢，不韋命再斟大觥奉勸，二人一飲而盡。趙姬勸酒完了，入內去訖，賓主復互相酬勸，盡量極歡。公孫乾不覺大醉，臥於坐席之上。異人心念趙姬，借酒裝面，請於不韋曰：「念某孤身質此，客館寂寥，欲與公求得此姬爲妻，足滿平生之願，未知身價

幾何容當奉納。」不韋佯怒曰：「我好意相請，出妻獻妾，以表敬意。殿下遂欲奪吾所愛，是何道理？」異人踞踏無地，卽下跪曰：「某以客中孤苦，妄想要先生割愛，實乃醉後狂言，幸勿見罪。」不韋慌忙扶起曰：「吾爲殿下謀歸，千金家產尙且破盡，全無吝惜，今何惜一女子？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從，彼若情願，卽當奉送，備鋪床拂席之役。」異人再拜稽首，候公孫乾酒醒，一同登車而去。

其夜不韋向趙姬言曰：「秦王孫十分愛你，求你爲妻，你意若何？」趙姬曰：「妾旣以身事君，且有娠矣，奈何棄之，使事他姓乎？不韋密告曰：「汝隨我終身，不過一賈人婦耳。王孫將來有秦王之分，汝得其寵，必爲王后。天幸腹中生男，卽爲太子，我與你便是秦王之父母，富貴俱無窮矣。汝可念夫婦之情，曲從吾計，不可洩漏。」趙姬曰：「君之所謀者大，妾敢不奉命。但夫婦恩愛，何忍割絕？」言訖淚下。不韋撫之曰：「汝若不忘此情，異日得了秦家天下，仍爲夫婦，永不相離，豈不美哉？」二人遂對天設誓，當夜同寢，恩情倍常，不必細述。次日不韋到公孫乾處，謝夜來簡慢之罪。公孫乾曰：「正欲與王孫一同造府，拜謝高情，何反勞枉駕？」少頃，異人亦到，彼此交謝。不韋曰：「蒙殿下不嫌小妾醜陋，取侍巾櫛，某與小妾再三言之，已勉從尊命矣。今日良辰，卽當送至寓所陪伴。」異人曰：「先生高義，粉骨難報。」公孫乾曰：「旣有此良姻，某當爲媒。」遂命左右備下喜筵。不韋辭去，至晚，以溫車載趙姬，與異人成親，髻翁有詩云：

新歡舊愛一朝移，花燭窮途得意時；
盡道王孫能奪國，誰知暗贈呂家兒！

異人得了趙姬，如魚似水，愛眷非常，約過一月有餘，趙姬遂向異人曰：「妾獲侍殿下，天幸已懷胎矣。」異

人不知來歷，只道自己下種，愈加歡喜。那趙姬先有了兩月身孕，方嫁與異人，嫁過八個月，便是十月滿足，當產之期，腹中全然不動。因懷著一個混一天下的真命帝主，所以比常不同。直到十二個月周年，方纔產下一兒。產時紅光滿室，百鳥飛翔。見那嬰兒生得豐準長目，方額重瞳，口中若有數齒，背項有龍一鱗，塔啼聲洪大，街市皆聞。其時乃秦昭襄王四十八年正月朔旦，異人大喜曰：「吾聞應運之主，必有異徵，是兒骨相非凡，又且生於正月，異日必爲政於天下。」遂用趙姬之姓，名曰趙政。後來政嗣爲秦王，兼并六國，即秦如皇也。

當時呂不韋聞得趙姬生男，暗暗自喜。至秦昭襄王五十年，趙政已長成二歲矣。時秦兵圍邯鄲甚急，不韋謂異人曰：「趙王倘復遷怒於殿下，奈何？不如逃奔秦國，可以自脫。」異人曰：「此事全仗先生籌畫。」不韋乃盡出黃金共六百万，以三百斤遍賄南門守城將軍，托言曰：「某舉家自陽翟來行買於此，不幸秦寇生發，圍城日久，某思鄉甚切，今將所存資本，盡數分散各位，只要做個方便人情，放我一家出城，回陽翟去，感恩不淺。」守將許之，復以百斤獻於公孫乾，述己欲回陽翟之意，反央公孫乾向南門守城說個方便。守將和軍卒都受了賄賂，遂得做個順水人情。不韋預教異人將趙氏母子，密寄於母家。是日釐酒請公孫乾，說道：「某只在三日內出城，特具一盃話別。」席間將公孫乾灌得爛醉，左右軍卒俱大酒大肉，聽其食啖，各自醉飽安眠。至夜半，異人微服混在僕人之中，跟隨不韋父子行至南門，守將不知真假，私自開鑰，放他出城而去。論來王離大營，在於西門，因南門是去陽翟的大路，不韋原說還鄉，所以只討南門。三人共僕從結隊，連夜奔走，打大灣轉，欲投秦軍。至天明，被秦國逃兵獲住。不韋指異人曰：「此秦國王孫，向質於邯鄲，今逃出邯鄲，來奔本國，汝

輩可速速引路。」遊兵讓馬匹與三人騎坐，引至王藍大營。王藍問明來歷，請入相見，即取衣冠與異人更換。設宴款待。王藍曰：「大王親在此督戰，行宮去此不過十里。」乃備車馬，轉送入行宮。秦昭襄王見了異人，不勝之喜，曰：「太子日夜思汝，今天遣吾孫脫離虎口也！便可先回咸陽，以慰父母之念。」異人辭了秦王，與不章父子登車，竟至咸陽，不知父子相看如何？且見下回分解。

第一百回 魯仲連不肯帝秦 信陵君竊符救趙

魯仲連之才，亦在遊說之內；但其人品見識甚高，非一切可及。其不肯帝秦，所持甚正；但其說新垣衍之語，全在利害上立論，便不能脫游說常套耳。

此時各國之畏秦，甚於狼虎；若只論理而言，帝秦之不可，人必不能見聽，固須兼利害而言之。但是純論利害，便畢竟是毛病處。

新垣衍之欲帝秦，是求利而免害也；魯仲連處處以害忱之，正是針鋒相對。戰國五君以養士相高，食客俱三千餘人；究竟內中何嘗有一個出色人物？孟嘗之雞鳴狗盜，不足言士；馮驩毛遂，亦不過說士之才。邯鄲之圍，趙幾亡國；平原之客，固現在也。信陵之欲救趙，賓客固俱在也；并不聞有一人能出奇謀至計，爲二公子排難釋患者。竊符之計，出於侯生。毛公薛公，隱於廛市。以此論來，則豈特平原君之遊，徒爲豪舉？卽諸侯之養士，皆徒豪舉而已。卽信陵君若無侯生、朱亥、毛薛二公之事，亦猶未免於豪舉也。

晏平仲之論穰苴曰：『賢者非惟擇君，亦欲擇友。田開疆輩，勇悍之夫，穰苴豈屑與之同事哉？』此言獨稱苴。凡賢者者之出處，誰不如此？如侯生、朱亥、毛公、薛公其人，若非信陵君誠意懇至，固安肯廁身食之列，而隨人俯仰哉？故雄才高識之士，必皆抗節自尊，求士者非自出特眼，尋訪搜羅，而欲以泛泛之情，即欲收之以爲我用，此斷斷不可之事也。

信陵君之竊符救趙，其事甚險。蓋魏兵固嘗屢敗於秦，今日之救趙，安能保其必勝乎？不能必勝，而先竊虎符，擅殺國之大將，真爲有罪於魏，而無功於趙矣。其竟能劫秦而存趙者，幸也。但親親之誼，其勢不得不救，幸而有功，足以彰國威而救骨肉之難，即不幸而無功，亦不失爲豪傑之舉耳。尤妙在汰老弱，歸父兄，留孤子，給醫藥諸事，足以鼓勵人心，所以爲致勝之本。

趙與魏唇齒也，趙亡則禍必及魏，若使其及魏而謀之，已無及矣。今出兵救趙，使秦人懼魏之兵威，而又存趙以爲國之屏蔽，則謂信陵君之竊符，即所以爲存魏也可。

話說呂不韋同著王孫異人，辭了秦主，竟至咸陽。先有人報知太子安國君，安國君謂華陽夫人曰：『吾兒至矣。』夫人並坐中堂以待之。不韋謂異人曰：『華陽夫人乃楚女，殿下旣爲之子，須用楚服入見，以表依戀之意。』異人從之。當下改換衣裝，來至東宮，先拜安國君，次拜夫人，涕泣而言曰：『不肖男久隔親顏，不能侍養，望二親恕兒不孝之罪。』夫人見異人頭頂南冠，足穿豹舄，短衲革帶，駭而問曰：『兒在邯鄲，安得效楚人裝束？』異人拜稟曰：『不孝男日夜思想慈母，故特製楚服，以表憶念。』夫人大喜曰：『妾楚人也，當自子之。』

安國君曰：「吾兒可改名曰子楚。」異人拜謝。安國君問子楚何以得歸。子楚將王趙先欲加害，及賴得呂不韋破家行賄之事，細述一遍。安國君即召不韋勞之曰：「非先牛險失我賢孝之兒矣！今將東宮俸田二百頃，及第宅一所，黃金五十鎰，權作安歇之資，待父王回國，加官贈秩。」不韋謝恩而歸。子楚就在華陰夫人宮中居住，不在話下。

再說：公孫乾直至天明酒醒，左右來報，秦王孫一家不知去向，使人去問呂不韋，回報不韋亦不在矣。公孫乾大驚曰：「不韋言三日內起身，安得夜半即行乎？」隨往南門詰問守將，答曰：「不韋家屬出城已久，此乃奉大夫之命也。」公孫乾曰：「爲有王孫異人否？」守將曰：「但見呂氏父子及僕從數人，並無王孫在內。」公孫乾跌足嘆曰：「僕從之內，必有王孫，吾乃墮賈人之計矣！」乃上表趙王，言：「臣乾監押不謹，致賈子異人逃去，臣罪無所辭。」遂伏劍自刎而亡。髯翁有詩嘆曰：

監守晨昏要萬全，只貪酒食與金錢；醉鄉回後王孫去，伏劍須知悔九泉。

秦王自王孫逃回秦國，攻趙益急。趙君再遣使求魏進兵。客將軍新垣衍獻策曰：「秦所以急圍趙者，有故。前此與齊湣王爭強爲帝，已而復歸帝不稱，今湣王已死，齊爲弱，惟秦獨雄，而未正帝號，其心不慊。今日用兵，侵伐不休，其意欲求爲帝耳。誠令趙發使尊秦爲帝，秦必喜而罷兵，是以虛名而免實禍也。」魏王本心憚於救趙，深以其謀爲然，即遣新垣衍隨使者至邯鄲，以此言奏知趙王。趙王與羣臣議其可否，衆議紛紛未決。平原君方寸已亂，亦慢無主裁。時有齊人魯仲連者，年十二歲時，曾屈辨士田巴，時人號爲千里駒。田巴曰：「此

飛兔也。豈止千里駒而已。』及年長，不屑仕宦，專好遠遊，爲人排難解紛。其時適在趙國圍城之中，聞魏使請尊秦爲帝，勃然不悅。乃求見平原君曰：『路人言君將謀帝秦，有之乎？』平原君曰：『勝乃傷弓之鳥，魄已奪矣。何敢言事。此魏王使將軍新垣衍來趙言之耳。』魯仲連曰：『君乃天下賢公子，乃委命於梁客耶？今新垣衍將軍何在？吾當爲君責而歸之。』

平原君因言於新垣衍，衍亦素聞魯仲連先生之名，然知其舌辨，恐亂其議，辭不願見。平原君強之，遂邀魯仲連俱至公館，與衍相見。衍舉眼觀看仲連，神清骨爽，飄飄乎有神仙之度，不覺肅然起敬，謂曰：『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奈何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耶？』魯仲連曰：『連無求於平原君，竊有請於將軍也。』衍曰：『先生何請乎？』仲連曰：『請助趙而勿帝秦。』衍曰：『先生何以助趙？』仲連曰：『吾將使魏與燕助之，若齊楚固已助之矣。』衍笑曰：『燕則吾不知，若魏則吾乃大梁人也，先生烏能使吾助趙乎？』仲連曰：『魏未睹秦稱帝之害也，若斷其害，則助趙必矣。』衍曰：『秦稱帝其害如何？』仲連曰：『秦乃棄禮義而上首乃之國也，恃強挾詐，屠戮生靈。彼亦爲諸侯，而猶若此，倘肆然稱帝，益濟其虐。連甯蹈東海而死，不忍爲之民也。而魏功甘爲之下乎？』衍曰：『魏豈甘爲之下哉？譬如僕者十人而從一人，甯智力不若主人哉？誠畏之耳。』仲連曰：『魏自視若僕耶？吾將使秦王烹醢魏王矣。』衍佛然曰：『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魏王乎？』仲連曰：『昔日鬼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鬼侯有女而美，獻之於紂，女不好淫，觸怒紂，紂殺女而醢鬼侯。鄂侯諫之，并烹鄂侯。文王聞之竊嘆，紂復拘之於羑，生幾不免於死。豈三公之智力不如紂耶？天子之行』

於諸侯固如是也。秦肆然稱帝，必青魏入朝；一旦行鬼侯鄂侯之誅，誰能禁之？」新垣衍沉思未答，仲連又曰：「不特如此，秦肆然稱帝，又必將易諸侯之大臣，奪其所憎，而樹其所愛。又將使其子女譴妾，爲諸侯之室，魏王安能晏然而已乎？卽將軍又何以保其爵祿乎？」新垣衍乃蹶然而起，再拜謝曰：「先生真天下士也！衍請出復吾君，不敢再言帝秦矣！」秦王聞魏使者來議帝秦事，甚喜，緩其攻以待之；及聞帝議不成，魏使已去，嘆曰：「此圍城中有人，不可輕視！」乃退屯於汾水，戒王鮪用心準備。

再說：新垣衍去後，平原君又使人至鄴，下求救於晉鄙，鄙以王命爲辭。平原君乃爲書讓信陵君，無忌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高義，能急人之困耳！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前，豈勝平生所以相託之意乎？令姊憂城破，日夜悲泣；公子縱不念勝，獨不念姊耶？」信陵君得書，數謂魏王求勅晉鄙進兵。魏王曰：「趙自不肯帝秦，乃仗他人力却秦耶？」終不許。信陵君又使賓客辨士，百般巧說，魏王只是不從。信陵君曰：「吾義不可以負平原君，吾甯獨赴趙，與之俱死！」乃具車騎百餘乘，遍約賓客，欲直犯秦軍，以徇平原君之難。賓客願從者千餘人，行過夷門，與侯生辭別。侯生曰：「公子勉之！臣年老不能從行，勿怪勿怪！」信陵君屢目侯生，侯生並無他語，信陵君怏怏而去。約行十餘里，心中自念：吾所以待侯生者，自謂盡禮；今吾往奔秦軍，行就死也，而侯生無一言半辭爲我謀，又不阻我之行，甚可怪也！乃約住賓客，獨引車還見侯生。賓客皆曰：「此半死之人，明知無用，公子何必往見？」信陵君不聽。

却說：侯生立在門外，望見信陵君車騎，笑曰：「嬴固策公子之必返矣！」信陵君曰：「何故？」侯生曰：「公

子遇嬴厚，公子入不測之地，而臣不送，必恨臣，是以知公子必返。」信陵君乃再拜曰：「始無忌，自疑有所失於先生，致蒙見棄，是以還請其故耳。」侯生曰：「公子養客數十年，不聞客出一奇計，而徒與公子犯強秦之鋒，如以肉投餓虎，何益之有？」信陵君曰：「無忌亦知無益，但與平原君交厚，義不獨生，先生何以策之？」侯生曰：「公子且入坐，容老臣徐計。」乃屏去從人，私叩曰：「聞如姬得幸於王，信乎？」信陵君曰：「然。」侯生曰：「嬴又聞如姬之父，昔年爲人所殺，如姬言於王，欲報父仇，求其人三年不得，公子使客斬其仇頭，以獻如姬，此事果否？」信陵君曰：「果有此事。」侯生曰：「如姬感公子之德，願爲公子死，非一日矣！今晉鄙之兵符在王臥內，惟如姬力能竊之；公子誠一開口，請於如姬，如姬必從。公子得此符，奪晉鄙軍，以救趙而却秦，此五霸之功也。」

信陵君如夢初覺，再拜稱謝，乃使賓客先待於郊外，而獨身迴車至家，使所善內侍顏恩，以竊符之事，私乞於如姬。如姬曰：「公子有命，雖使妾蹈湯火，亦何辭乎？」是夜魏王飲酒酣臥，如姬卽盜虎符授顏恩，轉致信陵君之手。信陵君既得符，復往辭侯生。侯生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信，或從便宜，復請於魏王，事不諧矣。臣之客朱亥，此天下力士，公子可與俱行。晉鄙見從甚善，若不聽，卽今朱亥擊殺之。」信陵君不覺泣下。侯生曰：「公子有畏耶？」信陵君曰：「晉鄙老將無罪，倘不從，便當擊殺，吾是以悲，無他畏也。」於是與侯生同詣朱亥家，言其故。朱亥笑曰：「臣乃市屠小人，蒙公子數下顧，所以不報者，謂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正亥效命之日也。」侯生曰：「臣義當從行，以年老不能遠涉，請以魂送公子。」卽自到於車

前。陵君十分悲悼，乃厚給其家，使爲殯殮。自己不敢留滯，遂同朱亥登車望北而去。髯仙有詩云：

魏王畏敵誠非勇，公子捐生亦可嗟。食客三千無一用，侯生奇計仗如姬。

却說魏王於臥室中，失了兵符，過了三日之後，方纔知覺，心中好不驚怪！盤問如姬，只推不知，乃遍搜宮內，全無下落。却教顏恩將宮娥內侍，凡直內寢者，逐一拷打。顏恩心中了了，只得假意推問，又亂了一日。魏王忽然想著公子無忌，屢次苦苦勸我勸晉鄙進兵，他手下賓客，鷄鳴狗盜者甚多，必然是他所爲，使人召信陵君，回報四五日前，已與賓客千餘，車百乘出城，傳聞救趙去矣。魏王大怒，使將軍衛慶率軍三千，星夜往追信陵去訖。再說邯鄲城中盼望救兵，無一至者，百姓力竭，紛紛有出降之議。趙王患之，有傅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百姓日乘城爲守，而君安享富貴，誰肯爲君盡力乎？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行伍之間，分功而作，家中所有財帛，盡散以給將士，將士在危苦之鄉，易於感恩，拒秦必甚力。」平原君從其計，募得敢死之士三千人，使李同領之，縋城而出，乘夜襲營，殺秦兵千餘人。王齧大驚，亦退三十里下寨，城中人心稍定。李同身帶重傷，回城而死，平原君哭之慟，命厚葬之。

再說信陵君無忌行至鄴下，見晉鄙曰：「大王以將軍久暴露於外，遣無忌特來代勞。」因使朱亥捧虎符與晉鄙驗之，晉鄙接符在手，心下躊躇，想道：「魏王以十萬之衆托我，我雖固陋，未有敗衄之罪，今魏王無尺寸之書，而公子徒手捧符前來代將，此事豈可輕信？」乃謂信陵君曰：「公子暫請稍等幾日，待某把軍伍造成冊籍，明日交付何如？」信陵君曰：「邯鄲勢在垂危，當星夜赴救，豈得復停時刻？」晉鄙曰：「實不相瞞，此

軍機大事，某還要再行奏請，方敢出軍。」說猶未畢，朱亥厲聲喝曰：「元帥不奉王命，便是反叛了！」晉鄙方問得一句，汝是何人？只見朱亥袖中出鐵鎚，重四十斤，向晉鄙當頭一擊，腦漿迸裂，登時氣絕。信陵君握符謂諸將曰：「魏王有命，使某代晉鄙將軍救趙；晉鄙不奉命，今已誅死。三軍安心聽令，不得妄動。」營中肅然。比及衛慶追至鄴下，信陵君已殺晉鄙，將其軍矣。衛慶料信陵君救趙之志已決，使欲辭去。信陵君曰：「君已至此，看我破秦之後，可還報吾王也。」衛慶只得先打密報，回復魏王，遂留軍中。信陵君大犒三軍，復下令曰：「父子俱在軍中者，父歸，兄弟俱在軍中者，兄歸；獨子無兄弟者，歸養，有疾者，留就醫藥。」是時告歸者約十分之二，得精兵八萬人，整齊步伍，申明軍法。信陵君率賓客，身爲士卒先，進擊秦營；王齕不意魏兵卒至，倉卒拒戰，魏兵買勇而前。平原君亦開城接應，大戰一場，王齕引兵一半，奔汾水大營。秦王傳令解圍而去。鄭安平以二萬人列營於東門，魏兵所遏，不能歸，嘆曰：「吾原是魏人。」乃投降於魏。春申君聞秦師已解，亦班師而歸。韓王乘機復取上黨。此秦昭襄王之五十年，周赧王五十八年之事也。

趙王親攜牛酒勞軍，向信陵君再拜曰：「趙國亡而復存，皆公子之力。自古賢人，未有如公子者也。」平原君負弩矢，爲信陵君前驅。信陵君頗有自功之色。朱亥進曰：「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公子有德於人，公子不可不忘也。公子矯王命，奪晉鄙軍以救趙，於趙雖有功，而於魏未爲無罪。公子乃自以爲功乎？」信陵君大慚曰：「無忌謹受教。」比入邯鄲城，趙王親掃除宮室，以迎信陵君，執主人之禮甚恭，揖信陵君就西階。信陵君謙讓不敢當客，踽踽然細步循東階而上。趙王獻觴爲壽，誦公子存趙之功。信陵君遜謝曰：「無忌有罪。」

於魏，無功於趙。宴畢歸館，趙王謂平原君曰：「寡人欲以五城封魏公子，見公子謹讓之至，寡人自愧，遂不能出諸口，請以鄗爲公子湯沐之邑，煩爲致之。」平原君致趙王之命，信陵君辭之再四，方纔敢受。信陵君自以得罪魏王，不敢歸國，將兵符付將軍衛慶督兵歸回魏，而身留趙國。其賓客之留魏者，亦棄魏奔趙，依信陵君。趙王又欲封魯仲連以大邑，仲連固辭，贈以千金，亦不受，曰：「與其富貴而詘於人，甯貧賤而得自由也。」信陵君與平原君共留之，仲連不從，飄然而去，真高士矣！史臣有贊云：

卓哉魯連，品高千載！不帝強秦，甯蹈東海。排難辭榮，逍遙自在。視彼儀秦，相去十倍！

時趙有處士毛公者，隱於博徒；有薛公者，隱於賣漿之家。信陵君素聞其賢名，使朱亥傳命訪之，二人匿不肯見。忽一日，信陵君蹤跡二人，知毛公在薛公之家，不用車馬，單使朱亥一人跟隨，微服徒步，假作買漿之人，直造其所，與二人相見。二人方據鱸共飲，信陵君遂直入，自通姓名，敘向來傾慕之意；二人走避不及，只得相見，四人同席而飲，盡歡方散。自此以後，信陵君時時與毛薛二公同遊。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向者吾聞令弟天下豪傑，公子中無與爲比；今乃日逐從博徒賣漿者同遊，交非其類，恐損名譽。」夫人見信陵君述平原君之言，信陵君曰：「吾向以爲平原君賢者，故甯負魏王，奪兵來救，今平原所與賓客，徒尙豪舉，不求賢士也。無忌在國時，常聞趙有毛公薛公，恨不得與之同遊；今日爲之執鞭，尙恐其不屑於我，平原君乃以爲羞，何云好士乎？平原君非賢者，吾不可留。」即日命賓客束裝，欲適他國。平原君聞信陵君束裝大驚，謂夫人曰：「勝未取失禮於弟，弟爲陡然棄我而去，夫人知其故乎？」夫人曰：「吾弟以君非賢，故不願留耳。」因述信陵

君之語，平原君掩而嘆曰：「趙有二賢人，信陵君且知之，而吾不知，吾不及信陵君說矣！以彼形此，乃不比於人類。」乃親造館舍，中冠頓首，謝其決言之罪。信陵君然後復留於趙。平原君門下士聞知其事，去而投信陵君者大半，四方賓客來遊趙者，咸歸信陵君，不復歸平原君矣。髯翁有詩云：

賈賈縱博豈嫌貧，公子豪華肯辱身？可笑平原無遠識，却將富貴壓賢人。

再說：魏王接得衛慶密報，言：「公子無忌果竊兵符，擊殺晉鄙，代領其衆，前行救趙，并留臣於軍中，不遣歸國。」魏王怒甚，便欲收信陵君家屬，又欲盡誅其賓客之在國者。如姬乃跪而請曰：「此非公子之罪，乃妾之罪，妾當萬死。」魏王咆哮大怒，問曰：「竊符者乃汝乎？」如姬曰：「妾父爲人所殺，大王爲一國之主，不能爲妾報仇，而公子能報之；妾感公子深恩，恨無地自効。今見公子以念姊之故，日夜哀泣，賤妾不忍，故擅竊虎符，使晉鄙之軍，以成其志。妾思同室相鬪者，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趙與魏猶同室也；大王忘昔日之義，而公子赴同室之急，倘幸而却秦全趙，大王威名揚於遠近，義聲騰於四海，妾雖碎屍萬段，亦何所恨乎？若收信陵君家屬，誅其賓客，信陵兵敗，甘服其罪，倘其得勝，將何以處之？」魏王沉吟半晌，怒氣稍定，問曰：「汝雖竊符，必有傳送之人。」如姬曰：「遞送者，顏恩也。」魏王命左右縛顏恩至，問曰：「汝何敢送兵符於信陵君？」如姬不會曉得什麼兵符。如姬目視顏恩曰：「昔日我著你送花盒與信陵夫人，這盒內就是兵符了。」顏恩會意，乃大哭曰：「夫人分付奴婢焉敢有違，那時只說送花盒去，爲子重封固，奴婢豈知就裏今日屈死奴婢也。」如姬亦泣曰：「妾有罪自當，勿累他人。」魏王喝教將顏恩綁下於獄中，如姬貶入冷宮，一面使

人探聽信陵君勝負消息再行定奪。

約過了二月有餘，衛班師回朝，將兵符繳上，奏道：「信陵君大敗秦軍，不敢還國，已留身趙都，多多拜上大王，改日領罪。」魏王問交兵之狀，衛慶備細述了一遍，羣臣皆羅拜稱賀，呼萬歲。魏王大喜，即使左右召如姬於冷宮，出顏恩於獄，俱恕其罪。如姬參見謝恩畢，奏曰：「救趙成功，使秦國畏大王之威，趙王懷大王之德，皆信陵君之功也。信陵君乃國之長城，冢之宗器，豈可棄之於外邦？乞大王遣使召回本國。一以全親親之情，一以表賢賢之義。」魏王曰：「彼免罪足矣，何待云功乎？」但分付信陵君名下，應得邑俸，仍舊送去本府家眷支用，不准迎歸。自是魏趙俱太平無話。再說秦昭襄王兵敗歸國，太子安國君率王孫子楚出迎於郊，齊奏呂不韋之賢，秦王封爲客卿，食邑千戶。秦王聞鄭安平降魏，大怒，族滅其家。鄭安平乃是丞相應侯范雎所薦，秦法凡薦人不效者，與所薦之人同罪。鄭安平降敵，既已族誅，范雎亦該連坐了。於是范雎齋羹待罪，不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一回 秦王滅周遷九鼎 廉頗敗燕殺二將

兵者乘時而用，而不可以輕動也。故兵法曰：「兼弱攻昧，收亂侮亡。」信陵雖戰勝而存趙，於秦未有損也。合從之約，所以相救而非可以取秦也。六國之君，未嘗爲會定約，而遽欲出兵以攻秦，楚考烈之計，亦太疎矣！無尺寸之功，而適以速周室之禍，豈不可笑可嘆！

戰國四君中第一無用者是黃歇，只看他相楚多年，始終曾有一善狀否？

范雎奪相印於穰侯之手，是策士之雄也；蔡澤又奪之於范雎之手，不更雄乎？然二人之奪相雖同，而難易却自有別。穰侯之肺腑之親，處無事之日，則范雎之奪之也難。鄭安平、王稽俱得罪，應侯負罪而內慚，則蔡澤之得之也易。但功成身退一語，其道理却正。

遊說之士，多是機械變詐。獨蔡澤之說范雎，都是盈虛消息之理，只算爲范雎脫禍，沒有甚麼欺詐之處。至後自歸相印，而超然終身，尤是不可及處。

燕趙本無隙，因平原君之死，而弔喪贈金，以爲好也。只是粟腹貪慾不遂，遂發大難之端。如此小人，死不足惜，只是喪師辱國，爲可恨耳！

粟腹以欲賄不遂，遂啓兵端，固貽國家之憂。究竟自己亦不免於誅死，則貪賄生事，果何益哉？

燕王現放著將渠、樂乘，忠言至計不聽，却偏要信一個好貪愚陋之粟腹，其喪師辱國，又何足怪？

話說鄭安平以兵降魏，應侯范雎是個薦主，法當從坐，於是席相待罪。秦王曰：「在安平者，本出寡人之意，

與丞相無干。」再三撫慰，仍令復職。羣臣紛紛議論，秦王恐范雎心上不安，乃下令國中曰：「鄭安平有罪，族

滅，勿論。如有再言其事者，即時斬首。」國人乃不敢復言。秦王賜范雎食物，比常有加，應侯甚不過意，欲說秦

王滅周稱帝，以此媚之。於是使張唐爲大將，伐韓，欲先取陽城，以通三川之路。再說楚考烈王，開信陵君大破

秦軍，春申君黃歇無功，班師而還。嘆曰：「平原合從之謀，非忘言也。寡人恨不得信陵君爲將，豈憂秦人哉？」

春申君有慚色，進曰：「向者合從之議，大王爲長，今秦兵新挫，其氣已奪。大王誠發使約會列國，并力攻秦，更說周王奉以爲主，挾天子以誅討五伯之功，不足道矣。」楚王大喜，卽遣使如周，以伐秦之謀，告赧王。赧王已聞秦王欲通三川，意在伐周，今若伐秦，正合著兵法先發制人之語，如何不從？楚王乃與五國定從約，刻期大舉。

時周赧王一向微弱，雖居天子之位，徒守空名，不能號令。韓趙分周地爲二，以雒邑之河南，王城爲西周，以鞏附成周爲東周，使兩周公治之。赧王自成周遷於王城，依西周公以居，拱手而已。至是欲興兵攻秦，命西閔公僉丁爲伍，僅得五六千人，尙不能給車馬之費。於是訪國中有錢富民，借貸以爲軍資，與之立券，約以莊卽之日，將所得鹵獲，出息償還。西周公自將其衆，屯於伊闕，以待諸侯之兵。時韓方被兵，自顧不暇。趙初解圍，餘畏未息，齊與秦和好，不願同事。惟燕將樂閒，楚將景陽，二枝兵先到，俱列營觀望。秦王聞各國人心不一，無進取之意，益發兵助張唐攻下陽城，別遣將軍嬴樛耀兵十萬於函谷關之外。燕楚之兵約屯一月有餘，見魏兵不集，軍心懈怠，遂各班師。西周公亦引兵歸。赧王出兵一番，徒費無益，富民俱執券索償，日攢聚宮門，喧聲直達內寢。赧王慚愧，無以應之，乃避於高臺之上。後人因名其臺曰避債臺。

却說秦王聞燕楚兵散，卽命嬴樛與張唐合兵，取路陽城，以攻西周。赧王兵糧兩缺，不能守禦，欲奔三晉。西周公進曰：「昔太史儋言：『周秦五百歲而合，而伯王者出。』今其時矣！秦有混一之勢，三晉不日亦爲秦有。王不可以再辱，不如捧土自歸，猶不失宋杞之封也。」赧王無計可施，乃率羣臣子姪，哭於文武之廟三日，捧

其所存輿圖，視諸秦軍投獻，願束身歸咸陽，嬴繆受其獻，共三十六城，戶三萬，西周所屬地已盡，惟東周僅存。嬴繆先使張唐護送赧王，君臣子孫入秦，奏捷，自引軍入維陽城，經略地界。赧王謁見秦王，頓首謝罪。秦王憐之，以梁城封赧王，降爲周公。比於附庸。原曰：西周公降爲冢臣，東周公貶爵爲君，是爲東周君。赧王年老，往來周秦，勝勞苦，既至梁城，不踰月病死。秦王命除其國，又命嬴繆攻維陽，丁壯毀周宗廟，運其祭器，并要搬運九鼎，安放咸陽。周民不願役秦者，皆逃奔鞏城，依東周公以居，亦見人心之不肯忘周矣。

將遷鼎之前一日，居民聞鼎中有哭泣之聲，及運至泗水，一鼎忽從舟中飛沉於水底，嬴繆使人沒水求之，不見有鼎，但見蒼龍一條，鱗鬣怒張，頃刻波濤頓作，舟人恐懼，不敢觸之。嬴繆是夜夢周武王坐於太廟，召繆至，責之曰：『汝何得遷吾重器，毀吾宗廟？』命左右鞭其背一百，嬴繆覺，卽患背疽，扶病歸秦，將八鼎獻上秦王，并奏明其狀。秦王查閱所失之鼎，正豫州之鼎也。秦王嘆曰：『地皆入秦，鼎獨不附寡人乎？』欲多發卒徒，更往取之。嬴繆諫曰：『此神物有靈，不可復取。』秦王乃止。嬴繆竟以疽死。秦王以八鼎及祭器，陳列於秦太廟之中，郊祀上帝於雍州，亦告列國，俱要朝貢稱賀，不來貢者伐之。韓桓惠王首先入朝，稽首稱臣。齊楚燕趙皆遣國相入賀，獨魏國使者尚未日到。秦王命河東守王稽引兵襲魏。王稽素與魏迪私，受金錢，遂洩其事。魏王懼，遣使謝罪，亦使太子增爲質於秦，委國聽令。自此六國俱貢服於秦，時秦昭襄王之五十二年也。秦王究通魏之事，召王稽誅之。范雎益不自安。一日，秦王臨朝嘆息，范雎進曰：『臣聞主憂則臣辱，主辱則臣死。今大王臨朝而嘆，由臣等不職之故，不能爲大王分憂，臣敢請罪。』秦王曰：『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

諒死而鄭安平背叛，外多強敵，而內無良將，寡人是以憂也。」范雎曰：「慚且懼，不敢對而出。」

時有燕人蔡澤者，博學善辨，自負其高，乘敝車遊說諸侯，無所遇。至大梁，遇善相者唐舉，問曰：「吾聞先生曾相趙國，李兌言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果有之乎？」唐舉曰：「然。」蔡澤曰：「如僕者，先生以爲何如？」唐舉熟視而笑，謂曰：「先生鼻如蝸蟲，肩高於項，顴蹙顏眉，兩膝彎曲，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耳！」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年。」蔡澤笑曰：「吾飯梁嚙肥，乘車耀馬，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者，四十三年足矣！尙何求乎？」及再游韓、趙，不得意，反魏於郊外，遇盜，金帛皆爲奪去，無以爲炊，息於樹下，復遇唐舉，舉戲曰：「先生尙未富貴耶？」蔡澤曰：「方且覓之。」唐舉曰：「先生金水之骨，富發於西，今秦丞相應侯，用鄭安平、王稽，俱得重罪，應侯慚懼甚，必急於卸擔，先生何不一往，而困守於此？」蔡澤曰：「道遠難至，奈何？」唐舉解囊中出數金贈之。蔡澤待其費助，遂西入咸陽，謂旅邸主人曰：「汝飯必白梁，肉必甘肥，侯吾爲丞相時，當厚酬汝。」主人曰：「客何人，乃望作丞相耶？」澤曰：「吾姓蔡，名澤，乃天下雄辨有智之士，特來求見秦王，若一見我，必然悅我之說，遂應侯而以吾代之，相印立可懸於腰下也。」主人笑其狂，爲人述之。

應侯門客聞其語，述於范雎。范雎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莫不聞；衆口之辨，遇我而屈。彼蔡澤者，惡能說秦王而奪吾相印乎？」乃使人往旅邸，召蔡澤。主人謂澤曰：「客禍至矣！客宣言欲代應侯爲相，今應侯相召，先生若往，必遭大辱。」蔡澤笑曰：「吾見應侯，彼必以相印讓我不須見秦王也。」主人曰：「客太狂，」

勿累我！」蔡澤布衣躡屣，往見范雎，雎踞坐以待之。蔡澤長揖不拜。范雎亦不命坐，厲聲詰之曰：「外邊宣言，欲代我爲丞相，考是汝耶？」蔡澤端立於旁曰：「正是。」范雎曰：「汝有何辭說，可以奪吾爵位？」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將來者進，君今日可以退矣！」范雎曰：「吾不自退，誰能退之？」蔡澤曰：「夫人生百體堅強，手足便利，聰明聖智，行道施德於天下，豈非世所敬慕爲賢豪者與？」范雎應曰：「然。」蔡澤又曰：「既已得志於天下，而安樂壽考，終其天年，響經世祿，傳之子孫，世世不替，與天地相終始，豈非世所謂吉祥善事者與？」范雎曰：「然。」蔡澤曰：「若夫秦有商君，楚有吳起，越有大夫種，功成而身不得其死，君亦以爲可歟否？」范雎胸中暗想，此人談及利害，漸漸相逼，若說不願，就墮其說術中了！乃佯應之曰：「有何不可願也？夫公孫鞅事孝公，盡公無私，定法以治國，爲秦將拓地千里。吳起事楚悼王，廢貴戚，以養戰士，南平吳越，北却三晉，大夫種事越王，能轉弱爲強，并吞勁吳，爲其君報會稽之怨，雖不得其死，然大丈夫殺身成仁，視死如歸，功在當時，名垂後世，何不可願之有哉！」

此時范雎雖然嘴硬，却也不安於坐，起立而聽之。蔡澤對曰：「主聖臣賢，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家之福也！爲孝子者，誰不願得慈父爲賢臣者，誰不願得明君？比干忠而殷亡，申生孝而國亂，身雖惡死，而無濟於君父，何也？其君父非明且慈也。商君吳起，大夫種亦不幸而死耳，豈求死以成後世之名哉？夫比干剖而微子去，召忽戮而管仲生，微子管仲之名，何至出比干召忽之下乎？故大丈夫處世，身名俱全者上也，名可傳而身死者其次也，惟名辱而身全，斯爲下矣！」這段話說得范雎胸中爽快，不覺離席，移步下堂，口中稱善。

蔡澤又曰：「君以商君吳起大夫種殺身成仁爲可願也，然孰與闕矢之專文王，周公之輔成王乎？」范雎曰：「商君等弗如也。」蔡澤曰：「然則今王之信任忠良，醇厚故舊，視秦孝公楚悼王奚若？」范雎沉吟少頃，曰：「未知何如？」蔡澤曰：「君自量功在國家，算無失策，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范雎又曰：「吾弗如。」蔡澤曰：「今王之親信功臣，既不能有過於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句踐，而君之功績，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過盛，私家之富，倍於三子，如是而不思急流勇退，爲自全計，彼三子者，且不能免禍，而况於君乎？夫翠鵠犀象，且處勢非不遠於死，而竟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自庇，而竟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君以匹夫徒步，知遇秦王，位爲上相，富貴已極，怨已讐而德已報矣，然猶貪鬱勢利，進而不退，竊恐蘇秦智伯之禍，在所不免！」語云：「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君何不以此時歸相印，擇賢者而薦之，所薦者賢，而薦賢之人益重君，名爲辭榮，實則卸擔，於是乎尋川巖之樂，享喬松之壽，子孫世世長爲應侯，孰與據輕重之勢，而蹈不可知之禍哉？」范雎曰：「先生自謂雄辯有智，今果然也。雖敢不受命。」於是乃延之上坐，待以客禮，遂留於賓館，設酒食款待。次日入朝，奏秦王曰：「客新有從山東來者，曰蔡澤，其人有王伯之才，通時達變，足以寄奉國之政。臣所見之人甚衆，更無其匹，臣萬不及也。臣不敢蔽賢，謹薦之於大王。秦王召蔡澤，見於便殿，問以兼并六國之計。蔡澤從容條對，深合秦王之意，即日拜爲客卿。范雎因謝病，請歸相印，秦王不准。雖遂稱病篤不起。秦王乃拜蔡澤爲丞相，以代范雎，封剛成君。雎老於應。」

話分兩頭，却說燕自昭王復國，在位三十三年，傳位於惠王；惠王在位七年，傳於武成王；武成王在位十四

年傳於孝王。孝王在位三年，傳於燕王喜，喜即位，立其子丹爲太子。燕王喜之四年，秦昭襄王之五十六年也。是歲趙平原君趙勝卒，以廉頗爲相國，封信平君。燕王喜以國接壤，使其相國栗腹，往弔平原君之喪。因以五百金爲趙王酒資，約爲兄弟。栗腹冀趙王厚賄，趙王如常禮相待。栗腹意不懌，歸。燕王曰：「趙自平之，敗壯者皆死，其孤尙幼，且相國新喪，廉頗已老，若出其不意，分兵伐之，趙可滅也。」燕王惑其言，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東鄰燕，西接秦境，南錯韓魏，北連胡貊，四野之地，其民習兵，不可輕伐。」燕王曰：「吾以三倍之衆而伐一，何如？」樂間曰：「未可。」燕王曰：「以五倍伐一，何如？」樂間不應。燕王怒曰：「汝以父墳墓在趙，不欲攻耶？」樂間曰：「王如不信，臣請試之。」羣臣阿燕王之意，皆曰：「天下爲有五而不能攻一者，大夫將渠獨切諫曰：『王且勿言衆寡，而先言曲直。王方與趙交歡，以五千金爲趙王壽，使者還報，而即攻之，不信不義，師必無功。』燕王不以爲然，使栗腹爲大將，樂乘佐之，率兵十萬攻鄗。使虞秦爲副將，樂閒佐之，率兵十萬攻代。燕王稅率兵十萬爲中軍，在後接應。方欲升車，檇渠手攬王綬，垂淚言曰：『卽伐趙，願大王勿親往，恐震驚左右。』燕王怒，以足盪將渠，渠卽抱王足而泣曰：『臣之留大王者，忠心也；王若不聽，燕禍至矣。』燕王愈怒，命囚將渠於獄，候凱旋日殺之。三軍分路而進，旌旗蔽野，殺氣騰空，滿望踏平趙地，大拓燕疆。

趙王聞燕兵將至，集羣臣問計。相國廉頗進曰：「燕謂我喪敗之餘，士伍不充，若大奪國中，使民十五歲以上者，悉持兵助戰，軍聲一振，燕氣自奪。栗腹喜功，原無將略，慶秦無名小子，卽開樂乘、昌國君之似，來燕趙，不爲盡力，燕軍可立破也。乃薦雁門李牧，其才可將。趙王用廉頗爲大將，引兵五萬，迎栗腹於鄗，用李牧爲

副將引兵五萬，迎慶秦於代。却說廉頗兵至房子城，因栗腹在鄙，乃盡匿其丁壯於鐵山，但以老弱列營。栗腹探知喜曰：「吾固知趙卒不堪戰也。」乃率衆急攻鄙城，鄙城人知救兵已至，堅守十五日不下。廉頗率大軍赴之，先出疲卒數千人挑戰，栗腹留樂乘攻城，親自出陣。只一合，趙軍不能抵當，大敗而走。栗腹指麾將士，追逐趙軍約六七里，伏兵齊起，當先一員大將，馳車而出，大叫廉頗在此，來將早早受縛。栗腹大怒，揮刀迎敵，廉頗手段高強，所領俱是選的精卒，一可當百，不數合，燕軍大敗。廉頗生擒栗腹。樂乘聞主將被擒，解圍欲走，廉頗使人招之，樂乘遂奔趙軍。恰好李牧救代得勝，斬了慶秦，遣人報捷。樂乘聞率餘衆保於清涼山，廉頗使樂乘爲書招開，開亦降趙。

燕王聞知兩路兵俱敗沒，遂連夜奔回中都。廉頗長驅直入，築長圍以困之。燕王遣使乞和，樂乘謂廉頗曰：「本倡伐趙之謀者，栗腹也。大夫將渠有先幾之明，苦諫不聽，被羈在獄。若欲許和，必須要燕王以將渠爲相，國使他送款，方可。」廉頗從其說。燕王出於無奈，即召將渠於獄中，授相印。將渠辭曰：「臣不幸言而中，豈可幸國之敗以爲利哉？」燕王曰：「寡人不聽卿言，自取辱敗，今將求成於趙，非卿不可。」將渠乃受相印，謂燕王曰：「樂乘樂開雖身投於趙，然其先世有大功於燕，大王宜歸其妻子，使其不忘燕德，則和議可速成矣。」燕王從之。將渠乃如趙軍，爲燕王謝罪，并送還樂開。樂乘家屬廉頗許和，因斬栗腹之首，并慶秦之屍，歸之於燕。即日班師還趙。趙王封樂乘爲武襄君，樂開仍稱昌國君如故，以李牧爲代都守。時劇辛爲燕守薊州，燕王以劇辛素與樂毅同事，昭王使爲書以招二樂。樂乘樂開以燕王不聽忠言，竟留於趙。將渠雖爲燕相，不出燕

王之音未及半載，托病辭印，燕王遂用劇辛代之。此段話且攔過一邊。

再說：秦昭襄王在位五十六年，年近七十，至秋得病而薨，太子安國君相立，是爲孝文王。立趙女爲王后，子楚爲太子。韓王聞秦王之喪，首先服衰經，人弔視喪事，如臣子之禮。諸侯皆遣將相大臣來會葬。孝文王除喪之三日，大宴羣臣，席散回宮而死。國人皆疑客卿呂不韋欲子楚速立爲王，乃重賄左右，置毒藥於酒中，秦王中毒而死。然心憚不韋，無敢言者。於是不韋同羣臣奉子楚嗣位，是爲莊襄王，奉華陽夫人爲太后，立趙女爲王后，子趙政爲太子，去趙字單名政。蔡澤知莊襄王深德呂不韋，欲以爲相，托乃病以相印讓之。不韋遂爲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不韋慕孟嘗信陵平原春申之名，恥其不如，亦設館招致賓客，凡三千餘人。再說：東周君聞秦連喪二主，國中多事，乃遣賓客往說諸國，欲合從以伐秦。丞相呂不韋言於莊襄王曰：「西周已滅，而東周一綫猶存，自謂文武之子孫，欲以鼓動天下，不如盡伐之，以絕人望。」秦王卽用不韋爲大將，率兵十萬伐東周，執其君以歸，盡收其鞏城等七邑。周自武王己酉受命，終於東周君壬子歷三十七王，共八百七十三年，而滅絕於秦，有歌訣爲證：

周武成康昭穆共，懿孝夷厲宣幽終，以上盛周十二主，二百五十二年逢。東遷平桓莊釐惠襄頃匡定簡靈繼，景悼敬元貞定哀，思考威烈安烈序，顯子愾觀赧王亡。東周廿六湊成雙，糸出嚳子后稷棄，大王季文王昌首尾三十有八主，八百七十年零四卜年卜世數過之，宗社靈長古無二。

秦王乘滅周之盛，復遣蒙鶩襲韓，拔成皋，滎陽，置三川郡，地界直逼秦大梁。至王曰：「寡人昔質於趙，幾爲

趙王所殺，此仇不可不報！乃再遣蒙驁攻趙，取榆次等三十七城，置太原郡，遂南定上黨，因攻魏高都，不拔。秦王復遣王齕將兵五萬助戰，魏兵屢敗。如姬言於魏王曰：「秦所以急攻魏者，魏也，所以欺魏者，以信陵君不在也。信陵君賢名聞於天下，能得諸侯之力，大王若使人卑辭厚幣，召之於趙，使其合從列國，并力禦秦，雖有蒙驁等百輩，何敢正眼視魏哉？」魏王勢在危急，不得已從其計，遣顏恩爲使，持相印，益以黃金彩幣，往趙迎信陵君，遺以書，略曰：

公子昔不忍趙國之危，今乃忍魏國之危乎？魏急矣！寡人舉國引領，以待公子之歸也。公子幸勿計寡人之過！

信陵君雖居趙國，賓客探信，往來不絕。聞魏將遣使迎己，恨曰：「魏王棄我於趙，十年於茲矣！今事急而召我，非本心念我也。」乃懸書於門下，有敢爲魏王通使者，死。賓客皆相戒，莫敢勸其歸者。顏恩至魏半月，不得見公子。魏王復遣使者催促，音信不絕。顏恩欲求門下客爲言，俱辭不敢。恩欲候信陵君出外，於路上邀之。信陵君爲迴避，魏使竟不出門。顏恩無可奈何，畢竟信陵君肯歸魏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二回 華陰道信陵敗蒙驁 胡盧河龐煖斬劇辛

極聰明人，只怕偶有所蔽；聰明人，所蔽又靠有正人指點之，則可不至於終蔽。從來君臣上下，豈不肖之間，其得失每在於此。信陵君爲當時第一賢公子，豈有不知魏之當救者？只因心恨魏王棄之於趙，故不

肯歸，是其偶有所蔽也。此時不特毛薛二公，卽食客中有以此說進者，則信陵未有不幡然者也。可笑許多賓客，却都相戒，不敢爲魏使傳言。這等愚鄙下材，也來混作賓客，豈不可笑！

凡明白人說話，須論其大。若糊塗人，則未免要處處撕到矣。如信陵君與魏王兄弟相惡，是小節，社稷存亡，祖宗宗祀，是大義。信陵君原是明白人，故毛薛二公，只在大處一點，便不煩言而已。悟是深得立言之法者。觀信陵君之做人行兵，實是賢而有才，不是純以虛聲詐人者。故畢竟功業，比他公子獨盛。

信陵君在魏，敬禮一侯生，以及朱亥，便得其功，以建存趙之功。在趙敬禮一毛公薛公，又賴其力，以成救魏之功。遂以享高名而全大義。可見人肯敬禮賢才，是第一件便宜事也！

秦人忌信陵君之賢，行反間，此是敵國之常。只是魏王之輕信讒口，自失長城，爲可笑耳！
燕國失却一將渠，却專用劇辛，顛倒如此，焉得不敗？

話說顏恩欲見信陵君，不得，賓客不肯爲通，正無奈何。適博徒毛公和賣漿薛公來訪公子。顏恩知爲信陵君上客，泣訴其事。二公曰：「君第戒車，我二人當力勸之。」顏恩曰：「全仗全仗。」二公入見信陵君曰：「聞公子車駕過返宗邦，吾二人特來奉送。」信陵君曰：「那有此事？」二公曰：「秦兵圍魏甚急，公子不聞乎？」信陵君曰：「聞之，但無忌辭魏十年，今已爲趙人，不敢與聞魏事矣。」二公齊聲曰：「公子是何言也？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於諸侯者，徒以有魏也。卽公子之能養士，致天下賓客者，亦藉魏力也。今秦攻魏日急，而公子不恤，設使秦一先破大梁，夷食王之宗廟，公子縱不念其家，獨不念祖宗之血食乎？公子復何面目寄食於趙？」

也。」言未畢，信陵君蹴然起立，面發汗，謝曰：「先生責無忌甚正，無忌幾爲天下罪人矣！」即日命賓客束裝，自入朝，往辭趙王。趙王不捨信陵君歸去，持其臂而泣曰：「寡人自失平原，倚公子如長城，一朝棄寡人而去，寡人誰與共社稷耶？」信陵君曰：「無忌不忍先王宗廟見夷於秦，不得不歸，倘邀君之福，社稷不泯，尙有相見之日。」趙王曰：「公子向以魏師存趙，今公子歸赴國難，寡人敢不悉賦以從。」乃以上將軍印授公子，使將軍龐煖爲副，起趙軍十萬助之。信陵君既將趙軍，先使顏恩歸魏報信，然後分遣賓客，致書於各國求救。燕韓楚三國俱素重信陵之人品，聞其爲將，莫不喜歡，悉遣大將引兵至魏，聽其節制。魏將將渠、韓將公孫嬰、楚將景陽，惟齊國不肯發兵。

却說魏王正在危急，得顏恩報說：「信陵君兼將燕趙韓楚之師，前來救魏。」魏王如渴時得漿，火時得水，喜不可言，使衛慶悉起國中之師，出應公子。時蒙鶩圍邲州，王齧圍華州，信陵君曰：「秦聞吾爲將，必急攻邲華，東西相距五百餘里，吾以兵綴蒙鶩之兵於邲，而率奇兵赴華。若王齧兵敗，則蒙鶩亦不能自固矣。」衆將皆曰：「然。」乃使衛以魏師合楚師，築爲連壘，以拒蒙鶩。虛插信陵君旗號，堅壁勿戰，而身帥趙師十萬，與燕韓之兵，星馳華州。信陵君集諸將計議，以少華山東連太華，西臨渭河，秦以舟師運糧，俱泊渭水，而少華水多荆杞，可以伏兵。若以一軍往渭河，劫其糧艘，使韓將公孫嬰、燕將將渠，各引一支軍，聲言接應，劫糧之兵，只在少華山左右伺候，共擊秦軍。信陵君親率精兵三萬，伏於少華山下，龐煖引軍先發。

早有伏路秦兵，報入王齕營中，言：「魏信陵君爲將，遣兵巡往渭口。」王齕大驚曰：「信陵善於用兵，今救華不接，而劫渭口之糧，是欲絕我根本也。吾當親往救之。」遂傳令留兵一半圍城，餘者悉隨吾救渭。近少華山，山中閃出一隊大軍，打著燕相國將渠旗號。王齕傳令列成陣勢，便接住渠交鋒，戰不數合，又是一隊大軍到來，打著韓大將公孫嬰旗號。王齕急分兵迎敵，軍士報道：「渭河糧船被趙將龐煖所劫。」王齕這一事已如此，且只顧廝殺，若殺退燕趙二軍，再作計較。三國之兵攪做一團，自午至酉，尙未鳴金。信陵度秦兵已疲，引伏兵一齊殺出，大叫：「信陵君親自領兵在此，秦將早來降，免污刀斧。」王齕雖是個慣戰之將，到此沒有三頭六臂，如何支持得來？况秦兵素聞信陵君威名，到此心膽俱裂，人人惜命，個個奔逃。王齕大敗，折兵五萬有餘，又盡喪其糧船，只得引殘兵敗將，向南路而遁，進隨潼關去訖。陵君引得勝之兵，仍分三隊來救邲州。却說蒙驁探信陵君兵往華州，乃將老弱列營，虛建大將蒙驁旗幟，與魏楚一軍相持，盡驅精銳，銜枚疾走，望華州一路迎來。指望與王齕合兵，誰知信陵君已破走了王齕，恰好在華陰界上相遇。信陵君親冒矢石，當先衝敵；左有公孫嬰，右有將渠，兩下大殺一陣。蒙驁折兵萬餘，鳴金收車，當下札住大寨，整頓軍馬，打點再決死敵。這邊魏將衛慶、楚將景陽，探知蒙驁不在軍中，攻破秦營，弱解了邲州之圍，也望華陰一路追襲而來。正遇蒙驁列陣將戰，兩下夾攻。蒙驁雖勇，怎當得五路軍？腹背受敵，又大折一陣，急急望西退走。信陵君率諸軍，直追至函谷關下；五國扎下五個大營，在關前揚威耀武。如此月餘，秦兵緊閉關門，不敢出。應信陵君方纔班師，各國之兵，亦皆散回本國。史臣論此事，以爲信陵君之功，皆毛公薛公之功也。有詩云：

兵馬臨城執解圍合從全仗信陵歸當時勸駕誰人力却是埋名兩布衣

魏安釐王聞信陵君大破秦軍，奏凱而回，不勝之喜，出城三十里迎接，兄弟別了十年，今日相逢，悲喜交集。乃並駕回朝，論功行賞，拜爲上相，益封五城。國中大小政事，皆決於信陵君。赦朱亥擅殺晉鄙之罪，用爲偏將。此時信陵君之威名，震動天下，各國皆具厚幣，求信陵君兵法。信陵君將賓客平日所進之書策，拈爲二十一篇，陣圖七卷，名曰魏公子兵法。却說蒙驁與王齮領著敗兵，合做一處，來見秦莊襄王，奏曰：「魏公子無忌，合從五國，兵多將廣，所以臣等不能取勝，頃兵折將，罪該萬死！」秦王曰：「卿等屢立戰功，開疆拓土，今日之敗，乃是衆寡不敵，非卿等之罪也。」剛成君蔡澤進曰：「諸國所以合從者，徒以公子無忌之故。今王遣一使修好於魏，曰：「請無忌至秦而會。」俟其入關，卽執而殺之，永絕後患，豈不美哉？」秦王用其謀，遣使至魏，修好，并請信陵君。馮驩曰：「孟嘗平原皆爲秦所羈，幸而得免，公子不可復蹈其轍。」信陵君亦不願行，言於魏王，使朱亥爲使，奉璧一雙以謝秦。秦王見信陵君不至，其計不行，心中大怒。蒙驁密奏秦王曰：「魏使者朱亥卽鍾擊等鄙之人也，此魏之勇士，宜留爲秦用。」秦王欲封朱亥官職，朱亥堅辭不受。秦王益怒，令左右引朱亥置虎圈中。圈有斑斕大虎，見人來卽欲前攫。朱亥大喝一聲，畜生何敢無禮！迸開雙睛，如兩個血盞，目眦盡裂，迸血濺虎。虎蹲伏股慄良，久不敢動。左右乃復引出。秦王嘆曰：「烏獲、扛鄙，不是過矣！若放之歸魏，是與信陵君添翼也。」愈欲迫降之，亥不從，命拘於驛舍，絕其飲食。朱亥曰：「吾受信陵君知遇，當以死報之。」乃以頭觸屋柱，柱折而頭不破。於是以手自探其喉，絕咽而死，真義士哉！

秦王既殺朱亥，復謀於羣臣曰：「朱亥雖死，信陵君用事如故，寡人意欲離間其君臣，諸卿有何良策？」剛成君蔡澤進曰：「昔信陵君竊符救趙，得罪魏王，魏王棄之於趙，不許相見。後因秦兵圍急，不得已而召之，雖魏然糾連四國，得成大功。然信陵君有震主之嫌，王豈無疑忌之意？信陵君鎚殺晉鄙，鄙死宗族賓客，懷恨必深。大王若捐金萬斤，密遣細作至魏，訪求晉鄙之黨，奉以多金，使之布散流言，言：『諸侯畏信陵君之威，皆欲奉之爲魏王。信陵君不日將行篡奪之事。』如此，則魏王必疎無忌而奪其權，信陵君不用事，天下諸侯亦皆解體，吾因而用兵，無足爲吾難矣。」秦王曰：「卿計甚善！然魏既敗吾軍，其太子增猶質吾國，寡人欲因而殺之，以洩吾恨，何如？」蔡澤對曰：「殺一太子，魏復立一太子，何損於魏？不若借太子使爲反間於魏。」

秦王大悟，待太子增加厚，一面遣細作持萬金往魏國行事。一面使其賓客皆與太子增往來相善，因而密告太子曰：「信陵君在外十年，交結諸侯，諸侯之將相莫不敬且憚之，今爲魏大將，諸侯兵皆屬焉。天下但知有信陵君，不知有魏王也。雖吾秦國，亦畏信陵君之威，欲立爲王，與之連和，信陵君若立，必使秦殺太子，以絕民望，卽不然，太子亦將終老於秦矣。奈何？」太子增涕泣求計，客曰：「秦方欲與魏通和，太子何不致一書於魏王，使其請太子歸國？」太子增曰：「雖請之，秦安肯釋我而歸耶？」客曰：「秦王之欲與魏通和，非其本意，特畏之耳。若太子願以國事秦，固秦之願也，何患請而不從哉？」太子增乃爲密書，書中備言諸侯歸心信陵，秦亦欲擁立爲王等語，後乃敝已求歸之意，將書付客，托以密致魏王。於是秦王乃修書二封，一封致魏王歸朱亥之喪，托言病死；一封奉賀信陵君，另有金幣等物。却說魏王因晉鄙賓客布散流言，固已心疑，及秦使捧國

書來欲與魏息兵修好，叩其來意，都是欲慕信陵之語。又接待太子增，信心中愈加疑惑。使者再將書幣送信陵，府中故意洩漏其語，使魏王聞之，却說信陵君聞秦使講，謂賓客曰：「秦非有兵戎之事，何求於魏？此必有計。」言未畢，閹人報秦使者在門，言：「秦王亦有書奉賀。」信陵君曰：「人臣義無私交，秦王之書幣，無忌不敢受。」使者再三致秦王之音，信陵君亦再三却之，恰好魏王遣使來到，要取秦王書來看。信陵君曰：「魏王既知有書，若說吾不受，必不肯信。」遂命駕車將秦王書幣，原封不動，送上魏王，言：「臣已再三辭之，不敢啓封。今蒙王取覽，只得呈上，但馮裁處。」魏王曰：「書中必有情節，不啓不明。」乃發書觀之，略曰：

公子威名播於天下，天下侯王莫不頃心於公子者。指日當正位南面，爲諸侯領袖，但不知魏王讓位當在何日？引領望之，不腆之賦，預布賀忱，惟公子勿罪。

魏王覽畢，付與信陵君觀看。信陵君奏曰：「秦人多詐，此書乃離間我君臣，臣所以不受者，正慮書中不知何語，恐墮其術中耳。」魏王曰：「公子既無此心，便可於寡人面前，作書復之。」卽命左右取紙筆，付信陵君作回書，略云：

無忌受寡君不世之恩，糜首莫酬，南面之語，非所以訓人臣也。蒙君辱賜，昧死以辭。

書付秦使，并金幣帶回。魏王亦遣使謝秦，并言：「寡君年老，欲請太子增回國。」秦王許之。太子增既回魏，信言：「信陵不可專任。」信陵君雖則於心無愧，度王心中芥蒂，終未釋然，遂托病不朝。將相印兵符俱繳還魏王，與賓客爲長夜之飲，多近婦女，日夜爲樂，惟恐不及。史臣有詩云：

俠氣凌今古，威名動鬼神。一身全趙魏，兩戰却嬴秦。鎮國同堅礎，困詞似吠狺。英雄無用處，酒色了殘春。

再說：秦昭襄王在位三年，得疾，丞相呂不韋入問疾，因使內侍以絨書密致王后，追述往日之誓。后舊情未斷，遂召不韋與之私通。不韋以醫藥進王，王病一月而薨。不韋扶太子政即位，此時年僅一十三歲。尊莊襄后爲太后，封其母弟成蟜爲長安君。國事皆決於不韋，比於太公，號爲尙父。不韋父死，四方諸侯賓客弔者如市，車馬填塞道路。視秦王之喪，愈加衆盛。止是「權傾中外，威振諸侯。」不在話下。秦王政元年，呂不韋知信陵君洪廢，始復議用兵，使大將蒙驁、回張唐伐趙，攻下晉陽。三年，再遣蒙驁同王齧攻韓，韓使公孫嬰拒之。王齧曰：「吾一敗於趙，再敗於魏，蒙秦王赦而不誅，此行當以死報。」遂帥其私屬千人，直犯韓營，齧力戰而死。韓兵亂，蒙驁乘之，大敗韓師，殺公孫嬰，取韓十二城以歸。

自信陵君廢，而趙魏之好亦絕。趙孝成王使廉頗伐魏，圍繁陽，未克而孝成王薨，太子偃嗣立，是爲悼襄王。時廉頗已克繁陽，乘勝進取，而大將郭開素以諂佞爲廉頗所嫉，常因侍宴而叱之。郭開銜怨在心，譖於悼襄王，言：「廉頗已老不任事，伐魏久而無功。」乃使武襄君樂乘往代廉頗。廉頗怒曰：「吾自事惠文王爲將，於今四十餘年，未有挫折，乘何人而能代我？」遂勒兵攻乘，乘懼走歸國。廉頗遂奔魏，魏王雖尊爲客將，疑而不拜。廉頗由是深居大梁。秦王政四年十月，蝗蟲從東方來蔽天，禾稼不收，疫疠大作。呂不韋與賓客議，令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後世納粟之例，自此而起。是年，魏信陵君傷於酒色，得疾而亡。馮驩哭泣過哀，亦死。賓客自劉從者百餘人，足見信陵君之能得士矣。明年魏安釐王薨，太子增嗣立，是爲景湣王。秦知魏新喪

君又信陵君已死，思報敗績之讐。遣大將蒙鶩攻魏，拔酸棗等二十城置東郡。未幾，又拔朝歌，又攻下濮陽。衛元君乃魏王之壻，東走野王，阻山而居。景湣王嘆曰：「使信陵君尚在，當不令秦兵縱橫至此也。」於是遣使與趙通好。

趙悼襄王亦患秦侵伐無已，方欲使人往糾列國，重尋信陵平原二君合從之約。忽邊吏報道：「今有燕國拜劇辛爲大將，領兵十萬來犯北界。」那劇辛原是趙人，先在趙時，原與龐煖有交。後來龐煖仕趙，劇辛投奔燕昭王，昭王用爲薊郡守。及燕王喜被趙將廉頗圍困都城，賴將渠講和而罷，深以爲恥。將渠相燕，原出於趙人所命，非燕王之意。雖則助信陵君戰秦有功，到底君臣之間，未能十分相信。將渠爲相歲餘，即托病歸其印綬。燕王乃召劇辛於薊，用爲相國，共圖報趙之事。奈心憚廉頗，不敢動彈。今日廉頗奔魏，龐煖爲將，劇辛意頗輕之。乃迎合燕王之意，奏曰：「龐煖庸才，非廉頗之比。况秦兵已拔晉陽，趙人疲敝，乘釁攻之，栗腹之恥可雪也。」燕王大悅曰：「寡人正有此意，相國能爲寡人行乎？」劇辛曰：「臣熟知地利，若蒙見委，定當生擒龐煖，獻於大王之前。」燕王大悅，遂使劇辛將兵十萬伐趙。趙王聞報，即召龐煖計議。煖曰：「劇辛自恃宿將，必有輕敵之心，今李牧見守代郡，使引軍南行，從慶都一路來，以斷其後。臣以一軍迎戰，彼腹背受敵，可以擒矣。」趙王從計而行，却說劇辛渡易水，取路中山，直犯常山地界，兵勢甚銳。龐煖帥大軍屯於東垣，深溝高壘，以待其來。劇辛曰：「我軍深入，若彼深壁不戰，成功無日矣。」問帳下誰敢挑戰，驍將栗元乃栗腹之子，欲報父讎，欣然願往。劇辛曰：「更得一人幫助方可。」末將武陽靖請行，劇辛給銳卒萬人，使犯趙師。龐煖使樂乘樂

聞，張兩翼以待，而親率軍迎戰。兩下交鋒，精二十餘合，一聲礮響，兩翼並進，俱用強弓勁弩，亂射燕軍。武陽靖中箭而亡，粟元不能抵當，回車便走。龐煖同二將從後掩殺，一萬銳卒，折去三千有餘。劇辛大怒，急率大軍親自接應，龐煖已自還營去了。

劇辛攻壘不能入，乃使人下書，約明日於陣前單軍相見。龐煖允之，兩下各自准備。至次日，彼此列成陣勢，分付不許施放冷箭。龐煖先乘單車立於陣前，請劇將軍會面。劇辛亦乘單車而出。龐煖在車中欠身曰：「且喜將軍齒髮無恙。」劇辛曰：「憶昔別君去趙，不覺距今已四十餘年。某已衰老，君亦蒼顏，人生如白駒過隙，信然也。」龐煖曰：「將軍以昭王禮士，乘趙走燕，一時豪傑景附，如雲之從龍，風之從虎，今金臺草沒，無終墓木已拱，蘇代鄒衍相繼去世，昌國君亦歸吾國，燕之氣運，亦可知矣。老將軍年踰七十，孤立於衰王之庭，猶貪戀兵權，持凶器而行危事，欲何爲乎？」劇辛曰：「某受燕王三世厚恩，粉骨難報，趁吾餘年，欲爲國家雪粟腹之恥。」龐煖曰：「粟腹無故，攻吾鄙邑，自取喪敗，此乃燕之犯趙，非趙之犯燕也。」兩下在車前反覆酬答，龐煖忽大呼曰：「有人得劇辛之首者，賞二百金。」劇辛曰：「跡下何輕吾太甚？吾豈不能收君之首耶？」龐煖曰：「君命在身，各盡其力可耳。」劇辛大怒，把令箭一麾，粟元便引軍殺出，這裏樂乘樂閒，雙軍接戰，燕軍漸失便宜。劇辛驅軍大進，龐煖亦以大軍迎之，兩下混殺一場，燕軍比趙損折更多。天晚，各鳴金收軍，劇辛回營，悶悶不悅，欲待回營，又在燕王面前誇了大口，欲待不回，又難取勝。正自躊躇，忽有守營軍士報道：「趙國遣人下書，見在轅門之外，未敢擅投。」劇辛命取書到，其書再三緘封甚固，發而觀之，略曰：

代州守李牧引軍襲督亢，截君之後，君宜速歸。不然無及。某以昔日交情，不敢不告。

劇辛曰：「龐煖欲搖動我軍心耳！使李牧兵至，吾何懼哉！」命以書還其使人，來日再決死戰。趙使者已去，栗元進曰：「龐煖之言不可不信。萬一李牧果引軍襲吾之終，腹背受敵，何以處之？」劇辛笑曰：「吾亦慮及於此。適纔所計，穩住軍心，汝今密傳軍令，虛扎營寨，連夜撤回，吾親自斷後，以拒追兵。」栗元領計去了。誰知龐煖探聽非營虛設，同乘樂開，分三路追來。劇辛且戰且走，行至龍泉河，探子報道：「前面旌旗塞路，聞說是代郡軍馬。」劇辛大驚曰：「龐煖果不欺我！」遂不敢北進，引兵東行，欲取阜城，一路奔往遼陽。龐煖追及，大戰於胡盧河。劇辛兵敗，嘆曰：「吾何面目爲趙囚乎？」自刎而亡。此燕王喜十三年，秦王政之五年也。鬻翁有詩嘆曰：

金臺應聘氣昂昂，共翼昭王復舊疆。昌國功名今在否？獨將白首送沙場。

栗元被樂閒擒而斬之，獲首三萬餘，餘俱奔潰。或降趙，兵大勝。龐煖約會李牧一齊征進，取武遂方城之地。燕王親詣將渠門，求其爲使，伏罪乞和。龐煖看將渠面情，班師奏凱而回。李牧仍守代郡去訖。趙悼襄王郊迎龐煖，勞之曰：「將軍武勇若此，廉藺猶在趙也！」龐煖曰：「燕人已服，宜及此時合從列國，并力圖秦，方保無虞。」不知合從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三回 李國舅爭權除黃歇 樊於期傳檄討秦王

秦人每一出師，收名城，略要地，今以五國之衆，攻一渭南而不能克，已是無用可笑。秦人欲謀掩襲，既幸有彼中，洩漏其計，正好將計就計，以圖建功。黃歇身爲上將，而乃聞信先逃，以致各國數十萬之衆，空自往返一番，遂使秦人愈增氣焰，成其併吞。黃歇之罪大矣！及聽李嫪之計，欲以異姓篡宗，暗奪君國，天理良心喪盡矣！未英之說不行，殆亦大奪其魄也！

托大自尊，是壞事。黃歇之見殺於李園，只爲自尊托大耳！

樊於期大有丈夫氣，事雖不成，然有此一討，亦殊大快人心，不可以成敗爲優劣也。

話說廡煖欲乘敗燕之威，合從列國，爲并力圖秦之計。除齊附秦外，韓、魏、燕、楚，各出銳師，多者四五萬，少亦二、三萬，共推春申君黃歇爲上將。歇集諸將議曰：「伐秦之師屢出，皆以百谷山爲界。秦人設守甚嚴，未能得志。卽我兵亦素知仰攻之難，咸有畏縮之心。若取道蒲坂，出州而西，逕襲渭南，因窺潼關，兵法所謂出其不意也。」諸將皆曰：「然。」遂分兵五路，俱出蒲關，望驪山一路進發。攻渭南，不克，圍之。秦丞相呂不韋使將軍蒙驪、王翦、桓齮、李信、內史騰，各將兵五萬人，五枝軍兵，分應五國。不韋自爲大將，兼統其軍，離潼關五十里，分爲五屯，如列星之狀。王翦言於不韋曰：「以五國悉銳，攻一城而不克，其無能可知矣。三晉近秦，習與秦戰，而楚在南方，其來獨遠。且自張儀亡後，三十餘年不相攻伐，誠選五營之銳，台以攻楚，楚必不支。楚之一軍破，餘四軍將望風而潰矣。」不韋以爲然，於是使五屯設壘建幟如常，暗地各抽精兵一萬，約以四鼓齊起，往襲

時李信以糧草稽遲，欲斬督糧牙將甘回，衆將告求得免，但鞭背百餘。甘回挾恨，夜奔楚軍，以王翦之計告之。春申君大驚，欲馳報各營，恐其不及，遂即時攻令拔寨俱起，夜馳五十餘里，方敢緩而行。比及秦兵到時，楚寨已撤矣。王翦曰：「楚兵先遁，必有洩吾謀者，計雖不成，然兵已至此，不可空回。」遂往襲趙寨，壁壘堅固，攻不能入。龐煖仗劍立於軍門，有敢擅動者，即斬。秦兵亂了一夜，至天門，燕韓魏俱合兵來救，蒙驁等方纔收兵。龐煖怪楚兵不至，使人探之，知其先撤，嘆曰：「合從之事，今後休矣！」諸將皆請班師，於是韓魏之兵先回本國。龐煖怒齊獨附秦，挾燕兵伐之，取饒安一城而返。再說春申君奔回郢城，四國各遣人來問曰：「楚爲從長，奈何不告而先回，敢問其故？」考烈王責讓黃歇，歇慚懼不答。時有魏人朱英，客於春申君之門，知楚方畏秦，乃說春申君曰：「人皆以楚強國，及君而弱，英獨謂不然。先君之時，秦去楚甚遠，西隔巴蜀，南隔兩周，而韓魏又眈眈乎擬其後，是以三十年無秦患，此非楚之強，其勢然也。今兩周已并於秦，而秦方修怨於魏，魏且暮亡，則陳計爲通道，恐秦楚之爭，從此方始，君之責讓，正未已也。何不勸楚王東徙壽春，去秦較遠，絕長淮以自固，可以少安。」黃歇然其謀，言於考烈王，乃擇日遷都。按楚先都郢，後遷於郢，復遷於陳，今又遷於壽春，凡四遷矣。史臣有詩云：

周爲東遷王氣歇，楚因屢徙霸圖空。從來避敵爲死敵，莫把遷岐托石公。

再說考烈王仕位已久，尙無子息，黃歇遍求婦人，宜子者以進，終不孕。有趙人李園亦在春申君門下，爲舍人，有妹李嬀色美，欲進於楚王，恐久後以無子失寵，心下躊躇，必須將妹先獻春申君，待其有娠，然後進於楚。

王幸而生子，異日得立爲楚王，乃吾甥也。又想吾若自獻其妹，不見貴重，還須施一小計，要春申君自來求我。於是給五日假歸家，故意過期，直待第十日方至。黃歇怪其來遲，李園對曰：「臣有女弟名嫪，頗有姿色，王聞之，遣使來求，臣與其使者飲酒數日，是以失期。」黃歇想道：「此女名聞齊國，必是個美色。」遂問曰：「已受其聘否？」對曰：「方且議之，聘尙未至也。」黃歇曰：「能使我一見乎？」園曰：「臣在君之門下，卽吾女弟，誰非君妾婢之流，敢不如命？」乃盛飾其妹，送至春申君府中。黃歇一見大喜，是夜卽賜李園白璧二雙，黃金三百鎰，留其妹侍寢。未三月，卽便懷孕。李園私謂其妹嫪曰：「視妾媵，夫人爲孰貴？」嫪笑曰：「妾安得比夫人？」園又曰：「然則爲夫人與王后孰貴？」嫪又笑曰：「王后貴盛。」李園曰：「汝在春申君府中，不過一寵妾耳！今楚王無子，幸汝有娠，倘進於楚王，他日生子爲王，汝爲太后，豈不勝於妾乎？」遂教以說詞，使於枕席之間，如此這般，春申君必然聽從。

李嫪一一領記，夜間侍寢之際，遂進言於黃歇曰：「楚王之貴幸君，雖兄弟不如也；今君相楚二十餘年，而王未有子，千秋百歲後，將更立兄弟，兄弟於君無恩，必將各立其所親幸之人，君安得長有寵乎？」黃歇聞言，沉思未答。嫪又曰：「妾所慮不止於此也，君貴用事久，多失禮於王之兄弟，兄弟誠立，禍且及身，豈特江東封邑不可保而已哉？」及歇愕然曰：「卿言是也，吾慮不及此，今當奈何？」李嫪曰：「且有一計，不惟免禍，而且多福；但妾負愧，難於自吐，又恐君不我聽，是以妾未敢言。」黃歇曰：「卿爲我畫策，何爲不聽？」李嫪曰：「妾今自覺有孕矣，他人莫知也；幸妾侍君未久，誠以君之重，而進妾於楚王，王必幸妾，妾賴天佑生男，異日必爲

嫡嗣，則是君之子爲王也。楚國盡可得，孰與身臨不測之罪乎？黃歇如夢初覺，如醉初醒，喜曰：「天下有智婦人，勝於男子，卿之謂矣！」次日，卽召李園告之以意，密將李嫪出居別舍。黃歇入言於楚王曰：「臣所聞李園，妹名嫪者，有色，相者皆以爲宜子當貴。齊王方遣人求之，王不可不先也。」楚王卽命內侍宣取李嫪入宮，嫪善媚，楚王大寵愛之。及產期，雙生二男，長曰捍，次曰猶。楚王喜不可言，遂立李嫪爲王后，長子捍爲太子，李園爲國舅，貴幸用事，與春申君相並。

園爲人多詐術，外奉春申君益謹，而中實忌之。及考烈王二十五年，病久不愈，李園想起其妹懷娠之事，惟春申君知之。他日，太子爲王，不便相處，不如殺之，以滅其口。乃使人各處訪求勇力之士，收置門下，厚其衣食，以結其心。朱英聞而疑之，曰：「李園多蓄死士，必爲春申君故也。」乃入見春申君曰：「天下有無妄之福，有無妄之禍，又有無妄之人，君知之乎？」黃歇曰：「何謂無妄之福？」朱英曰：「君相楚二十餘年矣，名爲相國，與楚王無二。今楚王病久不愈，一旦宮車晏駕，少主嗣位，而君輔之如伊尹、周公，俟王之年長，而反其政。若天與人歸，遂南面卽位，此所謂無妄之福也。」黃歇曰：「何謂無妄之禍？」朱英曰：「李園王之舅也，而君位在其上，外雖柔順，內實不甘，且同盜相妒，勢所必至也。聞其陰蓄死士，爲日已久，何所用之？楚王一薨，李園必先入據權，而殺君以滅口，此所謂無妄之禍也。」黃歇曰：「何謂無妄之人？」朱英曰：「李園以妹故，宮中聲息朝夕相通，而君宅於城外，動輒後時。誠以郎中令相處，某得領袖諸郎，李園先入，臣爲君殺之，此所謂無妄之人也。」黃歇掀髯大笑曰：「李園人耳！又事我素謹，安有此事？足下得無過慮乎？」朱英曰：「君一日不用吾

言悔之晚矣！黃歇曰：「足下且退，容吾察之，如用足下之處，卽來相請。」朱英去三日，不見春申君，靜知其言不見用，嘆曰：「吾不去，禍將及矣！」鴟夷子皮之風可追也。」乃不辭而去，東奔吳下，隱於五湖之間，髯翁有詩云：

紅顏帶子入王宮，盜國奸謀理不容；天啓春申無妄禍，朱英焉得令郎中？

朱英去十七日，而考烈王薨，李園預與宮殿侍衛相約，倘一聞有變，當先告我。至是聞信，先入宮中，分付祕不發喪，密令死士伏於棘門之內。捱至日沒，方使人徐報黃歇，歇大驚，不謀於賓客，卽刻駕車而行。方進棘門，兩邊死士突出，口呼奉王后密旨，春申君謀反，宜誅黃歇，知事變，急欲迴車，手下已被殺散，遂斬黃歇之頭，投於城外。將城門緊閉，然後發喪，擁立太子捍嗣位，是爲楚幽王，時年纔六歲。李園自立爲相國，獨軍楚政，奉李媯爲王太后，傳令盡滅春申君之族，收其食邑。哀哉！自李園富國，春申君賓客盡散，公子皆疎遠不任事，少主寡后，國政日紊，楚自此不可爲矣。話分兩頭，再說呂不韋憤五國之攻秦，謀欲報之，曰：「本造謀者，趙將龐煖也。」乃使蒙鶩同張唐督兵五萬伐趙，三日後，再令長安君成蟜同樊於期率兵五萬爲後繼。賓客問於不韋曰：「長安君年少，恐不可爲大將。」不韋微笑曰：「非爾所知也！」

且說蒙鶩前軍出函關，取路上黨，逕攻慶都，結寨於都山。長安君大軍營於屯留，以爲聲援。趙使相國龐煖爲大將，扈輒副之，率軍十萬拒敵，許龐煖便宜行事。龐煖曰：「慶都之北，惟堯山最高，登堯山可望都山，宜往據。」使扈輒軍二萬先行，比至堯山，先有秦兵萬人在彼屯札，扈輒冲上殺散，就於山頭下寨。蒙鶩使張

唐引軍二萬來爭山。龐煖大軍亦到，兩邊於山下列成陣勢。大戰一場，屈輒在山頭用紅旗爲號，張唐往東，旗使東指，張唐往西，旗使北西指，趙軍只望紅旗指處圍裏將來。龐煖下令有人擒得張唐者，封以百里之地。趙軍無不死戰。張唐奮盡平生之勇，不能透出重圍，却得蒙鶩軍到，接應出來，同回都山大寨。慶都知救兵已到，守禦益力。蒙鶩等不能取勝，遣張唐往屯留，催取後隊軍兵。

却說長安君成嶠，年方十七歲，不諳軍務，召樊於期議之。於期素惡不韋納妾盜國之事，請屏去左右，備細與成嶠敘述一遍，言：「今王非先王骨血，惟君乃是適子。文信侯今日以兵權付君，非好意也。恐一旦事洩，君與今王爲難，故陽示恩寵，實欲出君於外。文信侯出入宮禁，與王大后宣淫不禁，夫妻父子聚於一窟，所忌者獨君耳。若蒙鶩兵敗無功，將借此以爲君罪，輕則削籍，重則刑誅。嬴氏之國化爲呂氏，舉國人皆知其必然，君不可不爲之計。」成嶠曰：「非足下說明，某不知也。爲今計當奈何？」樊於期曰：「今蒙鶩兵困於趙，急未能歸，而君手握重兵，若傳檄以宣淫人之罪，明宮闈之詐，臣民誰不願奉適嗣以主社稷者？」成嶠忿然按劍作色曰：「大丈夫死則死耳，安能屈膝爲賈人子下乎？惟將軍善圖之！」樊於期僞向使者言：「大軍即日移營，多致音蒙將軍，用心准備。」使者去後，樊於期草就檄文，略曰：

長安君成嶠，布告中外，臣民知悉。傳國之義，適統爲尊，覆宗之惡，陰謀爲甚。文信侯呂不韋者，以陽翟之賈人，窺陽之士器，今王政實非先王之嗣，乃不韋之子也。始以懷娠之妾，巧惑先君，繼以奸生之兒，遂蒙而胤恃，以金爲奇策，邀以國爲上功。兩君之不壽有繇，是可忍也。三世之大權在握，孰能禦之？朝豈真

王陰已具羸而爲呂，尊居假父，終當以臣而篡君社稷將危，神人胥怒，某叨爲嫡嗣，欲訖天誅，甲冑干戈，載義聲而生色，子孫臣庶，念先德以同驅。檄文到日，磨厲以須，車馬臨時，市肆勿變。

樊於期將檄文四下傳布，秦人多有聞說，呂不韋進妾之事者，及見檄內懷娠奸生等語，信其爲實，雖然畏文信侯之威，不敢從兵，却也未免觀望之意。時慧星先見東方，復見北方，又見西方，占者謂國中常有兵起，人心爲之搖動。樊於期將屯留附縣丁壯，悉編軍伍，攻下長子壺關，兵勢益盛。張唐知長安君已反，星夜奔往咸陽告變。秦王政見檄文大怒，召尙父呂不韋計議。不韋曰：「長安君年少，不辨爲此，此乃樊於期所爲也。於期有勇無謀，兵出卽當就擒，不必過慮。」乃拜王翦爲大將，桓齮王賁爲左右先鋒，率軍一萬，往討長安君。

再說蒙鶩與龐煖相持，等待長安君接應不到，正疑訝間，接得檄文，如此恁般，大驚曰：「吾與長安君同事，攻趙無功，而長安君復造反，吾安得無罪？若不反戈以平逆賊，何以自解？」乃傳令班師，將車馬分爲三隊，親自斷後，緩緩而行。龐煖探聽秦軍移動，預選精兵三萬，使扈輒從間道伏於太行山林木深處，囑曰：「蒙鶩老將，必親自斷後，待秦兵過盡，且從後邀擊，方保全勝。」蒙鶩見前軍徑去無礙，放心前行，一聲砲響，伏兵突出，蒙鶩便與扈輒交戰，良久，龐煖兵從後追及，秦兵前去者，已無鬪志，遂大潰。蒙鶩身帶重傷，猶力戰殺數十人，親射龐煖中其脅，起軍圍之數重，亂箭射之，矢如蝟毛，可惜秦國一員名將，今日死於太行山之下。龐煖得勝，班師回朝，箭瘡不痊，未幾亦死，此事擱過不題。

再說張唐王翦等兵至屯留，成嶠大懼，樊於期曰：「王子今日乃騎虎之勢，不得復下，况三城之兵，不下十

五萬，背城一戰，未卜勝負，何懼之有？」乃列陳於城下以待。王翦亦列陣相對，謂樊於期曰：「國家何負於汝，乃誘長安君造逆耶？」樊於期在車上欠身答曰：「秦政乃呂不韋奸生之子，誰不知之？吾等世受國恩，何忍見嬴氏血食，爲呂氏所奪？長安君先王血胤，所以奉之。將軍若念先王之祀，一同舉義，殺向咸陽，誅淫人，廢僞王，扶立長安君爲王，將軍不失封侯之位，同享富貴，豈不善哉？」王翦曰：「太后懷妊十月而生，今王其爲先君所出無疑；汝乃造謗，污讒乘輿，爲此滅門之事，尙自巧言虛飾，搖惑軍心，拿住之時，碎屍萬段！」樊於期大怒，瞋目大呼，揮長刀直入秦軍，秦軍見其雄猛，莫不披靡。樊於期左衝右突，如入無人之境。王翦軍圍之，凡數次，皆斬將潰圍而出，秦兵損折極多。

是日天晚，各自收軍。王翦屯兵於傘蓋山，思想樊於期如此驍勇，急切難收，必須以計收之。乃訪帳下何人與長安君相識？有末將楊端和乃屯留人，自言：「曾在長安君門下爲客。」王翦曰：「我修書一封與汝，汝可送與長安君，勸他早圖歸順，無自取死。」楊端和曰：「小將如何入得城去？」王翦曰：「俟交鋒之時，乘其收軍，汝可效敵人打扮，混入城中，只看攻城至急，便往見長安君，必然有變。」端和領計，王翦當下修書緘封，付與端和，自去伺候行事。再召桓齮引一軍攻長子城，王翦引一軍攻壺關，城王翦自攻屯留，三處攻打，使他能來應。樊於期謂成嶠曰：「今乘其分軍之時，決一勝負，若長子壺關不守，秦兵勢大，更難敵矣。」成嶠年幼畏懦，涕泣言曰：「此事乃將軍倡謀，但憑主裁，勿誤我事！」樊於期卽選精兵萬餘，開門出戰。王翦佯讓一陣，退軍一里，屯於伏龍山。於期得勝入城，楊端和已混入去了。因他原是本城之人，自有親戚處安歇，不在話下。

成嶠曰：「樊於期曰：『王翦軍馬不退如何？』」樊於期答曰：「今日交鋒，已挫其銳，明日當悉兵出戰，務要生擒王翦，直入咸陽，扶立王子爲君，方遂吾志。」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四回 甘羅童年取高位 嫪毐偽亂秦宮

秦國兵力之強，天下莫及；樊於期以孤軍在外，乃欲輔成嶠而搆大難，豈未嘗一算乎？其意殆以爲檄文宣布，說破陰私，人心必然響應耳！不知秦王現今在位，有呂不韋秉權以佐之，諸將軍又并無貳心，檄文何足得力乎？於期內無感與之應，外無犄角之援；又素未與鄰國通謀定議，乃欲恃一己之勇，妄冀搖動人心，志雖正而計亦太疎矣！所以終於無成也。

凡要以說動人，全要捉住要害，使其言易入。如張唐之不肯相，只是爲怕死耳！甘羅識得此意，故說他時，只說不去，便死得更速，所謂捉住要害也。那怕張唐不從，孩子有此見識，真是難得！

甘羅說張唐說趙，不過利害二字動人，非有他奇特處，只是出於童年，而覺可驚可喜耳！

呂不韋欲脫太后一段干係，儘有好法，何乃出於薦嫪毐以代乎？以至大至險之事，而乃令素日無行之人爲之，所以欲求脫禍，而反以速之也。

嫪毐以布衣私侍太后，已是罪不容誅，乃欲因而篡君奪國，則更爲喪心滅理之甚矣！如此人作如此謀，

天理自然容不得也。

話說王翦退軍十里，分付深溝高壘，分守險阨，不許出戰，却發軍二萬，往助桓齮。王賁催他早早收功。樊於期連日悉銳出戰，秦兵只是不應。於期以王翦爲怯，正想商議，分兵往救長子壺關二處。忽哨馬報道：「二城已被秦兵攻下。」於期大驚，乃立屯於城外，以安長安君之意。却說桓齮、王賁聞王翦移營伏龍山，引兵來見。言：「二城俱已收復，分兵設守，諸事停妥。」王翦大喜曰：「屯留之勢孤矣，只擒得樊於期，便可了事。」言未畢，守營道：「今有將軍辛勝，奉秦王之命來到，已在營外。」王翦迎入帳中，問其來意。辛勝曰：「一者以軍士勞苦，命費犒賞，頒賜；二者秦王深恨樊於期，傳語將軍，必須生致其人，手劍斬首，以快其恨。」王翦曰：「將軍此來，正有用處。」遂將來物犒賞三軍，然後發令，使桓齮、王賁各引一軍，分作左右埋伏，却教辛勝引五千人馬前去搦戰，自己引大軍准備攻城。再說成嶠聞長子壺關二城不守，使人急召樊於期入城商議。樊於期曰：「只在早晚，與決一戰，若戰而不勝，常與王子北走燕，連合諸侯，共誅偽王，以安社稷。」成嶠曰：「將軍小心在意。」樊於期復還本營，哨馬報秦王新遣將軍辛勝，今來索戰。樊於期曰：「無名小卒，吾先除之。」遂率軍出迎，略戰數合，辛勝倒退。樊於期恃勇前進，行五里，桓齮、王賁兩路伏兵殺出，於期大敗。急收軍回，王翦兵已布滿城下。於期大奮神威，殺開一條血路，城中開門接應人去了。王翦合兵圍城，攻打甚急。樊於期親自巡城，晝夜不倦。楊端和在城中，見事勢甚危，乘夜求見長安右成嶠，稱有機密事求見。成嶠見是舊日門下之客，欣然喚入，端和請屏左右，告曰：「秦之強，君所知也。雖六國不能取勝，君乃欲以孤城抗之，必無幸矣。」成嶠曰：「樊於期言：『今王非先王所立，』導我爲此，非吾初意也。」端和曰：「樊於期恃匹夫之勇，不

顧成敗，欲以君行僥倖之事，今傳檄郡縣，無有應者，而王將軍攻圍甚急，城破之後，君何以自全乎？」成嶠曰：「吾欲奔燕趙，合從諸國，足下以爲可否？」端和曰：「合從之事，趙肅侯、齊湣王、魏信陵、楚春申俱曾爲之，方合旋散，其不可成明矣。六國誰非畏秦者？君所在之國，秦遣一介責之，必將縛君以獻，君尚可望活乎？」成嶠曰：「足下爲吾計當如何？」端和曰：「王將軍亦知君爲樊於期所誘，有密書一封，託致於君，遂將君呈上，成嶠發而觀之，略曰：

君親則介弟，貴則侯封，奈何聽無稽之言，行不測之事，自取喪滅，豈不惜哉！首難者樊於期，君能斬其首，獻於軍前，束手歸罪，某當保奏，王必恕君。若遲回不決，悔無及矣！

成嶠看畢，流淚而言曰：「樊將軍忠直之士，何忍加誅？」端和嘆曰：「君所謂婦人之仁也！若不見從，臣當辭去。」成嶠曰：「足下且暫勞作伴，不可遠離，所言俟從容再議。」端和曰：「願君勿洩吾言也。」次日，樊於期駕車來見成嶠曰：「秦兵勢盛，人情惶懼，城旦暮不保，願同王子出避燕趙，更作後圖。」成嶠曰：「吾宗族俱在咸陽，今遠避他國，知其納否？」樊於期曰：「諸國皆苦秦暴，何愁不納？」正話間，報秦兵在南門索戰，樊於期催并數次曰：「王子今不行，後將不可出矣！」成嶠預不決，樊於期只得綽刀登車，馳出南門，復與秦兵交鋒，楊端和勸成嶠登城觀戰，只見樊於期鏖戰良久，秦兵益進，期不能抵當，奔回城下，高叫：「開門！」楊端和仗劍立於成嶠之傍，厲聲曰：「長安君已全城歸降矣！樊將軍請自便，有敢開門者，斬！」袖中出一旗，旗上有個降字，左右皆端和親戚，便將降旗豎起，不由成嶠做主，成嶠惟垂泣而已。樊於期嘆口氣曰：「孺子

不足輔也。秦兵圍於期數重，因秦王之命，欲生致於期，不敢施放冷箭。於期復殺開一條血路，奔望燕楚而去。王翦追之不及。楊端和使成嶠門，以納秦兵，將成嶠於公館，遣辛勝往咸陽報捷，并請長安君發落。秦太后脫笄代長安君請罪，救免其死，且轉乞呂不韋言之。秦王政怒曰：「反賊不誅，骨肉皆將謀叛矣！」遂遣使命王翦即梟斬成嶠於屯留，凡軍吏從嶠者，皆取斬，合城百姓盡遷於洮之地；一面懸賞格購樊於期，有能擒獻者，賞以五城。使者至屯留，宣秦王之命，成嶠聞不蒙赦，自縊於館舍，翦仍梟其首，懸於城門。軍吏殺者凡數萬人，百姓遷徙，城中一空。此秦王政七年事也。髻翁有詩云：

非種侵苗理合鋤，萬全須看勢何如。屯留困守終無濟，罪狀空傳一紙書。

是時秦王政年已長成，生得身長八尺五寸，英偉非常，質性聰明，志氣超邁，每事自作主張，不全由太后。呂不韋做主，既定長安君之亂，乃謀復蒙、鶖之仇，集羣臣議伐趙。剛成君蔡澤進曰：「趙者，燕之世仇也；燕之附趙，非其本心。某請出使於燕，使燕王效質稱臣，以孤趙之勢，然後同燕伐趙，我因以廣河間之地，此莫大之利也。」秦王以爲然，即遣蔡澤往燕，澤說燕王曰：「燕、趙皆萬乘之君也；一戰而粟腹死，再戰而劇辛亡。大王忘兩敗之仇，而與趙共事，西向以抗強秦，勝則利歸於趙，不勝則禍歸於燕，是爲燕計者過也。」燕王曰：「寡人非甘心於趙，其奈力不敵何？」蔡澤曰：「今秦王欲修五國合從之怨，臣竊以爲燕與趙世仇，其從兵殆非得已。大王若遣太子爲質於秦，以信臣之言，更請秦之大臣一人，以爲燕相，則燕、秦之交，固於膠漆；合兩國之力，於以雪恥於趙，不難矣。」燕王聽其言，遂使太子丹爲質於秦，因請大臣一人，以爲燕相。呂不韋欲遣張唐使

太史卜之大吉，張唐托病不肯行。不韋駕車親自往請，張唐辭曰：「臣此次伐趙，趙怨臣深。今往燕，必經過，臣不可往。」不韋再三強之，張唐堅執不從。不韋回府中，獨坐堂上，悶悶。門下客有甘羅者，乃是甘茂之孫，時年僅十二歲，見不韋有不悅之色，進而問曰：「君心中有何事？」不韋曰：「孺子何知而來？」甘羅曰：「所貴門下士者，謂其能爲君分憂任患也。君有事而不使臣得聞，雖欲效忠無地矣。」不韋曰：「吾向者令剛成君使燕，燕太子丹已入質矣。今欲使張卿相燕，占得吉，而彼堅不肯行，吾所以不快者此耳。」甘羅曰：「今此小事，何不早言？臣請行之。」不韋怒，連叱曰：「去去！我親往請之，而不得，豈小子所能動耶？」甘羅曰：「昔項橐七歲爲孔子師，今臣生十二歲，長於橐五年，試臣而不效，叱臣未晚。奈何輕量天下士，遽以顏色相加哉？」不韋奇其言，改容謝之曰：「孺子能令張卿行者，事成當以卿位相屈。」甘羅欣然辭去，行見張唐，唐雖知爲文信侯門客，見其年少輕之，問曰：「孺子何以見辱？」甘羅曰：「特來弔君耳。」張唐曰：「某有何事可弔？」甘羅曰：「君之功，自謂比武安君何如？」唐曰：「武安君南挫強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計其數。某功不及十之一也。」甘羅曰：「然則應侯之用於秦也，視文信侯孰專？」張唐曰：「應侯不使文信侯之專。」甘羅曰：「君明知文信侯之權，重於應侯乎？」曰：「何爲不知？」甘羅曰：「昔應侯欲使武安君攻趙，武安君不肯行，應侯一怒，而武安君遂出咸陽，死於杜郵。今文信侯自請君相燕，而君不肯行，此武安君所以不容於應侯者，而謂文信侯能容君乎？君之死期不遠矣。」張唐悚然有懼色，謝曰：「孺子教我。」乃因甘羅以請罪於不韋，即日治裝將行。甘羅見不韋曰：「張唐聽臣之說，不得已而往燕，然中情不能不畏趙也。願假臣車五

乘爲張唐先報趙。『不韋已知其才，乃入言於秦王曰：『有甘茂之孫甘羅，年雖少，然名家之十孫，甚有智辨。今者張唐稱病，不肯相燕，甘羅一說卽行，復請先報趙王，惟王遣之。』』秦王宣甘羅入見，身纔五尺，眉目秀美如畫。秦王已自喜歡，問曰：『孺子見趙王，何以措詞？』甘羅對曰：『察其喜懼，相機而進，言若波興，隨風而轉，不可以預定也。』』秦王給以良乘十乘，僕從百人，從之使趙。

趙悼襄王已聞燕秦通好，正怕二國會計謀趙，忽報秦使者來到，喜不可言，遂出郊二十里，迎接甘羅，及見其年少，暗暗稱奇，問曰：『向爲秦通三川之路者，亦甘氏，於先生爲何人？』甘羅曰：『臣祖也。』趙王曰：『先生年幾何？』對曰：『十二歲。』趙王曰：『秦廷年長者，不足使乎？何以及先生？』甘羅曰：『秦王用人，各因其任，年長者任以大事，年幼者任以小事。臣年最幼，故爲使於趙耳。』趙王見其言辭磊落，又暗暗稱奇，問曰：『先生下辱敝邑，有何見教？』甘羅曰：『大王聞燕太子丹入質於秦乎？』趙王曰：『聞之。』甘羅又曰：『大王聞唐相燕乎？』趙王曰：『亦聞之。』甘羅曰：『夫燕太子丹入質於秦，是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是秦不欺燕也。燕秦不相欺，而趙危矣。』趙王曰：『秦所以親燕者何意？』甘羅曰：『秦之親燕，欲相與攻趙，而廣河間之四也。大王不如割五城獻秦，以廣河間，臣請言於秦君，止張唐之行，絕燕之好，而與趙爲歡。夫以強趙攻弱燕，而秦不爲救，此其所得，豈止五城而已哉？』趙王大悅，賜甘羅黃金百鎰，白璧雙，五城地圖付之，使還報秦王。秦王喜曰：『河間之地，賴孺子而廣矣！孺子之智，大於其身！』乃止引唐不遣。唐亦深感之。趙聞張唐不行，知秦不助燕，乃命龐煖、李牧合兵伐燕，取谷三十城，趙得十九城，而以十一城歸秦。秦王封甘羅爲

上卿，復以向時所封甘茂田宅賜之。今俗傳甘羅十二爲丞相，正謂此也。有詩爲證：

片言納地廣河間，上谷封疆又割燕。許大功勞出童子，天生智慧豈因年？

又有詩云：

甘羅早達子牙遲，遲早窮通各有時。請看春花與秋菊，時來日發不愆期。

燕太子丹在秦，聞秦之害燕而與趙，如坐針氈，欲逃歸，又恐不得出關。乃求與甘羅爲友，欲資其謀，爲歸燕之計。忽一夕，甘羅夢紫衣吏持天符來，言：「奉上帝命，召歸天上。」遂無疾而卒。高才不壽，惜哉！太子九遂留於秦，矢矣。話分兩頭，却說呂不韋以陽偉善戰，得寵於莊襄后，出入宮闈，素無忌憚。及見秦王年長，英明過人，始有懼意。奈太后淫心愈熾，不時宣召入甘泉宮，不韋怕一旦事發，禍及於己，欲進一人以日代，想可以稱太后之意者，而難其人。聞市人嫪毐，其陽具有名，屢中淫婦人爭事之。秦詔呼人之無士行者曰毒，因稱爲嫪毐。偶犯淫罪，不韋回赦之，留爲府中舍人。秦俗農事畢，國中縱倡樂三日，以節其勢。凡百戲任人陳設，有一長一藝，人所不能者，全在此日施逞。呂不韋以桐木爲車輪，使嫪毐以其陽具穿於桐輪之中，輪轉而具不傷，市人皆大笑。太后聞其事，私問於不韋，似有欣羨之意。不韋曰：「太后欲見其人乎？臣請乘間進之。」太后笑而不答。良久曰：「君戲言耶？此外入安得人？」不韋曰：「臣有一計在此，使人發其舊罪，下之腐刑。太后行重賂於行刑者，詐爲閹割，然後以宦者給事宮中，乃可長久。」太后大悅曰：「此計甚妙！」乃以百金授不韋，不韋密召嫪毐，告之以故。毒性淫，欣然自以爲奇遇矣！

不韋果使人發其他淫罪論以腐。因以百金分賂主刑官吏，取驢器具及他血，詐作閹割，拔其鬚，行刑者故意將驢陽傳示左右，盡以爲媯毒之具，傳聞者莫不駭異。媯毒既詐腐如宦狀，遂領於內侍之中，以進太后，留侍宮中，夜令侍寢試之，大暢所欲，以爲勝不韋十倍也。明日厚賜不韋，以酬其功。不韋乃倖侍自脫。太后與媯毒相處如夫婦，未幾懷妊。太后恐生產時不可隱，詐稱病，使媯毒行金賂卜者，使詐言宮中有祟，當避西方二百里之外。秦王政頗疑呂不韋之事，亦幸太后稍遠去，絕其往來。乃曰：「雍州去咸陽西二百餘里，且往時宮殿俱在，太后宜居之。」於是大后徙雍城，媯毒爲御而往。既去咸陽，居雍故宮，名曰大鄭宮。媯毒與太后益相親不忌。兩年之中，連生二子，築密室藏而育之。太后私與毒約，異日王崩，以其子爲後。外人頗有知者，但無人敢言。太后奏稱媯毒代王侍養有功，請封以土地。秦王奉太后之命，封毒爲長信侯，予以山陽之地。毒驕貴愈益恣肆，太后每日賞賜無算，宮室與馬，田獵遊戲，任其所欲，事無大小，皆決於毒。毒蓄家僮數千人，賓客求宦達，願爲舍人者，復千餘人。又賄結朝貴爲己黨，趨權者爭附之，聲勢反過於文信侯矣。

秦王政九年春，慧星見，其長竟天。太史占之曰：「國中當有兵變也！」按秦襄公立酈時，以祀白帝，後德公遷都於雍，遂以雍立郊天之壇。秦穆公又立寶夫人祠，歲歲致祭，遂爲常規。後來雖再遷咸陽，此規不廢。太后居於雍城，秦王政每歲以郊祀之期，至雍朝見太后，因舉祀典，自有祈年宮駐駕。

是年復當其期，適有慧星之變，臨行，使大將王翦耀兵於咸陽三日，同尙父呂不韋守國。桓騎引兵三萬屯於岐山，然後起駕。時秦王已二十六歲，猶未冠。太后命於德公之廟，行冠禮佩劍，賜百官大酺五日。太后亦與

秦王宴於大鄭故宮，也是嫪毐享福太過，合當生出事來。毒與左右貴臣賭博飲酒，至第四日，嫪毐與中大夫顏洩，連博失利，飲酒至醉，復求覆局，洩亦醉不從。嫪毐直前扭顏洩，批其頰，洩不讓，亦摘去嫪毐冠纓。毒怒甚，瞋目大叱曰：「吾乃今王之假父也！爾窶人子，何敢與我抗乎？」顏洩懼走出，恰遇秦王政，從太后處飲酒出宮，顏洩伏地叩頭，號泣請死。秦王政是有心機之人，不發一言，但令左右扶至祈年宮，然後問之。顏洩將嫪毐批頰及自稱假父之語，述了一遍。因奏：「嫪毐實非宦者，詐爲腐刑，私侍太后，見今產下二子，在於宮中，不久謀篡秦國。」秦王政聞之大怒，密以兵符往召桓齮，使引兵至雍。

有內史肆佐、戈竭二人，素受太后及嫪毐金錢，與爲死黨，知其事，急奔嫪毐府中告之。毒已酒醒，大驚，夜叩大鄭宮，求見太后，訴以如此這般。今日之計，除非乘桓齮兵未到，盡發宮騎衛卒，及賓客舍人，攻祈年宮，幸彼攻破，我夫妻尙可相保。」太后曰：「宮騎安肯聽吾令乎？」嫪毐曰：「願借太后璽，假作御實用之，托言「祈年宮有賊，王有令召宮騎齊往救駕。」宜無不從。」太后是時主意亦亂，曰：「惟爾行之。」遂出璽付毒，毒爲作秦王御書，加以太后璽文，遍召宮騎衛卒，本府賓客舍人，自不必說。亂至次日午牌，方纔取齊。嫪毐與內史肆佐、戈竭，分將其衆，圍祈年宮。秦王政登台問各軍犯駕之意，答曰：「長信侯傳言行宮有賊，特來救駕。」秦王曰：「長信侯便是賊，宮中有何賊耶？」宮騎衛卒等聞之，一半散去，一半膽大的，便反戈與賓客舍人相鬪。秦王下令，有生擒嫪毐者，賜錢百萬，殺之而以其首獻者，賜錢五十萬，得逆黨一首者，賜爵一級，與隸下賤賞格皆同。於是宦者及牧圉諸人，皆盡死出戰。百姓傳聞嫪毐造反，亦來特挺助力，賓客舍人死者數百人。嫪毐

兵敗奪路斬開東門出走。正遇桓齮大兵活活的束手就縛，并內史肆佐、戈竭等皆被擒，付獄或拷問得實。秦王政乃親往大鄭宮搜索，得嫪毐生二子於密室之中，使左右置於布囊中撲殺之。太后暗暗心痛，不敢出救，惟閉門流涕而已。秦王竟不朝謁其母，歸祈年宮，以太史占星有驗，賜錢十萬。

獄吏獻嫪毐招詞言：「毒僞腐入宮，皆出文信侯呂不韋之計。」其同黨死黨，如內史肆佐、戈竭等，凡二十餘人。秦王命車裂嫪毐於東門之外，夷其三族，肆竭等皆梟首示衆。諸賓客舍人，從叛格鬪者，誅死，即不預謀者，亦徙遷於蜀地。凡遷四千餘家。太后用璽黨逆，不可爲國母，滅其祿奉，遷居於械陽宮。此乃離宮之最小者，以兵三百人守之。凡有人出入，必加盤詰。太后此時，如囚婦矣，豈不醜哉！秦王政平了嫪毐亂，回駕咸陽，尙父呂不韋懼罪，僞稱疾，不敢出謁。秦王欲并誅之，問於羣臣，多與交結，皆言：「不韋扶立先王，有大功於社稷，况嫪毐未嘗而質，虛實無憑，不宜從坐。」秦王乃赦不韋不誅，但免相，收其印綬。桓齮擒反賊有功，加封進級。是年夏四月，天發大寒，降霜，百姓多凍死，民間皆議秦王遷謫太后，子不認母，故有此異。大夫陳忠進諫曰：「天下無無母之子，宜迎歸咸陽，以盡孝道，庶幾天變可回。」秦王大怒，命剝去其衣，置其身於蒺藜之上，而捶殺之，陳其屍於闕下。榜曰：「有以太后之事來諫者，視此！」秦臣相繼進諫不止，不知可能感悟秦王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五回 茅焦解衣諫秦王 李牧堅壁却桓齮

秦始皇子與鄭莊公母子不同，鄭莊之母，不過溺愛少子耳！以親則仍武公之子也，宗廟社稷如故也，母亦猶是母也；其所欲害者，不過莊公一人之私，故城穎之誓，實是無理。若始皇之母則不然，以太后而宣淫，辱及宗廟矣！欲以奸生之子，奪國而王之，社稷易姓，祖宗斬祀矣！况母之所以尊，以從父也；婦人而然，淫先已義絕於父矣！子雖不可以囚母，而防閑監守，不可廢也；子雖不可以仇母，而宣淫謀實，篡爲宗社之罪人，恩禮稍殺，亦不爲過。諸臣之進諫而取死，自是難怪始皇。若茅焦之言，更是可笑，母之奸夫，乃曰假父，是何言也？母與奸夫奸生之子，而曰兩弟，天下固有如是之稱謂乎哉？可笑極矣！其言所以得入者，特因利害成敗之說，中於始皇之心耳！

秦國以詐力開基，相沿不改，故魯仲連曰：「秦棄禮義，而尚首功之國也。」最說得是。秦之所以肆其兼并，與六國之所以服秦，都在力上，非有所感慕而懷柔也。故太后之事，與帝業之成與不成，并沒相干，茅焦特借此以動始皇之心耳！於理則不中，於情則無當，吾於茅焦之諫無取焉，特其心則固不失爲好人耳！呂不韋以陰謀奪人之國，而王其子，可謂巧矣！竟不能免於自殺其身，可見巧有所窮，而陰謀爲天道之所惡也！

韓非爲韓公子，想用秦以滅宗國，心術甚不可問；况因請爲使，而遂以自謀，進退出處間，先失所據矣。著書立說之才，安在祇爲殺身之具耳！

既爲國之寵臣，何患無金？如郭開偏受敵國之金，而賣自己之君國，此等人真是狗彘不若！

郭開小人貪金賣國固是可恨！獨怪趙王偏喜此等人，寵而信之，這等沒心珠人，滅亡自不足惜！

話說秦大夫陳忠死後，相繼而諫者不止。秦王輒戮之。陳屍闕下，前後凡誅殺二十七人，屍積成堆。時齊王建來朝於秦，趙悼嬖王亦至，相與置酒咸陽宮，甚歡。及日闕下死屍，問其故，莫不嘆息私議秦王之不孝也。時有滄州人茅焦，適遊咸陽，寓旅店，同舍偶言及此事，焦憤然曰：「子而囚母，天地反覆矣！」使主人具湯水，將沐浴，明早叩闕入諫秦王。同舍笑曰：「彼二十七人者，皆王平日親信之臣，尚且言而不聽，死不旋踵，豈少汝一布衣耶？」茅焦曰：「諫者自二十七人而止，則秦王遂不聽矣；若二十七人而不止，王之聽不聽，未可知也。」同舍皆笑其愚。次早五鼓，同主人索飯飽食，主人牽衣止之，茅焦絕衣而去。同寓者度其必死，相與剖分其囊。茅焦來至闕下，伏屍大呼曰：「臣齊客茅焦，願上諫大王。」秦王使內侍出問曰：「客所諫者何事，得無涉王太后語耶？」茅焦曰：「臣正爲此而來。」內侍還報曰：「客果爲太后事來諫也。」秦王曰：「汝可指闕下積屍告之。」內侍謂茅焦曰：「客不見闕下死人纍纍耶？何不畏死若是？」茅焦曰：「臣聞天有二十八宿，降生於地，則爲正人；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矣，尚缺其一，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古聖賢誰人不死？臣又何畏哉？」內侍復還報，秦王大怒曰：「狂夫故犯吾禁！」顧左右炊鑊湯於廷，當生煮之；彼安得全屍闕下，爲二十七人滿數乎？」

於是秦主按劍而坐，龍眉倒豎，口中沫出，怒氣勃勃不可遏。連呼召狂夫來就烹！內侍往召茅焦，茅焦故意踽踽作細步，不肯急趨。內侍促之速行，茅焦曰：「我見王卽死矣，吾緩須臾何害？」內侍憐之，乃扶掖而前，茅

焦至階下再拜叩頭奏曰：「臣聞之，有生者不諱其死，有國者不諱其亡，諱亡者不可以得存，諱死者不可以得生。夫死生存亡之計，明主之所究心也，不審大王所聞之否？」秦王色稍降，問曰：「汝有何計可試言之？」茅焦對曰：「夫忠臣不進阿順之言，明主不蹈狂悖之行，主有悖行而不言，是臣負其君也；臣有忠言而君不聽，是君負其臣也。大王有逆天之悖行，而大王不自知，微臣有逆耳之忠言，而大王又不欲聞，臣恐秦國從此危矣！」秦王悚然良久，色愈降，乃曰：「子所言何事？寡人願聞之。」茅焦曰：「大王今日不以天下爲事乎？」秦王曰：「然。」茅焦曰：「今天下之所以尊秦者，非獨威力使然，亦以大王爲天下之雄主，忠臣烈士畢集秦廷故也。今大王車裂假父，有不仁之心；囊撲兩弟，有不友之名；遷母於械陽宮，有不孝之行；誅戮諫士，陳屍闕下，有桀紂之治。夫以天下爲事，而所行如此，何以服天下乎？昔舜事囂，母盡道，升庸爲帝；桀殺龍逢，紂戮比干，天下叛之。臣自知必死，第恐臣死之後，更無有繼二十八人之後，而復以言進者。怨謗自騰，忠謀結舌，中外離心，諸侯將叛。惜哉！秦之帝業垂成，而敗之，自大王也。臣言已畢，請就烹。」乃起立解衣趨鑊。秦王急走下殿，左手扶住茅焦，右手麾左右曰：「去馮饒。」茅焦曰：「大王已懸榜拒諫，不烹臣，無以立信。」秦王復命左右收起榜文，又命左右與茅焦穿衣，延之坐，謝曰：「前諫者，但數寡人之罪，未嘗明悉存亡之計。天使先生開寡人之茅塞，寡人敢不敬德。」茅焦再拜進曰：「大王既俯聽臣言，請速備駕，往迎太后，闕下死屍，皆忠臣骨血，乞賜收葬。」秦王卽命司里收取二十七人之屍，各具棺槨，同葬於龍首山，表曰會忠墓。是日秦王親自發駕，往迎太后，卽令茅焦御車，望雍州進發。南屏先生讀史詩云：

二十七人屍纍纍。衣趨鏝有茅焦。中不死終須活。落得忠名萬古標。

車駕將至械陽宮，先命使者傳報。秦王膝行而前，見了太后，叩頭大哭。太后亦垂淚不已。秦王引茅焦謁見太后，指曰：「此吾之類考叔也。」是晚秦王就在械陽宮歇宿。次日請太后登輦前行，秦王後隨，千乘萬騎，簇擁如雲。路觀者無不稱觀秦王之孝。回至咸陽，置酒甘泉宮中，母子歡飲。太后別置酒以宴茅焦，謝曰：「使吾母子復得相會，皆茅君之力也。」秦王乃拜茅焦爲太傅，爵上卿。又恐不韋復與宮闈相通，遣出都城，往河南本國居住。列國聞文信侯就國，各遣使問安，爭欲請之處以相位。使者絡繹於道。秦王恐其用於他國，爲秦之害，乃手書一緘，以賜不韋，略曰：

君何功於秦，而封戶十萬？君何親於秦，而號稱尙父？秦之施於君者厚矣。嫪毐之逆，由君始之。寡人不忍加誅，聽君就國。君不悔過，又與諸侯使者交通，非寡人所以寬君之意也。其與家屬徙居蜀郡，以郫之一城爲君終老。

呂不韋接書讀訖，怒曰：「吾破家扶立先王，功孰與我？太后先事我而得孕，王我所出也，親孰與我？王何相負之甚也？」少頃又嘆曰：「吾以賈人子，陰謀人國，淫人之妻，殺人之君，滅人之祀，皇天豈容我哉？今日死晚矣。」遂置鴆於酒中，服之而死。門下客素受其恩者，相與盜載其屍，僞葬於北邙山下，與其妻合塚。今北邙道西有大塚，民間傳稱呂母塚，蓋賓客諱言不韋葬處也。秦王聞不韋已死，求其屍不得，乃盡逐其賓客，因下令大索國中，凡他方遊客，不許留居咸陽。仕者削其官，三日內皆要逐出境外，容留之家，一體治罪。有楚國上

蔡人李斯，乃名賢荀卿之弟子，廣有學問，向遊秦國，事呂不韋，爲舍人。不韋薦其才能於秦王，拜爲客卿。日逐客令下，李斯亦在逐中，已被司里驅出咸陽城外。斯於途中寫就表章，托言機密事，使郵傳上之。秦王略曰：臣聞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成其德。昔穆公之霸也，西取繇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枝於晉。孝公用商鞅以定秦國之法，惠王用張儀以散六國之從，昭王用范雎以獲兼并之謀，四君皆賴客以成其功，客亦何負於秦哉！大王必欲逐客，客將去秦而爲敵國之用，求其效忠謀於秦者，不可得矣！

秦王覽其書，大悟，遂除逐客之令，使人馳車往追李斯，及於驪山之下。斯乃還入咸陽，秦王命復其官，任用如初。李斯因說秦王曰：「昔秦穆公興霸之時，諸侯尙衆，周德未衰，故未可行兼并之術。自孝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并，僅存六國。秦之役屬諸侯，非一代矣。夫以秦之強大王之賢，掃蕩諸國，如拂竈屨，乃不及此時汲汲圖功，均待諸侯復強，相聚合從，悔之何及？」秦王曰：「寡人欲并吞六國，計將安出？」李斯曰：「韓近秦而弱，請先取韓，以懼諸國。」秦王從其計，使內史騰爲將，率師十萬攻韓。

時韓桓惠王已薨，太子安卽位，有公子非者，善於刑名法律之學，見韓之削弱，以上書於韓王安。韓王不能用。及秦兵伐韓，韓王懼，公子非自負其才，欲求用於秦國，乃自請於韓王，願爲使聘秦，以求息兵。韓王從之。公子非西見秦王，言：「韓王願納地爲東藩。」秦王大喜，因說之曰：「臣有計可以破天下之從，而遂秦并之謀，大王用臣之謀，若趙不舉，韓不亡，楚魏不臣，齊燕不附，斷斬臣之頭，以徇於國，爲人臣不忠之戒。」因獻

其所著評讎孤憤五蠹時林等書。十餘萬言。秦王讀而善之。欲用爲客卿。與議國事。李斯忌其才。譖於秦王曰：「諸侯公子各親其親。豈爲他人用哉？」秦王急而遣非入秦。安知不如蘇秦反間之計。非不可任也。秦王曰：「然則逐之乎？」李斯曰：「昔魏公子無忌。趙公子平原。皆曾留秦。秦不用。縱之還國。卒爲秦患。非有才。不如殺之。以翦韓之翼。」秦王乃囚韓非於雲陽。將殺之。非曰：「吾何罪？」獄吏曰：「一栖不兩雄。當今之世。有才者非用卽誅。何必罪乎？」非乃慷慨賦詩曰：

說果難。憤何已。五蠹未除。說林何取。膏以香消。麝以臍死。

是夜非以冠纓自勒其喉而死。韓王聞非死。益懼。請以國內附稱臣。秦王乃詔內史騰罷兵。秦土一日與李斯議事。誇韓非之才。惜其已死。李斯乃進曰：「臣舉一人。姓尉名繚。大梁人也。深通兵法。其才勝韓非十倍。」秦王曰：「其人安在？」李斯曰：「今在咸陽。然其人自負甚高。不可以臣禮屈也。」秦王乃以賓禮召之。尉繚見秦王。長揖不拜。秦王答禮。置之坐上。呼爲先生。尉繚因進說曰：「夫列國之於強秦。譬猶郡縣也。散則易盡。合則難攻。夫三晉合而智伯亡。五國合而齊潛走。大王不可不慮。」秦王曰：「欲使散而不復合。先生計將安出？」尉繚對曰：「今國家之計。皆決於豪臣。豪臣盡忠智。不過多得財物爲樂耳。大王勿愛府庫之藏。厚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而諸侯可盡。」秦王大悅。尊尉繚爲上客。與之抗禮。衣服飲食。盡與已同。時時造其館。長跪請教。尉繚曰：「吾細察秦王爲人。豐準長目。鵠膺豺聲。中懷虎狼之心。殘刻少恩。用人時輕爲人屈。不用亦輕棄人。今天下未一。故不惜屈身於布衣。若得志。天下皆爲魚肉矣。」一夕不辭而去。館吏急報秦

王秦王如失臂乎。遣輜車四出追還。與之立誓。拜爲太尉。主兵事。其弟子皆拜爲大夫。

於是大出內帑金錢。分遣賓客使者。奔走列國。視其寵臣用事者。卽厚賂之。探其國情。秦王復問尉繚。以并兼次第。尉繚曰：「韓弱易攻。宜先。其次莫如趙。魏三晉既盡。卽舉兵而加楚。楚亡。燕齊又安往乎？」秦王曰：「韓已稱藩。而趙主嘗置酒咸陽宮。未有加兵之名。余何？」尉繚曰：「趙地大兵強。且有韓魏爲助。未可一舉而滅也。韓內附稱藩。則趙失助之半矣。王若患伐趙無名。請先加兵於魏。魏王有寵臣郭開者。貪得無厭。臣遣弟子王敖往說魏王。使賂郭開而請救趙王。趙必出兵。吾因以爲趙罪。移兵擊之。」秦王曰：「善。」乃命大將桓齮率兵十萬。出函谷關。聲言「伐魏」。復遣尉繚弟子王敖往魏。付以黃金五萬斤。恣其所用。王敖至魏。說魏王曰：「三晉所以能抗強秦者。以唇齒互爲蔽也。今韓已納地稱藩。而趙王親詣咸陽。置酒爲歡。韓趙連袂而事秦。秦兵至魏。魏其危矣。大王何不割鄴城以賂趙。而求救於趙。趙如發兵守鄴。是趙代魏爲守也。」魏王曰：「先生度必得之趙王乎？」王敖謬言曰：「趙之用事者郭開。臣素與相善。自能得之。」魏王從其言。以鄴郡三城地界。并國書付與王敖。使往趙國求救。王敖先以黃金三千斤。交結郭開。然後言三城之事。郭開受魏金。謂悼襄王曰：「秦之伐魏。欲并魏也。魏亡。則及於趙矣。今彼割鄴郡之三城以求救。王宜聽之。」悼襄王使屬軻率師五萬。往受其地。秦王遂命桓齮進兵攻鄴。屬軻出兵拒之。大戰於東嶗山。屬軻兵敗。桓齮乘勝追逐。拔鄴。連破九城。屬軻兵保於宜安。遣人告急於趙。趙王聚羣臣共議。衆皆曰：「昔年惟廉頗能禦秦兵。龐氏樂氏亦稱良將。今龐煖已死。而樂氏亦無人矣。惟廉頗尙在魏國。何不召之？」郭開與廉頗有仇。恐其復用。乃譖

於趙王曰：「廉將軍年近七旬，筋力衰矣；况前有樂乘之隙，若召而不用，益增怨望。大王姑使人覘視，倘其未衰，召之未晚。」

趙王惑其言，遣內侍唐玖以瘡貌名甲一副，良馬四匹勞問，因而察之。郭開密邀唐玖至家，具酒相餞，出黃金二十鎰爲壽。唐玖訝其太厚，自謙無功，不敢受。郭開曰：「有一事相煩，必受此金，方敢啓齒。」玖乃收其金，問郭大夫有何見諭。郭開曰：「廉將軍與某素不相能，足下此去，倘彼筋力衰頹，自不必言；萬一尙壯，亦求足下增添幾句，只說老邁不堪，趙王不必復召，此卽足下之厚意也。」唐玖領命，竟往魏國，見了廉頗，致趙王之命。廉頗問曰：「秦兵今犯趙乎？」唐玖曰：「將軍何以料之？」廉頗曰：「某在魏數年，趙王無一字相及，今忽有名甲良馬之賜，必有用某之處，是以知之。」唐玖曰：「將軍不恨趙王耶？」廉頗曰：「某方日夜思用趙人，何敢恨趙王也？」乃留唐玖同食，故意在他面前施逞精神，一飯斗米俱盡，啖肉十餘斤，狼餐虎嘍，吃了一飽。因披趙王所賜之甲，一躍上馬，馳驟如飛，復於馬上舞長戟，回乃跳下馬，謂唐玖曰：「某何如少年時？煩多拜上趙王，尙欲以餘年報効。」唐玖曰：「明看見廉頗精神強壯，奈私受了郭開賄賂，同至邯鄲，謂趙王曰：『廉將軍雖然年老，尙能食肉善飯，然有脾疾，與臣同坐，須臾間，遺矢三次矣。』趙王嘆曰：『戰鬪時豈堪遺矢廉頗果老矣！』遂不復召，但益發軍以助扈軓。時趙悼襄王之九年，秦王政之十一年也。其後楚王聞知廉頗在魏，使人召之，頗復奔楚，爲楚將，以楚兵不如趙，鬱鬱不得志而死。哀哉！史臣有詩云：

老成名將說廉頗，遺矢讒言奈若何？請看吳亡宰嚭死，郭開何事取金多？

時王敖猶在趙，謂郭開曰：「子不憂趙亡耶？何不勸王召廉頗也？」郭開曰：「趙之存亡，一國事也。若廉頗獨我之仇，豈可使後來趙國？」王敖知其無爲國之心，復探之曰：「萬一趙亡，君將焉往？」郭開曰：「吾將於齊楚之間，擇一國而托身焉。」王敖曰：「秦有并吞天下之勢，齊楚猶趙魏也。爲君計，不如托身於秦。秦王恢廓大度，屈己下賢，於人無所不容。」郭開曰：「子魏人，何以知秦王之深也？」王敖曰：「某之師尉繚子，見爲秦太尉，某亦仕秦爲大夫。秦王知君能得趙權，故命某交歡於子，所奉黃金，實秦王之贈也。若趙亡，君必來秦。當以上卿授子，趙之美田宅，惟君所欲。」郭開曰：「足下果肯相薦，倘有見諭，無不奉承。」王敖復以黃金七千斤，付開曰：「秦王以黃金見托，欲交結趙國將相，今盡以付君，後有事當相求也。」郭開大喜曰：「開受秦王厚贈，若不用心圖報，即非人類。」王敖乃辭郭開歸秦，以所餘黃金四萬斤反命曰：「臣以一萬黃金了郭開，以一郭開了趙也。」秦王知趙不用廉頗，更催垣齮進兵，趙悼襄王憂懼，一疾而薨。悼襄王適子名嘉，趙有女娼善歌舞，悼襄王悅之，留於宮中，與之生子名遷。悼襄王愛娼，因及遷，乃廢適子嘉而立庶子遷爲太子。使郭開爲太傅，遷素不好學，郭開又導以聲色狗馬之事，二人相待甚歡樂，及悼襄王已薨，郭開奉太子遷卽位，以三百戶封公子嘉，留於國中。郭開爲相國用事，桓齮乘趙喪，襲破趙軍於宜安，斬扈軻，殺十萬餘人，進逼邯鄲。

趙王遷自爲太子時，開代守李牧之能，乃使人乘急傳，持大將軍印召牧。牧在代，有選車千五百乘，選騎萬三千匹，精兵五萬餘人，留車三百乘，騎三千，兵萬人守代。其餘悉以自隨，屯於邯鄲城外，單身入城，謁見趙王。

趙王問以却秦之術。李牧奏曰：「秦乘累勝之威，其鋒甚銳，未易挫也。願假臣便宜，無拘一法，方敢受命。」留王許之，又問代兵堪戰乎？李牧曰：「戰則未足，守則有餘。」趙王曰：「今悉境內勁卒，尚可十萬，使趙葱、顏聚各將五萬，聽君節制。」李牧拜命而行，列營於肥臯，置壁壘，堅守不戰。日椎牛享士，使分隊較射。軍士日受賞賜，自求出戰，牧終不許。桓齮曰：「昔廉頗以堅壁拒王齧，今李牧亦用此計也。」乃分兵一半往襲甘泉市，趙葱救之。李牧曰：「彼攻而我救，是致於人也。兵家所忌，不如往攻其營。彼方有事甘泉市，其營必虛。又見我堅壁已久，不爲戰備。若襲破其營，則桓齮之氣奪矣。」遂分兵三路，夜襲其營。營中不意趙兵猝至，遂大潰敗。殺死有名牙將十餘員，士卒無算。敗兵奔往甘泉市，報知桓齮。桓齮大怒，悉兵來戰。李牧張兩翼以待之。代兵奮勇當先，交鋒正酣，左右翼並進。桓齮不能抵當，大敗，走歸咸陽。趙王以李牧有却秦之功，曰：「牧乃吾之白起也。」亦封爲武安君，食邑萬戶。秦王政怒桓齮兵敗，廢爲庶人，復使大將王翦、楊端和各將兵，分道伐趙。不知勝負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六回 王敖反間殺李牧 田光刎頸薦荊軻

國是一樣國，兵是一樣兵。前面用李牧，便一次敗却秦兵；一次使秦兩路大軍俱不敢進。後只換了一趙葱，便至兵敗國亡，而不可救。人君於將帥之選，可不加意於其間哉？平時不能加意人才，到有事時，方纔去求取，已是可笑。况又有奸讒之人，從而沮之乎？如趙國在如此危急之時，前面失却一廉頗，後面又失却一

李牧昏愚顛倒如此，不亡何待？

公子嘉人品誠見，比趙王遷高；若使子嘉嗣位爲王，或能遠郭開而用頗牧，則趙之祀未必遂斬也。悼襄却以溺愛趙娼之故，不察賢否，遂棄嘉而立遷，竟以亡國。雖則曰天意，人事亦與有責焉。

郭開壞却許多良心，積下若干財物，滿圖下半世受用一番，誰知一日也受用不著，反連性命都送掉了！何如留著趙國，常做寵臣之安穩，乎小人偏不肯算到此處，正是貪與愚并耳！

燕丹志在報多之怨，救國之亡，未曾不善，然不知訪求奇才異能之士，與之共謀計，而僅出於勇士劫刺之舉，志雖正而計左矣！所以終於無成也。

話說趙王遷五年，代中地震，墻屋傾倒大半，平地裂開百三十步，邯鄲大旱，民間有童謠曰：

秦人笑，趙人號，以爲不信，祝地生毛。

明年地果生白毛，長尺餘，郭開蒙蔽，不使趙王聞之。時秦王再遣大將王翦、楊端和分道伐趙，王翦從太原一路進兵，楊端和從常山一路進兵，復遣內史騰引軍十萬，屯於上黨，以爲聲援。時燕太子丹爲質於秦，見秦兵大舉伐趙，知禍必及於燕，陰使人致書於燕王，使爲戰守之備。又教燕王詐稱有疾，使人請太子歸國。燕王依其計，遣使至秦，秦王政曰：「燕王不死，太子未可歸也；欲歸太子，除是烏頭白馬生角方可。」太子丹仰天大呼，怨氣一道，直冲霄漢，烏頭皆白。王猶不肯遣，太子丹乃易服毀面，爲人傭僕，賺出函谷關，星夜往燕國去。訖今真定府定州南，有臺名間雞臺，卽太子丹逃秦時，聞鷄早發處也。秦王方圖韓趙，不暇討燕丹，逃歸之

罪。

再說趙武安君李牧，軍屯於灰泉山，連營數里，秦兩路車馬，皆不敢進。秦王聞此信，復遣王敖至王翦軍中。王敖謂翦曰：「李牧北邊名將，未易取勝。將軍姑與通和，但勿定約，使命性來之間，某自有計。」王翦果使人往趙營講和，李牧亦使人報之。王敖至趙，再打郭開關節，言：「李牧與秦私自講和，約破趙之日，分王代郡。若以此言進於趙王，使以他將易去李牧，某言於秦王，君之功勞不小。」郭開已有外心，遂依王敖說話，密奏趙王。趙王陰使左右往察其情，果見李牧與王翦信使往來，遂信以爲實。然謀於郭開，郭開奏曰：「趙忽顏聚見在軍中，大王誠遣使持兵符，卽軍中犂趙葱爲大將，替回李牧。只說：『用爲相國。』」牧必不疑。趙王從其言，遣司馬尙持節至灰泉山軍中，宣趙王之命。李牧曰：「兩軍對壘，國家安危，懸於一將，雖有君命，吾不敢從。」司馬尙私告李牧曰：「郭開譖將軍欲反，趙王入其言，是以相召，言拜相者，欺將軍之言也。」李牧忿然曰：「開始譖廉頗，今復譖吾，吾當提兵入朝，先除君側之惡，然後禦秦可也。」司馬尙曰：「將軍稱兵犯闕，知者以爲忠，不知者反以爲叛，適令讒人藉爲口實，以將軍之才，隨處可立功名，何必趙也？」李牧嘆曰：「吾嘗恨樂毅廉頗爲趙將不終，不意今日乃及自己。」又曰：「趙葱不堪代將，吾不可以將卽授之。」乃懸印於幕中，中夜微服遁去，欲往魏國。趙葱感郭開舉薦之恩，又怒李牧不肯授印，乃遣力士急捕李牧，得於旅人之家，乘其醉縛而斬之，以其首來獻。可憐李牧一時名將，爲郭開所害，豈不冤哉！史臣有詩云：

却秦守代著威名，大廈全憑一木撐；何事郭開貪外市，致令一旦壞長城！

司馬尙不敢復命，竊妻孥奔海上去。訖趙葱遂代李牧，掛印爲大將，顏聚爲副。代兵素服李牧，見其無辜被害，不勝憤怒。一夜間，踰山越谷，逃散俱盡。趙葱不能禁也。却說秦兵聞李牧死，軍中皆酌酒相賀。王翦、楊端和兩路軍馬，刻期並進。趙葱與顏聚計議，欲分兵往救太原常山二處。顏聚曰：「新易大將，軍心不安。若合兵，猶足以守，一分則勢弱矣。」言未畢，哨馬報王翦攻狼孟甚急，破在旦夕。趙葱曰：「狼孟一破，彼將長驅井陘，台攻常山，而邯鄲危矣，不得不往救之。」遂不聽顏聚之諫，傳令拔寨俱起。王翦覘探明白，預伏兵大谷，遣人於高阜瞭望。只等趙葱兵過一半，放起號砲，伏兵一齊殺出，將趙兵截做兩段，首尾不能相顧。王翦引大軍傾江倒峽，一般殺來。趙葱迎敵兵敗，爲王翦所殺。顏聚收拾敗軍，奔回邯鄲。秦兵遂拔狼孟、由井陘進兵，攻取下邑。楊端和收取常山餘地，進圍邯鄲。秦王政聞兩路兵俱已得勝，因命內史騰移兵往韓受地。韓王安大懼，盡獻其城，入爲秦臣。秦以韓地爲潁川郡。此韓王安之九年，秦王政之十七年也。韓自武子萬受邑於晉，三世至獻子厥，始執晉政。厥三傳至康于虎，始滅智氏。虎再傳至景侯虔，始爲諸侯。虔六傳至宣惠王，始稱王。四傳至王安，而國入於秦。自韓虎六年，至宣惠王九年秋，凡爲侯共八十年。自宣惠王十年，至王安九年國滅，凡爲王九十四年。自此六國只存其五矣。史臣有贊云：

萬封韓原，賢裔惟厥。計全趙孤，陰功不泄。始偶六卿，終分三突。從約不守，稽首秦闕。韓雖使無救亡，滅再說秦兵圍邯鄲。顏聚悉兵拒守，趙王遷恐懼，欲遣使鄰邦求救。郭開進曰：「韓王已入臣，燕魏方自保不暇，安能相救？以臣愚見，秦以勢大，不如全城歸順，不失封侯之位。」王遷欲聽之，公子嘉伏地痛哭曰：「昔王

以社稷宗廟傳於王，何可棄也？臣願與顏聚竭力效死，萬一城破，代郡數百里，尚可爲國，奈何束手爲人俘囚乎？」郭開曰：「城破則王爲虜，豈能代哉？」公子嘉拔劍在手，指郭開曰：「覆國讒臣，何敢多言，吾必斬之！」趙王勸解方散，王遷回宮，無計可施，惟飲酒取樂而已。郭開欲約會秦兵獻城，奈公子嘉率其宗族賓客，幫助顏聚加意防守，水洩不漏，不能進信。其時城值連日，城外民人逃盡，秦兵野無所掠，惟城中廣有積粟，食用不乏，急不可下。乃與楊端和計議，暫退兵五十里外，以就糧運城中，見秦兵退去，防備稍弛，日啓門一次，進出入郭，開乘此隙，遣心腹出城，將密書一封，送入秦寨，書中大意云：「某久有獻城之意，奈不得其便，趙王亡十分畏懼，倘得秦王大駕親臨，某當酌趙王竹銜璧與櫬之禮。」王翦得書，原遣人馳報秦王，秦王親帥精兵三萬，使大將李信、扈駕以太原路來至邯鄲，圍其城，晝夜攻打，城上望見大旆，有秦王字，飛報趙王，趙王愈恐，郭開曰：「秦土親提兵至此，其意不他，邯鄲不日，公子嘉與翟，不足恃也，願大王自斷於心。」趙王曰：「寡人欲一秦，恐見殺如何？」郭開曰：「秦不害韓王，豈害大王？若以和氏之璧并邯鄲地圖出獻，秦王必喜。」趙王曰：「卿度可行，便寫降書。」郭開寫就降書，又奏曰：「降書雖成，公子嘉必然阻當，開秦王大營在西門，大王假巡城爲名，與駕到彼，竟自開門送款，何愁不納？」趙王一向昏迷，惟郭開之言是聽，到此危急之際，益無主持，遂依其言。

顏聚方在北門點視，聞報，王已出西門，送款於秦，大驚，公子嘉亦飛騎而至，言：「城上奉趙王之命，已堅降旗，秦兵即刻入城矣。」顏聚曰：「吾當以死據住北門，公子收斂公族，火速到此，同奔代地，再圖恢復。」公

子嘉從其計，卽率其宗族數百人，同顏聚奔出北門，星夜往代。顏聚勸公子自立爲代王，以令其衆。表李牧之功，復其官爵，親自設祭，以收代人之心。速遣使東與燕合，屯軍於上谷，以備秦寇。代國賴以安定，不在話下。再說秦王政准趙王遷之降，長驅入邯鄲城，居趙王之宮。趙士以臣拜見秦王，秦王坐而受之，故臣多有流涕者。明日秦王弄和氏之璧，笑謂羣臣曰：「此先王以十五城易之而不得者也。」於是秦王出，以趙地爲鉅鹿郡，置守。安置趙王於房陵，封郭開爲上卿。趙王方悟郭開賣國之罪，嘆曰：「使李牧在此，秦人豈得食吾邯鄲之粟耶？」那房陵四面有石室，如房屋一般。趙王居石室之中，聞水聲淙淙，同左右對曰：「楚有四水，江漢沮漳，此名沮水，出房山，達於漢江。」趙王悽然嘆曰：「水乃無情之物，尙能自達於漢江，寡人羈囚在此，望故鄉千里，豈能至哉？」乃作山水之謳云：

房山爲宮兮沮水爲漿，不聞調琴奏瑟兮，惟聞流水之湯湯。水之無情兮，猶能自致於漢江，嗟余萬乘之主兮，徒夢懷乎故鄉。夫誰使余及此兮，迺讒言之孔張。良臣淹沒兮，社稷淪亡，余聽不聰兮，敢怨秦王。終日無聊，每一發謳，哀動左右，遂發病不起。代王嘉聞王遷死，諛爲幽謬，王有詩爲證：

吳主喪邦繇佞詬，趙王遷死爲貪開。若教貪佞能疎，萬歲金湯永不頹。

秦王班師回咸陽，暫且休兵養士。郭開積金甚多，不能攜帶，乃俱窖於邯鄲之宅第。事既定，自言於秦王，請休假回趙，搬取家財。秦王笑而許之。既至邯鄲，發窖取金，載以數車，中途爲盜所殺，取金而去。或云：「李牧之客所爲也。」嗚呼！得金賣國，徒殺其身，愚哉！再說燕太子丹逃回燕國，恨秦王甚，乃散家財，大聚賓客，謀爲報

秦之舉。訪得勇士夏扶宋意。皆厚待之。有秦舞陽年十三。白晝殺仇人於都市。市人畏不敢近。太子赦其罪。收於門下。秦將樊於期。罪奔燕。匿深山中。至是聞太子好客。亦出身自歸。丹待爲上賓。於易水之東。築一城以居之。名曰樊館。太傅鞠諫曰：「秦虎狼之國。方蠶食諸侯。即使無隙。猶將生事。况收其仇人。以爲射死。如批鱗之逆鱗。其傷必矣。願太子速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結匈奴。然後乃可徐圖也。」太子丹曰：「太傅之計。曠日持久。丹心如焚。不能須臾安息。况樊將軍窮困來歸。是丹哀憐之交也。丹豈以強秦之故。而遠棄樊將軍於荒漠。丹有死不能矣。願太傅更爲丹慮之。」鞠武曰：「夫以弱燕而抗強秦。如以毛投爐。無不焚也。以卵投石。無不碎也。臣智淺識寡。不能爲太子畫策。所識有光先生。其人智深而勇沉。且多識異人。太子必欲圖秦。非田光先生不可。」太子丹曰：「丹未得交於田先生。願因太傅而致之。」鞠武曰：「敬諾。」

鞠武卽駕車往田光室中。告曰：「太子丹敬慕先生。願就而決事。願先生勿却。」田光曰：「太子貴人也。豈敢屈車駕。卽不以光爲鄙陋。欲共計事。光當往見。不敢自逸。」鞠武曰：「先生不倍枉駕。此太子之幸也。」遂與田光同車。進太子宮中。太子丹聞田光來。親出宮外迎。按執轡下車。却行爲導。再拜致敬。跪拂其席。田光年老。僂行登上坐。旁觀者皆竊笑。太子丹屏左右。跪而請曰：「今日之勢。燕秦不兩立。聞先生智勇足備。能奪奇策。救燕須臾之亡乎？」田光對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及其衰老。驚馬先。今鞠太傅但知臣盛壯之時。不知臣已衰老矣。」太子丹曰：「度先生交遊中。亦有智勇。如先生少壯之時。可代爲先生持

籌者乎？」田光搖首曰：「大難大難！雖然，太子自審門下客，可用者有幾人？光請相之。」太子丹乃悉召夏扶、宋意、秦舞、至，與田光相見。田光一一相過，問其姓名，謂太子曰：「臣竊觀太子客，俱無可用者。夏夫、血勇之人，怒則面赤，宋意、脈勇之人，怒則面青，秦舞、陽骨勇之人，怒則面白。夫怒形於面，無使人覺之，何以濟事？臣所知有荆軻者，乃神勇之人，喜怒不形，似爲勝之。」太子丹曰：「荆軻何名？何處人氏？」田光曰：「荆軻者，名軻，本慶，齊大夫慶封之後也。慶封奔吳，家於朱方，楚討慶封，其族奔衛爲衛人，以劍術說衛君，元君不能用，秦拔魏東地，并濮陽爲東郡，而軻復奔燕，以氏曰荆，人呼爲荆軻。性嗜酒，燕人喜漸離者，善擊筑，軻愛之日，與飲於燕市中。」田光曰：「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之，歌罷，輒泣涕而嘆，以爲天下無知己。此其人深沈有謀略，光萬不如也。」太子丹曰：「丹未得交於荆軻，因先生而致之。」田光曰：「荆軻貧，臣每給其酒資，是宜聽臣之言。」太子丹送田光出門，以自己所乘之車奉之，使內侍爲御。光將上車，太子囑曰：「丹所言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於他人。」田光笑曰：「老臣不敢。」

田光上車，訪荆軻於酒市中，軻與高漸離同飲半酣，漸離方調筑，田光聞筑音，下車直入，呼荆軻，漸離攜筑避。荆軻與田光相見，邀軻至其家中，謂曰：「荆軻，嘗嘆天下無知己，光亦以爲然。然光老矣，精衰力耗，不足爲知己，驅馳。荆軻方壯盛，亦有意一試其胸中之奇乎？」荆軻曰：「豈不願之？但不遇其人耳！」田光曰：「太子丹折節重客，非國莫不聞之，今者不知光之衰老，乃以燕秦之事謀及於光，光與卿相善，知卿之才，薦以自代，願卿卽過太子宮。」荆軻曰：「先生有命，軻敢不從。」田光欲激荆軻之志，乃撫劍嘆曰：「光聞之，長者爲

行，不使人疑；今太子以國事告光，而囑光勿泄，是疑光也。光奈何欲成人之事，而受其疑哉？光請以死自明，願足下急往報於太子。」遂拔劍自刎而死。荆軻方悲泣，而太子遣使來視荆軻，生來否？荆軻知其誠，即乘田光來車，至太子宮，太子接待荆軻與田光無二。既相見，問田先生何不同來？荆軻曰：「光聞太子有私囑之語，欲以死明其不言，已伏劍死矣。」太子丹撫膺慟哭曰：「田先生爲丹而死，豈不冤哉！」

良久收淚，軻於上坐，太子丹避席頓軻，慌忙答禮。太子丹曰：「田先生不以丹爲不肖，使丹得見荆軻，天與之幸，願荆軻勿見鄙棄。」荆軻曰：「太子所以憂秦者何也？」丹曰：「秦譬猶虎狼，吞噓無厭，非盡收天下之地，臣海內王，其欲未足。今韓王盡已納地爲郡縣矣，王翦大兵復破趙，虜其王，趙亡，次必及燕，此丹之所以臥不安席，臨食而廢箸者也。」荆軻曰：「以太子之計，將舉兵與角勝負，抑別有他計耶？」太子丹曰：「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趙公子喜自稱代王，欲與燕合兵拒秦，丹恐秦國之衆，不常秦之一將，雖附以代王，未見其勢之盛也。魏齊素附於秦，而楚又遠不相親，諸侯畏秦之強，無肯合從者。丹竊愚計，誠得天下之勇士，僞使於秦，誘以重利，秦王貪得，必相近，因乘間劫使悉反諸侯侵地，如曹沫之於齊桓公，則大善矣。倘不從，則刺殺之。彼大將握重兵，各不相下，君亡國亂，上下猜疑，然後連合諸國，兵立韓趙之後，并力破秦，此乾坤再造之時也。惟荆軻留思焉！」荆軻沉思良久，曰：「此國之大事也，臣竊下恐不足當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曰：「以荆高，丹願委命於卿，幸毋讓！」荆軻再三謙遜，然後許諾。

於是尊荆軻爲上卿，於樊館。右復築一城，名曰荆館，以奉荆軻。子丹日造門下問安，供以太牢，置酒車

騎美女，恣其所欲，惟恐其意之不適也。軻一日與太子遊東宮，觀池水，有大龜出池傍，軻偶拾瓦投龜，太子丹捧金丸進之以付瓦。又一日共試騎，太子丹有馬日行千里，軻偶言馬肝味美，須臾庖人肝所殺，即千里馬也。丹又言及秦將樊於期得罪秦王，見在燕，荆軻請見。太子治酒於華陽之台，荆軻與樊於期相會。出所善美人奉酒，復使美人鼓琴娛客。荆軻見其兩手如玉，贊曰：「美者手也。」席散，丹使內侍以玉盤送物於軻，軻啓視之，乃斷美人之手，自明於軻，無所吝惜。軻嘆曰：「太子遇軻厚，乃至此，當以死報之。」不知荆軻如何報恩，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七回

獻地圖荆軻鬧秦廷

論兵法王翦代李信

燕丹怨秦求報，這是該的；只是想到行刺一條，却是最下之策，無論成與不成，都是有損無益。這行刺一著，是仇怨在一人，關係亦只一身，只須殺却此一人，便了事者，然而已嫌其行險而微倖矣。若燕秦之事，則國家之大計也，不特燕非子丹一人之事，即秦亦非王政一人之事也。無如荆軻技藝生疎，不能刺，即使其劍術果精，此行應手，竟得秦王而刺之。夫秦之圖燕，固國之大計，王政一人之私也。一王死，秦復立一王，其怨燕更深，而用兵愈奮，安足以制秦人之命，而綏燕須臾之亡乎？若說王政殺秦王，更是可笑。秦之以詐力欺人而取人，其來久矣。王政尤爲梟桀之甚者也，苟得而劫之，固不患其不許也。但反諸侯之侵地，非比於授受尺寸之物，可結局於立談之頃者也。王政即許之，能保其必踐，許之而復背，荆軻仍有更進。

之術乎？既皆不能，則劫之猶無劫也。曹沫之劫齊桓也，在其圖伯之時，列國之從違未可必；失信則有失伯侯之憂，故但得其許，便可以賀成功，然而齊桓猶將背之。若秦之今日，則豈復有此慮耶？而欲以一劫取信，此其不可得，不待智者而知之也。又安得比於曹沫之於齊桓耶？吾故曰：『無論刺之成不成，皆計之最下者也。』

燕丹之遣荆軻，是雖無益；然燕之亡與不亡，却不在此，不得因而歸咎也。只是荆軻才藝俱低，實爲深負太子，不可不知。

老成歷練之人，識周而持重，故慮事輒見其難，恃才壯往之人，意銳而懷輕，故臨事輒見其易。凡圖事者，孰不樂易而惡難？故其初時壯往者，每易合，而老成者多見棄也。夫使趨簡就近，可以成功，豈非甚便快意之事，世亦何取有老成歷練之人哉？無奈事到後來，以懷獲濟者，百無一二，而終歸老成之萬舉萬當也。如秦之伐楚，李信王翦，用多用少之間，豈非較然之明驗耶？

建功難，居功尤難。韓之於事後者無及，慮之於事先者易安。王翦不特知兵，其設見亦明而且遠；田宅園池之請，直消疑善後之良謀也。此其所以雖遇秦政忌刻之主，竟得以功名終歟？

話評：荆軻平日常與人論劍術，少所許可，惟心服樵次人蓋聶，自以爲不及，與之深結爲友。至是軻與燕太子丹厚恩，欲西入秦劫秦王，使人訪求蓋聶，欲邀請至燕，與之商議。因蓋聶遊蹤未定，一時不能勾來到，太子丹知荆軻是個豪傑，且暮敬事，不敢催促，忽邊人報道：『秦王遣大將王翦北略地至燕南界，代王嘉遣使相。

約，一同發兵，共守一谷，以拒秦王。太子丹大懼，於荆軻曰：「孝兵日暮渡易水，足下雖欲爲燕計，豈有及哉？」荆軻曰：「臣思之熟矣，此行倘無以取信於秦王，未可得近也。夫樊將軍得罪於秦，秦王購其首，黃金千斤，封邑萬戶，而督亢膏腴之地，秦人所欲。」誠拜樊將軍之首，與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彼必喜而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丹曰：「樊將軍窮困來，何忍殺之？」督亢地圖，所不敢惜。」

荆軻知太子丹不忍，乃私見樊於期曰：「將軍得禍於秦，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殺，今聞購將軍之首，金千斤，邑萬家，將軍將何以雪其恨乎？」樊於期仰天太息，流涕而言曰：「某每一念及秦政，痛徹心髓，願與之俱死，恨未有其地耳。」荆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將軍肯聽之乎？」於期問曰：「計將安出？」荆軻躊躇不語。於期曰：「荆軻何以不言？」軻曰：「計誠有之，但難於出口。」於期曰：「苟報秦，雖粉骨碎身，某所不恤，又何出口之難乎？」荆軻曰：「某之愚計，欲刺秦王，而恐其不得近也，誠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秦王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斫其胸，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亦得免於滅亡之患矣。將軍以爲何如？」樊於期卸衣偏袒，奮臂頓足，大呼曰：「此臣之日夜切齒痛心，而恨其無策者也。今乃得聞明教。」卽被佩劍，刎其頸，喉絕而頸未斷，荆軻復以劍斷之。有詩爲證：

聞說奇談喜欲狂，幽魂先已赴咸陽。荆軻若遇屠龍計，不枉將軍劍下亡。

荆軻使人飛報太子曰：「已得樊將軍首矣。」太子丹聞報，馳車至，伏屍而哭，極哀，命厚葬其身。此以其首置木函中，荆軻曰：「太子曾覓利匕首乎？」太子丹曰：「有趙人徐夫人，匕首長一尺八寸，甚利。丹以百金得

之使工人染以青藥；曾以試人。若出血沾絲縷，無不立死。裝以待荆卿久矣。未知荆卿行期何日？荆軻曰：「臣有所善客蓋聶禾，至欲俟之以爲副。」太丹曰：「足下之客如海中之萍，可定也。丹之門下，勇士數人，惟秦舞陽爲最，或可以副行乎？」荆軻見太子十分急切，乃嘆曰：「今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此往而不反者也。臣所以遲遲，欲俟吾客，本圖萬全。太子既不能待，請行矣。」於是太子丹就書，只說獻督亢之地，并樊將軍之首，以付荆軻，以千金爲軻行裝。秦舞陽爲副使，同行。臨發之日，太子丹與相厚賓客，知其事者，俱白衣素冠，送至易水上，設宴餞行。高漸離聞荆軻入秦，亦持豚肩斗酒而至。荆軻使與太子丹相見，丹命入席同坐。酒行數巡，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爲變徵之聲，嘆曰：

風蕭蕭兮，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聲甚哀慘，賓客及隨從之，無不涕泣。有如臨陣。荆軻仰面呵氣，直冲霄漢，化成白虹一道，貫於日中。見者驚異，軻復慷慨，唱羽聲歌曰：

探虎穴兮入蛟宮，仰天噓兮成白虹。

其聲激烈雄壯，衆莫不瞋目奮勵，有如臨敵。於是太子丹復引卮酒，跪進於軻，軻一吸而盡，牽舞陽之臂，騰躍上車，催鞭疾馳，竟不反顧。子丹登高阜而望之，不見而止，凄然如有所失，淚而返。齊處士陶靖節有詩曰：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一嬴。招集日夫良，歲暮待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賓朋送我行。

雄髮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饒易水上，四坐引羣英。左席擊悲筑，右席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聲壯士驚，心知去不回，且有後世名。

荆軻既至咸陽，知中庶子蒙嘉有寵於秦王，先以千金賂之，求爲先容。嘉入奏，秦王曰：「燕土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爲內臣，比於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以奉守先人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首，及獲燕督亢之地圖，燕土親口函封，拜送使者於廷。今上卿荆軻，見在館驛，旨惟大王命之。」秦王聞樊於期已誅，大喜，乃朝服，設九賓之禮，召使者至咸陽宮相見。荆軻滅匕首於袖中，捧樊於期頭，函奏舞陽督亢輿地圖，隨而進。次升階，秦舞陽面白如死人，似有震恐之狀。侍臣曰：「者已變爲何？」荆軻回頭舞陽而笑，上前叩首，謝曰：「一介秦舞陽，乃北方蠻夷之鄙人，生平未嘗見天子，故不勝震懼悚懼，易其常度，願大王寬宥其罪，使得畢使於前。」秦王傳旨，止許正使一人上殿，左右叱舞陽下階。秦王命取頭函驗之，果是樊於期之首，問荆軻何不早殺逆臣來獻？荆軻奏曰：「樊於期得罪大王，願伏北漠，寡君懸千金之賞，購求得之，欲生致於大王，誠恐中途有變，故斷其首，冀以稍紓大王之怒。」荆軻辭語從容，顏色愈和。秦王不疑，時秦舞陽捧地圖，俯首跪於階下。秦謂荆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來，與寡人觀之。」荆軻從舞陽手中，取過圖，自呈上。秦王展圖，方欲觀看，荆軻匕首已露，不能掩藏。當下未免著忙，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執匕首刺其胸，水及身，秦王大驚，奮身而起，袖絕脫。那時五月初旬天氣，所穿羅縠軍衣，故易裂也。王座傍，設有屏風，長八尺，秦王超而過之，屏風仆地。荆軻持匕首在後緊追，秦王不能脫身，繞柱而走。

原來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許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宿衛之官，執兵戈者，皆陳列於殿下，非奉宣召，不敢擅自入殿。今倉卒變起，不暇呼喚，羣臣皆以手共搏軻，軻勇甚，近者輒仆。有侍醫夏無且，亦以藥囊擊軻，軻奮臂一揮，藥囊俱碎。雖勇甚，羣臣沒奈何，却也虧著要打發衆人，所以秦王東奔西走，不曾被荆軻拿住。秦王所佩寶劍名鹿盧，長八尺，欲拔劍擊軻，劍長，靶不能脫。有小內侍趙高急喚曰：「大王何不背劍而拔之？」秦王悟，依其言，把劍推在背後，前邊便短，容易拔出。秦王勇力不弱，一刺軻，七首尺餘，止可近刺，劍長八尺，可以遠擊。秦王得劍在手，其膽便壯，遂直前來砍荆軻，砍其左股。荆軻撲身倒於左邊銅柱之傍，不能起立，乃舉七首以擲。秦王閃開，那七首在秦王耳邊過去，直刺入右邊銅柱之中，火光迸出。秦王復以劍刺軻，軻以手接劍，三指俱落，連被八劍。荆軻倚柱而笑，向秦王箕踞罵曰：「幸哉，汝也！吾欲效曹沫故事，以生劫汝，反諸侯侵地，不意事之不就，被汝幸免，豈非天乎？然汝恃強力，吞併諸侯，享國亦豈長久耶？」左右爭上前撲殺之。秦舞陽在殿下，知荆軻動手，也要向前，却被郎中等衆人擊殺。此秦一政二十年事也。可惜荆軻受了燕太子丹多時供養，特地入秦，一事無成，不惟自害其身，又枉害了田光、樊於期、秦舞陽二人性命，斷送燕丹父子，豈非劍術之不精乎？髯翁有詩云：

獨提七首入秦都，神勇其如劍術疎。壯士不還謀不就，樊君應與覓頭顱。

秦王心戰

眩，未坐半日，神色方纔稍定，往視荆軻，軻雙目圓睜，宛如生人，怒氣勃勃。秦王懼，命取荆軻秦

舞陽之屍，及樊於期之首，同焚於市中。燕國從者皆梟首，分懸國門。遂起駕還內宮，宮中后妃聞變，俱前一問

安因酒壓驚稱賀。有一胡姬，乃趙王宮人。秦王破趙，入宮，善琴，有寵，列在妃。秦王使鼓琴解悶，胡姬援琴而奏之，其對曰：

羅縠衣兮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兮可超而越。鹿盧之劍兮可負而拔，噬彼兇狡兮身亡國滅。

秦王愛其敏捷，賜繪綺一篋，是盡歡，內宿於胡姬之宮。後來胡姬生，即胡亥也。是爲二世皇帝。此是假話。次早秦王視朝，論功行賞，首推夏無且。黃金二百鎰，賜之曰：「無且愛我，以藥囊投荆軻也。」次小內侍趙高曰：「背劍而拔之，賴汝教我。」亦賜黃金百鎰。羣臣中手搏荆軻者，視有傷輕，加賞。殿下郎中人等擊殺秦舞陽者，亦但有賜。蒙誤爲荆軻先容，凌遲處死。滅其家。蒙鶩元已病死，其子蒙武，見爲裨，以不知情，特赦之。秦王氣未息，乃益兵，使王賁討之，助其父王翦攻燕。燕太子丹不勝其憤，悉衆迎戰於易水之西。燕兵大敗，夏扶朱意皆戰死。丹奔薊城，鞠武被殺。王翦合兵圍之。十月城破。燕王喜謂太子丹曰：「今日破國亡家，盡由於汝。」丹對曰：「韓趙之滅，豈亦丹罪耶？」今城中精兵，尙有二萬。遼東負山阻河，猶足固。父王宜速往。」燕王喜不得，登車開東門而出。太子丹盡驅其精兵，自斷後，護送燕王東行，退保遼東都平壤。王翦攻下薊，告捷於陽。王翦相勞成病，一面上表告老。秦王曰：「太子丹之仇，寡人不能忘。」王翦諫老矣，使將軍李信代其衆，以追燕王父子。召王翦歸，賜子甚厚。翦謝病老於穎陽。燕王相李信兵至，猶使球救於代王嘉。嘉乃報燕王書，略曰：

燕王喜曾蒙太子丹置珠乃與其寶客自置於... 王翦以謝於秦，秦必... 之社稷幸得血食。

燕王喜猶豫未忍太子丹懼誅乃與其賓客自匿於楸花島李信屯兵使人持書對太子喜曰燕王喜懼誅乃與其賓客自匿於楸花島李信屯兵使人持書對太子喜曰大懼佯召太子丹計事以酒灌醉縊殺之然後斷其首燕王哭之慟時夏五月忽然天降大雪平地深三尺五寸寒涼如嚴冬人謂太子丹怨氣所致也燕王將太子丹之首函送李信軍中爲書謝罪李信馳奏秦王且言「五月大雪軍人苦寒多病求暫許班師」秦王謀於尉繚尉繚奏曰「燕棲於遼趙棲於代譬之游魂不久自散今日之計宜先下魏次及荆楚二國既定燕代可不勞而下」秦王曰「善」乃詔李信收兵回國再命王賁爲大將引軍十萬出函谷關攻魏。

時魏景湣王已薨太子假立三年矣自秦攻燕時魏王假增築大梁之城內外俱浚深溝預修守備使人結好齊王說以利害言「魏與齊乃唇齒之國唇亡則齒寒魏亡則禍必及於齊願同心協力互相救援」齊自君王后薨其弟后勝爲相國用事多受秦黃金力言「秦必不負齊今若與魏合從必觸秦怒」齊王疑惑其言遂辭魏使王賁連戰皆勝進圍大梁值天陰多雨王賁乘油幘車訪求水勢知黃河在城之西北而汴河從滎陽發源來亦經繇城西而過乃命軍士於西北開渠引二河之水築隄壅其下流軍士冒雨興工王賁親自蓋工催督及渠成雨一連十日不止水勢浩大賁命決隄通溝內外溝俱泛溢城被浸三日頽壞者數處秦兵遂乘之而入魏王假方與羣臣議書降表爲王賁所虜上囚車與官屬俱送至咸陽假中途病死王賁盡取魏地爲三川郡并收野王衛君角爲庶人按魏自晉獻公之世畢莩受封萬生芒芒季生武子犇犇佐晉文公成霸犇復四傳至桓子侈滅范氏中行氏智氏侈生文侯斯與韓趙二分晉國凡七傳而至王假國滅共有國

二百年。史臣贊云：

畢公之苗，因國爲牲，嗣裔繁昌，世戴忠正。文始建侯，武益強盛。惠王好戰，大梁不競。信陵養士，神氣稍振。

景濬式微，再傳而隕。

時秦王政二十二年事也。是年秦王用尉繚之策，復伐謀楚，問於李信曰：「將軍度伐楚之役，用幾何人而足？」李信對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復召老將王翦問之，翦對曰：「信以二十萬人攻楚，必敗。以臣愚見，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私念曰：「老人固宜怯，不如李將軍壯勇。」遂罷王翦不用，命李信爲大將，蒙武副之，率兵二十萬伐楚。李信攻平輿，蒙武攻寢邱。信年少驍勇，一鼓攻下平輿城，於是引兵而西，攻下申城。人遣持書約蒙武會於城父，欲合兵以搗郟城。話分兩頭，却說楚自李園殺春申君黃歇，立幽王，揮揮即黃歇與李氏所生之子也。幽王立十年而薨，無子，其時李園小卒，羣臣乃立宗人公子猶，是爲哀王。哀王立二月，而其庶兄負芻，襲殺哀王，遂自立爲王。負芻在位三年，聞秦兵深入楚地，乃拜項燕爲大將，率兵二十餘萬，水陸並進。探知李信兵出郟城，自率大軍迎於西陵，使副將屈定，設七伏於魯臺山諸處。李信恃勇前進，遇項燕兩下交鋒，戰酣之際，七路伏兵俱起，李信不能抵敵，大敗而還。項燕逐之，凡三日二夜不息，殺都尉七人，軍士死者無算。李信率殘兵退保冥阨，項燕復攻破之。李信棄城而遁，項燕追及平輿，盡復故地。蒙武未至城父，聞李信兵敗，亦退入趙界，遣使告急。

秦王大怒，盡削李信官邑，親自命駕，領造陽，來見王翦，問曰：「將軍度李信以二十萬人攻楚，必敗，今果奪

秦軍矣！將軍雖病，能爲寡人強起，將兵一行乎？」王翦再拜謝曰：「老臣罷病悖亂，心力俱衰，惟大王更擇賢將而任之。」秦王曰：「此行非將軍不可，將軍幸勿却。」王翦曰：「大王必不得已而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秦王曰：「寡人聞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不並行，未嘗缺乏。五霸威加諸侯，其制國不過千乘，以一乘七十五計之，從未及十萬之額，今將軍必用六十萬兵，古所未有也。」王翦對曰：「古者約日而陣，背陣而戰，步伐俱有常法，致武而不重傷，聲罪而不兼地，雖干戈之中，寓禮讓之意。故帝王用兵，從不用衆，齊桓公作內政，勝兵不過三萬人，猶且更番而用，今列國兵爭以強凌弱，以衆暴寡，逢人則殺，遇地則攻，報級動曰數萬，圍城動經數旬，是以農夫皆操戈刃，童稚亦登册籍，勢所必至，雖欲用少而不可得。况楚國地盡東南，號令一出，百萬之衆可具，臣竊六十萬，尙恐不相當，豈復能減於此者？」秦王嘆曰：「非將軍老於兵，不能透徹至此，寡人聽將軍矣。」

遂以後車載王翦入朝，即日拜爲大將，以六十萬授之，仍用蒙武爲副。臨行，秦王親至壩上設餞，王翦引扈爲秦王壽曰：「大王飲此，臣亦所請。」秦王一飲而盡，問曰：「將軍何言？」王翦出一簡於袖中，所開寫咸陽美田宅數處，求秦王批給臣家。」秦王曰：「將軍若成功而回，寡人方與將軍共富貴，何憂於貧？」王翦曰：「臣老矣，大王雖以封侯勞臣，譬如風中之燭，光耀幾何？不如及臣目中，多給美田宅，爲子孫業，世世受大王大恩耳。」秦王大笑，許之。既至函谷關，遣使者求園池數處，蒙武曰：「老將軍之請乞，不太多乎？」王翦密告曰：「秦王性強厲而多疑，今以精甲六十萬畀我，是空國而托我也，我多請田宅園池，爲子孫業，所以安秦王。」

之心耳！蒙武曰：「老將軍高見，吾所不及！」不知王翦伐楚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零八回 并六國混一輿圖 號始皇建立郡縣

秦兵雖強，而項燕景騏所將之兵，亦四十餘萬，不爲少弱。况守易而攻難，客勞而主逸，以四十餘萬之兵爲主而守隘，何遽不如六十萬之客兵哉？項燕之敗，在於一意而防王翦之勝，在於蓄銳而勵士，則國之安危，懸於一將，豈虛語哉？

項燕才具雖短，致敗於秦，還算是個忠臣，是個義士，其舉措生死間，都有烈氣。六個亡國中，只有代、王嘉是個漢子；臣子中只有項燕是個漢子。其餘君既庸懦不堪，連仗節死義之臣，也沒有一個；用人如此，焉得不亡？

趙國一個郭開，齊國一個后勝，一樣受秦黃金，一樣欺主賣國，妙在都一樣不得受用，尤妙在都是秦人殺他。但郭開之死，死得暗，是秦人怕人勸破機關；至於后勝，敗後更無人，故竟明明殺却耳。秦之專事三晉，而不及齊，是要自近而遠；這種道理，明白淺顯，原沒甚難知處。好笑齊人把和好認真，四十餘年，不修兵備，竟像秦之於齊，獨厚，可以始終無事者然。愚至於此，可醉謂生夢死矣！其得後亡，還算便宜了他許多日子。

秦之兼併六國，全是詐力用事，自不消說；但到混一之時，也該略存些厚道，方是善策。他却全不理會，只

看他之所以處六國降王，便知其享國斷斷不能長久。秦并天下之後，并沒一件事做得妥當合理。先賢先儒及諸名家論之已詳，予不復贅。尤可笑者，是稱皇帝，及所定稱謂名號，真妄自尊大狂誕之甚！只刪去諡號一節，還算不悖於理耳。諡號之當去，予另有論，具拙集中，茲不贅。

六國之亡，都在王政年分內；而王政實呂不韋之子，是王政即位之日，嬴氏之祀已斬矣！六國之滅，只算滅於呂，而非滅於嬴，則謂秦之滅亡，先於六國可也。

話說王翦代李信爲大將，率軍六十萬，聲言伐楚。項燕守東岡以拒之，見秦兵衆多，遣使馳報楚王，求添兵助將。楚王復起兵二十萬，使將軍景駒將之，以助項燕。却說王翦兵屯於天中山，陣營十餘里，堅壁固守。項燕日使人挑戰，終不出。項燕曰：「王翦老將，怯戰回其宜也！」王翦休士洗沐，日椎牛設享，親學士卒同飲食，將吏感恩，願爲效力，屢屢請戰，輒以醇酒灌之。如此數月，士卒日間無事，惟投石超距爲戲。按范蠡兵法：投石者，用石塊重十二斤，立木爲機，發之去三百步爲勝，不及者爲負。其有方者，能以手飛石，則多勝一籌；超距者，橫木高七八尺，跳躍而過，以此賭勝。王翦每日使各營軍吏，默記其勝負，知其力之強弱。外益收奴爲自守之狀，不許軍人往楚界樵採，獲得楚人，以酒食勞之放還。料持歲餘，項燕終不得一戰，以爲王翦名雖伐楚，實自保耳，遂不爲戰備。

王翦忽一日大享將士，言：「今日與諸君破楚。」將士皆磨拳擦掌，爭先奮勇。乃遷驍勇有力者，約二萬人，謂之壯士，別爲一軍爲衝鋒；而分軍數道，分付楚軍一敗，各自分頭略地。項燕不意王翦猝至，倉皇出戰，壯士

當刀多時，不勝所瘡，大呼陷陣，一人足敵百人。楚兵大敗，屈定戰，項燕與景駒率敗兵東走，翦乘勝追逐，再戰於永安城，復大敗，遂攻下西陵，荆襄大震。王翦以蒙武分軍一半，屯於鄂渚，傳檄湖南各郡，宣布秦王威德，自率大軍逕趨淮南，直擣壽春，一面遣人往咸陽報捷。項燕在淮上募兵未回，王翦乘虛急攻，城遂破，景駒自刎於城下，楚王負芻被虜。秦王政發駕親至樊口，受俘，負責芻以弑君之罪，廢爲庶人。命王翦合兵鄂渚，以收荆襄，於是湘、湘一帶郡縣，望風驚潰。

再說：項燕募得二萬五千人，來至徐城，適遇楚土之同母弟昌平君奔雜奔來，言：「壽春已破，楚王擄去，不知死活。」項燕曰：「吳越有長江爲限，地方千餘里，尙可立國。」乃率其衆渡江，奉昌平君爲楚王，居於關陵，繕兵城守。

再說：王翦已定淮北淮南之地，謁秦王於鄂渚，秦王誇獎其功，然後言曰：「項燕又立楚王於江南，奈何？」王翦曰：「楚之形勢，在於江淮，今全淮皆爲吾有，彼殘喘僅存，大兵至，卽就縛，何足慮哉？」秦王曰：「王將軍年雖老，志何壯也？」明日，秦王駕回咸陽，仍留王翦兵，使平江南。王翦令蒙武造船於鸚鵡洲，逾年船成，順流而下，守江軍士不能禦。秦兵遂登陸，留兵十萬屯黃山，以斷江口，大軍自朱方進圍蘭陵，四面列營，軍聲震天。凡夫椒山、荆南山諸處，兵皆布滿，以絕越中救兵。項燕悉城中兵，戰於城下。初，合秦兵稍却，王翦驅壯士分爲左右二隊，各持短兵，大呼突入其陣，蒙武手斬裨將一人，復生擒一人，秦兵勇氣十倍。項燕復大敗，奔入城中，築門固守。王翦用雲梯仰攻，項燕用火箭射之，燒其梯。蒙武曰：「項燕釜中之魚也。」乃築壘與城齊。

周圍攻急，昌平君親自巡，爲流矢所中，軍士以回行宮，夜半身死。項燕泣曰：「吾所以偷生在此，爲芋」脈未絕也。今日尚可望乎？」乃仰天長號者三，引劍自刎而死。城中大亂，秦兵遂登城啓門。王翦將軍而入，撫定居民，遂率大軍南下，至於錫山。軍士埋鍋造飯，掘地得石碑，刻有十二字云：

有錫兵天下爭，無錫甯天下清。

王翦召士人問之，言：「此山乃慧山之東峯，自周平王東遷於維，此山遂產鉛錫，因名錫山。四十年來，取用不竭，近日出產漸少，此碑亦不知何人所造。」王翦嘆曰：「此碑出露天下，從此漸甯矣。豈非古人先窺其定數，故埋碑以示後乎？今後當名此地爲無錫。」今無錫縣名，實始於此。王翦兵過蘇，守臣以城降，遂渡浙江，略定越地。越王子孫自越亡以後，散處甬、天台之間，依海而居，自稱君長，不相統屬。至是聞秦王威德，悉來納絳。王翦收其輿圖戶口，飛報秦王，并定豫章之地，立九江會稽二郡，定祝融之祀，遂絕此秦。王政二十四年事也。按楚自周桓王十六年，武王熊通，如強大稱王，自此歲歲并吞小國，五傳至壯王旅，始稱霸。又九傳至昭王珍，幾爲吳滅，又六傳至威王高，兼有吳越。於是江淮並屬於楚，幾占天下之半，懷王槐任用奸臣靳尚，欺於秦，始漸衰弱。又五傳至負芻，而國并於秦。史臣有贊云：

鸞熊之嗣，肇封於楚。通王加霸，大開南土。子圍篡嫡，商臣弑父。天禍未悔，憑奸自怙。昭困奔亡，懷迫囚苦。襄然遂衰，負芻爲虜。

王翦滅楚，班師回咸陽。秦土賜黃金，鑿，翦告老，乃歸潁陽。秦土乃拜其子王賁爲大將，攻燕王於遼東。秦

王命之曰：「將軍若平遼東，破竹之勢，便可收代，無煩再舉。」王賁兵渡鴨綠江，圍十壤城，破之，虜燕王喜，送入咸陽，虜爲庶人。按燕自召公肇封，九世至燕侯，而周厲王奔虢，八傳至莊公，而齊桓公伐山戎，爲燕闢地五百里，燕始強大。又十九傳至文公，而蘇秦說以合從之術，其子易王始稱王，列於七國。易王傳噲，爲齊所滅。噲子昭王復國，又四傳至喜而國亡。史臣有贊云：

召伯治陝，甘棠懷德，易王僭號，齒於六國。噲以儒亡，平以強獲，一謀不就，遼東并矢。傳四十三，年八十九，姬後亡，召公之澤。

王賁既滅燕，遂移師西攻代。代王嘉兵敗，欲走匈奴，賁追及於貓兒莊，擒而囚之。嘉自殺，盡得中雁門之地。此秦王政二十五年事。按趙自造父仕周，世爲周大夫，幽王無道，叔帶奔晉，事晉文侯，始建趙氏。五世至趙夙，事獻公，再傳至趙衰，事又公衰，子盾，事襄公，景三公，晉主霸。趙氏世爲霸佐，盾子朔，中絕，朔子武復立，又二傳至簡子鞅，鞅傳襄子，切卬，與韓魏三分晉國，毋卬傳其姪桓，桓浞，浞傳於籍，始稱侯，諡烈。六傳至武靈王，而胡服，又四傳至王遷，被虜，而公子嘉自立爲代王，尊趙祀。代王嘉六年而國滅，自此六國遂亡。其五惟齊尙在。史臣有贊云：

趙氏之世，與秦同祖，周穆平徐，乃封造父，帶始事晉，夙初有土，到世晉卿，籍爲趙王，胡服雖強，內亂外侮，頗牧不片，王遷因虜，雲中六載，餘焰之吐。

王賁捷書至咸陽，秦王大喜，賜王賁手書，略曰：

將軍一出而平燕及代奔馳二千餘里方之乃父勞苦功高不相上下雖然自燕而齊歸途南北便道也齊在譬如人身尙缺一臂願以將軍之餘威震電及之將軍父子功於秦無兩

王賁得書遂引兵取燕山望河澗一路南行却說齊王建聽相國后勝之言不救韓魏每滅一國反遣使入秦稱賀秦復以黃金厚賂使者使者歸備述秦王相待之厚齊王以爲和好可恃不修戰備及聞五國盡滅王建內不自安與后勝商議始發兵守其西界以防秦兵掩襲却不提防王賁兵過吳橋直犯濟南齊自王建卽位四十四年不被兵革上下安於無事從不曾演習武藝况且秦兵強暴素聞傳說今日數十萬之衆如泰山般壓將下來如何不怕何人敢與他抵禦王賁由歷下淄川逕犯臨淄所過長驅直搗如入無人之境臨淄城中百姓亂奔亂竄城門不守后勝束手無計只得勸王建迎降王賁兵不血刃兩月之間盡得山東之地秦王傳令曰「齊王建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今幸將士用命齊國就滅本當君臣俱戮念建四十餘年恭順之情免其誅死可與妻子遷於共城有司日給斗粟畢其餘生后勝就本處斬首」王賁奉命誅后勝遣吏卒押送王建安置共城惟茅屋數間在太行山下四圍皆松柏絕無居人宮眷雖然離散猶數十口只斗粟不敷有司又不時給王建止一子尙幼中夜啼飢建淒然起坐聞風吹松柏之聲想起在臨淄時何等富貴今誤聽奸臣后勝至於亡國飢餓窮山悔之何及遂泣下不止不數日而卒宮人俱逃其子不知所終傳言謂王建因餓而死齊人聞而哀之因爲歌曰

松耶柏耶飢不可爲餐誰使建極耶嗟比人之匪端

後人傳此爲松柏之歌，蓋谷后勝之誤國也。按齊始祖陳定，乃陳厲公佗之子。於周莊王十五年，避難奔齊。遂仕齊，韓陳田氏數傳至田桓子無宇，又再傳至傳子乞，以厚施得民心，田氏日強。乞子恆弑齊君，又三傳至太公和，遂篡齊稱侯。又三傳至威王而益強，稱王號。又四傳至王建而國亡矣。史臣有贊云：

陳完避難，奔於太姜，物莫兩盛，嬖替田昌。和始擅命，威遂稱王。孟嘗延客，田單救亡。相勝利賄，認賊爲祥。哀哉王建，松柏蒼蒼。

時秦王政之二十六年也。時六國悉并於秦，天下一統。秦王以六國會並稱王號，其名不尊，欲改稱帝。昔年亦曾有東西二帝之議，不足以傳後世。威四夷，乃採上古君號，惟三皇五帝功德在三王之上。惟秦德兼三皇功邁五帝，遂兼二號稱皇帝，追尊其父莊襄爲太上皇。又以爲周公行謚法，子得議父，臣得議君，爲非禮。今後除謚法不用，朕爲始皇帝。後世以數計之，二世三世，以至於百千萬世，傳之無窮。天子自稱曰朕，臣下奏事稱陛下，召良工琢和氏之璧，爲傳國璽。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又推終始五德之傳，以爲周得火德，惟水能滅火，秦應水德之運，衣服旌旗皆尚黑，水數六，故器物尺寸俱用六數。以十月朔爲正月，朝賀皆於是月。正政音同，皇帝御諱不可犯，改正字音爲征。征者非吉祥之事，然出自如皇之意，人不敢言。

尉繚見始皇氣盈滿，紛更不休，私嘆曰：「秦雖得天下，而元氣衰矣，其能永乎？」與弟子王敖一夕遁去，不知所往。始皇問羣臣曰：「尉繚乘朕而去，何也？」羣臣皆曰：「尉繚佐陛下定四海，功甚大，亦望裂土分封。如周之太公周公，今陛下尊號已定而論功之典不行，彼失意是以去耳。」始皇曰：「周室分茅之制，尙可行